仇十洲先生繪圖

列女傳

知不足齋藏版

汪氏輯列女傳序

女教之重不後于男也家之興廢國之盛衰亦由乎是故關雎葛覃著為風首家人之利乃以女貞古聖賢之垂訓未嘗不惓惓三致意焉漢劉中壘之著列女傳也望于趙南之屬郡司徒職踰越禮制故採取古事宜闡闡闡之事而法乃可鑑戒者為書八篇奏之天子而成事

序一

終弗寢也聖賢代相沿襲祖述實為今之流布人間者唯劉書為最廣有圖有頌勸懲瞭如人未是不望聖女若婦之貞孝節義者固宜聖家置一編幾同於蘋蘩布帛之不可雜矣然更生之為學駁而不純輕於作古而不加持擇阿若要如何以試之息嬀之死不合左傳以及辰嬴南子瀆厠簡編皆有矣於范史之

登蔡琰所以明高皇后謂此書宜加討論
儒臣承詔粹為三卷其書世罕得見云
今此十六卷者乃明新安汪某之所增輯
其紀年至明之神廟而止其紀述也多以籲
郡居多而一郡之中又汪氏程氏為獨多
其稱引者面以汪氏之翹楚名道昆者
是也於向之本書去其子之所為頌而繫以己
所為說於劉氏之輕信者正多其多以善矣

序二

而猶有未盡善者不及為之推論焉刪其
所為薛嬰梵巨者與後傳授之間亦至赧
然難以酬于口其析義也精其敘事也確
其繪畫也不極其工其為文辭亦幾幾乎與向為
甚似乎剞劂既備未及印行距今幾二百年
豈知之者有得其版以示吾友能共以文能
共固籲人重是鄉前輩之書為重價購
焉其名則亦知誰日所刊者亦嘗編攷之而

卒未得也夫婦苦之貞矯宋以後為尤盛
於洪氏說者謂程朱之教明故中材皆知
勉而不再醮為恥況彰安國朱子之闕里也
其吳苦之為固然無足怪著書者猶謂
特年一二而已夫事止分是問尤熟于國朝
鼓舞也易為力設吾杭人而有斯志也則如
戴烈婦之吞金和象姑之服滷亦當大書
特書矣誰得謂至私于鄉人也哉抑吾更
序三
有慨然者先至祖母朱氏嘗明摩歸先至
祖達平丞蓉長房夫為以造室生吾祖以
黃房夫而寬時年未三十也祖業蕩然母
備嘗荼苦刺繡紋摘馬蜀莧以易米救
吾祖至成立而祖業始稍稍復猜子無後而
吾祖以庶承祧暨吾父皆以文學有問于時
而未如文弨亦得蒙其餘蔭知其為者咸以為
吾苦之報乃以久遠未獲上　問故因敘

是書與不朽不有望於里中之君子一為
闡述與發揚也
乾隆四十有四年聖夜之去東里重文治撰
於西湖之崇文書院錢唐後學臣庚書

序四

第一卷

有虞二妃　啓母塗山
棄母姜嫄　太王妃太姜
王季妃太任　文王妃太姒
周宣姜后　衛姑定姜
衛宣夫人　衛靈夫人
衛宗二順　齊孝孟姬
齊靈仲子　齊威虞姬
齊鍾離春　齊宿瘤女

齊女傅母　齊相御妻
齊田稷母　齊杞梁妻
齊孤逐女　王孫氏母

第二卷

齊管妾婧　齊義繼母
齊傷槐女　齊女徐吾
齊聶政姊　魯季敬姜
魯臧孫母　魯之母師
魯黔婁妻　魯秋潔婦
魯寡陶嬰　魯漆室女

宋鮑女宗　晉文齊姜
晉圉懷嬴　晉趙衰妻
晉伯宗妻　晉羊叔姬
第三卷
晉范氏母　晉弓工妻
密康公母　許穆夫人
黎莊夫人　息夫人
曹僖氏妻　周南之妻
召南申女　周郊婦人
周主忠妾　蔡人之妻
陳國辯女　阿谷處女
鄒孟軻母　秦穆公姬
百里奚妻　楚武鄧曼
楚成鄭瞀　楚平伯嬴
楚昭越姬　楚處莊姪
楚白貞姬　孫叔敖母
第四卷
楚子發母　楚江乙母
韓舍人妻　楚於陵妻
楚浣布女　勾踐夫人

趙津女娟　趙佛肹母
趙將括母　代趙夫人
魏節乳母　蓋邱子妻
寡婦清　虞美人
馮昭儀　孝平王后
光烈陰后　明德馬后
和熹鄧后
第五卷
陳嬰母　王陵母
雋不疑母　楊夫人
嚴延年母　秦羅敷
梁夫人嫕　王司徒妻
珠崖二義　趙苞母
姜詩妻　徐庶母
京師節女　東海孝婦
郃陽友娣　梁節姑姊
梁寡高行　陸續母
徐淑　龐母趙娥
第六卷
鮑宣妻　吳許升妻

劉長卿妻　齊太倉女
李文姬　順陽楊香
叔先雄　孝女曹娥
王經母　燕段后
涼楊后　張夫人
劉琨母　陶侃母
朱序母　梁緯妻
虞潭母　夏侯令女
第七卷
皇甫謐母　衛敬瑜妻
梁綠珠　宜陽彭娥
荀灌　王氏女
明恭王后　斛律氏妃
大義公主　洗夫人
魏劉氏妻　鍾仕雄母
鄭善果母　魏溥妻
房愛親妻　趙元楷妻
姚氏癡婦　覃氏婦
李貞孝女　倪貞女
王孝女

第八卷
江采蘋　韋賢妃
楚靈龜妃　裴淑英
高敞妻　陳邈妻
唐夫人　崔元暐母
柳仲郢母　楊烈婦
侯氏才美　湛賁妻
僕固懷恩母　李日月母
第九卷
樊會仁母　鄭義宗妻
涇陽李氏　狄梁公姊
樊彥琛妻　堅正節婦
鄭邯妻　鄭紹蘭
江潭吳嫗　朱延壽妻
王氏孝女　賈孝女
竇氏二女　章氏二女
葛氏二女　木蘭女
關盼盼　馬希萼妻
周行逢妻　孟昶母
花蕊夫人　臨邛黃崇嘏

王凝妻
第十卷
昭憲杜后　章穆郭后
慈聖曹后　馮賢妃
憲肅向后　昭慈孟后
朱后　慈烈吳后
成肅謝后　王昭儀
賢穆公主　金鄭夫人
金葛王妃　陳母馮氏
劉安世母　李好義妻
羅夫人　陳寅妻
順義夫人　陳文龍母
第十一卷
吳賀母　种放母
包孝肅媳　二程母
尹和靖母　劉愚妻
歐希文妻　莽城莫荃
小常村婦　涂端友妻
陳堂前　江夏張氏
劉當可母　臨川梁氏

會里吳氏　韓希孟
盧陵蕭氏　臨海民妻
應城孝女
第十二卷
趙氏女　蕪湖詹女
徐氏女　童八娜
呂良子　林老女
歙葉氏女　羅愛卿
寇妾蒨桃　趙淮妾
天台嚴蘂　嘉州郝娥
宏吉剌后　姚里氏
闞文興妻　馮淑安
趙孟頫母　李茂德妻
蔣德新
第十三卷
俞新之妻　濟南張氏
葉正甫妻　鄭氏允端
龍泉萬氏　戴石屏後妻
趙彬妻　霍氏二婦
俞士淵妻　惠士元妻

寗貞節女　慈義柴氏
程氏妯娌　周氏婦
王防妻　龍游何氏
黃門五節　劉翠哥
胡妙端　大同劉宜
柳氏女　陳淑眞
第十四卷
孝慈馬后　誠孝張后
郢王郭妃　寧王婁妃
花雲妻　王良妻

儲福妻　屠羲英妻
忠愍淑人　王裕妻
李妙緣　李妙惠
蕭節婦
第十五卷
韓太初妻　山陰潘氏
胡亨華妻　高氏五節
欒城甄氏　張友妻
甌寧江氏　方氏細容
姚少師姊　解大紳女

解禎亮妻　節孝范氏
王素娥　程鎡妻
鄒賽貞　韓文炳妻
台州潘氏　葉節婦
程文矩妻　俞氏雙節
草市孫氏　董湄妻
鄭瓛妻　張宋畢妻
謝湯妻　東城棄女

羅懋明母　沙溪鮑氏
陳宙姐　汪應元妻
步善慶妻　王貞女
費愚妻　許顒二妾
方貞女　方烈女
熊烈女

乙5646
1835.1
1

列女傳卷一

一

仇英實甫繪圖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60102

有虞二妃

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父頑母嚚父號瞽叟弟曰象敖遊於嫚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以孝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四嶽薦之於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歸告二女曰父母使我塗廩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叟焚廩舜往飛出象復與父母謀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掩舜潛出時既不能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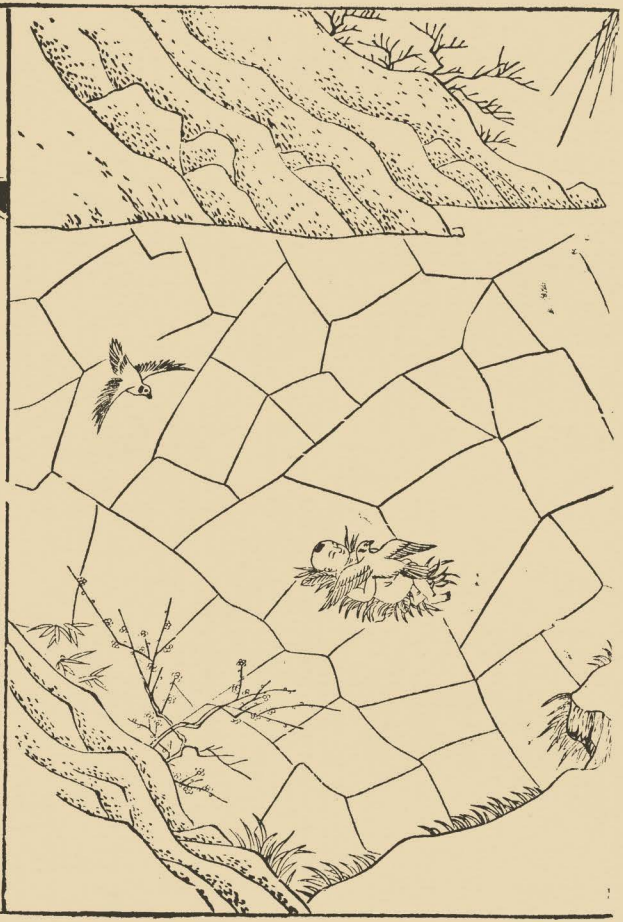
舜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汪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繫憐之與二嫂諧父母欲殺舜舜猶不怨怒之不已舜往于田號泣日呼旻天呼父母罹害若茲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篤厚不怠既納于百揆賓于四門選于林木入于大麓堯試之百方每事常謀於二女舜既嗣位升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封象于有庳事瞽叟猶若焉天下稱二妃聰明貞仁舜陟方死於蒼梧號曰重華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君子曰二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

汪　曰舜生三十徵庸其領四嶽之薦曰克諧以孝蓋當二女未降之先瞽已允若而象亦烝義矣焚廩揜井幾虛語哉夫人親雖甚頑鬙未有不願子之貴且富者爲天子父享天下養顧獨弗願而亟於剪其所從得此貴富之子非人情也矧帝之二女豈治傲夫之棲象即不仁乎決不敢生此念以干天子之法此戰國好事者之譚卯金子襲之而未覈其實耳二妃裸侍匹夫而無傲色宜厥家人而無倨容雖其得於欽哉之訓刑于之化深哉其天性之貞純不可誣也嗟嗟重華陟方湘君隕涕精誠所感淚竹成斑

廟祀九嶷迨今凜凜猶有生氣廼暴政不忌於赭其山祖龍之亡忽焉於茲決矣

啓母塗山

啓母者塗山氏長女也夏禹娶以爲妃既生啓辛壬癸甲啓呱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不入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啓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禹爲天子而啓爲嗣持禹之功而不殞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詩云釐爾士女從以孫子此之謂也



棄母姜嫄

棄母姜嫄者邰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溢以浸大心惟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隘巷牛馬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乃取置寒氷之上飛鳥傅翼之姜嫄以爲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邰地遂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居稷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至周文

武而興爲天子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謂也

汪　曰周家以農事開國八百年有道之長悉自姜嫄胎之禋天欲挺生大聖以牖導民粒食之源則其降生必異而史及周詩稱其履帝武敏迄于今競相誇詡以爲奇此未必然要以聖人之生宜不與凡民類爾至其靜而有化克成子名啓土建邦母道已顯禋女德本諸中庸固不必別有奇節異行而始昭景鑠於當年流芳徽於異代也

太王妃太姜

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呂氏之女太王娶以爲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道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太姜君子謂太姜廣於德教詩云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之謂也

汪　曰周自得國以來世謹侯度詎以太王而陰懷翦商志哉太王當祖甲之世商德未遽衰也太王有靖共服事願世世長爲商臣已爾翦商之志必不敢萌於心矧形之語言彰之事迹緣泰伯之不從遂欲廢適長以立少乎此紫陽踵龍門之訛而未之釐

正者特以泰伯至德令其君長周邦有必得天下之勢故托採藥而逃以陰留子氏如綫之脉盖至武王猶以末年受命周德純矣溯王迹之所肇基者歸功太王而太王固未嘗預爲他日王業地也太姜貞順率道無得而稱不欲表表自見者歟稽之女德爲莫尚矣獨聞魯有徙宅忘其妻者爲天下後世非笑太王之遷自宜爰及姜女乃因事納忠者姑以彼爲好色徵是可以辭而害意乎

王季妃太任

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爲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跛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于邪色耳不聽于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故妊子之時必愼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人生而肖萬物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音肖之文王母可謂知肖化矣

汪　曰周以仁厚立國母后之力居多盖其勤之業屬之王季而贊成於太任太任正位乎內而三宮莫敢不肅知肖化而愼其所感能胎教而生子聖神文之所以卒爲周宗雖其德之純哉其有得於太任之教匪耑小也此不特后夫人之甄模抑可爲凡有家者之龜鑑

文王妃太姒

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姒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太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冉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謂太姒仁明而有德詩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又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

男此之謂也

周宣姜后

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也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常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於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于君鷄鳴

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珮而去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

汪　曰周宣承厲王之敝謂宜宵衣旰食揖志親賢勵精圖理猶惧弗逮乃樂色忘德早臥晏起向微姜后以禮而匡其失將奚以振墮窳而復之乎郅隆外則申甫補王之闕內則姜后塞王之違周道中興有由然矣噫立戲嗣魯料民太原或以外朝之事后夫人不與聞也不藉手祫無以供郊廟之粢盛后獨不可躬蚕繅成祭服而引禮以諷乎

衛姑定姜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婦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過而之厚定公惡孫林父孫林父奔晉晉侯使郤犨爲請還定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而弗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定

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患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定公卒立敬姒之子衎爲君是爲獻公獻公居喪而慢定姜既哭而息見獻公之不哀也不內食飲歎曰是將敗衛國必先害善人夫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鱄者獻公弟子鮮也賢而定姜欲立之而不得後獻公暴虐慢侮定姜卒見逐走出亡至境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於廟定姜曰不可若令無神不可誣有罪若何告無也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

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其後賴鱄力獻公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能以辭教詩云我言惟服此之謂也鄭皇耳帥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獲皇耳於大丘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此之謂也

衛宣夫人

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也

汪　曰衛在春秋固康淫之國也風化所漸諡俗

所染自非錚錚皎皎其詎能不波宣夫人特立於靡蕩之中獨能以孤貞自砥聞喪不反志從一也同庖不許思遠嫌也洵翩翩哉柏舟同姱而下與鶉奔別軌矣彼齊子之愷悌者非乏衛人之濁穢者何窮聞宣夫人之風不可以少愧乎

衛靈夫人

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變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爲有蘧伯玉爾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

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

汪　曰南子識伯玉之賢而尤慕夫子之聖明有可通者也令其明禮而因以禮自閑蕩陰事而理陰教則庶幾哉於女德貞可上與　婉美後葉讚揚矣不自抑遏甘以宋朝爲艾豭久假不歸而蒯聵之轍迹已遍宋境向非史直臣遽君子夾持其間靈之爲靈也豈待石椁銘見而喪乎卒致伯姬效尤良夫肆穢母子之亂迨五世而始寧雖有明智曷足稱也

衛宗二順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而及其傅妾也秦滅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傅妾有子傅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夫人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聊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絀之人也而得留以盡其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慙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之傅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耶主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

使婢子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懈倦時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少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故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爾衆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傅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脩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傅妾留終年供養不衰君子曰二女相讓亦誠君子可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

汪　曰秦滅衛封其宗室以奉衛祀而降其號爲嗣君如薄疑之說衛嗣君以王術是也終衛之世未聞其僭王不知此何以稱靈王也其夫人與其傅妾稱二順今觀其言信無愧焉以賢遇賢故能各盡其道以風厲將來世之嫡庶相妬而相戕者比比而是其於二順奚啻蘇合之與蜣螂寧爲此不爲彼矣

齊孝孟姬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過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不躡男席語不及外遠別避嫌齊中莫能備禮求焉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脩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房之中結其衿縭誡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誡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母誡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爾之衿縭父母之言謂何姑姊妹誡之門內曰夙夜無愆爾之衿鞶無忘父母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

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綏自御輪三曲顧姬與遂納于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既居久之公遊於琅邪華孟姬從車奔姬墜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傳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轐軹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紐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一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軹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二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傅母救之不絕傅母曰使者至轐軹已具姬氏蘇然後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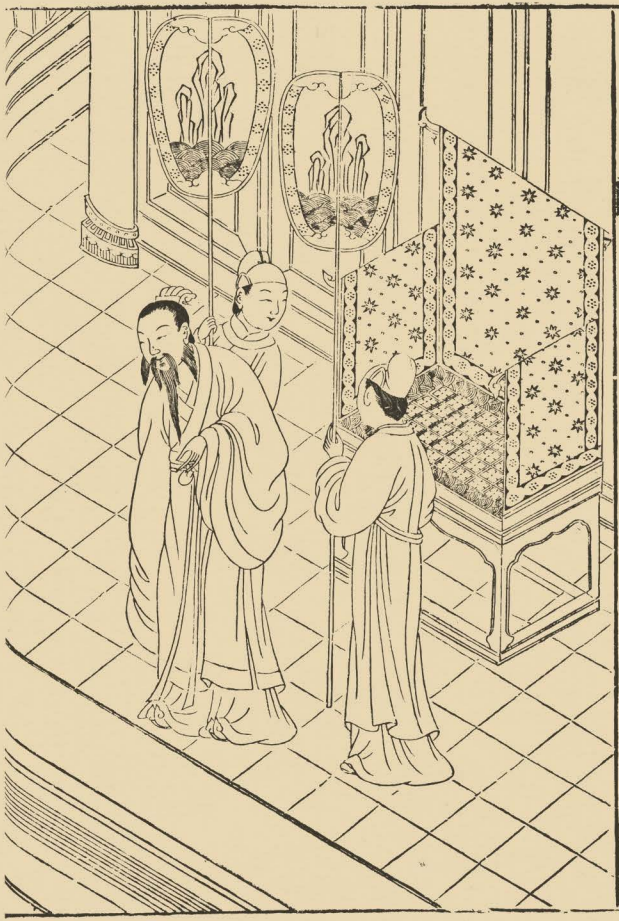
而歸君子謂孟姬好禮禮婦人出必轐軹衣服綢繆既嫁歸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所以遠別也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其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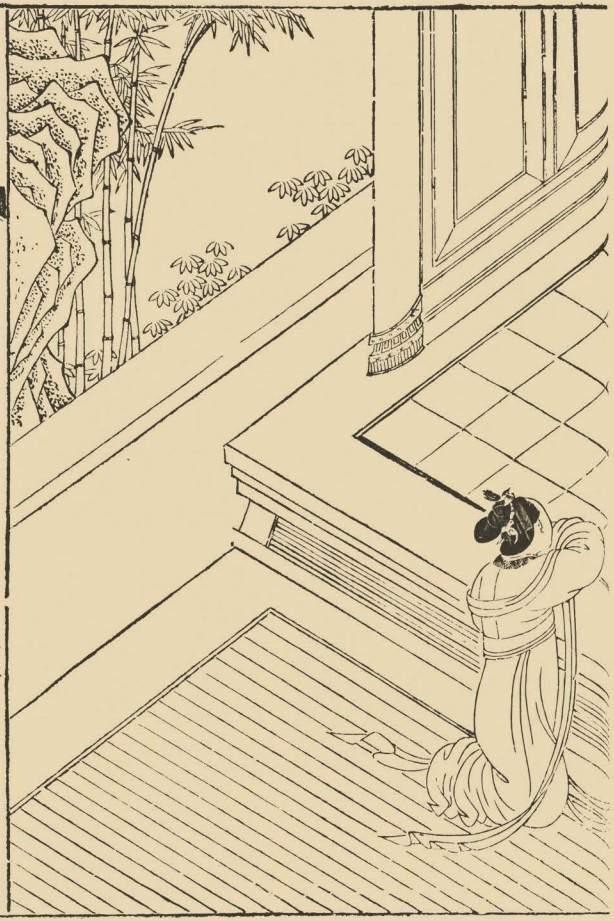
齊靈仲子

齊靈仲子者宋侯之女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娶於魯曰聲姬生子光以爲太子夫人仲子與其娣戎子皆嬖於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爲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夫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紲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仲子曰妾非讓也誠禍之萌也以死爭之公終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爲太子高厚爲傅靈公疾崔杼微迎光及公薨崔杼立光而殺高厚以不用仲子之言禍至於此君子謂仲子明於事理詩

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仲子之謂也

汪　曰曩齊高厚相太子光會諸侯于鍾離晉士莊子覘其不敬也謂厚與光其將不免夫以光之殘忍兼以其母聲姬之淫其不得有齊宜尔特以樹子之易令諸侯得有辭於齊實爲禍始無何而崔子爲微服之迎戎子尸諸朝牙與賈執諸句瀆高厚之首領分而夙沙衛且以高唐叛仲子蚤見其微而齊靈弗窘也攻之謚法亂而不損曰靈此靈公之所以爲靈也夫





齊威虞姬

虞姬者名娟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於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而使有司即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執事者誣其詞而上之王視其詞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娟之幸得蒙先人之遺體生於天壤之間去逢

盧之下侍明王之讌泥附王著薦床蔽席供執掃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惓惓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爲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不意大王乃復見與之語妾聞玉石墜泥不爲汚柳下覆寒女不爲亂積之於素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不納履過李園不整冠妾不避此罪二也既陷難中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冒不能自明妾聞寡婦哭城城爲之崩亡士歎市市爲之罷誠信發內感動城市妾之冤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內而衆人莫爲毫釐妾之罪二也既有汙名而加此二罪義固不可以生所以生者爲莫白妾之汙名也且自古有之伯奇放野申生被患孝順至明反以爲殘妾既當死不復重陳然願戒大王羣臣爲邪破胡最甚王不執政國殆危矣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卽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地齊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大治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極醜無雙曰頭深目長指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豈不異哉於是宣王乃召見謂之曰昔者先王為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今夫人不容于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亦

有何奇能哉鍾離春對曰無有特竊慕大王之美義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推之又未能得明日更召而問之不以隱對但揚目衒齒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鍾離春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衞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婦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籠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萬民罷極二殆也

賢者匿於山林諂者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脩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喟然而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乃今一聞於是拆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爲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汪　曰齊宣固自謂好色者而其立后乃在無鹽

醜女漸臺一見粉黛無顏豈齊宣至此而妍醜失鑑乎哉受箴於孟子則顧左右而言他負痛於無鹽則速更改而恐後機固有順與不順歟孟齊宣之明其於四者之殆已覺於中而鍾離春適爲迎機之諫夫是以言易入而身立顯也然春能絕王之愆而不免衛巳之玉所繇殆與任姒姬姜異矣

齊宿瘤女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惟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道傍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敎採桑不受敎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子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賴大王之力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敎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慙曰寡人失之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

死不從於是王遣歸使使者加金百鎰往聘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請死不往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俛之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駭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王大慙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夫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足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爲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

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爲苛文造爲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穀羙珠玉意非有饜時也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慙閔王大感瘤女以爲后出令毋宮室塡池澤損饍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一立帝號閔王至於此也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弑死於外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汪　曰吾觀宿瘤女非無識者逢王遊而不視禮不備而不行其於女德可謂貞矣受聘而往往而不變容更服可謂不自飾矣較之無鹽君則此猶爲始進之正者也吾安所置喙哉獨惟其謂堯舜自飾以仁義是以仁義而猶已之懸瘤也是莊生所云堯舜蔵仁義以要人之說也誠若所言則不自飾者爲非矣又何自相刺繆也夫仁義性之德也何容飾哉堯舜性者也何待飾哉飾則假之者也此聖門之至教宜非兒女子之所得聞也無足異也閔王惟感其言飾爲仁義故暫收仁義之效而不免筋擢于淖齒則文飾之窮耳彼豈蹈仁義而死也乎哉

齊女傳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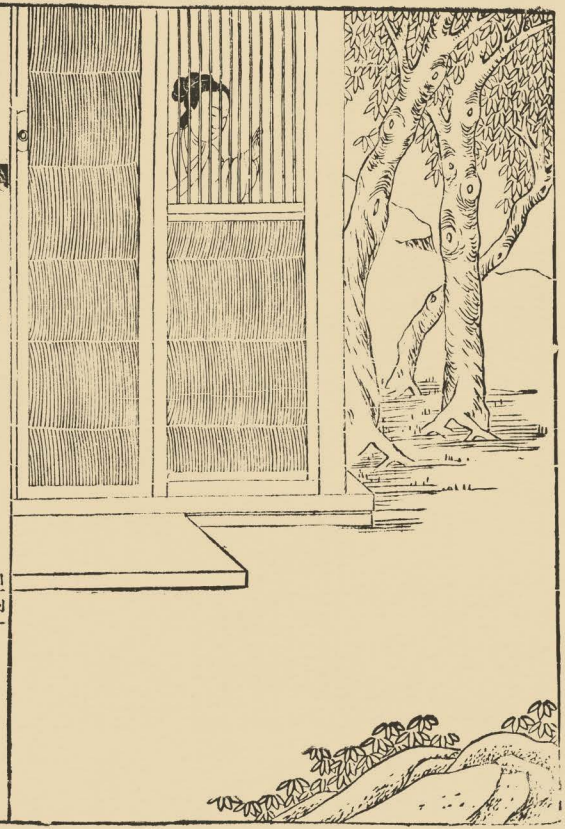
傳母者齊女之傳母也女爲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有治容之行淫泆之心傳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脩整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頎衣錦絅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之心以高節以爲人君之子弟爲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脩君子善傳母之防未然也莊姜者東宮得臣之妹也無子姆戴嬀

之子桓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弗禁後州吁果殺桓公詩曰母教猱升木此之謂也

汪　曰古有女師之官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德言容功教成祭之以成婦順是以內柬於教而德易成易云冶容誨淫乃不謂莊姜之始行而或蹈之也向非傳母之蚤豫教安能易其淫佚之心變其邪僻之行而以端莊寧一終哉君子曰教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傳母有誨而莊姜徙善過而能改女之上也

齊相御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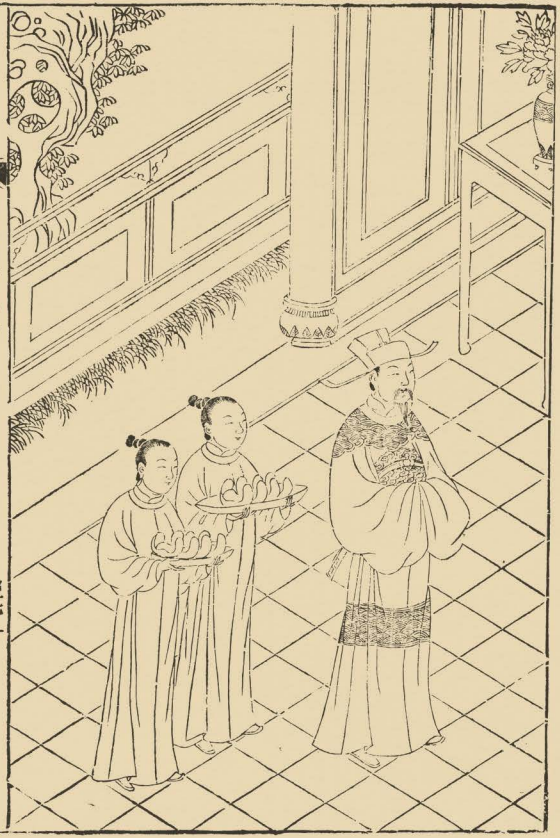
齊相晏子僕御之妻也號曰命婦晏子將出命婦窺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既歸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賤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三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吾從門間觀其志氣恂恂自下思念深矣今子身長八尺乃爲之僕御耳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夫躬仁義事明主其名必揚矣且吾聞寧榮於義而賤不虛驕以貴於是其夫乃深自責學道謙遜常若不足晏子怪而



問其故其以實對於是晏子賢其能納善自改升諸景公以爲大夫顯其妻以爲命婦君子謂命婦知善故賢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傅朋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嚮爲其善也

汪　曰學莫貴於自下莫病於自足故滿則招損而謙則受益古今論學未有易此者也齊命婦其初不過一僕御人妻耳何言之合道而陰符聖賢論學之旨乎卒成其夫顯名齊國蓋婦人從夫與同尊卑居其尊不居其卑匪命婦一激之力歟彼過而知改

信民之上矣而晏子能引以同升此夫子所稱文子之可以爲文者也



齊田稷母

齊田稷子之母也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爲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脩士大夫之費哉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于下其母曰吾聞士脩身潔行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僞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言行則可以報君夫爲人臣而事其君猶爲人子而事其父也盡力竭能忠信不欺務在効忠必死奉命廉潔公正故遂而無患今子反是遠忠矣夫爲人臣不忠是爲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

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穉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穉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君子謂穉子廉而有化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飡兮無功而食祿不爲也況於受金乎

汪　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故事君不忠非孝也田穉之母見及此矣觀其責子之受金也飭以忠孝務在不欺厲以清修無爲苟得信哉廉而有化矣然非穉子之勇於改過不能繼其母之志非齊宣之亟於揚善不能章其母之義嚴母無逆子而明君有良臣固相待而成也哉

齊杞梁妻

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吊之於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吊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

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

汪　曰杞梁之妻不受郊弔哀聲感而俗化枕屍哭而城崩傷無依以立節投清流而自甘可謂知禮守義者矣然使其通於禮義之大宜以時啓其夫謂夫之一身上係五世之重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致爲臣而弗求仕焉可也卽不得謝亦宜擇事而任之襲莒之役恃大陵小辭於君而弗敢將焉可也夫旣無祿而內無所依外無所倚杞梁之鬼不其餒而更爲

立後以繼其絕可也三者不能徒殺身以相從無益於夫夫之目愈不瞑於地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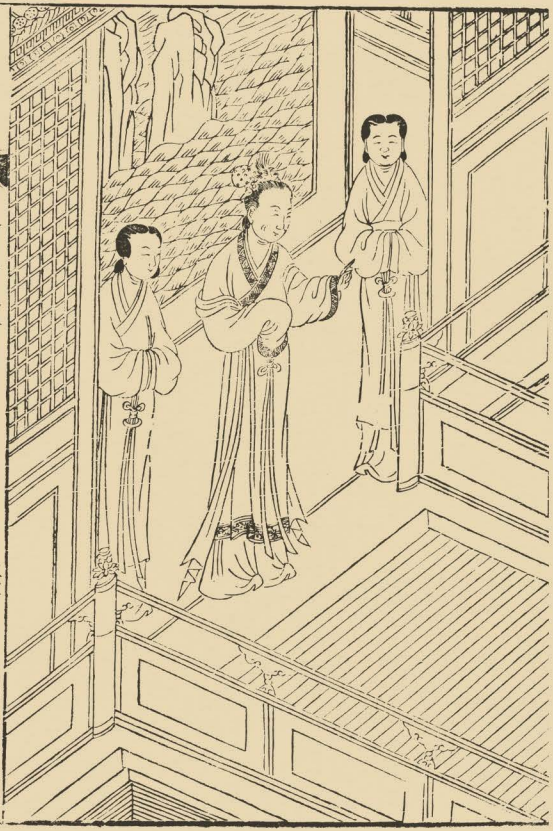
齊孤逐女

孤逐女者齊卽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父母狀甚醜齊相婦死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昔三逐於鄉五逐於里孤無父母擯棄於野無所容止願當君王之盛顏盡其愚辭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也五逐於里者少禮也不忠少禮之人王何爲遽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始一日曰大王知國之柱乎王曰不知也逐女曰柱相國是也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

榱橑墮則屋幾覆矣王則棟矣庶民榱橑也國家屋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知而國相不可不審也王曰諾其二日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何謂也逐女對曰朋其左右賢其夫妻是外比內比也其三日王曰吾相其可易乎逐女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爲不可也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丘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吾用之奈何逐女對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螳蜋之怒而勇士死之葉公好龍而龍爲暴下物之所徵固不須頃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齊國以治詩云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此之謂也

汪　曰孤逐女可謂自遂而無忌者矣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又云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于梱齊相失偶思滿相宮孰爲之媒自造王門與語三日孰先加幣蚕織是休妄譚公事非外言乎論相短長後先矛盾豈內言乎其不斥於君見收於相徼一時之幸也不可爲訓也雖有才

辯曷足道哉



王孫氏母

王孫氏之母者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出見弒國人不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汝莫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乎王孫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弒閔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敎詩云敎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汪曰燕自子噲爲僖日以齊爲事而思一釋憾

於臨淄之都王孫母義而能敎誠知齊國禍至之不久盍日訓厥子勸王以備燕厚鄰交固邊圉脩內治使無隙之可乘燕即讐齊安能遽得志於齊哉而未聞母敎之及此何也淖齒救齊而反噬志欲分齊地耳主辱臣死主死而臣可獨歸乎非王孫母之所望於子者也激以忠義復君之讐而兵威緣茲稍振齊之不即爲燕賴有母耳

列女傳一卷終

60402

Z 5646
1835 1
2

仇英實甫繪圖

0020

齊管妾婧

妾婧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婧曰妾聞之也母老老母賤賤母少少母弱弱管仲曰何謂也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爲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由是觀之老可老耶夫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

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耶睪子生五歲而贊禹由是觀之少可少耶駘疐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耶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寧戚寧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耶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寧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桓公乃脩宮府齋戒五日見寧子因以爲佐齊國以治君子謂妾婧爲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汪　曰管子天下才也聞白水之詩不知所謂而妾婧知之則信匹婦之愚可以與知而聖人有所不能知也齊桓尊仲父故卒爲盟主仲父不賤妾婧故果於進賢彼妾婦也辯通爾爾固有出於順從之外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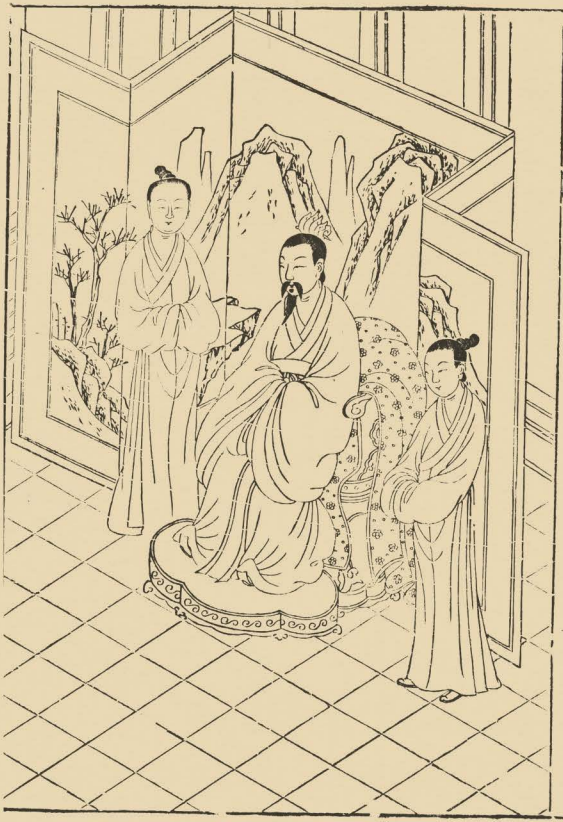
齊義繼母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鬬死於道者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旁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其母對曰少者妾之子

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之於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以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耶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沾襟相入言於王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君子謂義母信而好義潔而有讓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此之謂也

汪　曰義母之事往矣距今二千餘年讀其辭猶令人欷歔酸鼻況在當時身親見之者乎兄友弟恭

母慈子孝和氣萃於一門丕休哉萬代之標表也彼齊宜稱好士崇其母之號獨不能顯其子以風乎



齊傷槐女

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婧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婧惧乃造於相晏子之門曰賤妾不勝其欲願得備數於下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爲老而見奔殆有說內之至哉既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惟哉有深憂進而問焉對曰妾父衍幸得克城郭爲公民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於名山神水不勝麴糵之味先犯君令醉至於此罪固當死妾聞明君之涖國

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六畜傷民人不爲野草傷木苗昔者宋景公之時大旱三年不雨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之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爲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欲以槐之故殺婧之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崇玩好威嚴令謂之逆刑殺不正謂之賊夫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今君

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正賊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出景公即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此之謂也

汪　曰昔齊景公有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爲君數之使知其罪曰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罪一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罪二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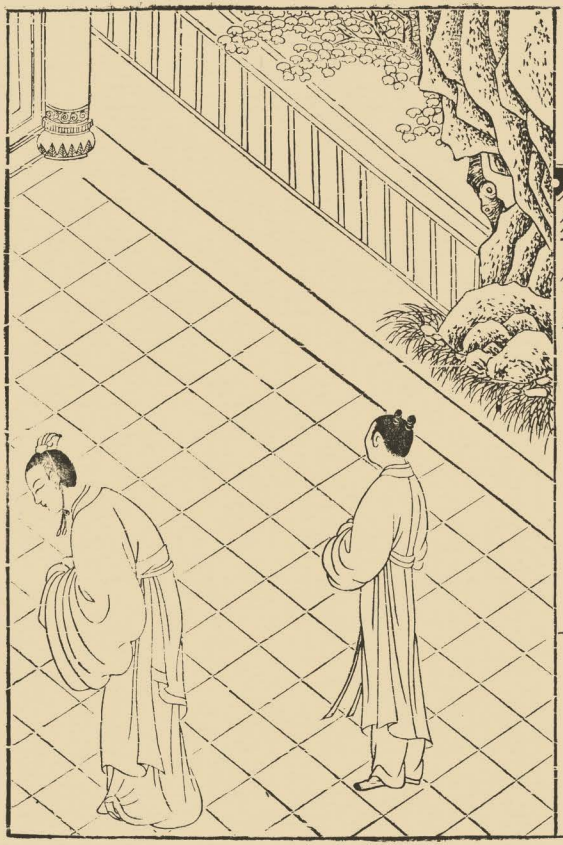
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罪三今以屬獄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茲傳所稱事相類而意相符豈晏感婧之言於今而後即襲其旨以諷君乎抑婧聞晏之言於先而茲復暢其說以迎合乎其孰先孰後今不可知要皆大宝之箴銘也然謂景公之不能從諫不可而謂景公之不貳過亦不可

齊女徐吾

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其屬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以貧燭不屬之故起常先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自與箴薄坐常處下凡爲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暗損一人燭不爲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爲妾役之事使諸君常有惠施於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君子曰婦人以辭不見棄於鄰則辭安可以已乎哉

齊聶政姊

齊勇士聶政之姊也聶政母既終獨有姊在及爲濮陽嚴仲子刺韓相俠累所殺者數十人恐禍及姊因自披其面抉其目自屠剔而死韓暴其尸於市購問以千金莫知爲誰姊曰弟至賢愛妾之軀滅吾之弟名非弟意也乃之韓哭聶政尸謂吏曰殺韓相者妾之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尸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君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怯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唯兄弟甚相懷此之謂也



魯季敬姜

魯季敬姜者莒女也號戴已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姜守養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皆降而却行奉劒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爲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紘絕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伯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伯

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遊者皆過已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處者皆黃耇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謂敬姜備於敎化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不可不彊故幅可以爲將畫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畫可以爲正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故物可以爲都大夫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絕者捆也捆可以爲

大行人也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爲開內之師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爲內史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爲相舒而無窮者摘也摘可以爲三公文伯再拜受敎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吾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

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使師尹維旅牧宣敬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令晝考其國夕省其典刑夜警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肄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已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否則有辟古之制也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也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記之季氏之婦不淫矣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堵父爲客羞鼈焉小堵父怒相延食鼈堵父辭曰將使鼈長而食之遂出敬姜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人何有而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君子

謂敬姜爲愼徽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樂言尊賓也文伯卒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祀先祀者請毋瘠色毋揮涕毋陷膺毋憂容有降服毋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詩曰君子有穀貽厥孫子此之謂也敬姜之處喪也朝哭穆伯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敬姜嘗如季氏康子在朝與之言不應從之及寢門不應而入康子辟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

聞命毋乃罪耶敬姜對曰子不聞耶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內朝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康子嘗至敬姜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讌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詩曰女也不爽此之謂也

魯臧孫母

臧孫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爲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通壁壁鄰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者又皆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以求助焉於是文仲託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而興兵欲襲魯文仲微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

我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相與議之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世家子也君何不試召而問焉於是召而語之曰吾使臧子之齊今持書來云爾何也臧孫母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斂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鬬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恩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是善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係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

治矣於是以臧孫母之言軍於境上齊方發兵將以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君子謂臧孫母識微見遠詩云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此之謂也

汪　曰臧文仲於魯爲勳庸而稽其行事君子多置弗滿縱逆祀非禮作虛器祀爰居非智下展禽則蔽賢盜有竊德盜不止刻而無恩如其母之所責云者母氏聖善見遠識微智先二女不愧世家子矣一解謬辭止兵未發與義姑姊同功猗歟休哉

魯之母師

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休作者歲祀禮事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少繫父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返於是使少子僕歸辦家事天陰還失早至閭外而止夕而入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使人間視其居處禮節甚脩家事甚理使者還以狀對於是

大夫召母而問之曰一日從北方來至閭而止良久夕乃入吾不知其故甚惟之是以問也母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牖月禮畢事閒從諸子謁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返妾恐其酺醵醉飽人情所有也妾返大早故止閭外期盡而入大夫美之言於穆公賜母尊號曰母師使明訓夫人夫人諸姬皆師之君子謂母師能以身教夫禮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爲天既嫁則以夫爲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無二天之義也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汪　曰易云在中饋無攸遂言婦人有三從之道

無所敢自遂也魯之母師深辨乎此而飭躬砥節以自繫束於子循典禮近人情其見嘉美於魯之大夫也宜哉盖至於君尊之夫人諸姬皆師之迨今而母師之名耿耿如昨風之所垂遠矣彼七子之母其視母師不啻培塿之與方壺也以稱聖善不亦恧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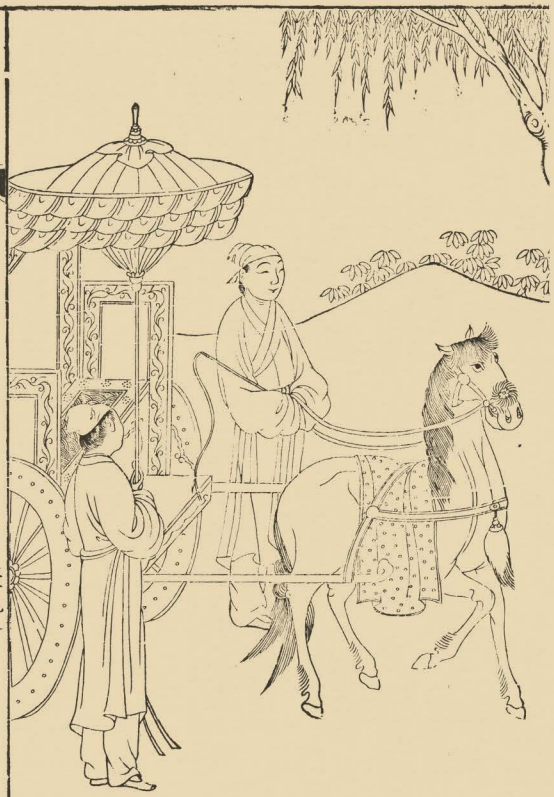
魯黔婁妻

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蒙縕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

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諡爲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汪　曰曾子易簀數語益有感於斯耶其不慊於晉楚數言亦益有得於斯耶何其言之符也吾謂黔婁之妻不當於女子中求之即古見道君子未易遠過斯傳也能知其夫而議諡之當此其淺者也繹其

辭有發先聖賢所未發者千載而後若陶處士猶景慕而亟稱焉至自立傳表其爲若人之儔何一婦媼光其夫而垂休之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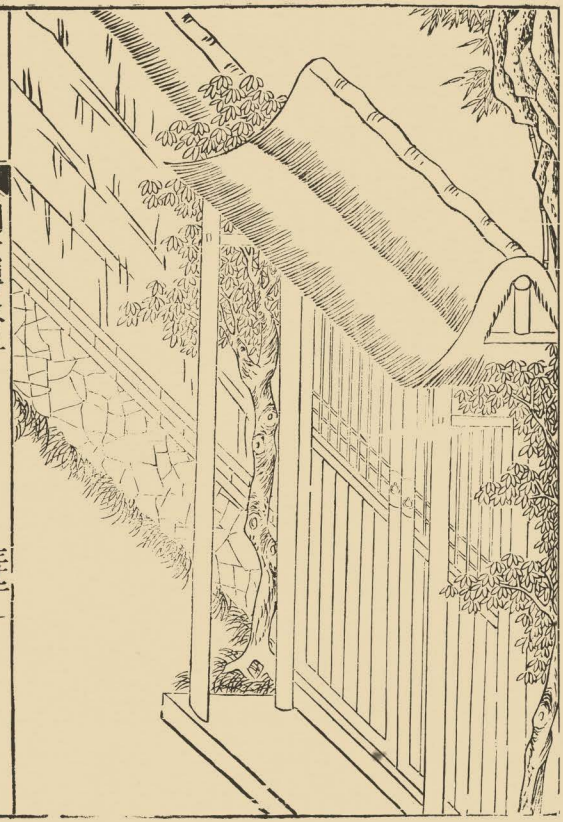
魯秋潔婦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旁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若曝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餐下齎休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所願卿無有外意妾亦無淫泆之志收子之齎與笥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乃鄉採桑者也秋胡子慙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忻悅馳驟揚塵疾至

今也乃悅路旁婦人下子之粮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汚行也汚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竝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君子曰潔婦精於善夫不孝莫大於不愛其親而愛其人秋胡子有之矣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謂也詩云惟是褊心是以爲刺此之謂也

汪　曰孔子云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君子所爲達不離道而獲遂於人間世也魯秋胡子忘母不孝汚行不義孝義竝亡潔婦誠

料其不遂矣不遂之人豈願以爲夫乎斯言也有合於聖人之指見金夫而飭躬勤蠶桑而供事覩不遂而奚忍望東河而自沉嗚呼烈矣



魯寡陶嬰

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强昆弟紡績爲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已之不更二也其歌曰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鵠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人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嬰寡終身不改君子謂陶嬰貞壹而思詩云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此之謂也

汪　曰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即無子可依堅志者尚當不毀其節況以是豗諸孤撫之有成足爲身後之望夫死猶有不死者存紡績自勞可以制欲可以耶生雖有賢豪義不更一此陶嬰所爲託黃鵠以見志也此魯人所爲聞斯歌而不敢復求也世之朝燕暮秦儕人之爵而不死人之難受人之託而不終人之事何匹夫婦之不若也乎

魯漆室女

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爲之慘者其隣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有知今無識也吾豈爲不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債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今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

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愚僞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鬬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汪　曰昔有婺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國之隕漆室女之類也魯當是時公儀休爲相子柳子思爲臣國有君子未覩其亂顧以魯君之老太子之幼誠見其有亂萌楚亡猿而林木禍城門火而池魚殃勢所必

至則漆室女信爲遠慮匪過計也以一女子而尚懷宗國之憂於此見魯憂國者之衆然在位者莫之省憂而貽一女子之憂於此見魯謀國者之寡

宋鮑女宗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愈敬因往來者請問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女宗姒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姒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執麻枲治絲蠶織紝組紃以供衣服以事夫室澈漠酒醴羞饋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爲善哉若其以淫佚爲心而扼夫室之好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見去夫無一去義

七去之道妒正爲首淫僻竊盜長舌驕侮無子惡病皆在其後吾奴不敎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爲見棄之行將安所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

汪　曰女宗之言善矣其云婦事蚕織羞饋食以專一爲貞以順從爲正而不以專夫之愛爲善匪明夫分義深識禮意安能爲是言且謂其夫士也禮宜有二妻而七去之條妒正爲首是何其待人之恕而律已之嚴乎善欲其歸於夫則過欲其歸已一言一

行模壺範閨號稱女宗譽不虛矣宋公表厥宅里彰善而樹之聲譏所以風民哉

晉文齊姜

齊姜齊桓公之宗女晉文公之夫人也初文公父獻公納驪姬譖殺太子申生文公號公子重耳與舅犯奔狄適齊齊桓公以宗女妻之遇之甚美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曰人生安樂而已誰知其他子犯知文公之安齊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妾告姜氏姜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聞者吾已除之矣公子必從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自子去晉晉無寧歲天未亡晉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必死於此矣姜曰不可周詩曰

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況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亂不長世公子必有晉公子不聽姜與舅犯謀醉載之以行酒醒公子以戈逐舅犯曰若事有濟則可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豈有饜哉遂行過曹宋鄭楚而入秦秦穆公乃以兵內之於晉晉人殺懷公而立公子重耳是爲文公迎齊姜以爲夫人遂伯天下爲諸侯盟主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詩云彼美孟姜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汪　曰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在有晉國者必重耳也乃重耳方以懷安敗名欲死於齊狃二十乘而

不顧夫千乘向微姜與子犯之謀則齊廷有贅壻而中夏無盟主晉之亂亡寧有已時哉惟姜之賢不戀目前之歡而爲永世之慮此重耳之霸業赫然代齊桓而興也

晉圍懷嬴

懷嬴者秦穆之女晉惠公太子之妃也圍質於秦穆公以嬴妻之六年圍將逃歸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子父之接忘而秦晉之友不加親也夫鳥飛反鄉狐死首丘我其首晉而死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子晉太子也辱於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可行雖吾不從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也子圍遂逃歸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間

汪　曰辰嬴夙事公子圍晉文姪婦也晉文入秦秦伯歸女五人辰嬴與焉晉文識之甘以此自累而潰亂聚麀乃辰嬴悟不知恥奉匜沃盥卑我以求一中公子歡其於圍也不啻弁髦棄之矣孰云善處夫婦之間乎乃猶忘其班之卑也行之賤也而欲以其子求爲晉後亦足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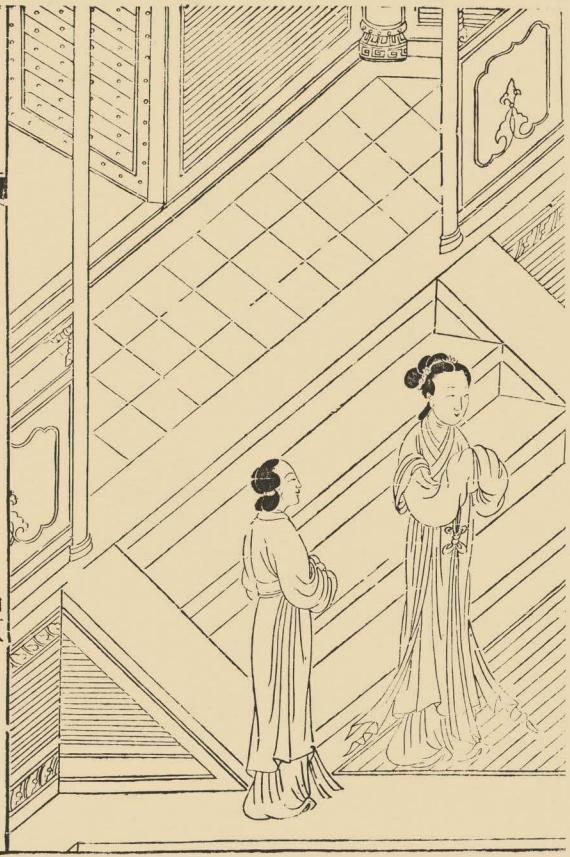
晉趙衰妻

晉趙衰妻者晉文公之女也號趙姬初文公爲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於公子公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及返國文公以其女趙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而納之趙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而嫚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侍執巾櫛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若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況於安新忘舊乎又曰讌爾新婚不我屑以

盖傷之也君其迎之無以新廢舊趙衰許諾乃逆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爲賢請立爲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婦姬親下之及盾爲正卿思趙姬之讓恩請以姬之中子屏括爲公族大夫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許之屏括遂以其族爲公族大夫君子謂趙姬恭而有讓詩曰温温恭人維德之基趙姬之謂也

汪　曰子餘之勲晉廷之柱礎也既納叔隗生子盾矣與人同患難安樂而棄之義乎不義乎倘曰卿宜有三妻而緣是得徇君之欲則君之女固非可下

人者與其不敢逆而辭於後孰若辭昏於先以成夫婦父子之義向非趙姬之賢恭而有讓則十九年辛勤老婦不免飲恨以就木而宣孟雖忠安能以狄人自致身於晉室青雲之上乎公族大夫之舉報難其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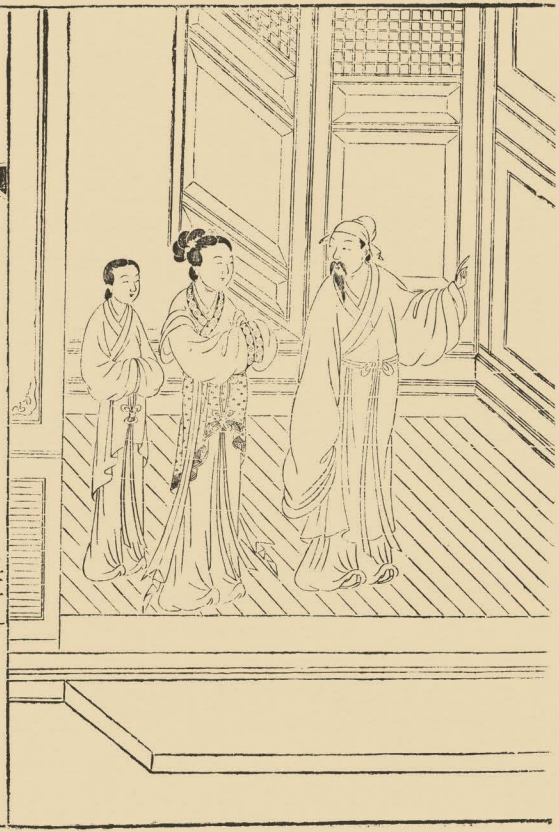


晉伯宗妻

晉大夫伯宗之妻也伯宗賢而好以直辨淩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妬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聽朝而以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色何也伯宗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妻曰實穀不華至言不飾今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禍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其妻曰諾於是爲大會與諸大夫飲既飲而問妻曰何若對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

及子子之仕固不可易也且國家多貳其危可立待也子何不預結賢大夫以託州犁焉伯宗曰諾乃得畢羊而交之及欒不忌之難郤害伯宗譖而殺之畢羊乃逆州犁于荆遂得免焉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熇熇不可救藥伯宗此之謂也

汪　曰陽子不沒其身智不足稱趙文子所不願爲者也晉大夫以比伯宗伯宗信其人矣伯宗聞言宜以爲鑒而翛然自喜其及於難也宜哉妻有先見而託州犁使有後於荆遂令州犁長爲晉患孰若勸其夫致臣而去自列於編戶躬耕以晦其明則庶幾哉身與家獲全而禍患遠矣名遂而身不退是焉知天道乎



晉羊叔姬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也叔向叔魚之母也一姓楊氏叔向名肸叔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於三室之邑是於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爲肸與鮒亨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於是乃盛以甕埋墟陰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

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君子謂叔姬爲能防害遠嫌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覯此之謂也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美而有色叔姬不欲娶其族叔向曰吾母之族貴而無庶吾懲舅氏矣叔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爾不懲此而反懲吾族何也且吾聞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今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髮黑而甚美光可監人名曰玄妻樂正夔娶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

惏毋期忿戾無饜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用不祀且三代之亡及恭太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爲哉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也叔向懼而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食我號伯碩伯碩生時侍者謁之叔姬曰長牙產男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遂不肯見及長與祁勝爲亂晉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遂滅君子謂叔姬爲能推類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叔姬之始生叔魚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豺聲可盈是不可饜也必

以賂死遂不見及叔魚長爲國贊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入其女於叔魚以求直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遂族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叔魚卒以貪死叔姬可謂智矣詩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

汪　曰闉文子之於椒也生而前知其不善世遂以爲性不善之證叔姬之於鮒也食我也亦然匹婦之明乃與偉丈夫爭烈哉洵足嘉也然知其不善而終不能化之使不爲惡則以天定勝人有末如之何者矣

列女傳二卷終

Z564.6
1835.1
3

仇英實甫繪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

60202

晉范氏母

晉范氏母者范獻子之妻也其三子遊於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三子曰奈何長者曰明君不問不爲亂君不問而爲中者曰愛馬足則無愛民力愛民力則無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設令伐株於山將有馬足也已而開圃示之株夫山遠而圃近是民一悅矣去險阻之山而伐平地之株民二悅矣既畢而賤賣民三悅矣簡子從之民果三悅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喟然歎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施勞鮮能布仁乘僞行詐莫能久長其後智伯滅范氏君子謂

范氏母爲知難本詩曰無忝皇祖式救爾後此之謂也

汪　曰昔者大禹不矜而莫與爭能不伐而莫與爭功此歷數所爲屬之躬也范氏之少子易此矣未少有得而輒矜夸見所長此不必其有功有而弗克居之也匪禍之胎而難之媒乎其母戒之而弗知改卒也智伯之計行而范氏之族赤母言驗矣然母稱前識而竟不能爲范氏三廟地則或母抱先憂而厥子弗克靈承之也

晉弓工妻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當平公之時使其夫爲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請見曰繁人之子弓人之妻也願有謁於君平公見之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側然爲　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秦穆公有盜食其駿馬之肉反飲之以酒楚莊王臣援其夫人之衣而絕纓與飲大樂此三君者仁著於天下卒享其報名垂至今昔帝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階三等猶以爲爲之者勞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造此弓其爲之亦勞

其幹生於泰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覩陽傅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之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盖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繁人之夫立得出而賜金三鎰君子謂弓工妻可與處難詩曰敦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之有法也

汪　曰弓工之妻情出於救夫故其辭不得不激切而能發帝堯之心勤居逸之戒是何以黼扆之箴銘而出於婦人孺子之口也繁人而有是子弓工而有是妻不亦異乎

密康公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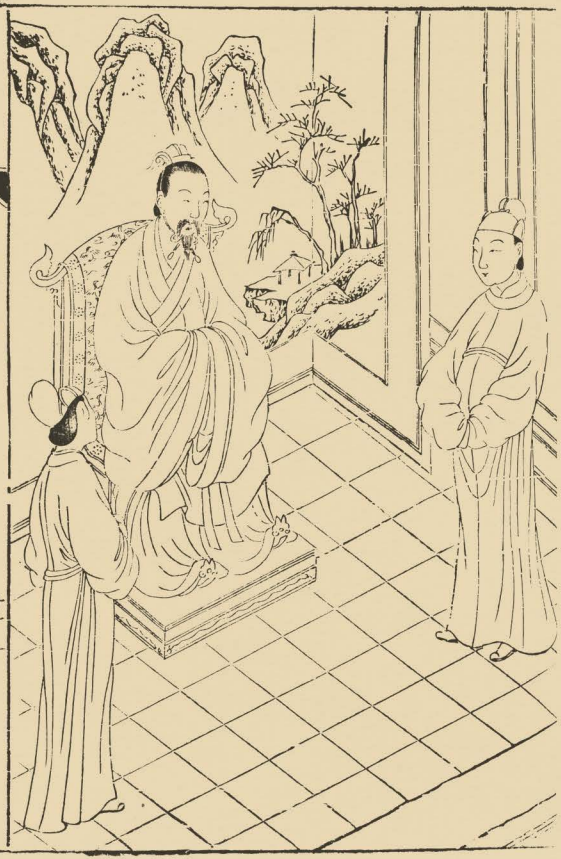
密康公之母姓魏氏周共王遊於涇上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康公不獻王滅密君子謂密母爲能識微詩云無已太康職思其憂此之謂也

許穆夫人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爲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徃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

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馳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汪　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國人怨怒及爲翟所攻國人皆曰使鶴鶴其出奔也以德政之不修軍民之多畔也不繫其昏姻之强弱也內靡順治有事而藉大國之繫援計不亦末乎此兒女子之見特以其能篤念父母之邦故載於詩茲復立傳以與齊桓衛姬竝垂來葉



黎莊夫人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執貞一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

汪　曰女子從一而終故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

更二夫何者義不可二也衛大非黎偶而得爲昏媾宜衛女之驕淫矜奔而鮮克由禮修乃婦道而顧不見答於黎侯也可恠也哉不見答而終不去此夫人所以爲貞一歟夫子存式微之詩意有在矣

息君夫人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汪　曰息之亡盖自取也先是蔡侯息侯竝娶於陳二國之夫人有兄弟之義二國輔車相依脣齒相衛可也息嬀過蔡而蔡侯弗禮小忿耳息侯遽欲假手於楚詭使楚伐已而求救於蔡因與楚共敗蔡楚以蔡侯獻舞歸蔡侯欲報息乃譽息嬀之美於楚楚以是滅息取息嬀吾固謂息之亡爲自取也然左氏稱息嬀入楚實生堵敖及楚成王卽終身不與王言奚贖哉斯傳所稱或者其終則然不然楚文急於息嬀而滅息息旣滅矣息嬀託身何所能自完迄今以須楚王之出遊而同死耶此當以左氏之言爲信

曹僖氏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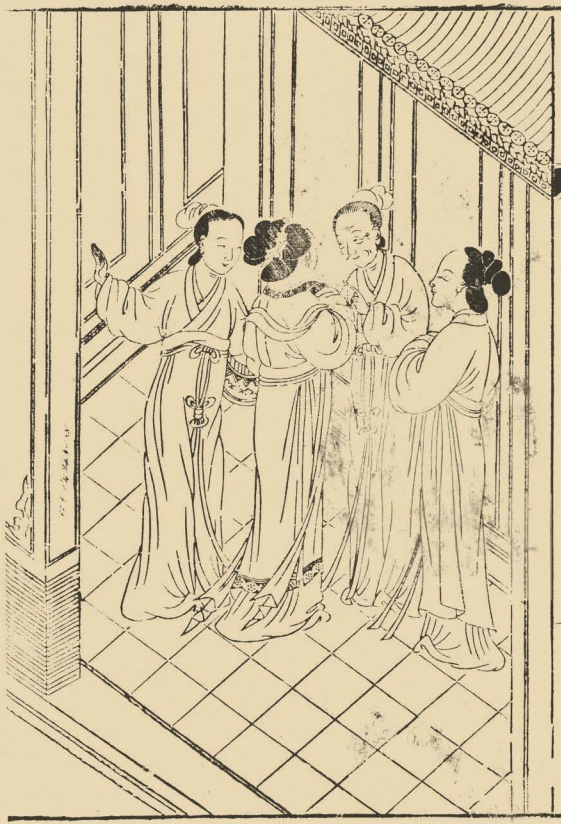
曹大夫僖負羈之妻也晉公子重耳亡過曹恭公不禮焉聞其駢脅近其舍伺其將浴設帷薄而觀之負羈之妻言於夫曰吾觀晉公子其從者三人皆國相也以此三人者皆善戮力以輔人必得晉國若得反國必霸諸侯而討無禮曹必爲首若曹有難子必不免子胡不早自貳焉且吾聞之不知其子者視其父不知其君者視其所使今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則其君必霸王之主也若加禮焉必能報施矣若有罪焉必能討過子不早圖禍至不久矣負羈乃遺之壺飧加璧其上公子受飧

反壁及公子反國伐曹乃表負羈之閭令兵士無敢入士民之扶老携弱而赴其閭者門外成市君子謂僖氏之妻能遠識詩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汪　曰僖氏妻誠先知晉公子之必得晉也誠知其必覇諸侯也誠知其必報德討罪也曷不啓其夫以告於君令恭公加禮焉以免於難而俾一國之人皆得安堵也見不出此乃僅僅爲已之身家計國旣被兵已亦安得獨存踵未及旋而晉公所表之閭成燼灰矣識之先而見之不大於魏犨顛頡乎何尤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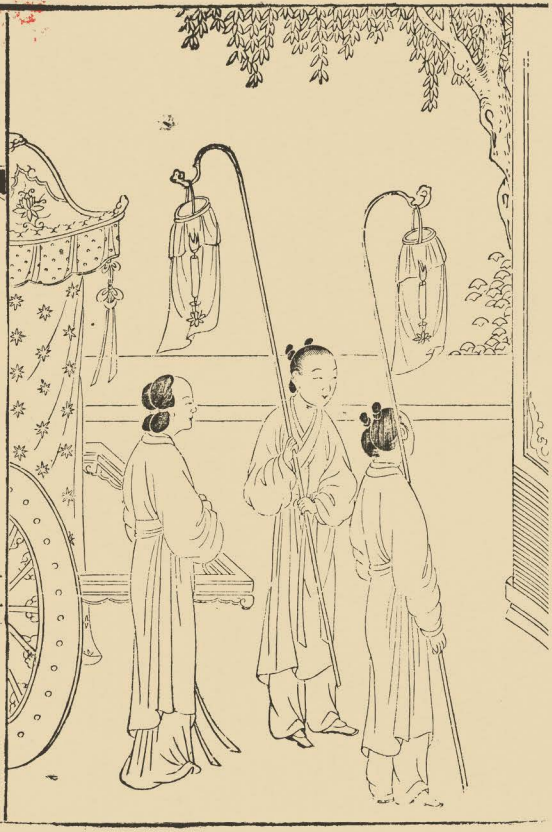
周南之妻

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强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爲之者爲養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罹患害而已夫鳳凰不離於蔚羅麒麟不入於陷穽蛟龍不及於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於人乎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



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

汪　曰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言人臣一受君命當致身服勤夙夜匪懈雖有屺岵之悲賢勞之感而終不敢以私恩廢公義誠謂夫王事靡盬有不遑於將父將母焉者君子謂周南大夫之平水土不必其有八年之勞乃其妻之賢以正匡夫無虧夫義比之塗山匪胥壞矣



召南申女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鄧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潔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

我訟亦不汝從此之謂也

汪　曰易云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則夫婦信人倫之始可以無禮而苟合乎故六禮不備貞女不行其載在昏義今可考也誠重其始也召南申女執禮不移一任鼠牙雀角之在前而守死不往吾意成周之盛禮教方隆而猶有不循禮之家當時有司碩不能正其禮節乃至速之獄訟非聖世所宜見也速之獄而猶不苟從則女之貞益顯矣

周郊婦人

周郊婦人者周大夫尹固所遇於郊之婦人也周敬王之時王子朝怙寵爲亂與敬王爭立敬王不得入尹固與召伯盈原伯魯附於子朝春秋魯昭二年六月晉師納王尹固與子朝奉周之典籍出奔楚數日道還周郊婦人遇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返是其過三歲乎至昭公二十九年京師果殺尹固君子謂周郊婦人惡尹氏之勸亂知天道之不祐示以大期終如其言詩云取辟不遠昊天不忒此之謂也

汪　曰尹氏爲民具瞻而反行僻繆難以在上矣

晉師納敬王出子朝而未及正其罪可見周之無法夫法之行自貴近始惟無法故尹氏得以肆行而不忌也周無法而天其罰殛之其猶及三歲也晚矣此不必甚智者能識之而周郊之婦人已預策其敗言之於前而驗之於後不爽毫釐昔孔子之稱端木賜也曰億則屢中斯婦盖庶幾焉而惜其名氏之湮滅無聞也

周主忠妾

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號主父自衛仕於周二年且歸其妻淫於鄰人恐主父覺其淫者憂之妻曰無憂也吾爲毒酒封以待之矣三日主父至其妻曰吾爲子勞封酒相待使媵婢取酒而進之媵婢心知其毒酒也計念進之則殺主父不義言之又殺主母不忠猶與因陽僵覆酒主大怒而笞之既已妻恐媵婢言之因以他過笞欲殺之媵知將死終不言主父弟聞其事具以告主父主父驚乃免媵婢而笞殺其妻使人陰問媵婢曰汝知其事何以不言而反幾死乎媵婢曰殺

主以自生又有辱主之名吾死則死耳豈言之哉主父高其義貴其意將納以爲妻媵婢辭曰主辱而死而妾獨生是無禮也代主之處是逆理也無禮逆理有一猶愈今盡有之難以生矣欲自殺主聞之乃厚幣而嫁之四鄰爭娶之君子謂忠妾爲仁厚夫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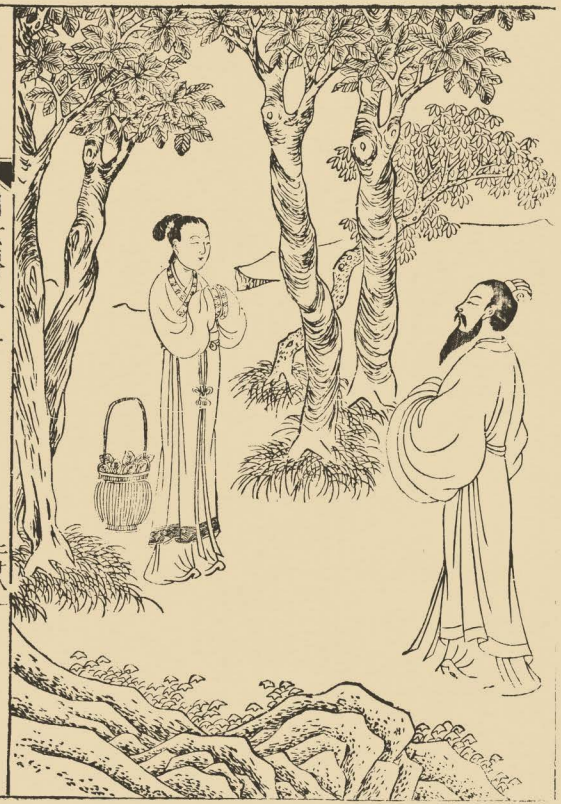
汪　曰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願以爲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周主父之忠妾曲免主父之死而終不言主母之非不恐辱主之名而終不肯代主之處何其忠順而有禮也如此乎蓋至於四鄰爭娶皆願以爲妻妾而忠妾之名不在衛宗傳妾下矣

蔡人之妻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捋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一也

汪曰婦人義不更醮誠以夫者婦之天也天有常覆夫人不以天之開霽而忻戴惟謹不以天之晦

餘而瞻仰或違何者天不可二也女子從人仰望夫以終身視夫之疾不啻痌瘝之在已安有與之齊體同尊卑共安樂而不與共患難乎此丐丁者之爲非蔡人之妻所屑也至今誦采苕之詩想見貞順之風猶令人咨嗟太息不能已已云



陳國辯女

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汝采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顚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辯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云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汪曰晉解居甫可謂無良者矣道遇桑女悅而誂之所謂顛倒思予不顧國人之知者也不自信其爲鴟爲鴞而云其鴞安在夫自甘離落不點塵埃女則梅矣淫縱破義人類不爲已非鴞乎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昔楚人謂鴞爲鵬鳥鵬鳥至止主人去舍以解居甫之無禮豈欲遇鴞而遄死耶辨女止謂陳之無人則猶畏大國之卿而不敢斥言也

阿谷處女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遊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潭潭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鄙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蔽私伏我

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遇賢則賓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切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汪　曰孔子之宰中都也男女別途所爲遠嫌明

疑者備至藉令得政必先以禮正男女之涯其見南子也辭謝而不得已焉者也獨於阿谷處女而不厭與言乎此非孔子所以命子貢亦宜子貢之弗敢聞命而斯傳云云若足彰處女之知禮而達於人情而在孔子子貢爲近於瀆矣故不可信或者其掇拾莊列侮聖之殘嗤也

鄒孟軻母

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賈人衒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眞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妹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謂也自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

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依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修德不爲竊盜則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道矣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

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閒居擁楹而嘆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也今擁楹而嘆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帀幕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

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詩云載色載笑匪怒匪教此之謂也

秦穆公姬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太子申生之同母姊與惠公異母賢而有義獻公殺太子申生逐羣公子惠公號公子夷吾奔梁及獻公卒得因秦立始即位穆姬使納羣公子曰公族者君之根本惠公不用又背秦賂晉饑請粟於秦秦與之秦饑請粟於晉晉不與秦遂興兵與晉戰獲晉君以歸秦穆公曰掃除先人之廟寡人將以晉君見穆姬聞之乃與太子罃公子弘與簡璧衰絰履薪以迎且告穆公曰上天降災使兩君匪以玉帛相見乃以興戎婢子姊妹不能相教以辱君命晉君

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惟君其圖之公懼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君以功歸今以喪歸將焉用遂改館晉君饋以七牢而遣之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爲晉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詩曰敬愼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

汪　曰秦穆公三置晉君其於晉惠也三施無報是何其勤勤於晉而晉君卒負之也微穆姬之力不及此茲役也秦以功歸詎一陰飴甥力能使不俘獻於秦廟盍受穆姬之庇云乃至康公猶勤渭陽之贈自穆姬嬪秦而後秦之於晉可不云厚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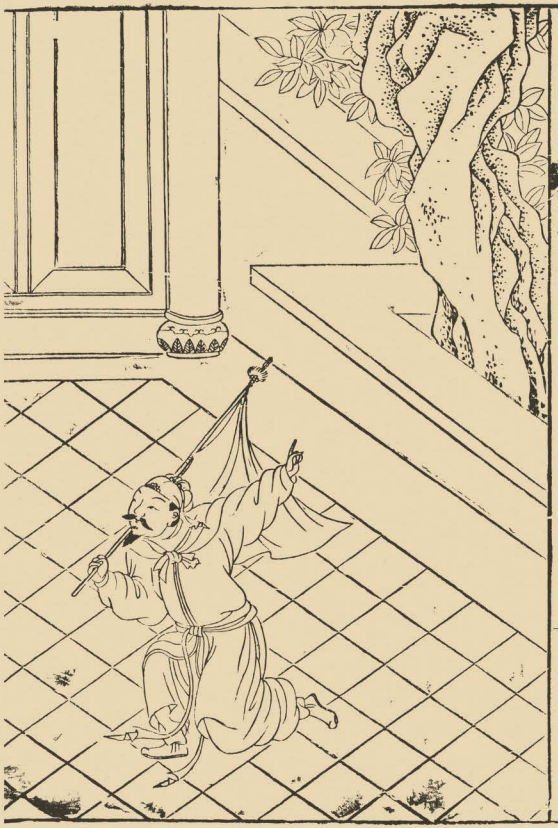
百里奚妻

百里奚虞人也少時家貧流落不偶出遊以干諸國嘗之齊不用又之周不用又轉而之他久之不返其婦無以自給乃西入秦賃爲滌婦遂與奚相失後奚歸虞事虞公爲大夫及晉伐虢以璧馬假道于虞宮之奇諫不聽竟受之連兵伐虢奚去之秦穆公舉以爲相其妻知之而未敢言一日奚坐堂上樂作所賃滌婦自言知音因援琴而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扈running今日富貴忘我爲問之乃其故妻遂還爲夫婦君子謂百里妻貞而有辭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

也

汪　曰愚讀孟子書至百里奚自鬻要秦而孟子反覆爲辨論決其不然盖斷之以理而未論其世也奚何嘗去虞虞亡爲虜於晉晉以其君臣媵穆姬以是故之秦耳嘗試味其妻之歌詞可識奚之顛末伏雌求其蕃息而烹之以食扊扅以固扃鐍而析之以炊此不復爲家計者則然盖當晉兵壓境奚知國亡家破與妻訣別兵亂遂相失耳妻知奚之在秦故不憚間關跋履異國冀復得相聚首不然虞與秦匪接境一女婦何至輕千里而獨流離於秦欲胡爲哉秦

法相體尊嚴澣婦宜未易見矧妻固知夫之已入相而奚則不知妻之已在秦其相遇也豈若素不相習如魯秋胡以五日之夫婦而間以五年之踈闊者比乎奚貴時年已七十未聞其更娶也而奚之子孟明視已爲穆公將則知妻之相失特在晉滅虞之時而妻之入秦不在奚求仕之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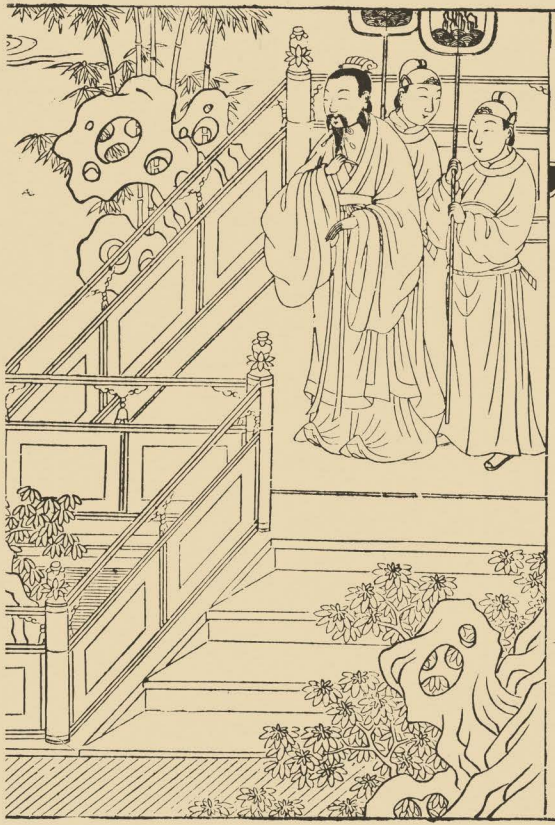


楚武鄧曼

鄧曼者武王之夫人也王使屈瑕爲將伐羅屈瑕號莫敖與羣帥悉楚師以行鬬伯比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見王曰必濟師王以告夫人鄧曼曰大夫非衆之謂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鎭撫其不設備乎於是王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令於軍中曰諫者有刑及鄖師次亂濟至羅羅與盧戎擊之大敗莫敖自經荒谷羣帥囚於冶父以待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君子謂鄧曼爲知人詩云曾是莫聽

大命以傾此之謂也王伐隨且行告鄧曼曰余心蕩何也鄧曼曰王德薄而祿厚施鮮而得多物盛必衰日中必移盈而蕩天之道也先王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毋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君子謂鄧曼爲知天道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此之謂也

汪　曰鬬伯比爲子文之父楚之前識人也其云濟師請益兵之謂也彼豈不知楚之掃境以屬屈瑕而猶告王以濟師誠策屈瑕之必敗也而鄧曼遂喻其意豈知天不假易先得其心之所同也楚之僭王自熊渠始其後畏厲王暴虐去號至熊通侵隨使隨請周尊楚號周不聽熊通怒遂復僭稱王鄧曼云盈指通僭王言也夫禮齋不聽樂恐散其心志也將授兵於太廟齋而心蕩王祿不盡更何待焉鄧曼之明通於滿損謙益之道矣然楚文以曼出爲鄧甥卒絕鄧廟血食曼曷不能幷爲鄧地乎



楚成鄭瞀

楚瞀者鄭女之嬴媵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傾觀子瞀直行不顧徐步不變王曰行者顧子瞀不顧王曰顧吾以女爲夫人子瞀復不顧王曰顧吾又與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瞀遂不顧於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封爵厚祿也壹顧可以得之可得而遂不顧何也子瞀曰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爲容今者大王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儀節也不顧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則是妾貪貴樂利以忘義理也苟忘義理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爲夫人處

期年王將立公子商臣以爲太子王問之於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寵子既置而黜之必爲亂矣且其人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退而問於夫人子瞀曰令尹之言信可從也王不聽遂立之其後商臣以子上救蔡之事譖子上而殺之子瞀謂其保曰吾聞婦人之事在於饋食之間而已雖然心之所見吾不能藏夫昔日子上言太子之不可立也太子怨之譖而殺之王不明察遂辜無罪是白黑顛倒上下錯繆也王多寵子皆欲得國太子貪忍恐失其所王又不明無以照之庶嫡分爭禍必興焉後王又欲立公子職職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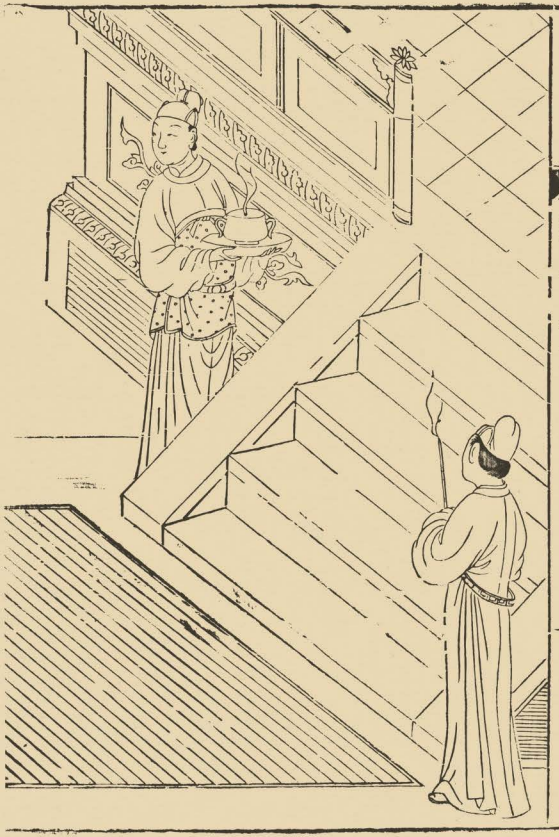
臣庶弟也子瞀退而與其保言曰吾聞信不見疑今者王必將以職易太子吾恐禍亂之作也而言之於王王不吾應其以太子爲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夫見疑而生衆人孰知其不然與其無義而生不如死以明之且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遂自殺保母以其言通於王是時太子知王之欲廢之也遂興師作亂圍王宮王請食熊蹯而死不可得也遂自經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誠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楚平伯嬴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爲柏舉之戰吳勝楚遂入至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櫪枷異巾櫛所以施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絶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爲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興焉夫造亂亡之

嫘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嫘則無以生世一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爲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慙遂退舍伯嚭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君子謂伯嚭勇而精一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

汪曰吳王遠迹至郢是宜伐罪弔民秋毫無犯乃淫心以逞而盡妻其宮人猶然蠻夷故習哉是胡能久也伯嚭之舉高矣獨謂其能以此論陳於平王之前則建婦可無納無極可無讒奢尚可無死員可無亡自不至有今日之禍員既在吳楚若芒刺之在背也而君臣泄泄不啻燕雀之處堂伯嚭曷不乘間爲昭王一言思患而豫防亦或可無今日之禍吾固壯伯嚭之言而復惜其言之不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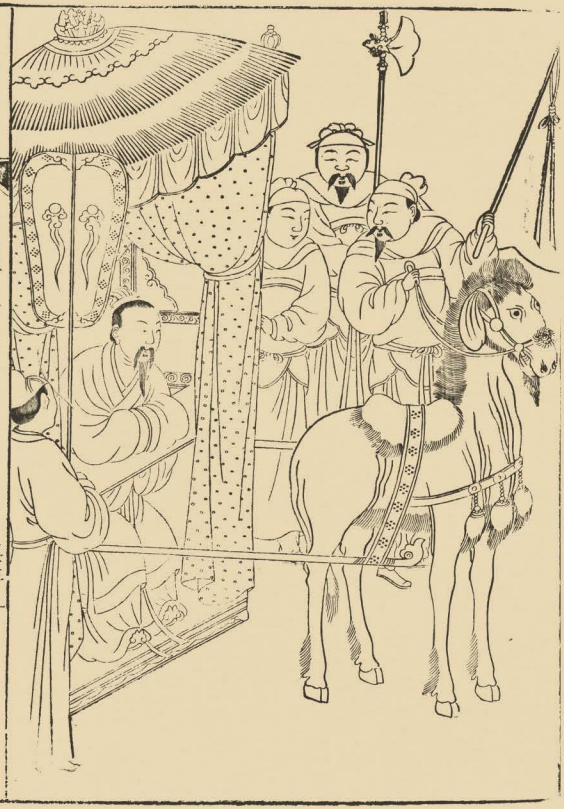
楚昭越姬

楚昭越姬者越王勾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敝邑寡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以婢子之身爲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而不可久也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其不可得乎越姬對曰昔吾先君莊王淫樂

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爲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敝邑寡君受之大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闇死爲榮妾不敢聞命於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史曰是害王身然可以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爲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

矣昔日之遊淫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爲君王死而況於妾乎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日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病甚讓位於三弟三弟不聽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閭與子西子期謀曰毋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爲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詩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越姬之謂也

汪　曰按左氏傳楚昭王之疾也卜稱河爲祟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稱其由已率常爲知大道夫不欲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大哉王言越姬以是死王之義而彰王之善也楚昭死讐越姬死義死不朽矣其視蔡姬欲死王之好而竟不能踐言願不大有逕庭乎哉



楚處莊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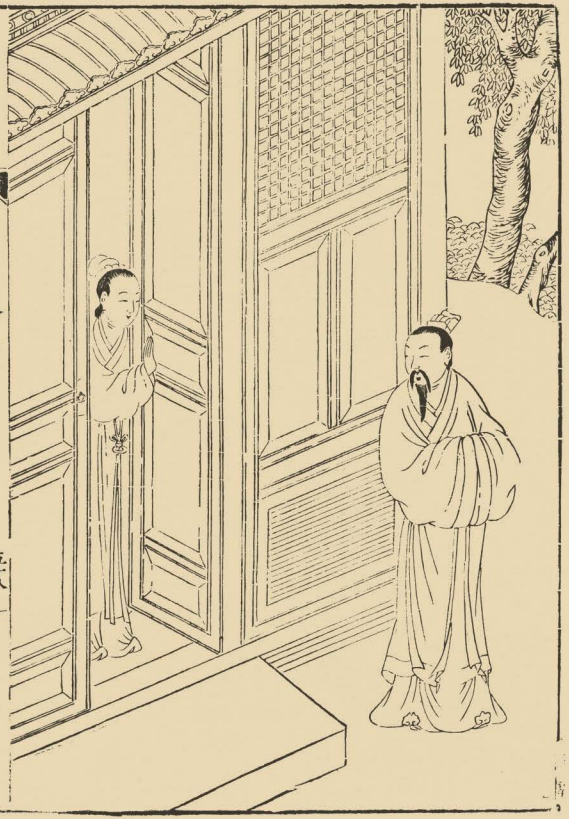
楚處莊姪者楚頃襄王之夫人縣邑之女也初頃襄王好臺榭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諫者蔽塞屈原放逐國既殆矣秦欲襲其國乃使張儀間之使其左右謂王曰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往是時莊姪年十歲謂其母曰王好淫樂出入不時春秋四十不立太子今秦又使人重賂左右以惑我王使遊五百里之外以觀其勢王已出姦臣必倚敵國而發謀王必不得反國姪願往諫之其母曰汝嬰兒也安知諫不遣姪乃逃以緹竿爲幟姪持幟伏南郊道旁王車至姪舉其幟王

見之而止使人往問之使者報曰有一女童伏於幃下願有謁於王王曰召之姪至王曰女何爲者也姪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事於王恐壅閼蔽塞而不得見聞大王出遊五百里因以幟見王曰子何以戒寡人姪對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墻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也姪對曰大魚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思禍之起於後也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國無強輔必且殆也墻欲內崩而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也王曰何謂也姪曰王登臺榭不恤衆庶出入不時耳目不聰明春秋四十不立太子國無強輔外

內崩壞強秦使人內間王左右使王不改日日以甚今禍且構王遊於五百里之外王必遂往國非王之國也王曰何也姪曰所爲致此三難也以五患王曰何謂五患姪曰宮室相望城郭闊達一患也宮女衣繡民人無褐二患也奢侈無度國且虛竭三患也百姓飢餓馬有餘秣四患也邪臣在側賢者不達五患也王有五患故及三難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還反國門已閉反者已定王乃發鄂郢之師以擊之僅能勝之乃立姪爲夫人位在鄭子袖之右爲王陳節儉愛民之事楚國復強君子謂莊姪雖違於禮而終守以正詩云北風其喈雨雪

霏霏惠而好我携手同歸此之謂也

汪　曰芊羅十二爲相今古豔稱彼猶奇男子也莊姪以十歲女童臚列楚國隱事如燭五患三難即黃髮耆老未見通達國體陳說若斯而莊姪能之倘所云聖女非耶後車之載而即立爲夫人匪云倖矣第張儀當楚懷王時變詐反覆楚欲殺之此何猶受其間鄭子袖懷王之寵姬也是張儀所爲獲兩處之金教捻鼻以惡王臭而殺趙女者也此云莊姪位在其右殊覺傳訛乃宋玉嘗賦高唐則唐之遊似遂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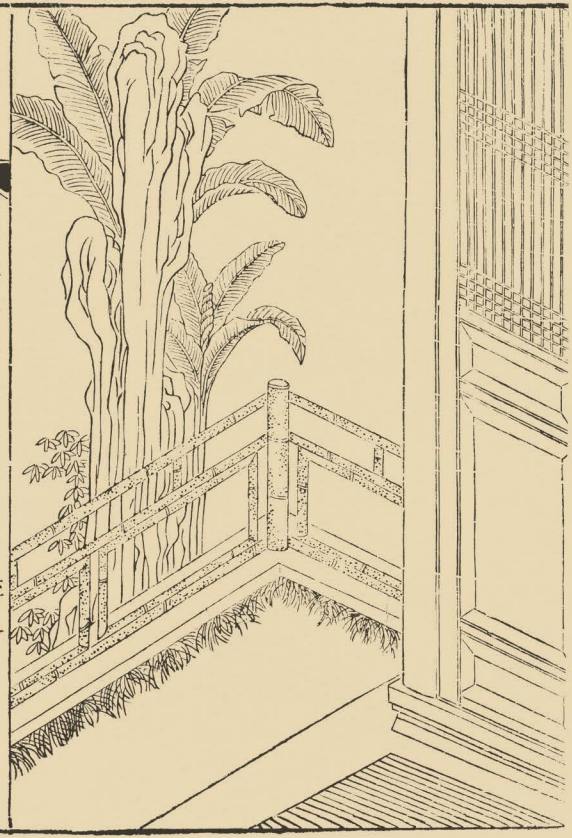


楚白貞姬

貞姬者楚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以輜軿三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大夫致幣白妻辭之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託爲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汙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汙之人王何以爲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

不亦太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楚君子謂貞姬廉潔而誠信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汪　曰白公以故太子建之子其不能一日釋楚也國人皆知之而子西獨憒焉故卒致亂其不自量力不度德而死於葉公也無足惜也乃其妻持節守義即以吳王之聘而志不移他無足移其志者矣貞姬之號名固稱情矣哉



孫叔敖母

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叔敖爲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者出遊見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爲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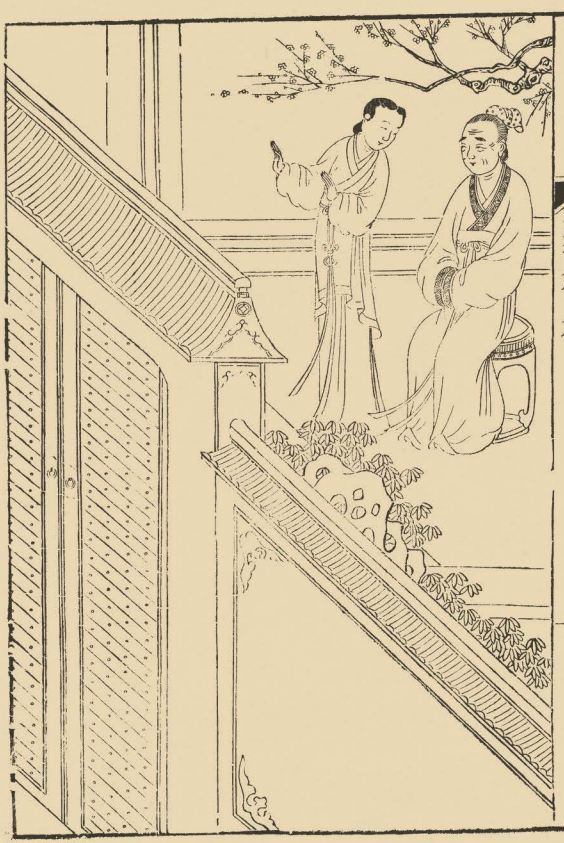
汪　曰埋蛇瑣事也而足以識叔敖之仁心驗其

母之素教此楚國所以有良臣而孫氏所爲有賢子也叔敖之疾也戒其子曰王數封我我不受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機可長有者其唯此也人棄我取而已利利人即微優孟子孫固宜食其報耳然楚之得叔敖益自虞丘子云故楚莊之霸吾不曰叔敖而曰虞丘吾又不曰虞丘而曰樊姬也

列女傳三卷終

臺北縣立圖書館藏

Z5646
1835.1
4



仇英實甫繪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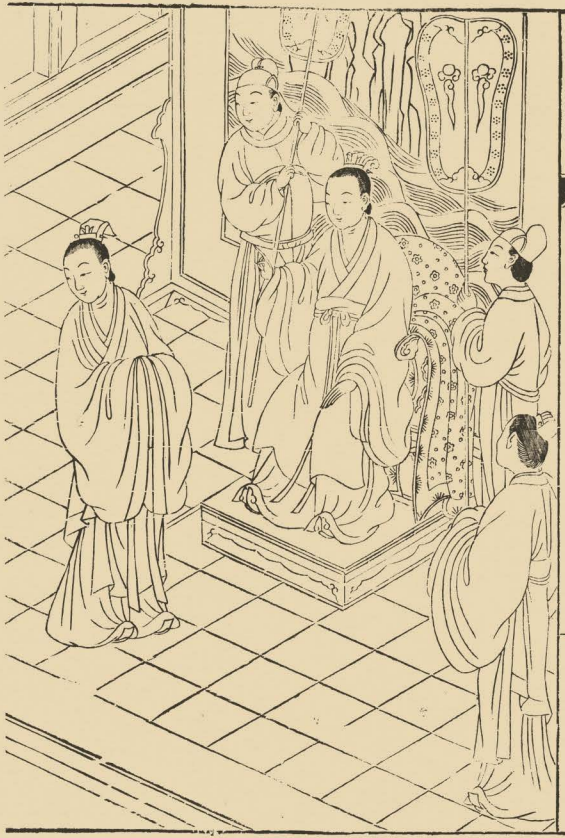
00202

楚子發母

楚將子發之母也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幷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客有獻醇酒一器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子爲將士卒幷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梁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

不失和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內之君子謂子發母能以教誨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汪　曰自古名將類與士卒同苦甘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冒及逸勤故一出溫言三軍挾纊一援枹鼓衆勇百倍苟非平日有以結其懽心安能一旦得其死力哉子發反之其幸而勝秦也君之威靈社稷之福也此其母所爲刻責而致警其將來也不事姑息勉子成名賢哉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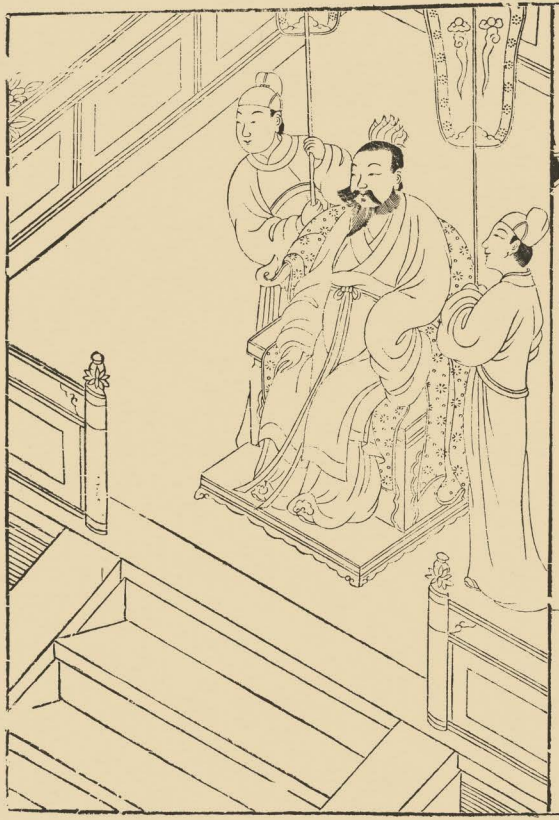


楚江乙母

楚大夫江乙之母也當恭王之時乙爲郢大夫有入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紲之處家無幾何其母亡布八尋乃往言於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之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之寡人不爲其富貴而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王曰其使人盜奈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爲令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而盜賊自息今令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使盜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以異也王曰令尹在

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日妾之子爲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紲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爲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千鎰母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失大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君子謂乙母善以微喻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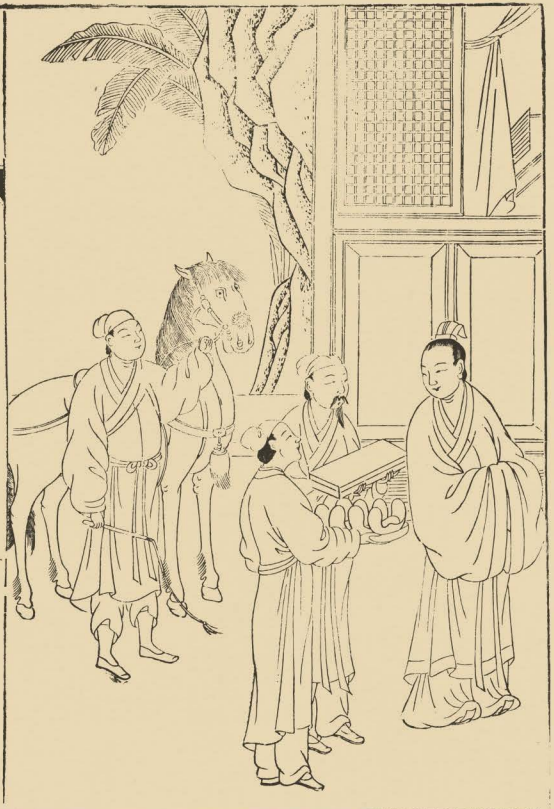
汪　曰江乙楚之良也其言辭行事具在國策中信其母之智有以成其子之不愚矣孔子之告季康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惟上有衣冠之盜斯下有鼠竊狗偷之盜則母之建言弭盜之要也然母有爲而言之也閔其子之失官怨令尹之遷怒緣是而及乎爾也幸而遇其君幸而遇其相故得以成其名令遇昏暴不以長舌爲厲階乎律以善則稱君過則歸已又何以訓將來矣



韓舍人妻

楚韓憑之妻也韓憑爲康王舍人妻何氏美康王欲奪之乃築青陵臺而望之後竟奪何氏而囚憑何氏乃作烏鵲歌以見志凡二章其一曰南山有烏北山有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其二曰烏鵲雙飛不樂鳳凰我自庶人不樂君王又作歌以寄其夫歌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憑得書遂自殺何卽陰腐其衣與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捉衣衣不勝手得遺書于帶中曰願以屍還韓氏而合葬王大怒又得前寄憑歌以問羣賀賀云雨淫淫愁且思也河水深不得往來也日當心有死

志也王怒令分埋兩塚相望經宿有梓木各生于塚根交于下枚連于上又有鳥如鴛鴦常雙棲其樹朝暮悲鳴人皆異之曰此韓大夫夫婦之精魂也見者莫不淚下君子謂何氏不爲威屈不爲利誘詩云德音不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楚於陵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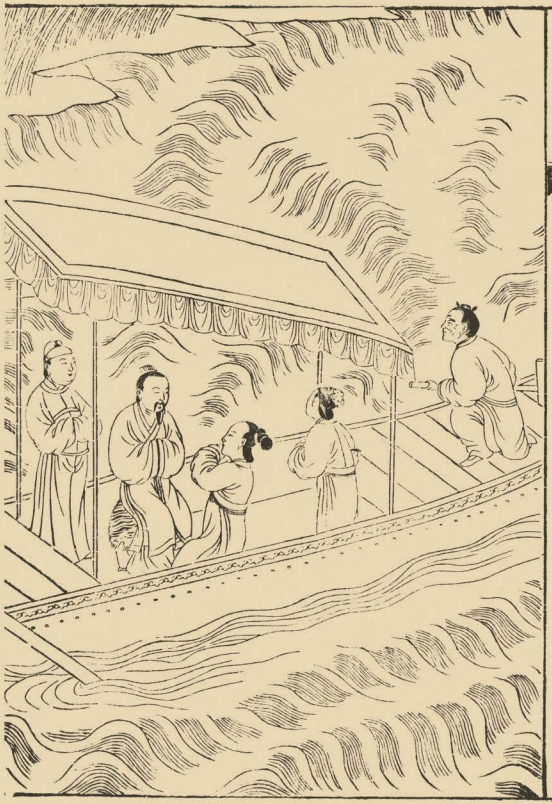
楚於陵子終之妻也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終曰僕有箕箒之妾請入與計之卽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遣使者持金來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爲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芧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

楚浣布女

楚伍子胥所遇之女子也子胥逃奔吳至溧陽瀨上楚軍追之急有一女子浣布欲脫子胥示以濟渡處楚軍至恐不免辱因抱石沉水而死後吳伐楚子胥至瀨上欲報女子百金而不知其處乃投水中須臾一姥哭而來自言是吾女取金而去君子謂浣布女慷慨赴死有烈士風語云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此之謂也

汪　曰戰國故多忼慨輕生之士勿論丈夫能也即在女子有之此女非畏辱於楚軍也蓋子胥戒其勿言而終防其漏語信而見疑故一死以滅口明已

之不二以安子胥之心夫已實不言於人爲得矣人
固不信於已無虧矣而必以身殉人不已過乎



勾踐夫人

越王勾踐之夫人也當勾踐爲吳所敗去國事吳身爲臣夫人爲妾及渡浙江夫人見烏鵲啄江渚之鰕飛去復來因據船慟哭而作歌曰仰飛鳥兮烏鳶凌玄虛兮號翮集洲渚兮啄鰕恣矯翮兮雲間任厥性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謫天飄獨憂兮西徃孰知返兮何年心慭慭兮若割淚泫泫兮雙懸王聞歌心中自慟乃謂夫人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遂入吳共稱臣妾于夫差後卒滅吳君子謂勾踐夫人能畏天而保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越夫人之謂也

汪　曰勾踐事吳信爲智矣彼其棲身會稽卽背城借一而身死國亡何裨社稷故寧含垢忍恥臣妾不辭誠知非是無以沼吳而復今日之讐也吳惟臥薪以有今日越將嘗膽以俟來茲盍自鍋鏤一賜鴟夷遂浮而東門之懸目已覩越兵之入矣卽夫差禮先一飯不欲自達於甬句東其亦何面目以視於天下而視昔之烏鳶不過飛槍榆枋而今直若大鵬奮翮已搏扶搖羊角而身在九萬之上夫人能屈能伸共患難而同安樂亦大愉快矣哉

趙津女娟

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懼持襏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爲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鼈受福不勝至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

渡用檝者少一人娟攘卷操檝而請曰妾願備父持檝簡子曰不穀將行選士大夫齋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娟對曰妾聞昔者湯伐夏左驂牝驪右驂牝驈而遂克紂至於華山之陽主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悅遂與渡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檝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櫂兮行勿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穀夢娶妻乃此女乎將使人祝祓以爲夫人娟乃再拜而

辭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而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爲夫人君子曰女娟通達而有辭詩云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汪　曰女娟一才辯女耳而用之於救父不害其爲孝辭祝祓之命不害其爲貞此所爲深當簡子之心願與之齊而不爲瀆也否則同舟失女子之貞謳歌非女子之事即通達有辭何貴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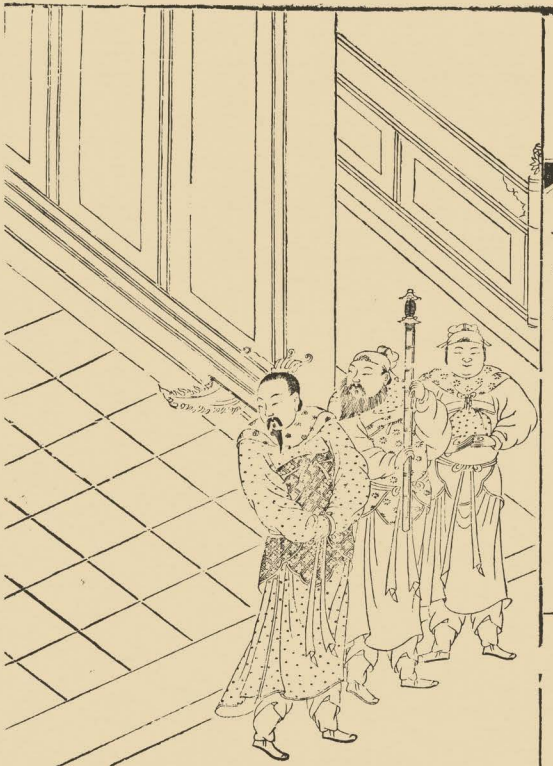
趙佛肹母

趙佛肹母者趙之中牟宰佛肹之母也佛肹以中牟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肹之母將論自言曰我不當死士長問其故母曰爲我遍於主君乃言不通則老婦死而已士長爲之言於襄子襄子出問其故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爲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何爲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爲有說也乃以母無教耶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於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

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則爲子長則爲友夫死從子妾能爲君長子君自擇以爲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肹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肹之母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汪　曰所謂夫死從子者謂婦人無專制之義故夫死而制於子以自檢束其恣意無忌之心非謂制於子遂不得制其子弑父與君而亦可從也佛肹之

叛其母既不能豫教於家戒無畔逆以虧忠義又未嘗宣言於朝設有不稱而請無坐何爲不當死乎讀讀多言秖以强詞奪正理有是母斯有是子無爲貴辯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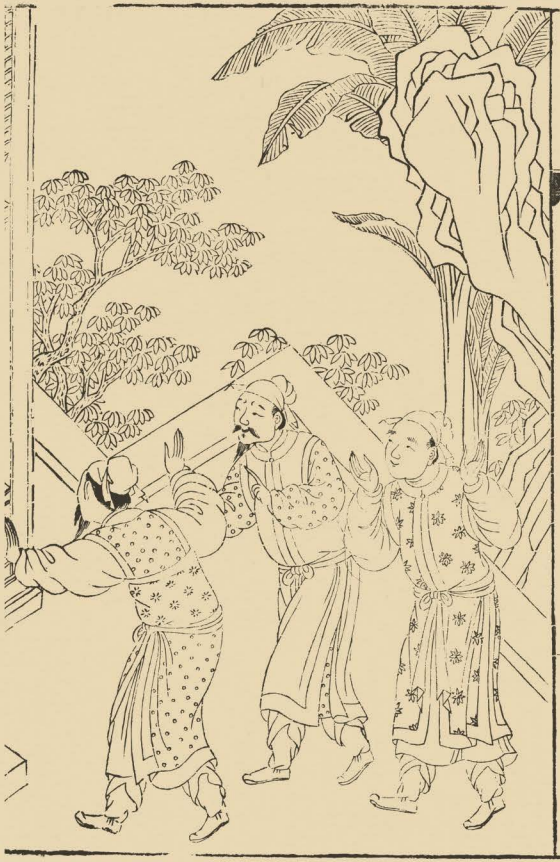


趙將括母

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秦攻趙孝成王使括代廉頗爲將將行括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曰始妾事其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盡藏之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爲若其父乎父子不同執心各異願勿遣王曰母置之吾計已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坐王曰不也括既行代廉頗三十

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以括母先言故卒不加誅君子謂括母爲仁智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此之謂也

汪曰趙括能讀父書者也而不知合變趙若將括必覆趙軍其父奮先言之矣奈不得志於廉頗故利括之爲將趙不識廉頗之堅壁爲是而亟欲代以敵人之所畏以名使括甘受武安之間而不欲用相如之言至其母上書極陳括不可使而猶弗之納也括死不足惜矣二十萬人之坑沸聲若雷孝成欲誰諉其咎乎



代趙夫人

代趙夫人者趙簡子之女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也簡子既葬襄子未除服馳登夏屋誘代王使厨人持斗以食代王及從者行酣陰令宰人各以一斗擊殺代王及從者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夫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之王今十有餘年矣代無大故而主君殘之今代已亡吾將奚歸且吾聞之婦人執義無二夫吾豈有二夫哉欲迎我何之以貪慢夫非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忿然亦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於靡笄之地代人皆懷之君子謂趙夫人善處夫婦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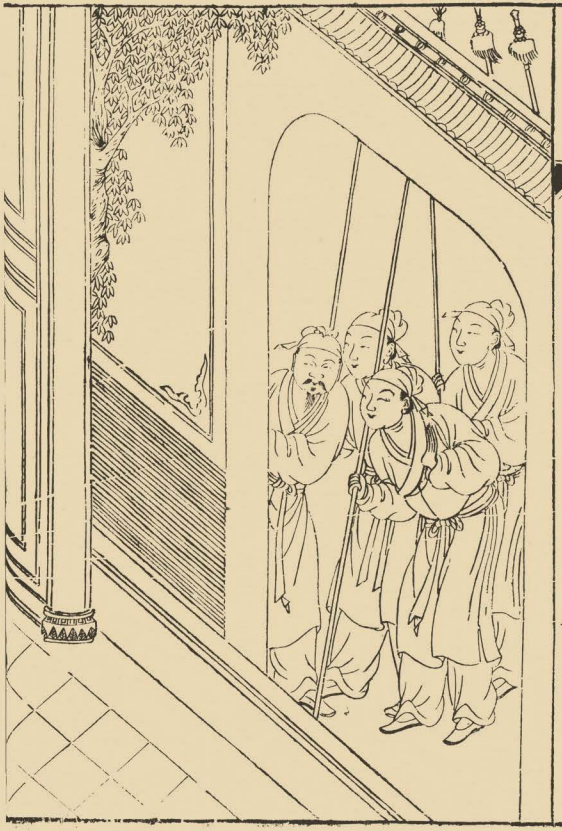
魏節乳母

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柰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儻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已破亡族已滅子匿之尚誰為乎母吁而

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爲也且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爲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以太牢寵其兄爲五大夫賜金百鎰君子謂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禮爲孺子室於宮擇諸母及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次爲慈母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以養全之他

人無事不得往夫慈故能愛乳狗搏虎伏鷄搏狸恩出於中心也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此之謂也

汪　曰節乳母敢於匿魏公子不避誅夷可謂勇於義矣彼魏之故臣者吾不知其爲誰設有母之心則一爲嬰一爲臼而趙氏孤未必不再見於魏後矣不惟其不能而且以告秦軍乳母有盡吾心畢吾事已爾彼縱獲千鎰之金而心朽形存異日何面目見節乳母於地下噫秦以逆取不能順守區區欲盡勦六國之子孫以謂可不生變卒之陳涉首難魏豹倡興詎獨魏孤公子能亡秦也



盆丘子妻

盆之偏將丘子之妻也戎伐盆殺其君令於盆羣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丘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其妻謂之曰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故士民盡力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故能存國安君夫戰而忘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子獨何生忠孝忘於身何忍以歸丘子曰盆小戎大吾力畢能盡君不幸而死吾固自殺也以救故不得死其妻曰曩日有救今又何也丘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無益於君其妻曰吾聞之主憂臣辱主辱

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暴強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恥之況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恥而生焉遂自殺戎君賢之祠以太牢而以將禮葬之賜其弟金百鎰以爲卿而使別治盖君子謂盖將之妻潔而好義詩云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汪　曰聞之曰士死鼓將死綏故死一也有慷慨而赴者有從容而就者要之知所以處死耳盖將識盖之小必至敗亡則不當筮仕於其國或偶仕之見幾蚤去可也如是則可以無死既仕不去至國難方殷奮不顧身死於鋒鏑可也君亡與亡義不獨生豈不哀然烈丈夫哉既已泯泯而生其妻乃欲於斯時激其烈烈而死似非人情而其死亦爲徒矣顧其言之忠義不獨可作女箴抑亦百代之臣鑒也

寡婦清

秦時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貲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太史遷傳貨殖特表出之若不勝其艷慕焉者君子謂寡婦清守業守身泥而不滓孟子云富貴不能淫清之謂也

虞美人

虞姬者西楚霸王項羽美人也漢軍追羽至垓下圍之數重羽夜聞四面皆楚歌驚曰漢已得楚乎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命虞姬舞乃慷慨悲歌曰力拔山兮氣盖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于是美人和之曰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泣下遂自刎羽不勝傷之上馬潰圍出漢軍追至烏江亦自刎君子謂虞姬貞而有操烈而不汚孟子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其羽與虞姬之謂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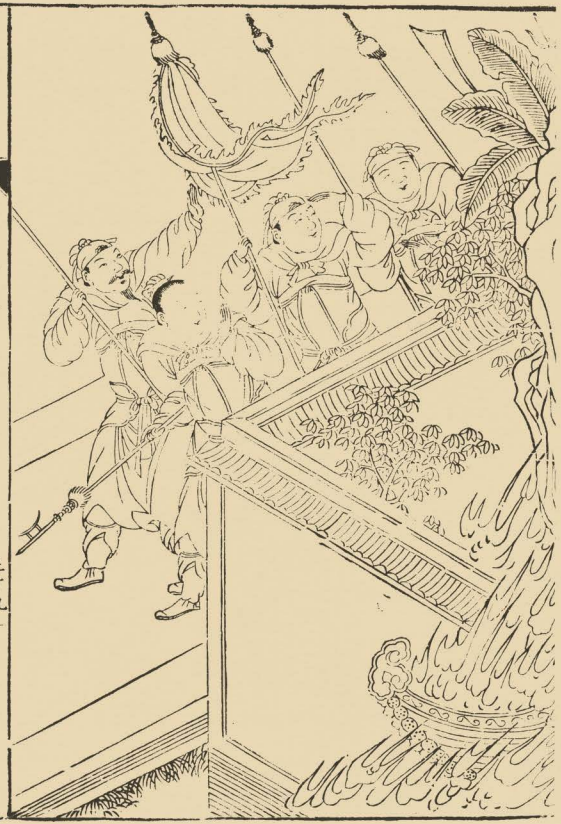
汪　曰項羽帳中之歌觀者謂其一字一淚然羽惟能勇而不能怯故亡高帝能勇能怯故王王與亡仁暴之致異也虞姬之死識項羽之所感矣碩姬不自刎羽必殺姬羽豈甘以已之妃匹蔽沛公之枕席者哉吾嘗謂高帝好色而呂后好淫項羽不二色而虞姬不二適女之汚潔亦繫乎其夫之所感是故君子慎所以感之者

馮昭儀

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元帝二年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爲長使數月爲美人生男是爲中山孝王美人爲婕妤建昭中上幸虎圈鬬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歎以此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慙明年中山王封乃立婕妤爲昭儀隨王之國號中山太后君子謂昭儀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公

于狩論語曰見義不爲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汪　曰秦幷六國自生驕泰內職畢備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所云美人長使竝在秦爵八品之中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武元而後掖庭三千增級十四淫費日煩元帝至命畫工徧寫各宮姿容而按圖召幸昭儀之入適當斯時也虎圈鬬獸色荒而復加之禽荒令楚樊姬處此必且揜目不觀以少遏止上之從獸與其不惜以身當熊孰若勸上無行而先以言批鱗投鯁之爲得乎然則帝之嗟嘆敬重昭儀實與有榮而帝之荒淫不改漢業遂衰昭儀或亦與有責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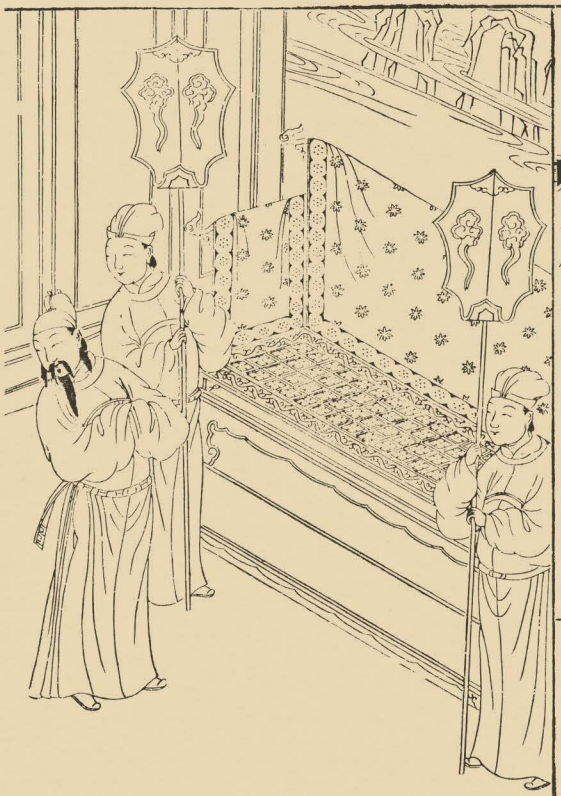
孝平王后

漢孝平王后者安漢公太傅大司馬王莽之女孝平皇帝之后也爲人婉淑有節行平帝卽位后年九歲莽秉政欲只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設詐以成其禮諷皇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政尚書令納采太師大司徒大司空以下四十人皮弁素積而告宗廟明年春遣司徒司空左右將軍奉乘輿法駕迎皇后于安漢公第司徒授璽綬登車稱警蹕時自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畢大赦天下賜公卿下至趨走執事皆有差后立歲餘平帝崩後數年莽篡漢位后年十八自劉氏廢

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意欲嫁之令立國將軍孫建世子豫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旁侍御因廢疾不肯起莽遂不敢强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平后體自然貞淑之行不爲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汚者矣詩曰髮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汪　曰忠烈根於天性非人之所能移世類固不足以拘之也故以瞽瞍爲父而舜之聖自如以鯀爲父而禹之聖自若勿論神聖爲然即以漢事驗之霍博陸忠厚周愼人也而霍后至治鴆太子於既立王

司馬奸貪篡逆人也而王后不忍背其國於既亡此以見有性善亦有性之不善而論性者必論氣始備矣



光烈陰后

光烈陰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六月遂納后於宛當成里時年十九及光武爲司隷校尉方西之洛陽令后歸新野及鄧奉起兵后兄識爲之將后隨家屬徙濟陽止奉舍光武即位令侍中傅俊迎后與胡陽寧平主諸宮人俱到洛陽以后爲貴人帝以后雅性寬仁欲崇以尊位后固辭以郭氏有子終不肯當故遂立郭皇后建武四年從征彭寵生顯宗於元氏九年有盜刼

殺后母鄧氏及弟訢帝甚傷之乃詔大司空曰吾微賤之時娶於陰氏因將兵征伐遂各分離幸得安全俱脫虎口以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爲后而固辭弗敢當列於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未及爵土而遭患逢禍母子同命愍傷于懷小雅曰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風人之戒可不慎乎其追爵謚貴人父陸爲宣恩哀侯弟訢爲宣義恭侯以弟就嗣哀侯後及尸柩在堂使大中大夫拜授印綬如在國列侯禮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十七年郭后廢遂立爲皇后后在位恭儉少嗜玩不喜笑謹性仁孝多矜慈七歲失父雖已數

十年言及未嘗不流涕帝見常歎息顯宗即位尊后爲皇太后永平三年冬帝從太后幸章陵置酒舊宅會陰鄧故人諸家子孫竝受賞賜七年崩在位二十四年年六十合葬原陵明帝性孝愛追慕無已十七年正月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早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焉

明德馬后

明德馬皇后諱某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少喪父母兄客卿敏慧早夭母藺夫人悲傷發疾慌惚后時年十歲幹理家事勑制僮御內外諮禀事同成人初諸家莫知者後聞之咸歎異焉后嘗久疾大夫人令筮之筮者曰此女雖有患狀而當大貴兆不可言也後又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爲此女稱臣然貴而少子若養他子者得力乃當踰於所生以選入太子宮時年十三奉承陰后傍接同列被則脩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常居後堂顯宗即位以后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

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無數赴著身又入皮膚中而復飛出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飾

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疎麤反以為綺穀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露霧為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帝幸濯龍中竝召諸才人下邳王已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遊娛之事希嘗從焉十五年帝案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后見而言曰諸子裁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萬足矣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徨為思所納卒多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

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欲寵敬日隆始終無衰及帝崩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折別之懷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雜帛二千匹黃金十斤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

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嘗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丼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

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後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恩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温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閣後殿太后以爲已過起居不歡時當謁原陵自引守備不慎慚見陵園遂不行初大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爲言兄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

假借温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謚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議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四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竝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

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馬太后其年寢疾不信巫祝卜醫數勑絕禱祀至六月崩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餘合葬顯節陵

汪　曰顯宗宮教頗修冊建后妃必先令德而不以色授明德之立稱賢一時躬行儉約率先天下而中外靡然從風雖顯宗之寵敬始終不衰肅宗之誠孝始終無間而后之忠順慈愛如一日焉諸不暇具論即如裁制外家一節羣西京夙蠹以杜塞亂階后

於是乎加人一等矣向令子若孫世守其教則卯金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

和熹鄧后

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母陰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后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自爲翦髮夫人年高目冥誤傷后額忍痛不言左右見者怵而問之后曰非不痛也大夫人哀憐爲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耶后重違母言晝脩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父訓異之事無大小輒與詳議永元四年當以選入會訓卒后晝

夜號泣終三年不食塩菜憔悴毀容親人不識之后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乃仰漱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咤之斯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又相者見后驚曰此成湯之法家人竊喜而不敢宣后叔父陔言嘗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爲謁者使脩石臼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初太傅禹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其後世必有興者七年后復與諸家子俱選入宮后長七尺二寸姿顏姝麗絕異於衆左右皆驚八年冬入掖庭爲貴人時年十六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夙夜戰兢

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借帝深嘉愛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侍醫藥不限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已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人反以爲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脩整簪珥光采袿裳鮮明而后獨著素裝服無飾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竝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后勞心曲體歎曰脩德之勞乃如是乎後陰后漸疎每當御

見輒辭以疾時帝數失皇子后憂繼嗣不廣恒垂涕歎息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陰后見后德稱日盛不知所爲遂造祝詛欲以爲害帝嘗寢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后聞乃對左右流涕言曰我竭誠盡心以事皇后竟不爲所祐而當獲罪於天婦人雖無從死之義然周公身請武王之命越姬心誓必死之分上以報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即欲食藥宮人趙玉者固禁之因詐言屬有使來上疾已愈后信以爲然乃止明日帝果瘳十四年夏陰后以巫蠱事廢后請救不能得帝便屬意焉后愈稱

疾篤深自閉絕會有司奏建長秋宮帝曰皇后之尊與朕同體承宗廟母天下豈易哉唯鄧貴人德冠後庭乃可當之至冬立爲皇后辭讓者三然後即位手書表謝深陳德薄不足以克小君之選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珎麗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隲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元興元年帝崩長子平原王有疾而諸皇子夭殁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祕養於人間殤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和帝葬後宮人並歸園太后賜周馮貴人策曰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

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後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其賜貴人王青盖車采飾輅驂馬各一駟黃金三十斤雜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又賜馮貴人王赤綬以未有頭上步搖環珮加賜各一具是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宮中亡大珠一篋太后念欲考問必有不辜乃親閱宮人觀察顏色即時首服又和帝幸人吉成御者共枉吉成以巫蠱事遂下掖庭考訊辭證明白太后以先帝左右待之有恩平日尚無惡言今反若此不合人情更自呼見實覈果御者所爲

莫不歎服以爲聖明常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乃詔有司罷諸祠官不合典禮者又詔赦除建武以來諸犯妖惡及馬竇家屬所被禁錮者皆復之爲平人減大官導官尚方內者服御珎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廟稻粱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大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太后勑止曰殺省珎費自是裁數千萬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悉斥賣上林鷹犬其蜀漢釦喑器九帶佩刀竝不復調止畫工三十九種又御府尚方織室錦繡氷紈綺縠金銀珠玉犀象瑇瑁彫鏤翫弄之物皆絕不作離宮別館儲峙米糒薪炭悉令省之又詔諸

園貴人其宮人有宗室同族若羸老不任使者令園監實覈上名自御北宮增喜觀閱問之恣其去留即日免遣者五六百人及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以連遭大憂百姓苦役殤帝康陵方中秘藏及諸工作事事減約十分居一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輕薄諺詞至有濁亂奉公爲人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今車騎將軍隲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奸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勑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太后愍陰氏之罪廢赦其徙者歸鄉勑還

資財五百餘萬永初元年爵號大夫人爲新野君萬戶供湯沐邑二年夏京師旱親幸洛陽寺錄冤獄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三年秋太后體不安左右憂惶禱請祝辭願得代命太后聞之即譴怒切勑掖庭令以下但使謝過祈福不得妄生不祥之言舊事歲終當享遣衛士大儺逐疫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減逐疫倡子之半悉罷象橐駝之屬豐年復故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

書兼天文筭數晝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
典章乃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
餘人詣東觀讐校傳記事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又詔
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
夕濟濟及新野君薨太后自侍疾病至乎終盡憂哀毀
損事加於常賜以長公主赤綬東園祕器玉衣繡衾又
賜布三萬匹錢三千萬隲等遂固讓錢布不受使司空
持節護喪事儀比東海恭王謚曰敬君太后諒闇既終
久旱太后比三日幸洛陽錄囚徒理出死罪三十六人
耐罪八十人其餘減罪死右趾已下至司寇七年正月

初入太廟齋七日賜公卿百僚各有差庚戌謁宗廟率
命婦羣妾相禮儀與皇帝交獻親薦成禮而還因下詔
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麛養强熟或穿掘萌牙味
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
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凡所省
二十三種自太后臨朝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
每聞人飢或達旦不寐而躬自減徹以救災阨故天下
復平歲還豐穰永寧二年二月寢病漸篤乃乘輦於前
殿見侍中尚書因北至太子新所繕宮還大赦天下賜
諸園貴人王主羣僚錢布各有差詔曰朕以無德託母

天下而薄祐不天早離大憂延平之際海內無主元元
危運危於累卵勤勤苦心不敢以萬乘爲樂上欲不欺
天愧先帝下不違人負宿心誠在濟度百姓以安劉氏
自謂感徹天地當蒙福祚而喪禍內外傷痛不絕頃以
廢病沉滯久不得侍祠自力上原陵加炊逆嗇血遂至
不解存亡大分無可奈何公卿百官其勉盡忠恪以輔
朝廷三月崩在位二十年年四十一合葬順陵

汪　曰斯傳所載鄧后行實較他傳獨詳愚尤難
其善處陰后盛德之過人遠也曲盡禮節而不免於
忌嫉已見忌嫉而不萌夫怨尤及后以罪廢而尤欲

爲請救帝意屬已而尤深自遜避彼思得志禍我宗
族我以得志赦其流徙守分循禮約已裕人雖其慕
誦經典之勤服習大家之教以至於是亦其世德茂
而天性醇也至以聖母自爲女師素服舉哀篤念勤
愔又千古之曠覯矣

列女傳四卷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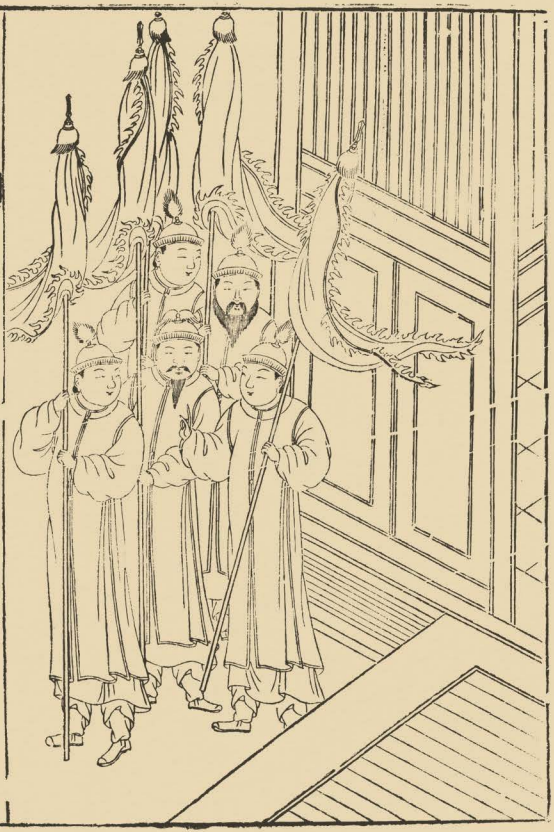
25646
18351
5

列女傳卷五

一

仇英實甫繪圖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陳嬰母

漢棠邑侯陳嬰之母也始嬰爲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秦二世之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未有所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强立之縣中從之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嬰母曰我爲子家婦聞先故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爲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爲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以功封棠邑侯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王陵母

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也陵始爲縣邑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以兵屬漢王項羽與漢爲敵國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而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劒而死以固勉陵項羽怒烹之陵志益感終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

雋不疑母

漢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仁而善教不疑爲京兆尹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由是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詩云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于下土也

汪　曰秦貴治獄之吏至漢而不衰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其負痛於囹圄含冤於猛狂者比比而是乃雋不疑之爲京兆獨嚴而不殘也揆厥所由而得其

母之賢體天道之好生以貞寬恤之教令京兆無冤民雖人臣以執法爲公而稍從末減亦秋肅中春陽也視彼鍛鍊周內羅織文致之吏霄壤懸矣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若果以深而弋公名以平而生後患則吾未見刑名之徒有加於德化之上也已

楊夫人

楊夫人者漢丞相安平侯楊敞之妻也漢昭帝崩昌邑王賀即帝位淫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更立帝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居月餘敞竟益封三千五百戶君子謂敞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

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此之謂也

汪　曰大將軍擅廢立主果有伊尹之志否乎雖云天不授命淫亂其心若昌邑者誠不足爲民主脫非然者吾備位宰相徒唯唯諾諾聽人之廢吾君而不忌聽君之廢於人而不顧君亦安所賴若相相亦安所益於君楊夫人不內守梱參語外庭其所爲已謀則善而所爲君謀則左也謂其知事之机良然謂爲婦道所宜則愚不能知矣

嚴延年母

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之母也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延年爲河南太守所在名爲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致威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爲御歸府舍母卑正臟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

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海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兄昆弟宗族復爲言之後歲餘爲府丞所章結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案驗遂棄延年於市東海莫不稱母賢智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之憂矣寧自全矣其嚴母之謂也

汪　曰昔商君臨渭論囚而渭水盡赤李有車裂之報此嗜殺人之大鑑也嚴河南故能吏而刑殺太過卒蒙屠伯之名其去公孫鞅無幾耳嚴嫗已逆識其必及於刑戮嚴拒而切責之其賢其智信足稱也然嚴嫗所出五男皆秩至二千石雖以萬石爲世所

榮而未必其垂名以至于今反因責數一屠伯而休聲益永世之當官而淫刑以逞者尚其鑒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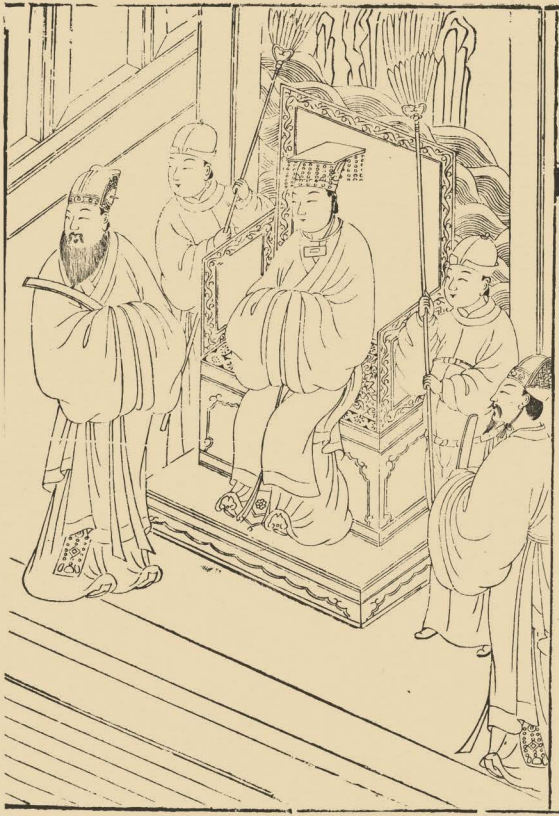
秦羅敷

漢秦羅敷邯鄲女子邑人千乘王仁妻也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于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焉置酒欲奪之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其歌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樓中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喜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係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綈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將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着帩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歸來相怨怒但坐觀羅敷其一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使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爲

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其二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何用識夫壻白馬從驪駒素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直千萬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皙鬑鬑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趍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壻殊君子謂羅敷有辭故能完其節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其從一而不貳也非羅敷之謂乎

汪　曰貞女不假人以色而治容則誨淫秦羅敷

豈亦自恃其色思爲可悅耳以一笑爲人作舂妍者哉何形之歌樂而言若是既已致人之悅又求免人之汚幸而趙王猶顧名義故得從容佈辭託爭明志設遇强楚則秦樓好女專城美婦其褫趙宮之牀第不俟其辭之畢矣此與韓憑妻傳始事略相同而終迥異匪秦之節能高於何實趙王爲猶賢於楚也



梁夫人嫕

梁夫人嫕者梁竦之女樊調之妻漢孝和皇帝之姨恭懷皇后之同產妹也初恭懷后以選入掖庭進御于孝章皇帝有寵生和帝立爲太子竇后毋養焉和帝之生梁氏喜相慶賀聞竇后驕恣欲專恣害外家乃誣陷梁氏時竦在本郡安定詔書收殺之家屬移九眞後和帝立竇后崩諸竇以罪惡誅放嫕從民間上書白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龍乘皇天授命育生明聖託躰陛下爲竇憲兄弟所譖訴而破亡父竦冤死牢獄躰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

妾脫身窜伏草野嘗恐殁命無由自達今遭陛下神聖之德攬統萬里憲兄弟奸惡伏誅海內晏然各得其所妾幸蘇息拭目更視敢昧死自陳父既湮沒不可復生母垂年七十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本郡收葬竦枯骨妾聞文帝即位薄氏蒙達宣帝紀統史氏復興妾自悲既有薄史之親獨不得蒙外戚餘恩章疏上天子感悟使中常侍掖庭令雜訊問知事明審引見嫕對上泣涕賞賜累億嫕既素有節行又首建此事上嘉寵之稱梁夫人擢嫕夫樊調爲郎中遷羽林郎將恭懷后迺乃改殯於承光宮葬西陵追謚竦爲褒親

愍侯徵還母及弟等棠既到皆封侯食邑五千戶君子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家開悟時主榮父之魂還母萬里爲家門開三國之祚使天子成母子之禮詩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也

汪曰婦人從夫而貴乃梁夫人反得以貴其夫不寧惟是且令天子得母其母已亦得榮其父還其母而侯其諸弟一建言而開三族之利益可謂女中之魁然者矣然亦值可言之時遇可言之事故能感時悟主以克發家門竟之外戚覃恩而梁氏之權遂

王司徒妻

王良妻者東漢大司徒王良之夫人也王良故居東海會司徒史鮑恢到東海過候其家良妻布裙曳柴自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欲見夫人良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君子謂王良之妻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詩曰不素餐兮王良妻之謂也

汪　曰昔臧文仲之妾織蒲孔子斥其不仁孟獻子不察雞豚畜牛羊曾子稱其知義公儀休爲魯相而拔園葵去織婦夫非以在上者不當與民爭利耶負薪力田農夫之利也地官卿掌邦教家温而食厚

祿而其夫人猶然自比於田婦無亦以田家之樂諷其夫之歸隱故不相從之官而其於自勞若是否則夫不家食而妻汲汲於治生非其分矣豈曰能賢

珠崖二義

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爲繫臂及令死當送喪法內珠入於關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之母鏡奩中皆莫之知遂奉喪歸至海關關候士吏搜索得珠十枚於繼母鏡奩中吏曰嘻此値法無可柰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顧心恐母云置鏡奩中乃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何如對曰君不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繼母聞之遽疾行問初初曰夫人所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

奩中初當坐之母意亦以初爲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願且待幸無効兒誠不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迫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强活初身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涎葵者盡哭哀動傍人莫不爲酸鼻揮涕關吏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字關候垂泣終日不能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既去後乃知男獨取之也君子謂二義慈孝論語曰父

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若繼母與假女推讓爭死哀感傍人可謂直耳

汪　曰愚閱珠崖二義傳讀未及竟而涕泣漣如不能卒卷固知忠孝節義入人之易感人之深而垂風之遠也女孝母慈爭先就義彼關候者稍有良心能無感動有自甘反坐而不忍加誅焉者此雖婦人女子之事而大有繫於風教珠崖令惜逸其姓名而其後妻亦不識爲何氏女云

趙苞母

漢靈帝時趙苞爲遼西太守使人迎其母道逢鮮卑遂劫其母以攻遼西出以示苞苞號泣曰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母遥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使伏劒以固其志尔其勉之苞進戰破之母遇害歸葬母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遂嘔血死君子謂趙母不怯死以滅名禮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趙母知孝道矣故能勉其子以成事君之忠戰陳之勇賢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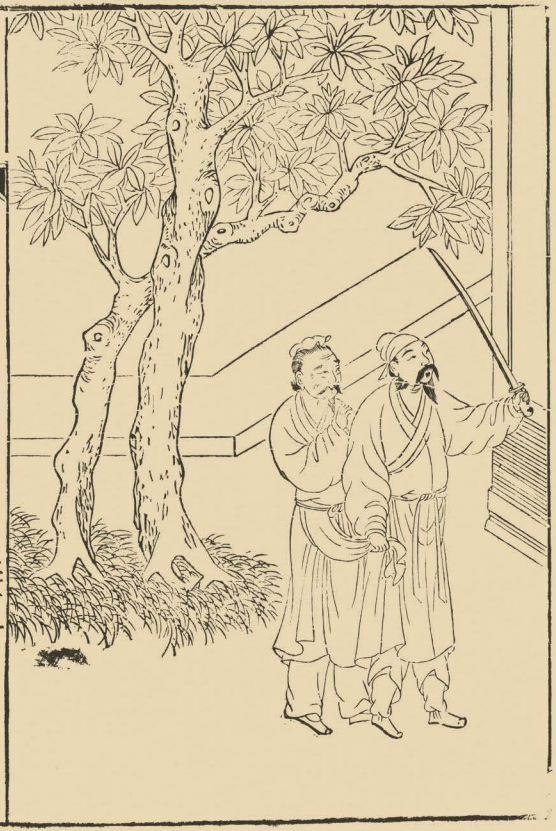
汪　曰義者宜也隨時隨事而制其宜也拘守膠執而不知變則爲非義之義趙苞守臣全母以棄城不可全城而弃母尤不可必何如爲宜哉愚謂鮮卑之來未必遽欲得城或質其母以要利耳可陷以利固不至於失城如其必欲得城而後已則權以城守之寄託之偏裨吾解印綬而歸吾無城之可要彼何爲空質一就木之老婦盖有母而有吾身母於吾則千金不易於彼則蟬翼猶輕彼雖戎貊寧復弗吾請乎不曲爲計徒以公義不顧私親遂致母罹鋒刃雖毀血下從奚贖哉以苞視王安國侯則賢惜矣其不講於精義之學也

姜詩妻

東漢姜詩字仕遊廣漢人事母至孝妻龐氏事姑尤謹姑好飲江水水去夫家七里妻常雞鳴汲流而汲後值風濤不能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珎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推而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慙感呼還其後舍側湧泉君子謂爲誠孝所感孝經云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此之謂也

徐庶母

漢末謀士徐庶之母也賢而有智先主奔新野曹操遣將攻之徐庶時更姓名單福爲先主畫策以火攻大破曹軍操廉知庶計以計致其母逼令爲書招庶母不從母能書操因拘母陰使人習其書詐爲庶母爲書遺庶庶弗知其詐也見書大哭遂辭先主歸曹先主亦謂其有母命弗强留也比至謁母母怒其墮操計而弃順即逆切責庶潛入臥內引繩自經死庶痛恨勺水不入口後庶雖終於魏終身不爲設一謀君子謂徐庶母不爲威惕不爲利誘傳曰敎子義方弗納于邪此之謂也



京師節女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仇人欲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為中譎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上新沐東首臥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夫使臥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臥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為有義遂釋不殺其夫君子謂節女仁孝厚於恩義也夫重仁義

輕死亡行之高者也論語曰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

東海孝婦

漢東海郡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縊死姑女告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栲治自誣服具獄上府時于定國之父曰于公者爲縣獄吏法曹掾白言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乃抱其具獄哭于府中因辭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詢其故于公言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强斷之咎其在此乎于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塚因表其

墓天立大雨歲熟後于公之子于定國爲廷尉官至丞相封西平侯君子哀孝婦以誠孝蒙難不能自脫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此之謂也

汪　曰洪範列庶徵以儆則有恒暘之應刑罰政之大者尤不容有僭差也孝婦論死儆孰甚焉郡中枯旱厥應妙矣矧以致祭表墓而大雨隨降其感通之速不亳髮爽詎言庶徵之不足信乎于公爭其冤於先而雪其冤於後既司契而高大其門彼前太守不識爲誰濫刑若是卒未聞其有果報也可恨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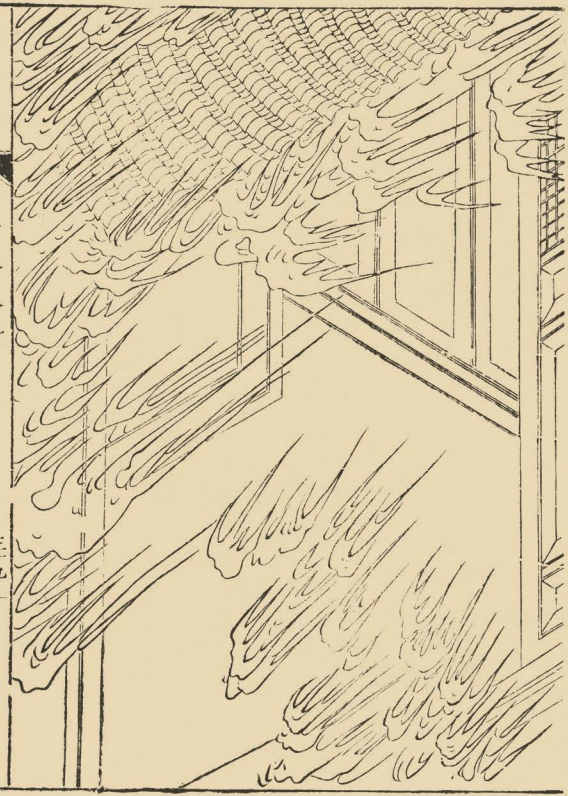
郃陽友婦

友婦者郃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奚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延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吾兄者爲誰延壽曰田建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讐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車馬及家中財物盡以遺汝聽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兄死而讐不報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內不能和夫家又縱兄之仇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慙而去不

敢見季兒季兒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死善視汝兩弟遂以縊自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君子謂友婦善復兄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季兒可以爲則矣

汪　曰事關夫婦兄弟之間信有難處焉者吾謂友婦之事當以吳季子爲法吳以札爲賢兄弟同欲立之約以次傳國於札及夷昧卒則國宜之季子者也札聘未還而王僚自立則已爲札之君矣闔閭弗是也刺僚而致國於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

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而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無已時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此賢者之所處也當季宗延壽爭葬時友婦宜極力調停使不至相賊殺及田建坐死而延壽遇赦友婦不恐以兄之故致夫之死又不能以夫之故事兄之仇吾爲友婦計有去而不嫁車馬財物夫所云盡以遺已者則盡以給兄之後人而已紡績自給可以無死友婦死延壽益無可顧忌者耳何言善復兄讐



梁節姑姊

梁節姑姊者梁之婦人也因失火兄子與其已子在內中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將自趣火其友止之曰子本欲取兄之子惶忽中誤得爾子中心謂何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國豈可戶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爲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君子謂節姑姊潔而不汚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汪　曰孟子有言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故可

以死則死輕於鴻毛而苟可無死則死重於泰山所貴析義之精而善處死耳節姑姊之死爲殉君乎爲殉親乎爲殉夫乎愚不知此死何名者也兄子之死已無如之何矣奈何復以死益之所謂從井救人失之於愚視魯義姑姊事懸殊矣可同日而論乎愚謂其析義未精故蹈仁而死

梁寡高行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爲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塡溝壑妾守養其幼孤曾不得專意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念忘死而趍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相以報王大其義高其行乃復其

身尊其號曰高行君子謂高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此之謂也

汪　曰嘗三復陶嬰黃鵠之歌未始不哀其志嘉其守而表爲婦孺之高行也乃今於梁而復見之梁之寡婦守節不奪其拒梁貴人之求也猶可言也至以天子之寵弟而有伉儷之請鮮不以貴介而易生平惟其不然操守益堅自劓以絕其聘所爲卒致梁王之褒稱也斯行之高於陶有光矣

陸續母

漢明帝十四年楚王英以謀反連及太守尹興陸續爲尹興掾逮拷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詞母自洛陽來作食餽續續見拷詞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吏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使者大怒以爲獄門吏卒通傳不然何以知之續曰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覈其實陰嘉之以狀聞乃赦續等還鄉里君子謂陸母質美而心存於正論語云割不正不食陸母暗合乎此矣

汪　曰尹興之被逮迅不若穆生之見幾也無足

論也陸續任椽不能蚤爲興計至於逮拷備受五毒略無異辭以忠於興則何益矣陸母切肉嘗方雖云質美實有得於周太任妊子之教之一端云此而遵教則其他事必不越禮母正則其子必不邪義方有教於茲驗之其得赦還鄉不爲俾也

徐淑

秦嘉字士會隴西人也爲郡掾其妻徐淑以疾還家不獲面別嘉作詩贈別淑答之其末云憾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長吟兮永嘆淚下兮沾衣後嘉又寄鏡釵香琴四事因與淑書曰明鏡可以鑑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可以娛耳淑答書云既惠令音兼賜諸物厚顧殷勤出于非望鏡有文采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惠異物于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厚之恩孰宵若斯覽鏡執釵情想髣髴操琴詠詩思心成結勑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覽形此言過矣未獲

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斑婕妤有誰榮之嘆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君子謂徐淑之才世所希見詩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淑與嘉之謂也

汪　曰徐淑稱才婦而不免以情欲之感介乎容儀以宴私之意形乎動靜其視班婕妤之詩賦猶隔一塵也視曹大家之著述猶退三舍也無關風教徒長淫心若可開文姬道韞之先而不自知其落德曜少君之後矣君子獨取其才然才得於天詎可慕奪而能也

龐母趙娥

漢酒泉郡趙氏女名娥龐涓母也父爲同縣人所殺兄弟三人皆以疾故讐乃喜而自賀以爲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于都亭刺殺之因自詣縣縣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逃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詰罪治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嘆以束帛禮之君子謂趙娥不忘父讐不屈公法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趙娥之謂也

Z
Z564.6
1835.1
6

仇英實甫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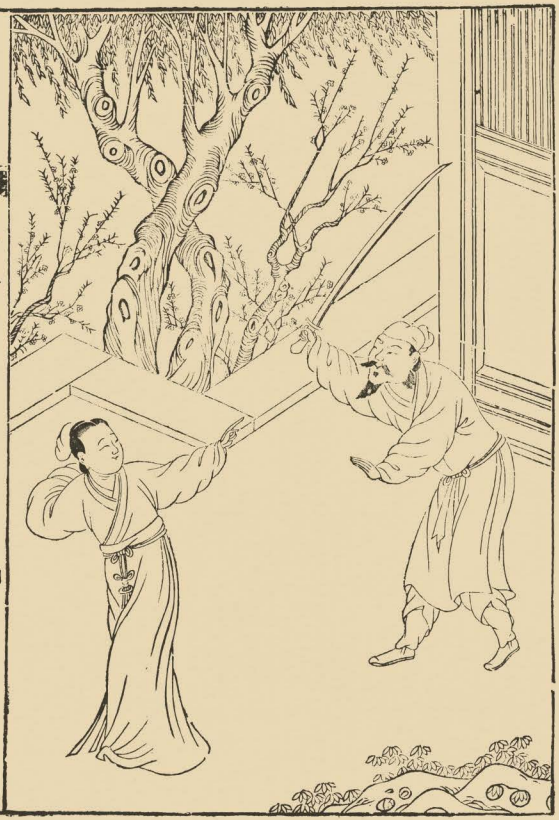
60102

鮑宣妻

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

汪　曰此當與孟德曜傳並垂以爲閨模閫範然皆事安其常勢值其順所遇之幸者也夫和妻柔夫

唱妻隨足以相樂即不願有他奇節炫當年鍊來襟而婦順已章盖能即境鍊心自能以心攝境遇疾風而知勁草固不若相忘於春風和氣中之爲愈矣宜後以明經通顯亦賴妻之助云



吳許升妻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爲傅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脩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爲盜所殺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讎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

晦冥賊惶惧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汪　曰呂榮克盡婦道而知義安命尤非尋常可幾然而命實限之人固無如命何也夫之始既不務學務學成名而遽死於盜不信命之終窮哉夫讎甫報而已又遇凶一念精誠能致風雷之變而卒不能庇其身豈非命哉愚謂呂榮於夫之博不請去而規之就學改嫁之而不從賢於齊之命婦許升激厲向學卒以成名不在晏御下也令天假之年所就宜不止是矣

劉長卿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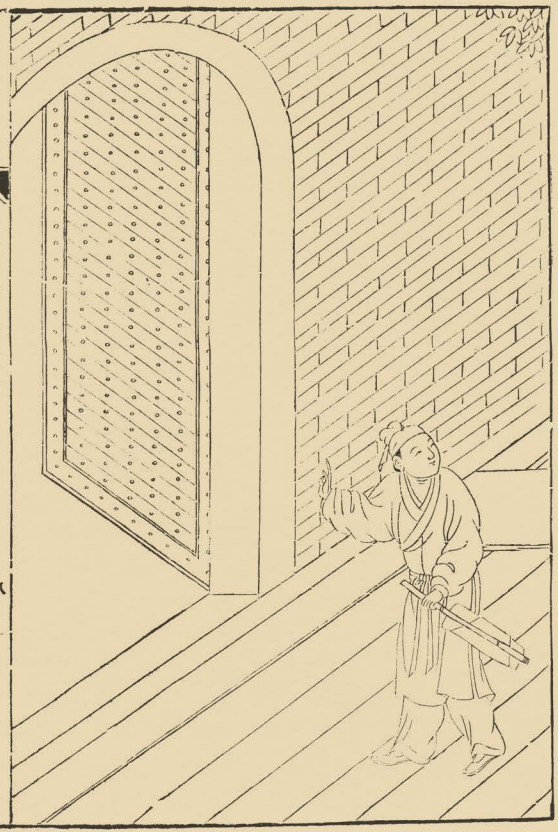
沛劉長卿之妻同郡桓鸞之女也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又夭歿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殊無他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剪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娶縣邑有祀必膳焉

汪　曰更以更事稱天子視學必遂養老故設三

老五更羣老之席樂記稱祀三老五更於太學是武王所以教諸侯之弟者自漢明章而始見其文非創置於明章也王吉在宣帝時上疏言得失上以其言迂闊謝病歸琅琊此云沛相豈其延生而復降秩至此抑別有王吉未可知也班嗣嘗遺書桓譚謂其繫名家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而桓榮方自誇功於稽古少君出桓氏以貞順稱而鮑宣嘗就少君父學則桓氏歷世列於五更男忠孝而女貞順桓婆欲無忝祖德者或非誣也一婆行義有號崇焉有祀膰焉鳴呼榮矣

齊太倉女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縈淳于公無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是時肉刑尚在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公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而姦不止其咎



安在非朕德薄而敎之不明歟吾甚自媿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敎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其道毋繇朕甚憐之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後鑿顚者髡抽脅者笞刖足者鉗淳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辟之懌矣民之莫矣此之謂也

汪曰女及日乎閨門之內梱以外弗敢與聞而齊景公時有傷槐女趙簡子時有津吏女皆出身以

救父古今艷稱以謂奇男子莫之及也乃茲於漢得一淳于緹縈焉緹縈不獨免其父並免肉刑舉當年之天下而受其賜則亦其遇漢文帝之仁也在他人不能得之於男子者而淳于公獨能得之於少女諸姊固有靦顏吾且爲世之男愧之矣

李文姬

東漢李固以梁冀肆惡知不免遣子基茲燮歸鄉里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密謀豫匿託言還京師人不之覺有頃難作州郡收基茲皆死獄中文姬乃告其父門人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妾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保全之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誅乃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旁人桓帝詔求固後得燮焉君子謂文姬能全父後有丈夫風烈詩云我躬不閱皇恤我後

李文姬能恤父後矣

汪　曰程嬰全趙氏孤卒以興趙君子義之梁蕙以豺狼當道其吞噬善類有甚於屠岸賈者文姬忠於父保李氏孤弟而託之王成識所託矣故卒興於時前與程嬰同功可謂孝義兩盡者也王成受託而忠其事信有古人之節哉噫梁氏之盛極矣梁氏之惡亦極矣乃至他日京市積梁族之屍天府滿梁家之貨向之傷人者適返中其身天道好還可為積惡之一大鑑也梁嫕有知目不得瞑矣

順陽楊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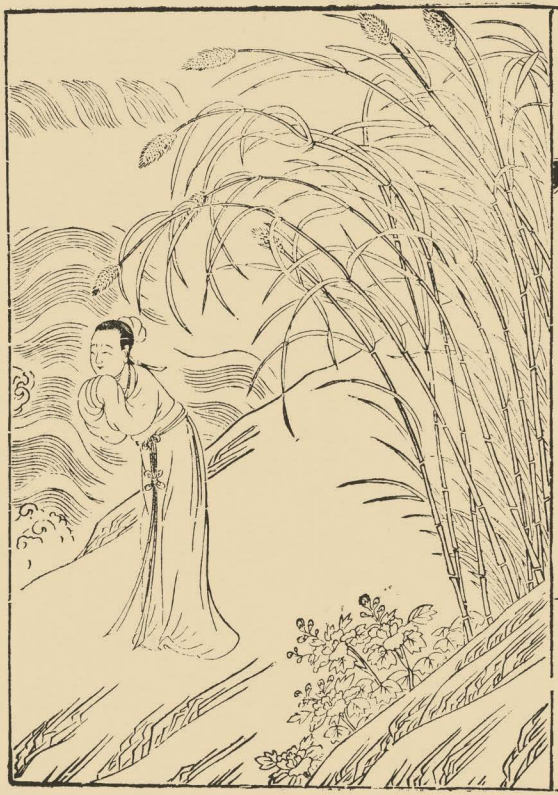
漢楊香順陽南鄉縣楊豐女也隨父田間穫粟豐爲虎所曳香年十四手無寸刃乃搤虎頸虎亦靡牙而逝豐因得免太守平昌孟肇之賜資穀旌其門閭焉君子謂楊香盡孝而不怯死易曰履虎尾不咥人此之謂也

汪　曰虎雖戾蟲人雖芥餌能以誠孝感通則天地鬼神默有以相之虎之與人異類而媚矣楊香以一女子搤虎以全其父孟當是時香之心惟知有父不知有虎故以石視虎而奮不顧身免父於難不然彼非有伏虎之能勑虎之法不談虎而色變則見虎

而股慄耳故爲人而搏虎則爲馮婦爲父而搤虎則爲楊香徒搏何傷雖死無悔也

叔先雄

漢叔先泥和犍爲人順帝永建初泥和爲縣功曹縣長遣其拜謁太守乘舡墮水死屍不可得其女雄晝夜號泣欲自沉所生一男一女俱幼各作一囊盛珠繫兒數爲永訣之詞言欲赴水求其父家人防之百餘日稍懈雄乘小舡于父溺處慟哭遂自投水是夕雄弟賢夢雄來告曰後六日當與父屍同出至期候之果與父屍相持浮于江上郡縣表言爲雄立碑圖其像焉君子謂叔先雄篤於愛父故有誠孝之感書云至誠感神此之謂也



汪　曰婦有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叔先雄已嫁矣嫁則此身爲夫有矣安得以從夫之身而復從父之死不恐於父獨恐於夫乎獨恐於男女乎父有子何不如雄之以身求父而豈求多於出適之女惟其痛父之切故不暇顧其身必欲父屍之得而後已彼叔先賢者身爲父後乃聽父屍之得與不得於其女兄幽明之間愧此良姊矣獨謂泥和水死已百餘日能保不爲魚鱉食乎又六日而猶得與雄屍同出則或其孝感所致未可知也

孝女曹娥

漢桓帝時有女曹娥父能爲巫于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泝濤迎神于江溺死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數日抱父屍出縣令度尚憐而葬之邯鄲子作記蔡邕識之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楊修解之謂爲絕妙好辭是也詩云父兮生我曹娥爲生我者而捐其生雖死無憾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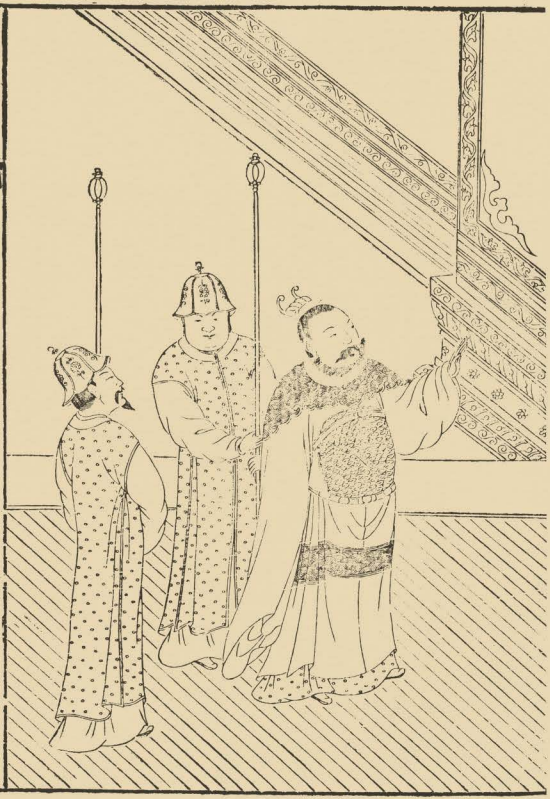
王經母

三國魏司馬昭弒其主髦于南闕下收尚書王經及其家屬付獄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幷命何憾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君子謂王經母成子之名而不惜子之死論語云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王母之教其子幾矣

燕段后

晉時燕王慕容垂先段后生子令寶後段后生子朗鑒諸姬子亦多賢寶初爲太子時有美稱已而怠荒中外失望後段后語垂曰今國步多艱太子非濟世之才也遼西高陽陛下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趙王姦詐彊愎必爲國患垂曰汝欲使我爲晉獻乎段氏泣而退告其妹范陽王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主上乃以吾爲驪姬何其苦哉太子必喪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盡其在王乎寶立使段氏早自裁段氏曰不難逼殺其母兒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

遂自殺果如所言君子謂段氏信而見疑忠而爲僇大學云人莫知其子之惡此之謂也



京楊后

晉安帝時京吕超弒其君篡而立其兄隆爲天王纂后楊氏將出宫超恐挾其珠寶命索之后曰尔兄弟不義手足相屠我旦夕死人安用寶爲超又問玉璽何在后曰已毀之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楊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后后曰大人貴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遂自殺桓奔河西君子謂楊氏能全其節論語云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其楊氏之節乎

張夫人

秦王符堅決意伐晉群臣諫不聽所幸張夫人諫曰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率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今朝廷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何所因也自秋冬以來鷄夜鳴犬哀嘷廐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遂大舉伐晉爲謝玄所敗僅以單騎走免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其後

姚袁幽堅于別室遣人縊殺之張夫人亦自殺君子謂張夫人以忠諫而不從太甲云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劉琨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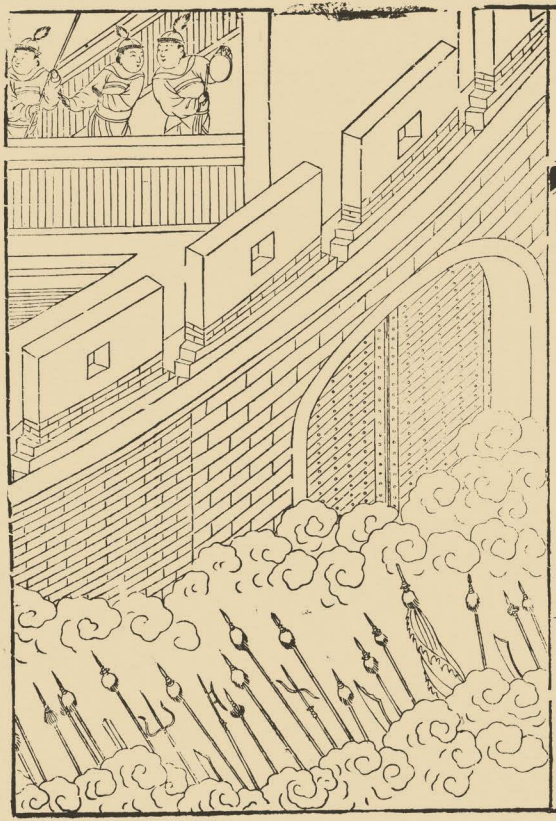
晉劉琨素奢豪喜聲色徐閏以音律得幸驕恣干政護軍令狐盛數以為言琨收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己禍必及我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寔漢主聰遣將寇幷州以泥為鄉導琨聞之東出收兵于常山漢將乘虛襲晉陽琨還救不及帥數十騎奔常山父母見殺君子謂劉琨母能有先見詩云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劉琨失人故卒如母言也

陶侃母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娉爲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爲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撤所卧薪薦自剉給其馬又窘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後逵薦侃竟以功名顯

汪　曰湛氏封鮓責子截髮欵賓可謂能母矣晉室諸臣率以富貴風流相矜尚波之所蕩曷覩津涯

陶士行獨以勤勵爲中流之砥柱運甓習勞惜陰儆惰庭無酒器江有樗蒱而州之都督篤江左於覆盂生有益而死有聞微母氏之教宜不及此矣



朱序母

晉時秦王苻堅遣兵攻襄陽梁州刺史朱序固守中城秦兵攻中城初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西北隅以爲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斜城于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君子謂韓夫人爲女中丈夫孟子云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此之謂也

汪　曰韓夫人效死拒秦親視堅瑕而備其不固惜不爲男兒爲男兒必能干城奏膚而謝劉遜烈矣秦掃境而臨晉匪天意有在則襄陽孤城累卵而破

也螳斧詎能當車乎序也不得於城守而得於陣後之一呼亂旋論功猶當以序爲最

梁緯妻

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爲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爲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妻之辛氏攡地大哭仰謂曜曰妾聞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卽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女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

虞潭母

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初適潭父忠恭順貞和甚有婦德及忠亡遺孤貌爾孫氏雖少誓不改節躬自撫養劬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克洽爲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爲南康太守値杜弢搆逆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産以餽戰士潭遂克捷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勿以我老爲慮也仍盡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貿其所服環珮以爲軍資于時會稽內史王舒遣

子允之爲督護孫氏又謂潭令以子楚爲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吊祭謚曰定夫人

夏侯令女

晉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其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卽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强迎令女歸時文寧爲梁相憐其少孤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乃微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佯許之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竊入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床席視者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在世如輕塵栖弱草耳何苦乃尔且夫家夷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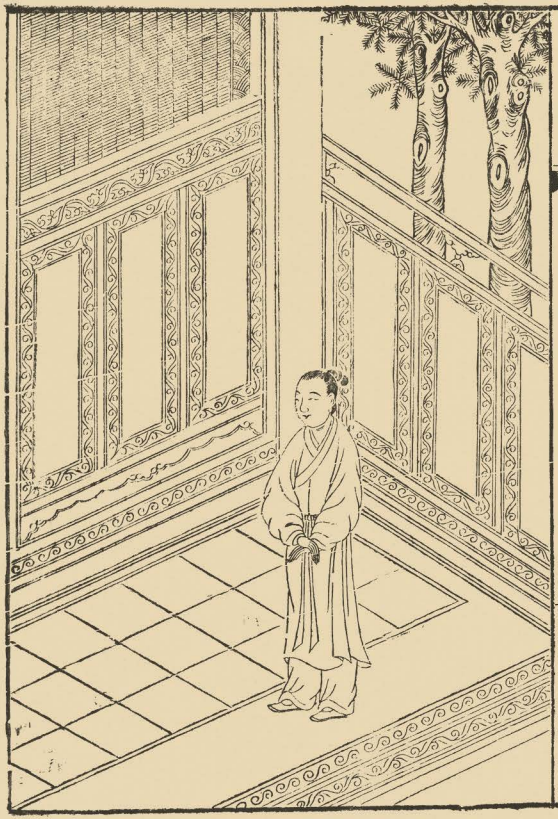
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

汪曰操父本夏侯氏子乞養於曹當曹氏之盛也而文寧輒與之昏及曹氏之衰也遂又上書與絕昏不亦禽獸之心乎令女弗爲而文寧爲之亦足羞也令女之節金石謝堅自剔自刺聽者詎不矜憐乃晉室竟不聞有褒賞之命其奚以風臣民豈猶疾其執節於曹而暴國惡乎滅人之宗必欲使無噍類慘極矣天生司馬以報曹乃司馬之子孫詎能永世不

食其報也

列女傳六卷終

Y
8564.6
1835.1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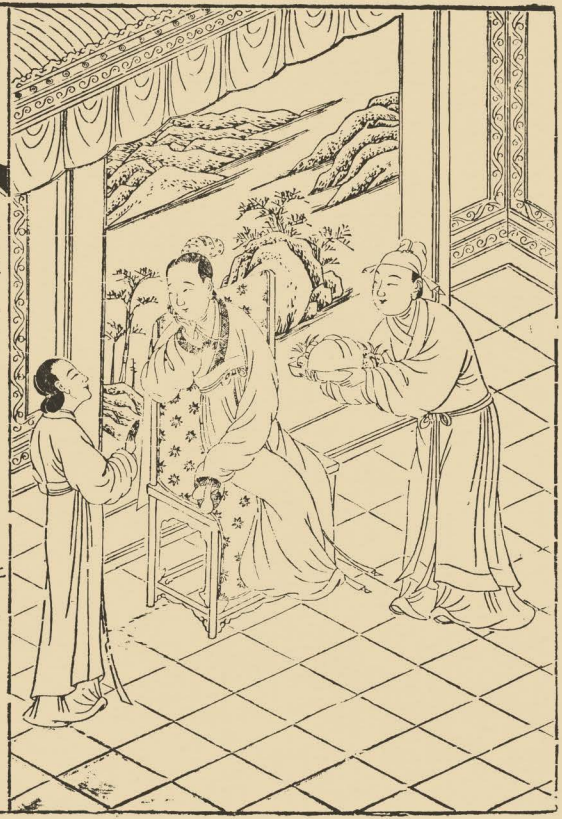
列女傳卷七

一

仇英實甫繪圖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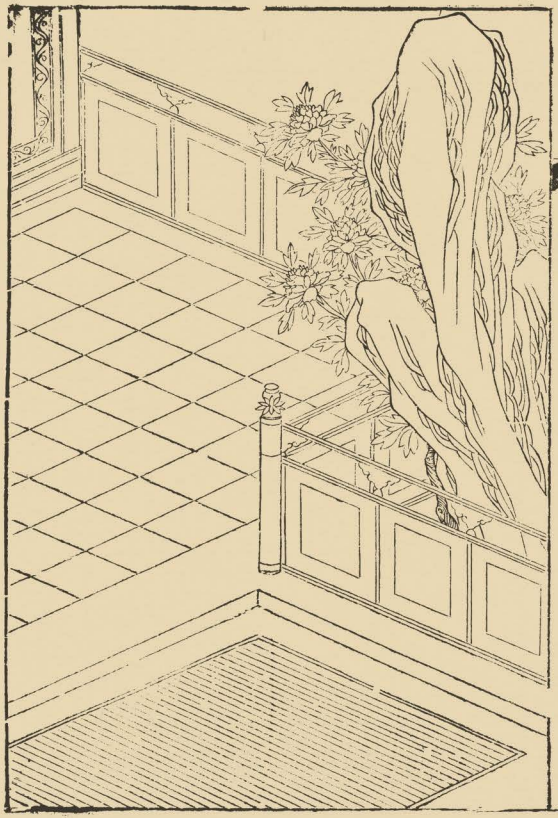
60402



皇甫謐母

晉皇甫謐叔母任氏養之爲子年二十不學遊蕩無度嘗得瓜菓輒進母母曰吾聞孝經云三牲之養猶不足爲孝汝今年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歔欷流涕謐遂感激折節強學博究典籍百家言號玄晏先生其註疏至今行於世君子謂任氏養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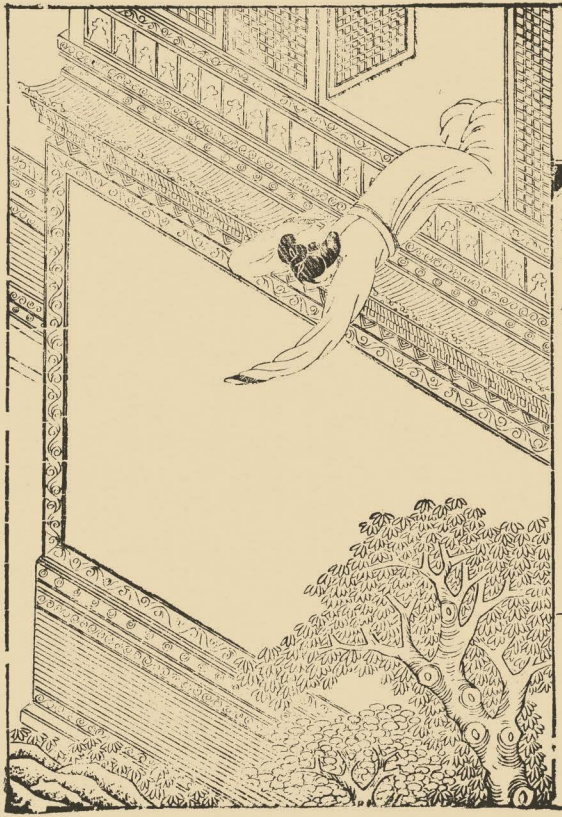
汪　曰孝經以立身行道揚名後世爲孝之終故不失其身者始能事其親而徒養親之口體則亦孝子之疏節已爾孝之實寧在是乎任氏以斯責望於



子可謂知孝道矣士安得一食必以食母不謂非孝而孝有大於是者重感母言折節向學累辭徵辟杜門著述有聞於後以斯致孝良慰母心豈與孝經所稱異乎哉得嗣如謐爲之母者雖含笑入地可焉

衛敬瑜妻

晉王氏女灞陵王整之妹也年十六歸襄陽衛敬瑜敬瑜溺水死父母舅姑欲嫁之誓而弗許截耳置盤中舅姑惧乃止常有雙燕巢梁間一日雄燕爲鷙鳥所傷其雌燕孤飛悲鳴徘徊至秋翔集王氏之臂如告別然王氏以紅縷繫足曰新春覆來爲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以詩曰昔時無偶去今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不恐更雙飛自是秋歸春來凡六七年其年王氏病牽燕來周章哀鳴家人語曰王氏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墳所亦死焉每風清月明人見王氏與燕同遊灞水之上雍州



刺史晉昌侯藻嘉其美節乃顯其門曰旌義衛婦之門
君子謂王氏奇節能感化飛禽大學云可以人而不如
鳥乎此之謂也

汪　曰雎鳩有夫婦之義一偶不改未覩乘居而
匹處者也物得一偏而人得其全故靈於物王氏守
節不二一念貞誠至感玄鳥與已同操與雎鳩同稱
事顧不奇矣哉飛鳥依人人自憐之相依相憐及爾
同死益顯王氏之貞而斯燕也抑可云鳥中之節義
者矣人獨無所感而守節義其心不如禽也

梁綠珠

晉石崇有美妾梁氏名綠珠孫秀求之弗得乃勸趙王倫誅崇崇見收謂綠珠曰我爲汝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君前遂自投於樓下死之君子謂綠珠能以妾婦守死執節論語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此之謂也

汪　曰石崇見殺利爲之祟也色爲之招也古之制字者信有深意於利則置刀於其旁於色則置刀於其首欲人見字於利與色而知所戒也石崇曾不戒此耳以刀布爲斲身之斤以蛾眉爲伐身之斧遂使金谷名園廢爲丘莽錦絲步障旋產荊榛雖欲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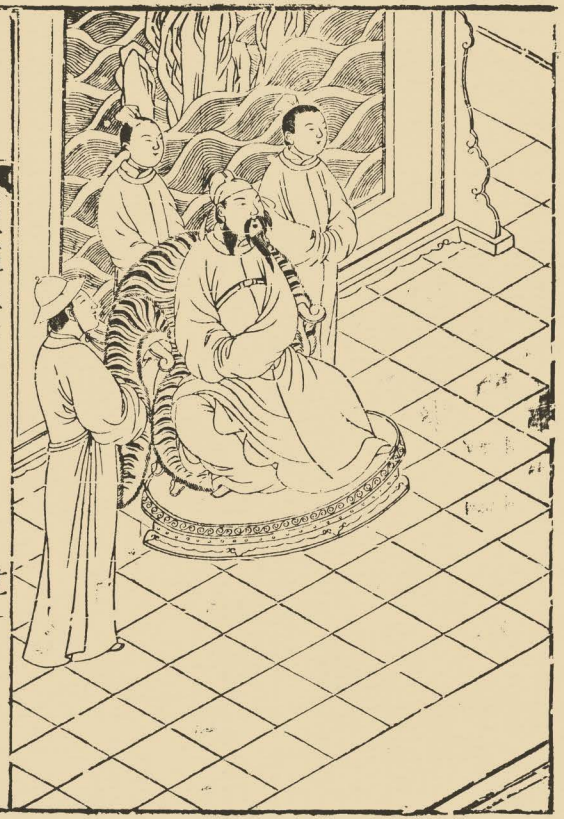
與王愷誇珍鬬寶執如意碎珊瑚庸可得乎自古紅顏率嗟命薄綠珠之死吾無惜矣既爲崇妾復欲延年必不得之數也

宜陽彭娥

晉宜陽縣女子彭娥永嘉之亂父母昆弟皆爲賊所害娥方負器出汲聞賊至走還與賊格鬬賊縛娥驅出溪邊將汙之溪際有峭壁高數十丈娥大呼曰皇天有神吾豈受辱於賊耶遂以首觸山石者再山忽開數丈娥卽趍入賊逐之山復合賊皆磔死遂不知所在所遺汲器化爲石形似鷄人因號曰石鷄山女娥潭後有樵者嘗見娥在山洞間云君子謂彭娥以節動天幸免於辱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彭娥之謂矣

汪　曰永嘉之亂當懷帝末年其所云賊則呼延

晏石勒等暴虐也西都之陷天子蒙塵億萬生靈竝
遭湯火可謂慘矣彭娥義不受辱身匪宓妃洛神也
呼天觸石有碎首耳詎能令山石忽開娥既入而又
復合若神僊變化者之爲或者是間原有巖穴娥身
小可入而賊弗克入若見其開合也又不然則娥知
觸石未易得死而自沉於溪畔之潭遂不知所在斯
爲女娥潭之所自名乎汲器果化必仍其形而何以
類乎雞人亦何所據証而知此石爲汲器之化也樵
夫所見亦其陰靈不泯而然若謂其尚生存豈其脩
眞鍊性不復爲人間之勞乎是傳類搜神志惟之譚
愚惡從而核其實也



荀灌

晉荀崧都督荆州屯宛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援于故吏襄城太守石覽計無所出崧女名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將士且戰且行入魯陽山獲免遂向覽乞師及代爲崧書與中郎將周訪結爲兄弟訪即遣子幸三千人會覽救崧賊聞兵至散走君子謂荀灌爲有勇易云坤至柔而動也剛灌之謂矣

汪　曰荀灌知有父故不知有賊或其平日勇足恃此夫是以請行而崧弗禁也否則以青年幼女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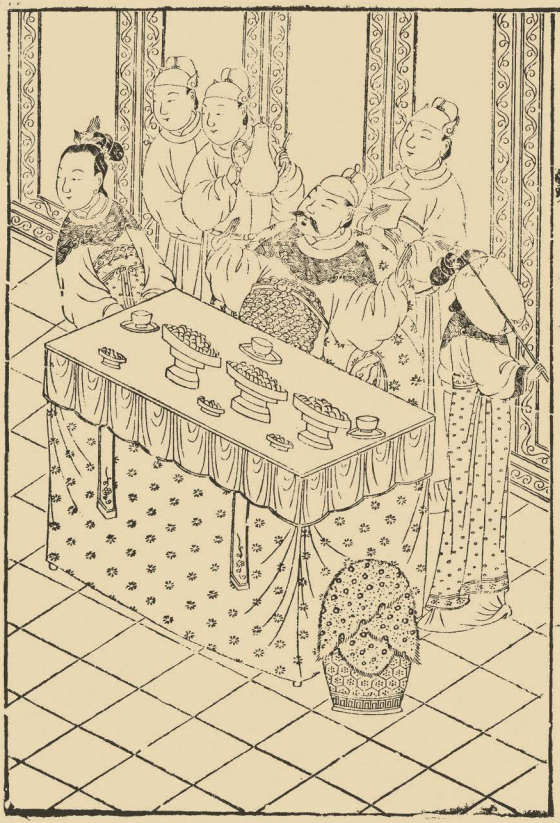
敢乘夜潰圍其不以甘餌投餓虎之喙者幾希此唯灌則能非可爲常法至權託父書結歡周訪智且才兼之又匪徒勇矣兩軍合援宛圍遂解寧獨天幸灌有力焉世之男子巽懦畏縮若婦人然蒽矣

王氏女

晉王廣仕漢劉聰爲西楊州刺史州蠻梅芳陷楊州廣被殺女年十五芳納之女於暗室中擊芳不中芳曰何故反女曰蠻畜我誅父賊何云反也汝大逆害人父母復以無禮凌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爾所恨不得梟汝首于逼衢以塞大恥于是自殺君子謂王氏女志復父讐而弗克遂則命也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此之謂乎

汪　曰王廣失身又復失城詎得稱爲死忠其女失節又復失謀亦豈名爲死孝獨其一念爲父報讐

之志有可矜耳梅芳蠻賊無義無禮自應不久而身
齏粉愚何屑於斧鉞之乎若或爲晉復城則可嘉也
天假強胡俾中原墜於炭火劉甫燼而石復燃也悲
哉



明恭王后

明恭王后者六朝宋明帝之后也明帝于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王皇后以扇障面上怒曰外舍寒乞今共爲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而以此爲笑乎外舍之樂雅異於此上大怒遣后起后兄景文聞之曰后在家柔弱今剛正如此君子謂明恭后能以正自持弗徇君欲詩曰畜君何尤此之謂也

汪　曰昔商紂爲長夜之飲嘗令婦人裸相逐彼尚席世澤之隆際一統之盛也業弗能終其世若宋田舍翁能欺人孤弱耳敢望商六七君萬分一乎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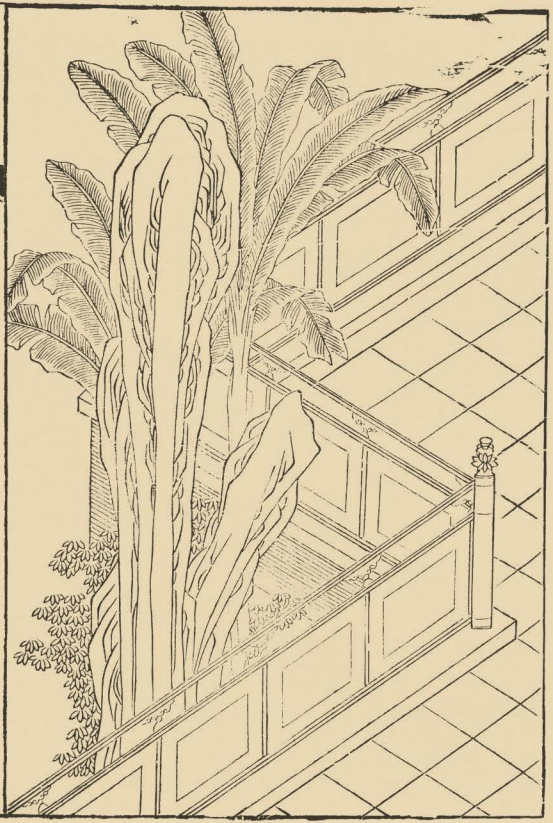
踰江而復中原尺寸地乎明帝乃亦樂紂之樂所幸者淫虐蕩胡莫能相尚故得昫沫而解於衣實之焚假令時有武王卽欲求爲外舍寒乞似弗可幾矣然亦姐已樂此而首懸太白之旗明恭弗視故尚延寒乞之喘也夫集姑姊妹而以裸爲樂淫亂瀆倫於斯爲極稍存羞惡之心者類弗欲觀區區障面何剛正之足云

斛律氏妃

斛律妃者北齊樂陵百年之妃也齊主湛以白暈圍日再重欲以其兄之子樂陵百年厭之百年被召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而入齊主遣左右亂捶之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水水盡赤妃把玦哀號不食月餘卒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手自劈之乃開君子謂妃篤於夫婦之倫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汪曰宋景公時熒惑守心景公且不欲移於相不欲移於民與歲楚昭王時赤雲夾日昭王亦不欲移於令尹不欲移於司馬卒為顯諸侯白暈圍日齊

亡徵也湛欲以其兄子厭之可謂不仁者矣天縱仁愛益將疾其不仁而速之滅也百年既知不免曷若早自裁妃欲殉夫曷若勸之自裁而與同死何必赴召以受斯慘乎留玦示永訣也持玦示決死也夫死無辜婦死則有名矣湛之罪惡可勝言哉



大義公主

大義公主者六朝時周趙王女千金公主也周主贇以之妻突厥和親後趙王招惡楊堅專政邀堅酣飲將刺殺之不克反爲堅所誣陷及楊堅篡周公主傷宗祀覆滅言于西面突厥統兵伐隋因突厥勢弱講和隋遂封爲大義公主然公主之心未嘗忘宗國也隋滅陳以陳主叔寶屏風賜公主公主傷感題詩屏上其詩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何在空自寫丹青盃酒恒無樂弦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零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

我非獨申名惟有明妃曲偏傷遠嫁情隋主聞而惡之禮賜益薄公主復連結西面突厥適突厥利可汗求婚隋主使裴矩謂之曰殺大義公主乃許突厥利鴆殺之君子謂公主繫心宗國死而後已詩云載馳載驅亦公主之謂也

汪　曰大義公主盖許穆夫人之流亞歟空懷宗國之憂而以一女身託於蕞爾亦胡能爲趙王志期翦惡反見翦於惡竟令以虜易虜吾何愛於周亡叔寶樂宮中之麗華而不防門外之擒虎屏風藻艷留與後來鑑也楊堅篡逆天亦假手於其子彼非不統

一區寰乃若邊盧煞僅獲一宿之安衾枕未寒已爲神堯鼾睡之卧榻矣裴矩患得患失有鄙夫之心故隋强則惟楊氏之驅使唐興復受李氏之韁繩意楊堅亟欲殺大義而昏突厥曾何幾而貴宮所幸之夫人已受同心結之聘而昏於令子可喰哉

冼夫人

冼夫人者六朝時太守馮寶之妻也初北燕昭成帝後高麗使其族涼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新會自業至孫融世爲羅州刺史融子寶爲高涼太守高涼冼氏世爲蠻酋部落十餘萬家有女多籌略善用兵寶父融聘以爲寶婦梁湘東王時高州刺史李遷仕反遣主帥杜平虜將兵逼南康冼氏謂寶曰平虜今與官軍相拒勢不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君宜遣使卑辭厚禮謂遣婦參彼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賊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果不設備冼氏

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寧梁將周文育亦擊走平虜據其城及陳霸先革命馮寶卒時海隅擾亂洗氏懷集部落數州晏然時子僕生九年洗氏遣帥諸酋長入朝詔以爲陽春守宣帝時廣州刺史歐陽紇反召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氏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擒紇斬于建康僕以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持節冊命洗氏爲石龍夫人賜以繡幰安車皷吹麾節鹵簿如刺史之儀及陳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太夫人洗氏爲主隋文帝詔遣柱國韋洗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據

南康拒命洗等不得進隋晉王廣令陳后主叔寶遣夫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嶺南皆定表其孫馮魂爲儀同三司冊洗氏爲宋康郡夫人開皇十一年番禺夷王仲宣反引兵圍廣州詔裴矩討撫嶺南矩遣別將至南海洗夫人遣其孫馮暄赦廣州逗遛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繫獄更遣孫馮盎合擊仲宣仲宣衆潰洗氏親披甲乘介馬從矩巡撫二十餘州蒼梧首領皆來謁見嶺表遂定上拜盎高州刺史贈馮寶譙國公冊洗氏爲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得以便宜行事赦暄逗遛之罪番州總管貪雪狸獠亡叛夫人上封事論之

竟致于法夫人招慰亡叛親載詔書稱使者歷十餘州所至皆降上嘉之賜臨振縣爲湯沐邑仁壽元年潮成等五州獠反盎馳詣京師請討之帝勑楊素與盎論賊形勢素歎曰不意蠻夷中有如是人卽遣盎發江嶺兵擊之事平除盎漢陽太守盎之勇于爲義蓋得諸太夫人冼氏之遺教也

汪　曰馮氏來奔世守嶺表能爲江左不侵不叛之臣至五朝相革若浮漚彼固無如之何也冼氏以婦人行丈夫事屢平叛逆屢膺冊命匪倖而宜乃其訓厥子孫不事姑息而一軌於忠義大有可嘉者矣

魏劉氏妻

劉氏六朝魏梓潼太守苟金龍之妻也苟金龍領關城梁兵至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其妻劉氏帥勵城民乘城拒戰百餘日城副高景謀叛劉氏斬之與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梁兵退魏封其子爲平昌縣公君子謂劉氏代夫全城有功於國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此以婦人而能之亦大奇矣

鍾仕雄母

隋鍾仕雄母蔣氏初仕雄爲陳伏波將軍陳以仕雄本嶺南酋長慮其反覆質蔣氏于都下隋平江南欲以恩義致之乃送蔣氏歸臨賀既而同郡虞子茂作亂舉兵攻城遣人召仕雄將應之蔣氏謂仕雄曰我前在楊都備嘗辛苦今逢聖化母子聚集沒身不能上報焉得爲逆哉汝若背德忘義我當自殺仕雄遂止朝廷聞而嘉之封蔣氏爲安樂君君子謂蔣氏能報君恩以成子名論語云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此之謂也

汪　曰仕雄果有反覆之心乍服乍叛盖其常態

觀其欲應虞子茂者可見矣陳質其母未爲無見顧恩義不施而徒恃質彼知有孝必知有忠如其無君又何顧母質無益也惟陳質之故隋得以歸之恩施而愈易見德耳蔣氏爲恩義所結宜不忍於負義忘恩卒膺褒寵而享有令名亦厚幸矣

鄭善果母

鄭善果母崔氏沂清河人也年十三適滎陽鄭誠生善果周末誠討尉遲迥力戰死于陣母年二十而寡父彥睦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無再見男子之義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死夫爲無禮寧當割耳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爲魯郡太守母性聰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障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禮歸則大

悅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慊或妄瞋怒母還堂
蒙袂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床前不敢起母曰吾非
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爲汝家婦獲奉洒掃知汝先君忠
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
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
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承襲
茅土位至方伯耆汝身致之邪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
瞋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亡失官爵
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
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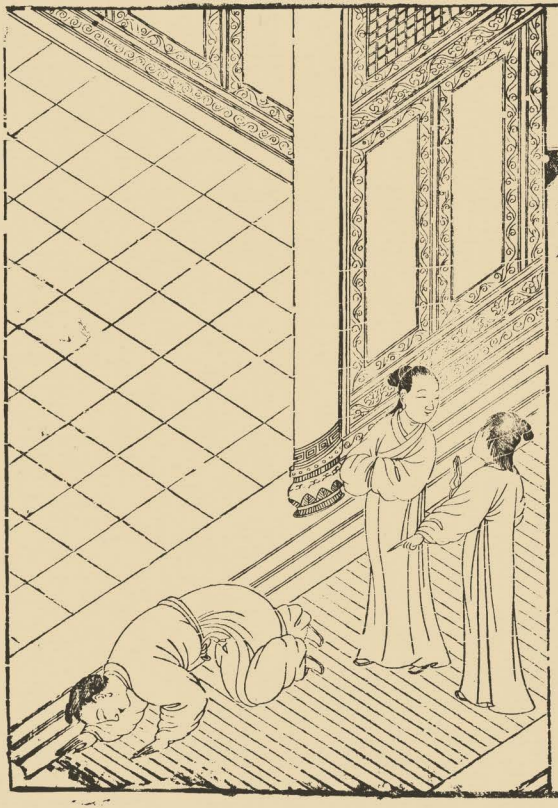
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耶母嘆曰汝
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之理而有此言故猶未也則於
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是天子所爲報爾先人者當
須散贍六姻爲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爲富
貴哉又絲枲紡織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
無敢墮業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
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
不妄陳於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
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家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
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

魏溥妻

鉅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貴鄉太守常山房湛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蒙耶抱怨於黃壚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蓋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感永深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哀惧妹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寔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

感愴於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後房之內未嘗出門
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座席緝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時
歸寧父兄尚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啓其母房命駕紿云
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之知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來
追房哀歎而不反其執意如此訓導一子有母儀法度
緝所交游有名勝者則善具酒饌有不及已者輒屏卧
不飧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如是年六十五而
終緝子悅後為濟陰太守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大
夫高閭為其文曰爰及處士邁疾夙凋伉儷秉志識茂
行高殘形顯操誓敦久要溥未仕而卒故云處士焉君

子謂房氏節而義詩云死生契濶與子成說此之謂也
汪　曰曲陽魏氏稱巨室矣自季景閎其泒而伯
啓揚其波彥深達其流巍然拓跋宇文之間乃復有
房氏婦而厥宗益顯房氏守志不移截耳投棺撫孤
成立其言辭其行事類多合禮芳香所襲直熏腥穢
之庭曾不識一表旌而助之風也豈其君惟逐臭而
二氏之臣久而不聞遂與之俱化耶舛矣



房愛親妻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也性嚴明有高節歷覽書傳多所聞知親授子景伯景光九經義學行脩明並當世名士景伯爲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貝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爲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呼其子置左右令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爲之温清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慙未知心媿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

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勵物如此後竟以壽終

汪　曰古稱華面不若格心而鷹鸇之志不若鸞鳳之德也崔氏涉書史習禮教親課厥子力學有聞貝丘之化賢於仇香匪母慈子孝能若斯乎景伯景光克遵慈訓可謂能子矣乃愛親之名亦因其妻子而不遽朽也幸矣哉

趙元楷妻

趙元楷妻崔氏者清河人也甚有禮度隋末宇文化及之反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僅以身免崔氏爲賊所拘請以爲妻崔氏曰我士大夫女爲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終不爲賊婦羣賊毀裂其衣縛於牀簀上將陵之崔氏懼爲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受處分賊遂釋之妻因取賊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以祭崔氏之柩

汪　曰楊廣弑父卒受弑於宇文化及昭哉天理

詎有緜忽爽乎楊堅有斯逆子固不應久爲民主亦不願其久爲民主矣當時洶洶思亂盜賊蜂起義夫節婦類弗保其室家至有死節如崔氏者覩其爲玩其辭有壯夫之志夫苟不辱其身卽死於鏑詎惜以身爲節義嗚矣也彼賊人者宜不久而支解死有先後耳寧活幾何時耶

姚氏癡姨

六朝魏內侍苻承祖用事親姻爭趍附以求利其從母姨楊氏爲姚氏婦獨否嘗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之衣服多不受彊與之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或受而埋之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常着弊衣自執勤苦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彊使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苻氏內外號爲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廷其一姨伏法魏主見一姨貧敝特赦之君子謂姚氏婦有先見而不受非義之物詩曰旣明且

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王曰禮稱食浮於人寧人浮於食誠為食浮於人不有人害必有天刑是以君子非其力不食而嚴飭於素餐也承祖能薄而寵深無功而家昌殃害可立而待是陶荅子妻已試之良方也癡嫗獨見及此彼視其衣服即桎梏也視其迎車即檻車也視其奴婢即捕詰拘錮我者也燭夫禍幾之萌而自脫於罟穫陷阱故人以為癡我以為智

覃氏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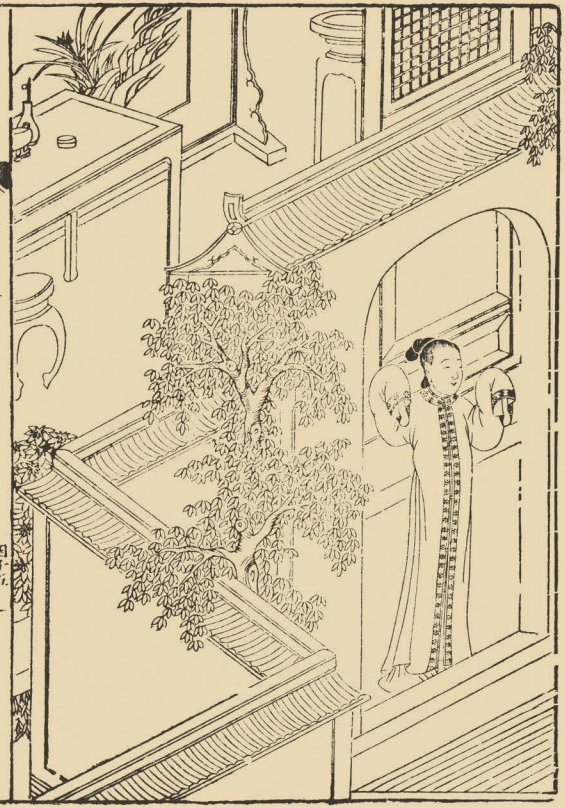
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年十八事姑以孝聞數年間姑及伯叔皆相繼死覃氏家貧無以葬躬自節儉晝夜紡績十年而葬八喪爲州里所敬文帝聞賜米百石表其門閭君子謂覃氏孝而有能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此之謂也

汪　曰覃氏不以存亡易心與漢陳孝婦相類其事夫未久而無子同也其紡績織紝爲業同也其持節而孝於姑同也至以十年而葬八喪覃之所遇又艱於陳漢之文帝較隋之文帝相去不啻什伯而均

能賚贈褒揚表其孝以風乎世兩孝婦異世而符此其所以爲孝兩文帝不約而契此其所以爲文也歟

李貞孝女

李貞孝女者後魏時趙郡李叔脩之女也歸范陽戶元禮性至孝父卒號頓幾絕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瘦非人不起後其母崔氏凶計至舉聲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患之親送奔喪至則扳櫬號踊遂爾頓絕後有司以狀聞詔追號貞孝女易其里爲孝德里樹李戶二門以淳風俗君子謂李氏篤於愛親享有令聞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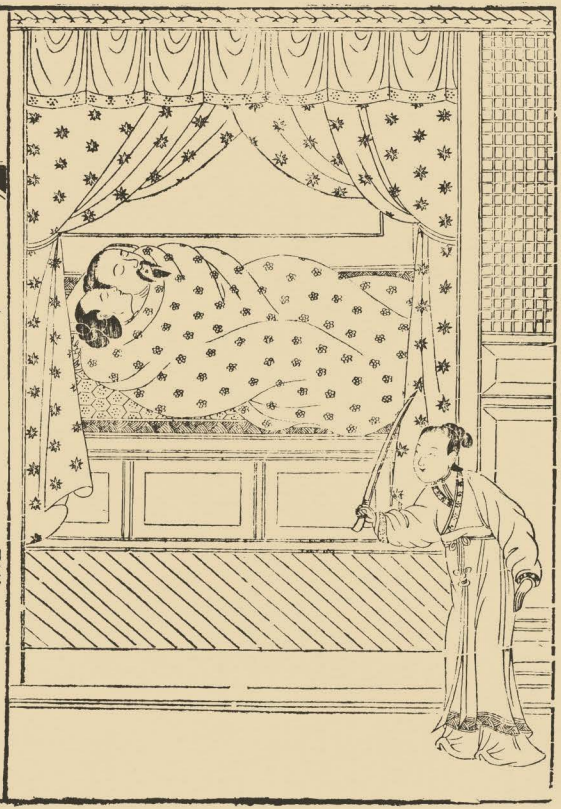


倪貞女

涇州貞女倪氏者許嫁彭老生爲妻聘幣旣畢未及成禮倪氏素行貞淑居貧常自炊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聘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止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吏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纓至其叔宅以告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

劾其死罪詔曰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其强暴便可戮之倪氏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莽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汪　曰古者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幷親迎爲六禮之備婦至壻揖讓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方成夫婦焉夫苟六禮未備貞女猶弗行也故召南申女以夫家之禮未成雖速之訟獄而不肯往見及此矣倪貞女得之守禮自固而身死於彊暴惜哉彭老生宜非人類死有餘辜茲傳雖表倪氏之貞實重戒後世之無禮若彭老生者



王孝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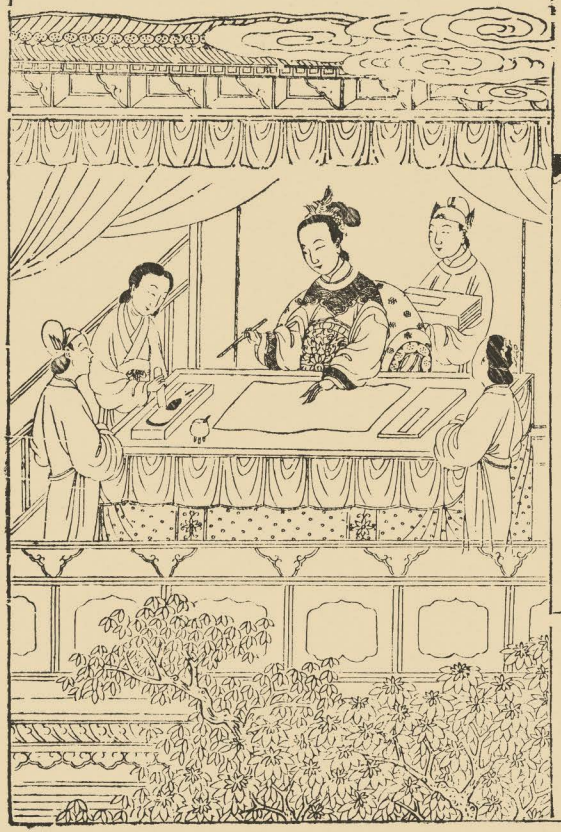
孝女王舜者趙郡人也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舜亡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爲備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吾輩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意何如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墻入手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嘉歎特原其罪

汪　曰王子春被殺當北齊亡國之際至隋文帝時而讐始克復一則見當時朝君暮仇倏更忽代民遭亂離以從子殺伯叔父而州郡不能正其罪亦無暇正其罪一則見不共天之讐雖女子而猶不可忘報一則見天道神明人不可妄殺雖孤女而尚能報也王舜孝於親友于妹手刃讐人慰父地下詣縣請刑姊妹爭死其行事且與禮義符也隋文弗罪而嘉之宜矣

列女傳七卷終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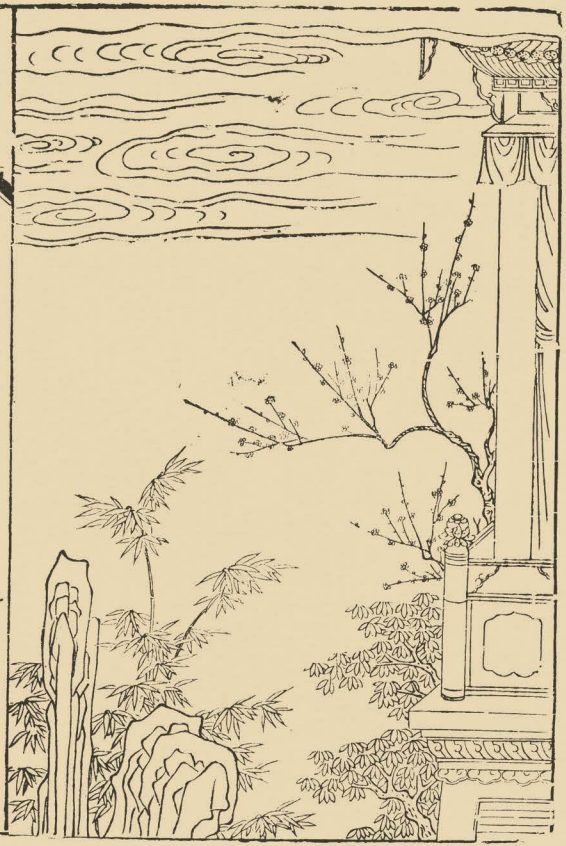
Z
Z5246
18351
8



仇英賈甫繪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

60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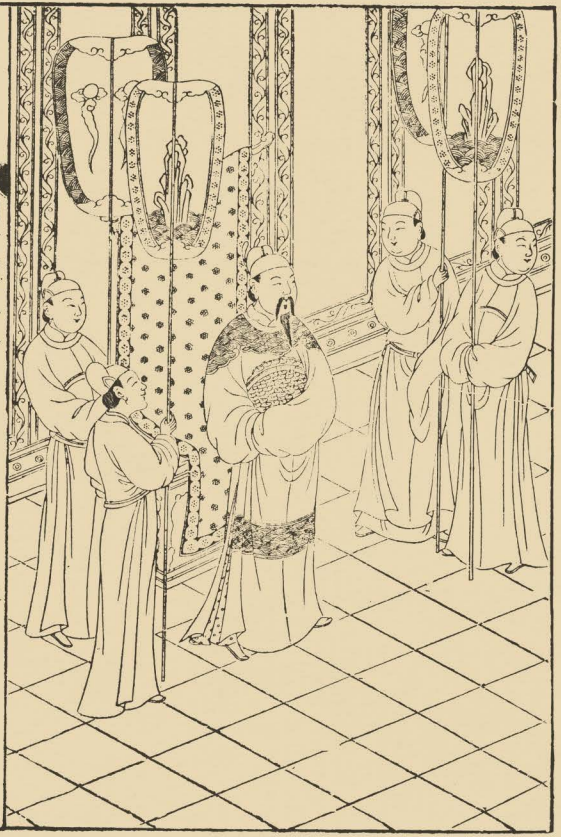
江采蘋

江采蘋者莆田人唐玄宗之妃也蘋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爲志父奇之故名采蘋開元中高力士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性喜梅所居悉植梅上因其所好戲名梅妃會楊太眞寵盛竟爲楊所奪遷于上陽東宮乃作樓東賦曰玉鑑塵生鳳奩香殄懶蟬鬢之巧梳閑縷衣之輕練苦寂寞于蕙宮但凝思乎蘭殿信摽落之梅花隔長門而不見況乃花心颺恨柳眼芙愁煖風習習春鳥啾啾樓上黃昏兮聽鳳吹而回首碧雲日暮兮對

素月而凝眸温泉不到憶拾翠之舊遊長門深閉嗟青鸞之信脩太液清波水光蕩浮筐歌賞燕陪從宸旒奏舞鸞之妙曲乘畫鷁之仙舟誓盟山海日月無休何奪我之愛幸斥我乎深宮欲相如之奏賦柰世才之不工屬愁吟之未盡已響動乎疎鍾空長嘆而掩袂躊躇步于樓東後死于祿山之變明皇悲之爲甚君子謂采蘋爲有辭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之謂也

汪　曰蘋草之潔者也而采之可以奉祭梅花之清者也而實之可以和羹父以是名其女君以是名其妃顧名思義所期待者爲弗輕矣豈與瞴未足之

海棠同類而共稱之乎乃雅辛弗勝淫樓東之賦詎謝相如而曲終奏雅聽者惟恐卧耳洎其身死孽胡潔者終能不污清者未嘗少濁始信名實之符也彼方以二南爲志何咏雪才之足比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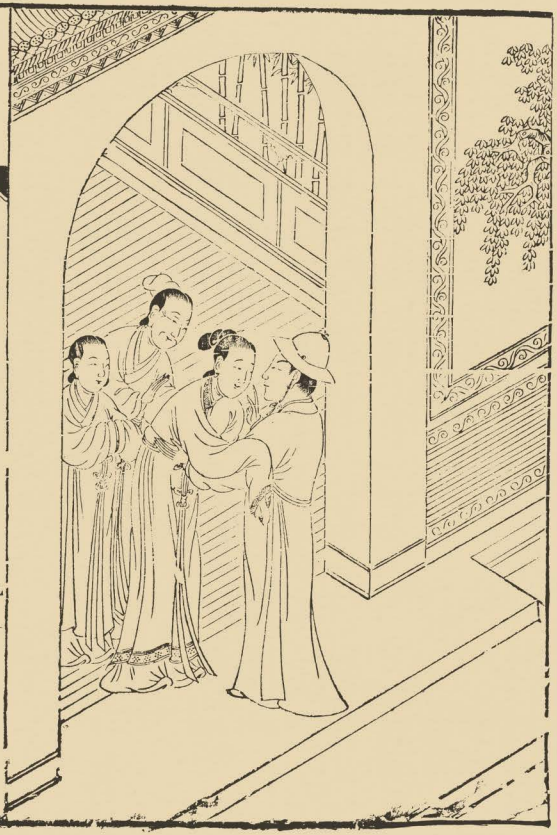


韋賢妃

德宗賢妃韋氏京兆萬年舊族也祖濯尚定安公主初爲良娣德宗貞元四年册拜賢妃宮壺事無不聽而性敏淑言動皆有繩矩帝寵重之後宮莫不師其行帝崩自表留奉崇陵園元和四年薨

楚靈龜妃

楚王靈龜妃上官氏秦州上卦人父懷仁爲右軍上官年十八歸于靈龜繼楚哀王後而舅好夕侍奉恭謹彌甚凡有新味非經獻不先嘗靈龜妃將葵前妃闇氏嫁不踰年而卒又無近族衆議欲上官氏曰逝者有知魂可無託乎乃備禮合葬聞者歎服除諸兄嫂謂曰妃年尚少又無所生改醮異門禮儀常範妃可思之妃撩泣對曰丈夫以義烈標名婦人以守節爲行未能一節先犬馬以徇薄壑寧可復飾粧服有他志乎遽將截鼻割耳以自誓



裴淑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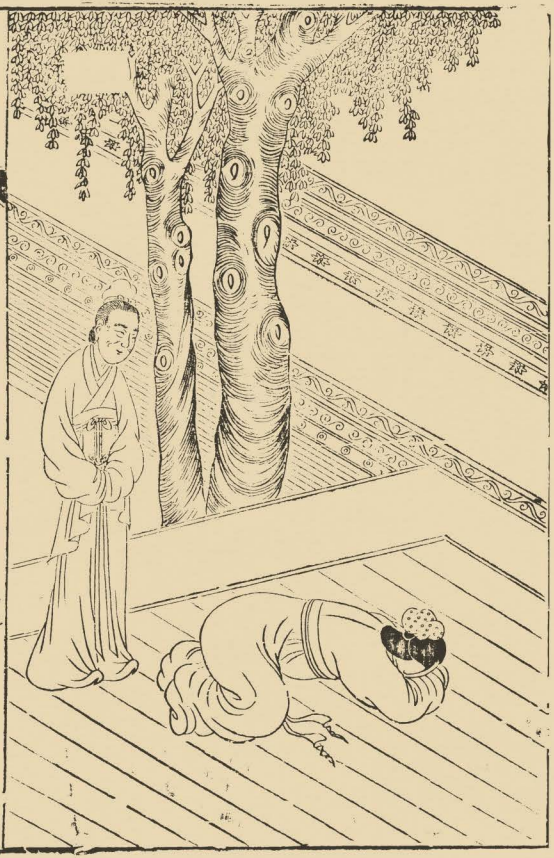
李德武妻裴氏字淑英戶部尚書安邑公矩之女也性婉順有容德事父母以孝聞適德武經一年而武坐事徙嶺表矩時爲黃門侍郎奏請與德武離婚煬帝許之德武將與裴別謂曰嬿婉始爾便事分離方遠投瘴癘恐無還理尊君奏留必欲改嫁耳於此卽事長訣矣裴泣而對曰婦人事夫無再醮之禮夫者天也何可背乎守之以死必無他志因操刀欲割耳自誓保者禁之乃止裴與德武別後容貌毀悴常讀佛經不御膏澤李氏之姊妹在都邑者歲時朔望必命左右致敬而省焉

高敞妻

高敞妻秦氏女也敞爲趙州刺史爲默啜所攻州陷秦仰藥不死夫妻至默啜所默啜示以寶帶異袍曰降爲賜爾官不降且死敞視秦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一品官何足榮自是皆瞑目不語默啜知不可屈殺之君子謂秦氏能勉夫盡忠傳曰不爲威惕不爲利誘此之謂也

汪曰人臣荷天子之知膺城守之寄當與城爲存亡城全而身無恙者上也身死而城獲全者次也城失而身苟存罪益不可逭矣高敞守趙州趙州

陷於默啜寧即死耳可復辱乎賊之異袍寶帶信有何榮即使得之何面目服此而視於天下叡視秦尚欲視秦爲聽否也幸而秦能激以忠義不屈於賊高叡勉爲忠臣秦氏則眞爲烈婦矣



陳邈妻

鄭氏者朝散郎陳邈之妻也鄭賦性聰敏幼好讀書長益不倦每覽先聖垂言前賢行事未嘗不三復撫躬而欲竝餘芳步遺躅焉唐永平間鄭之女侄策爲永王妃鄭慮其少長閨闈不閑詩禮欲教以爲婦之道申以執巾之禮乃述經史正義祖漢曹大家之言編女孝經一十八章各爲篇目一如孝經章體因作表奏聞大略謂天地之性貴剛柔夫婦之道重禮義仁義禮智信者是謂五常五常爲主者實在於孝夫孝者感鬼神動天地精神至貫無所不達上至皇后下及庶人不行孝而成

名者未之有也後其書大行于世家庭之間大有補君子謂鄭氏爲有功於世教而其賢足多云詩云不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

汪　曰鄭氏女孝經擬孝經而作蓋祖述曹大家之訓云明皇親序孝經而女孝經嘗供乙夜之覽不表章以風宮壺竟之麾聚潰倫牝晨司禍濁穢濺上及宸旒力挽銀河不足洗矣噫嗣天子欲返瀾則有鄭氏書足稱中流柱也

唐夫人

唐夫人者唐山南節度使崔琯之祖母也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縱笄拜于堦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元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柳玭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如此安得不昌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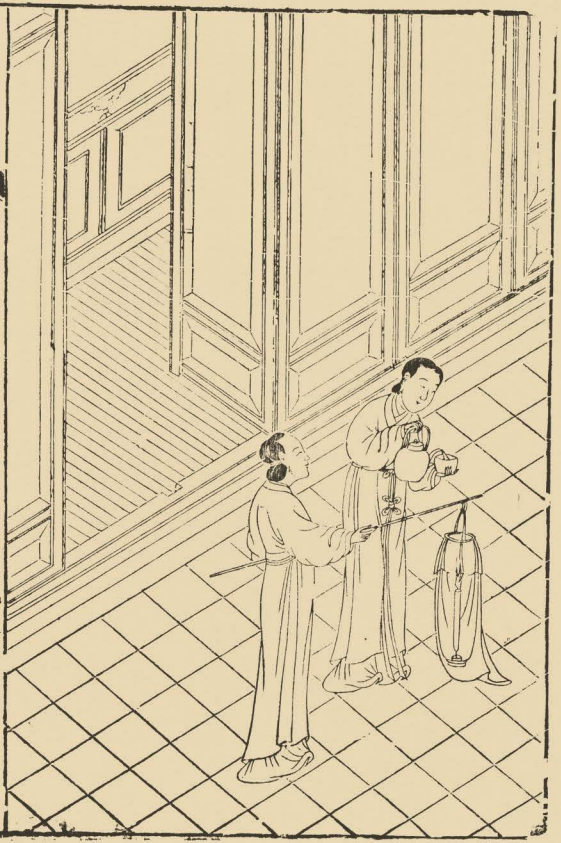
汪　曰羊知跪乳鴉能反哺彼獸禽也且得孝之一偏矧伊人矣獨昧孝之爲大故鴉反哺他日有子復然梟食其母他日亦見食於子羊跪乳他日有子

復然獨食其父他日亦見食於子夭不以物類而爽其報人可知矣唐夫人孝敬其姑而其子孫之盛亦身享孝敬之報長孫之祝藉之券而終酬然至山南而方興未艾也柳氏自公綽來家法最著柳玭能世其家故其言深相契若此

崔玄暐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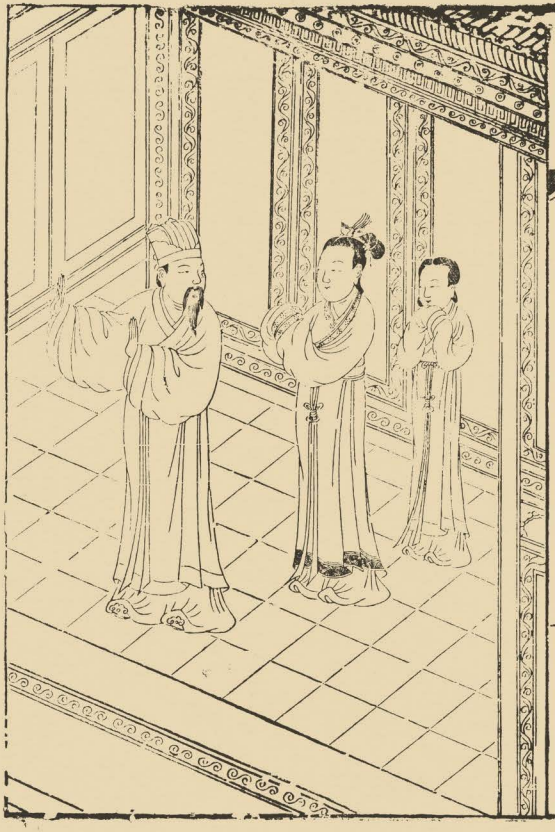
崔玄暐母盧氏嘗誡玄暐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自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來必是俸祿餘資誠亦善事如非理所得與盜賊何異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若今爲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玄暐遵奉教言以清謹稱君子謂盧氏敎子義方不貪於利大學云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之謂也

汪　曰鴞雛非梧桐不棲非練實不食乃鴟鳶嚇
嚇於腐鼠玄豹身隱南山霧雨七日而不下食乃犬
彘不擇食以肥其身故一以成其文采一以須夫死
亡自古迄今未有廉不遠害貪能全身者也玄暐時
爲庫部員外郎有財賦職掌其與屯田竝管利權故
盧氏借玄馭之言斷以己意而誡其子玄暐卒以清
謹稱可云不負母教矣中宗時玄暐拜相與辛玄馭
同爲唐室名臣云



柳仲郢母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妻韓氏相國韓休之曾孫翃南山南太平三道節度使柳仲郢之母也家法嚴肅儉約爲縉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秖乘竹轝子二青衣步屣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君子謂柳母嚴而有法故能助夫而成其子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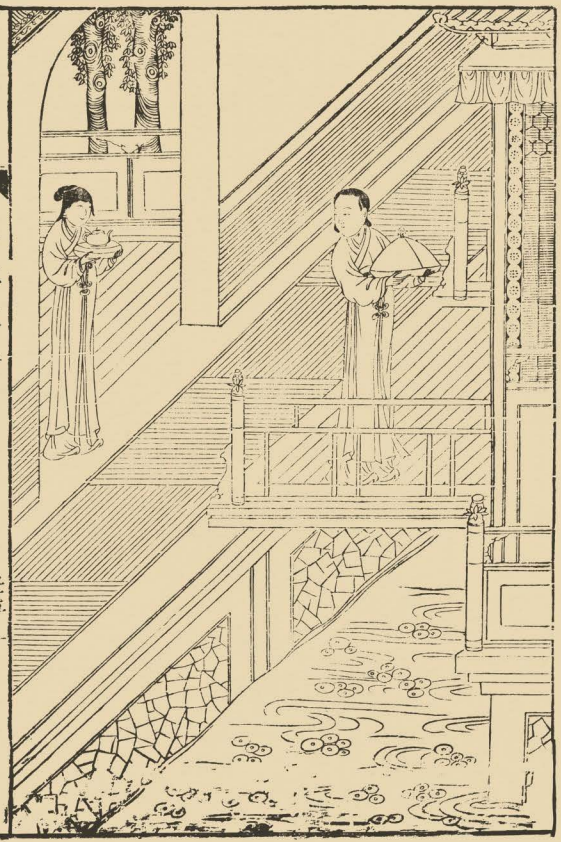
楊烈婦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謀讓陳州侃爲項城令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君而逃尚誰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庭中曰宜相與死守衆泣許諾得數百人侃率以築城婦身自爨以享衆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死於外猶愈于牀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遂引去縣卒完君子謂楊烈婦慷慨知君臣大義云

汪　曰德宗以猜忌之君盧杞以姦雄之相希烈之反孰執其咎哉以顏眞卿之忠烈杞欺日月而陷之殊可恨也希烈反賊人人得而誅之陳州之襲討亦左矣李侃守臣義當效死勿去欲往何之楊氏慷慨知義於夫之謀避敵鋒則厲之以固守於夫之中矢還家則激之以死守以侃而視高霸死與守雖殊乃泰與楊之以忠義勉其夫則一然皆不聞其受褒賞之命何歟

侯氏才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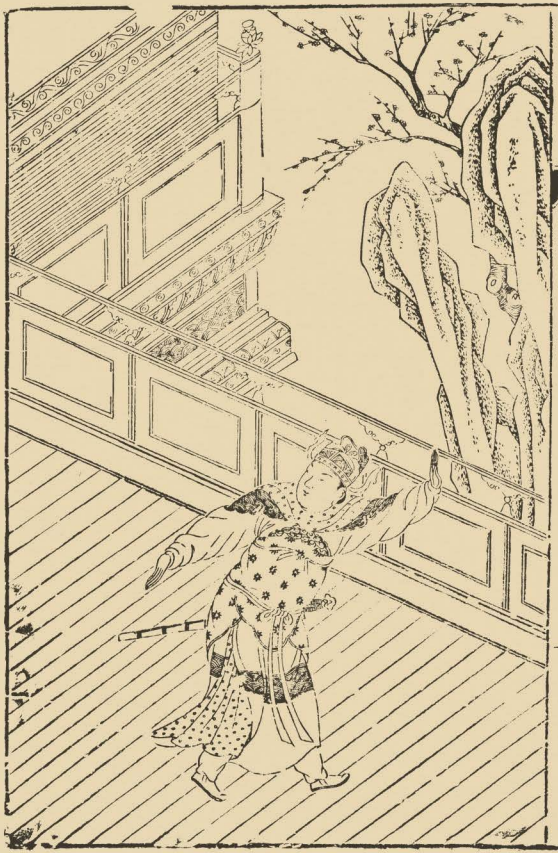
唐會昌中邊將張聆防邊十餘年其妻侯氏繡龜形迴文詩詣闕獻之詩曰聆離已是十年强對鏡那堪重理粧閨雁幾回修尺素見霜先爲製衣裳開箱叠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繡作龜形獻天子願教征客早還鄉帝覽詩放聆還鄉賜侯氏絹三百匹以彰才美君子請侯氏多才故能感寤上意詩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已之謂也



湛貢妻

唐湛貢之妻進士彭伉之姨也伉既登第貢尚爲郡吏妻族賀伉坐皆名士伉居客右一坐盡傾而貢飯於後閣其妻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至此亦復何顏貢感其言力學一舉擢第伉方郊遊聞之失聲墜驢時人語曰湛郎及第彭伉落驢君子謂湛貢之妻能激夫以成名中庸云知恥近乎勇此之謂也

汪曰儀秦一縱一橫儒者所弗道乃儀之相秦其友實激之秦相六國其嫂實激之士不激鮮有能自奮者也湛貢不學令無得於激發貢不以郡吏終



乎彭伉登第賀客盡傾而賁獨飯後閣雖緣此見交情實由不能自勵以至於此賁也得於一激力學成名輸伉一籌耳向焉妻與有辱至是不與有榮矣哉伉之登第足激乎賁賁之登第何損於伉而失聲墜驢胡量之不宏也

僕固懷恩母

唐代宗時僕固懷恩反上以郭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時僕固瑒爲其下所殺懷恩聞之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懷恩不對而出其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走雲州詔輦其母歸京師給待優厚月餘以疾卒具禮葬之功臣皆感嘆君子謂懷恩之母爲知廢禮曰事君不忠非孝也其此之謂乎

李日月母

唐德宗時涇原兵作亂奉朱泚據長安李日月爲泚將戰死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泚敗日月之母不坐君子謂其能以大義責子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母其知之矣

汪　曰涇原之變泚賊僭逆唐之諸臣甘心助亂僅見段秀實一笏之忠向微李晟則唐之廟貌難言如故唐之鍾簴難言不移矣李日月者上負朝廷內負母教方且爲泚爪牙倀泚鷹犬不忠不孝縱蘼粉其身罪尚浮也母之不哭有敬姜之意焉母之不坐

視趙襄子待佛肹之母者爲得宜矣

列女傳八卷終

B5646
1835
9

仇英實甫繪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

C0402

樊會仁母

樊會仁母敬氏字像子蒲州河東人也年十五適樊氏生會仁而夫喪事舅姑娣姒以謹順聞及服終母兄以其盛年將奪其志微加諷諭便悲恨嗚咽如此者數四母兄乃潛許人爲婚矯稱母病以召之凡所營具皆寄之隣里像子既至省母無疾隣家復具肴饍像子知爲所欺佯爲不悟者其嫂復請像子沐浴像子私謂會仁曰吾不幸孀居誓與汝父同穴所以不死者徒以我母羸老汝身幼弱耳今汝舅欲奪吾志將加逼迫於汝何如會仁失聲啼泣像子撫之曰汝勿啼吾向爲不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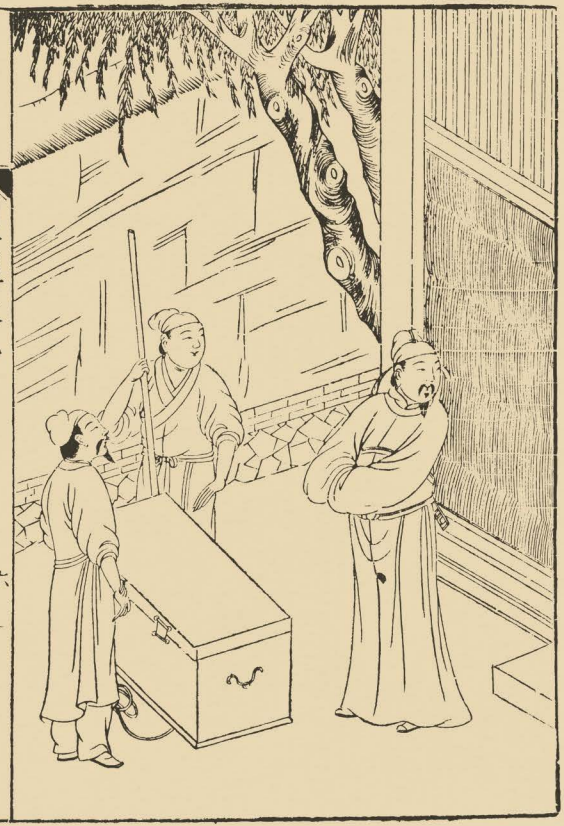
令汝舅不我爲意聞汝啼知吾覺悟必加防備則吾難爲計矣會仁便佯睡像子於是伺隙携之遁歸中路兄使追及之將逼與俱返像子誓以必死辭情甚切其兄感歎而止後會仁年十八病卒時像子母已終既葬像子謂其所親曰吾老母不幸又夫死子亡義無久活於是號慟不食數日而死

汪　曰像子以貞順聞是宜天助其順偕老百年京昌百世以勸裨海而內宜家之風乃既奪其夫復奪其子始得以完節付之而令名千禩遂不克更爲其家計也抑亦其數之奇適會其家之窮歟彼獲同

穴心宜甘之乃兄若母徒憐其孀居之苦而不思成其節烈之名亦異乎君子之所以愛人者矣

鄭義宗妻

唐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事舅姑孝嘗夜有强盜數十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惟有姑自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爲賊擣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俱盧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況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君子謂盧氏甚得婦道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此之謂也



涇陽李氏

唐李氏雍州涇陽人楊三安之妻也事舅姑以孝聞及舅姑歿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貧窶李氏晝則力田夜則紡績數年間葬舅姑及夫幷夫之叔姪兄弟凡七喪深爲遠近所嗟太宗聞之賜帛二百疋遣州縣存恤之所居產靈芝數十莖成五色焉君子謂李氏生事死葬爲婦道所難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此之謂也

汪　曰秦俗之敝盖有自來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賈太傅所稱棄禮義捐

廉恥日甚者也乃咸陽長安自漢唐世爲帝王之宅民稍稍就上率繩孝婦貞女亦多有之輦轂之下宜易於近天子之光也已雍州本秦關中地而楊三安之妻以孝聞所云守禮義存廉恥莫如斯婦力作勤績撫孤奠喪有男子之所難能者其致君之賜召天之瑞非偶然之故矣

狄梁公姊

唐狄梁公姊者梁公名仁傑之姊也武后廢中宗而自立改唐爲周狄仁傑爲之相嘗過其姊家姊寡居而老且貧爲設濁酒麦飯其子自外歸以一兎肩供仁傑仁傑曰姊老矣而仁傑幸居相位奈何不及母在而使之仕其姊曰吾有一子不欲其事女主也仁傑慙而退君子謂狄公之姊安貧而不慕榮利論語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汪　曰僞周武氏以羣翟即眞敢行穢亂蓮花在寢如意紀元廬陵之轍弗還而椒闈瑣闥之間咸惟

嬰之所欲爲矣季鷹當此必起蓴鱸之思淵明值茲宜興菊松之想乃梁公獨受師德之薦入相不辭雖恃其終反周爲唐而諄切乎母子姑姪之談懇勤乎鍾鳴漏盡之譬不已勞乎視彼姊子待兎田園濁酒麥飯亦足爲歡何必貶榮希寵頫仰蹉折於女天子之前乃自爲愉快也其姊恬靜有隱君子之風向令其慈子嗜利衛霍之事可期然而弗屑就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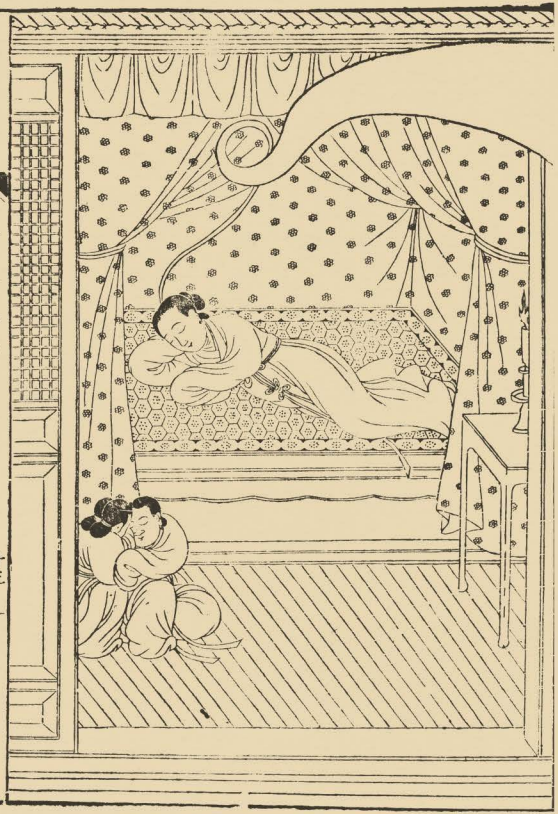
樊彥琛妻

樊彥琛妻魏氏楚州淮陰人彥琛病篤將卒魏泣而言曰幸以愚陋託身明德奉侍衣裳二十餘載豈意釁咎所招遽見此禍同入黃泉是吾願也彥琛荅曰死生常道無所多恨君宜勉勵撫養諸孤使其成立若相從而死適足貽累非吾所取也彥琛卒後屬李敬業之亂魏爲賊所獲賊黨知其素解絲竹逼令彈箏魏氏歎曰我夫不幸亡歿未能自盡苟活偷生今復見逼管絃豈非禍從手發耶乃引刀斬指棄之於地賊黨又欲妻之魏以必死自固賊等忿怒以刀加頸語云若不從我即當

殉命魏厲聲罵曰爾等狗盜乃欲汙辱好人今得速死合我本志賊遂斬之聞者莫不傷惜

汪　曰敬業以世族勤王興義討亂足脩世勳之郤而窒其瑕蓋武氏之立世勳一言決之也則武氏之亂世勳一決成之也愚方憾李孝逸爲嬰鷹犬而搏噬忠貞也何名爲賊哉獨其不戢群下俾得凌辱士人之妻則非所宜似此亦可覘其事之弗克濟矣彥琛永訣數言甚爲合理宜非醉生夢死者流琛妻感其意故遲其死耳未亡人肯彈箏而從人樂者哉矧欲汚其身必弗得已斬指而不從刎頸而不屈烈

哉魏氏復何間焉彼女主當陽恣淫縱慾聞此貞風慙無地矣尚能旌表以妨已之爲形已之醜也乎



堅正節婦

唐鄭廉妻李氏年十七嫁廉廉未踰年死夜夢一男子求爲妻初不許後數數夢之李自疑形貌所召也即截髮麻衣不薰飾垢面塵膚自是果不夢刺史白大威欽其操號堅正節婦表旌門閭所居曰節婦里君子謂李氏能完其節莊子云其寢不夢其覺無憂此之謂也

汪　曰婦之凝粧盛飾爲可悅也夫既致人之悅安能不動人之思思之則必欲得之以斯求節宜其難矣鄭氏之夢信形貌所召也晝之所爲夜之所夢無是心而有是夢則其神不定而志亦因以不安故

欲絕其思先須杜其夢居常而不淨則揜人之臭居孀而不垢或啓人之思李氏誠爲持節之堅守誼之正者矣白刺史崇其號表其閭豈虛譽云爾哉

鄭邯妻

唐鄭邯耕民也天寶中邯母病人教以咽杏實可愈其妻楊氏謂邯曰此非時之物安所得乎須旁求冀上天哀憐而賜之子其備耕侍疾吾自徧于邑里訪焉乃至鄰郡易君子之衣而行忽于道莽穢中見一杏實拜泣取之潔滌而歸以奉姑謂爲他郡人所遺姑食之疾漸瘳一日風雷甚聲殷殷然若在簷宇間不斷家人惶惧遁去楊氏泣告其姑曰去冬以莽穢中杏實奉姑紿爲人所遺今天將謫妾以死從此別矣乃伸臂立於庭以待雷擊忽覺臂重莫能舉及開霽視之有二金龍長數

尺繞左右臂自是家日豐遂爲富室君子謂爲孝感易云天之所助者順也其此之謂乎

汪　曰楊氏易服而求杏實足跡徧於邑里及於鄰郡雖則云孝實失婦道然以非時之物而偶得之似亦誠孝之感矣金龍之降事尤甚奇豈亦天賜郭巨之意歟何幸也耶本耕民必其人椎魯弗文舍力作之外無他材技惟恃其婦以持家者故弗可使顧求杏者宜於杏林而訪於邑里誠不知其何心矣

鄭紹蘭

唐鄭紹蘭鄭行先之女也適巨商任宗任宗賈於湘中數年不歸紹蘭偶見雙燕戲于梁間長吁而語燕曰我壻客久弗歸不通音耗死生存亡未可知也欲憑爾翼附寄一書言訖淚下燕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紹蘭遂吟詩一首云我壻去重湖臨窻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與薄情夫繫於其足燕得詩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荆州忽見一燕飛鳴泊于肩上足有書解而視之乃妻所寄也遂感泣而歸好事者傳之

江潭吳嫗

唐吳嫗休寧江潭人黃巢寇亂鄉人逃避嫗堅節不去已而賊至嫗曰寧可斷吾頭不可戕吾鄉賊怒害之鄉人收葬于葉泊嶼里中疾病遺失禱必應淳熙間有牧馬嫗墓側者馬爲虎傷召獵人祠而射之二箭中二虎君子壯吳嫗之不怯死曲禮云臨難毋苟免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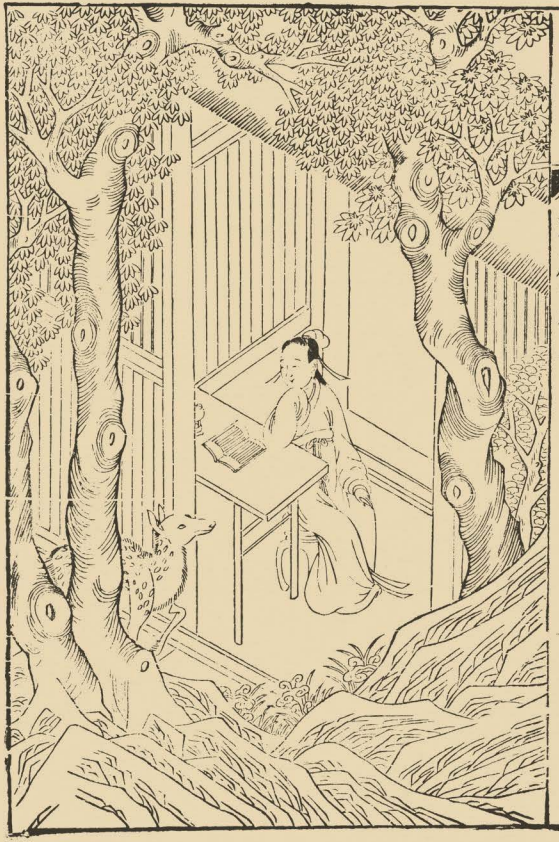
汪　曰巢賊爲高節度駢所擊奔廣南既而北還復爲劉節度巨容所破收餘衆渡江轉掠饒信歙宣等州唐以殿中侍御史汪端公濆總大軍禦之遇賊於婺之三浯力戰而死皇帝嘉其忠烈立廟祀之師

既潰賊遂長驅至休寧徧剽村落故兵燹不免焉嫗以寡婦當暮年有死而已寧復恩鄉人而偷生林莽苟活穴巖不亦辱乎故甘死如飴不顧苟免卒以匹婦其身死而其鬼靈匪節烈所凝宜不及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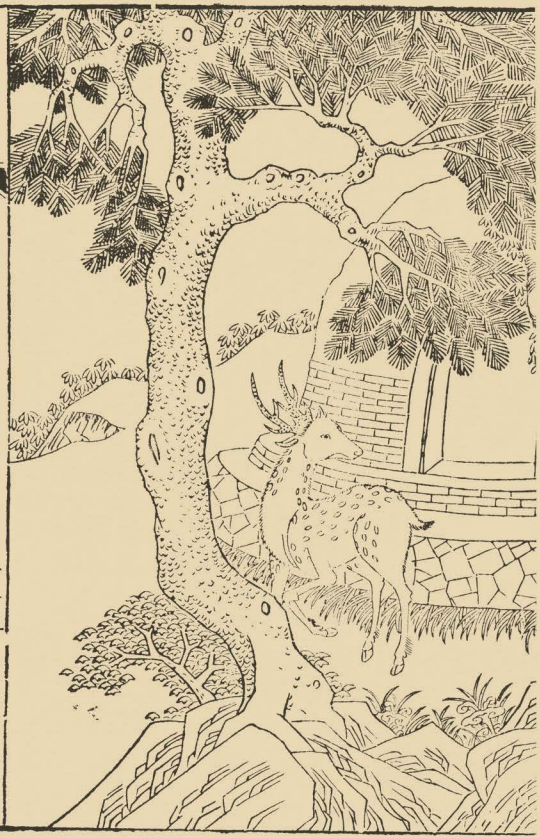
朱延壽妻

唐昭宗時淮南節度使楊行密以妻弟朱延壽與田頵通謀召而斬之初延壽赴召其妻王氏謂延壽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僮僕授兵闔門捕騎至乃焚府舍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爲讐人所辱赴火而死君子美王氏之貞烈論語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此之謂也

汪　曰楊行密以高駢部將自稱淮南留後擒孫儒而降其衆招撫流移輕徭薄斂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其不以已私意妄殺妻弟可知延壽果與田



顏遏謀死固應爾王氏誠愛其夫曷不諫止於遏謀之時而徒用情於謀泄之後則何益矣碩寧就死而不甘受辱則其識之高也



王氏孝女

唐王氏孝女楊紹宗之妻也王氏華州華陰人甫三歲生母亡爲繼母所鞠養年十五父征遼而歿繼母尋亡王氏收所生母及繼母之骨幷立父像招魂遷葬廬于墓側有紫芝生廬下又有白鹿常馴擾近墓高宗永徽中下詔表其門閭賜以粟帛君子謂爲孝感詩云女也不爽其此之謂乎

汪　曰遼左之役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其死事者何限功不補患得不償失宜其悔之矣王孝女之父死於戰陳弗克歸骨則招魂立像而於生母繼母則

葵之以禮此在男子爲父後者猶或未盡如禮乃王氏以一孤女任之且廬墓而致紫芝白鹿之應孝益徵矣高宗初年尚行旌別之政隆賚錫之典此永徽之治有貞觀之風乎

賈孝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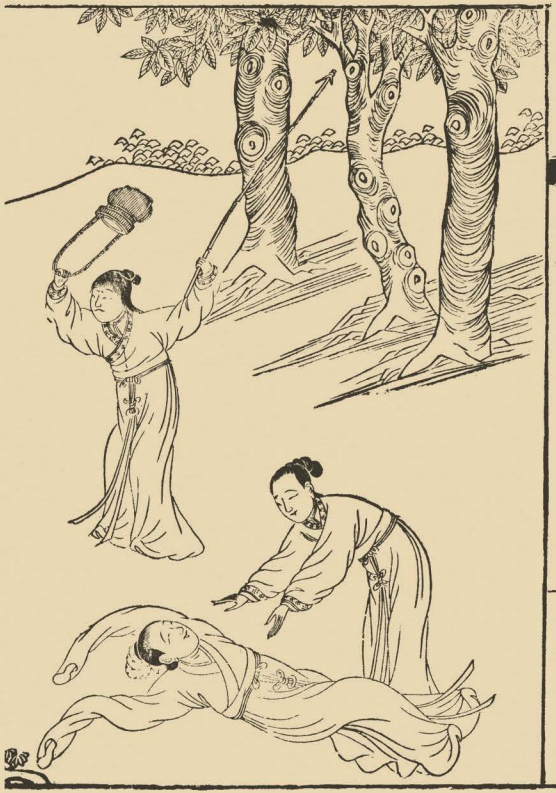
唐賈孝女濮州鄄城人也始年十五其父爲宗人玄基所害其弟强仁年幼孝女撫育之誓以不嫁及强仁成童思共報復乃候玄基殺之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遣强仁自列於縣有司斷以極刑孝女詣闕自陳請代强仁死高宗哀之特詔孝女及弟免罪君子謂賈孝女勇於義孟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其孝女之謂也

汪　曰傳中所列孝女其報父讐無踰隋王舜其保孤弟無踰李文姬賈孝女兼之矣賈玄基殺人於

盛唐之時三尺之法安在而得漏網以至今日孝女志存報復故不嫁盖嫁則此身爲夫之身弟於何撫而讐又於何復耶卒能手刃父讐詣縣請死於禮合矣賈強仁以童年報不共天之讐有司不以爲孝而欲以爲戮何謬也高宗猶有三宥之政其當牝雞未晨之先乎

竇氏二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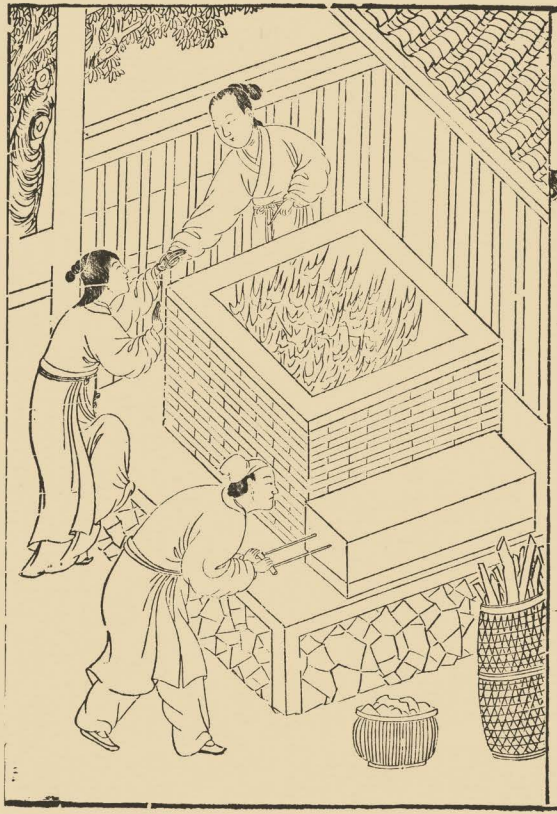
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岩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卽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羣盜乃舍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二女之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



章氏二女

唐章氏二女歙縣人章預之女也母程氏與二女登山採桑母爲虎所攫二女號呼搏虎虎遂棄去母獲免刺史劉贊嘉之蠲其戶稅改所居合陽鄉爲孝女鄉以表之觀察使韓滉因奏贊治有異行詔褒遷焉君子謂章氏二女不畏死以全母傳曰捋虎鬚幾不免虎口此之謂也

汪　曰吾鄉山峭而高水清而駛故生聚其間多忠孝節義之行無論丈夫能也即婦人女子亦往往有之特以人多務實不競於名故每湮滅而不稱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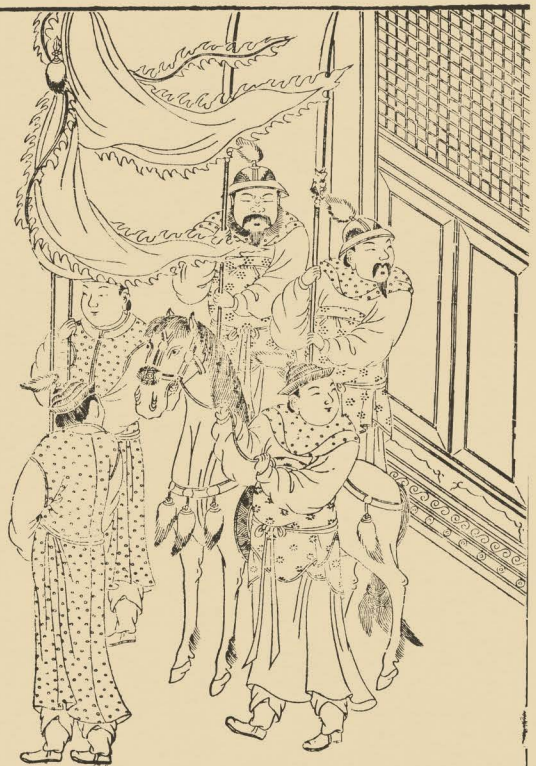
傳僅存則以劉刺史之名其鄉幸而相傳迄今不泯爾二女之名直與此鄉同其永久固劉公之所貽哉苟無苛政徵民受賜多矣必以虎不咥人爲異政昌如以二女皆孝之爲德化乎刺史贊之名稱前與虎北渡河之昆均不朽也又緣二女而益顯也

葛氏二女

唐敬宗時撫州金谿葛祐爲金谿監銀場吏時鑛盡歲額盡虧傾家無以償拷掠幾死祐無子二女至孝不忍見父之苦乃相與發誓願以身代死明日果同躍入冶中俄有陰雲四起烈風雷雨如晦衆皆驚怖即發爐取其骨已化爲白金矣有司遂釋其父幷聞于朝詔旌之官爲立祠鄉民水旱疾疫必往禱焉甚著靈異君子謂葛祐二女以身紓父之急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劬勞之報於是爲至矣又安恤其身乎

汪　曰唐自德宗日以聚財爲事瓊林大盈之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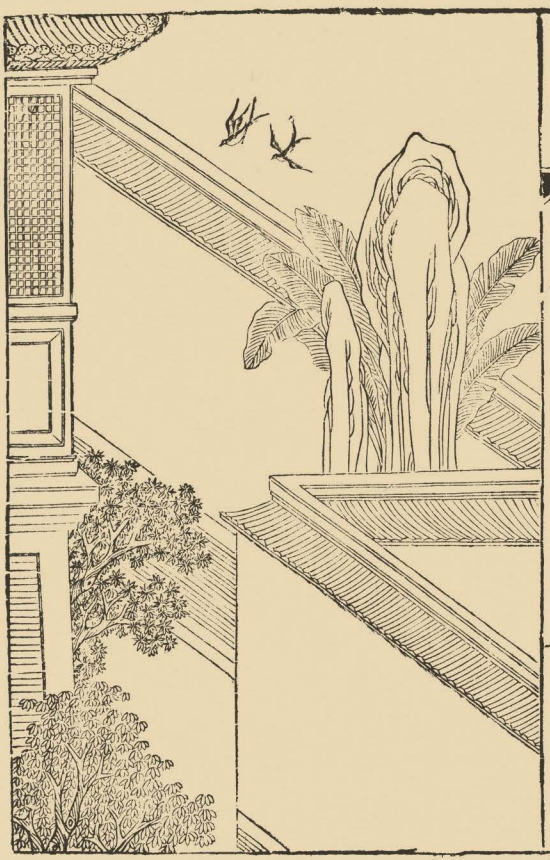
時就朽蠹未聞能一散於十室九空之民而頭會箕斂益厚自封至敬宗而無能改於其德夫人主何患無財所患者人心失而國運隨之也敬宗不以大道生財而銀場置監以開利孔遂爲金谿厲階上好殖貨必欲滿其歲額而弗顧夫監者之破家有司希旨惟求足夫歲額而弗論夫鑛利之已竭上求多於其臣臣求多於其下下之膏脂朘而成上之癰腫耳二女誠孝入冶化金以濟其父之阨烈矣哉大冶有神即其所化之金身當鄉民之尸祝詎謂弗宜然則唐匪斯冶無以煎熬其民而趍於亡二女匪斯冶無以鎔鍊其身而至於化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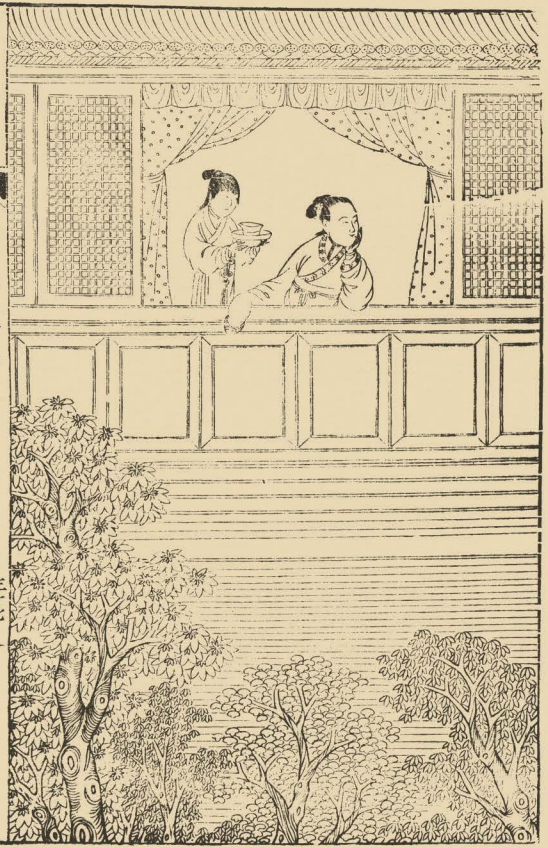


木蘭女

木蘭女梁人也代父戍邊十二年人不知爲女歸賦戍邊詩一篇其詩曰促織何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馬鞭旦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聲濺濺旦辭黃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胡騎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

氣傳金析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强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粧小弟聞姐來磨刀霍霍向猪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間床脫我戰時袍着我舊時裳當窓理雲鬢對鏡帖金黃出門看夥伴夥伴始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兎脚撲朔雌兎眼迷離雙兎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杜牧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裡曾驚學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君子謂木蘭爲女丈夫而才兼文武詩云允文允武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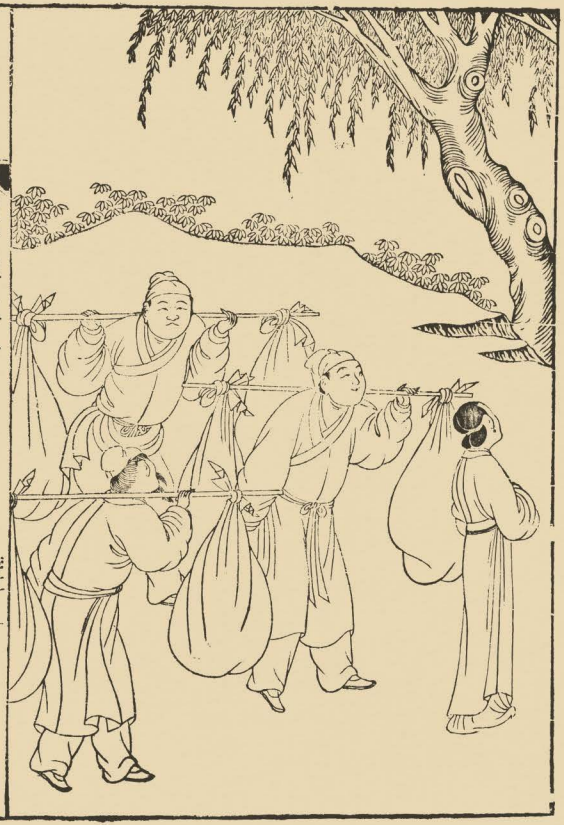
關盼盼

關盼盼張建封妓也善屬詩文雅多風態建封既沒盼盼念舊而不嫁常居燕子樓作詩二絕云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永是長其二適看鴻鴈岳陽迴又覩玄禽逼社來瑾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白樂天喜其詩乃和之曰滿窗明月滿樓霜被冷燈殘拂卧床燕子樓中霜月苦秋宵只爲一人長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塚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怎教紅粉不成灰又贈絕句云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

身去不相隨盼盼得詩反覆讀之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死恐後人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和詩一絕云自守空樓歛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含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旬日不食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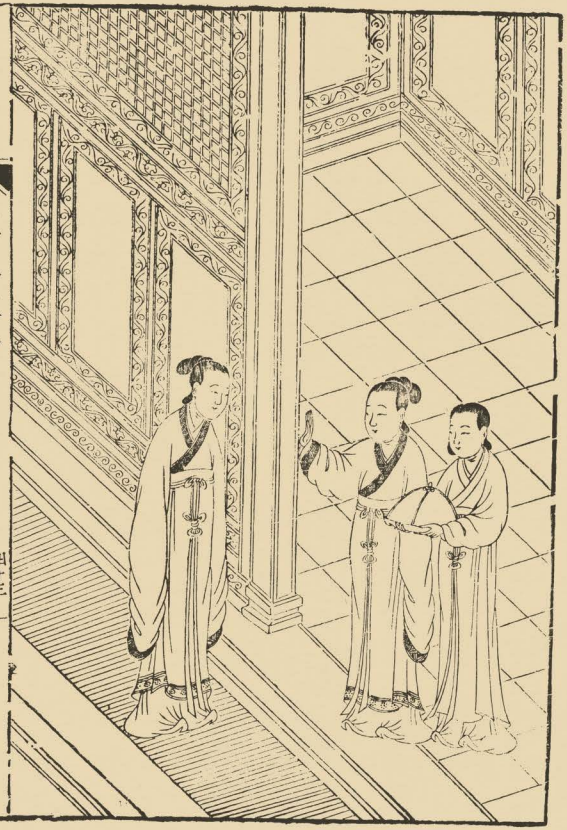
馬希聲妻

五代時馬希聲將攻潭州其妻范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皆爲人笑希聲不聽引兵趨長沙馬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諸將不可戰破其兵追希聲將及希廣召之曰勿傷吾兄希聲於是遁歸范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死君子謂范氏能以大義責夫不惜身死中庸云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此之謂也



周行逢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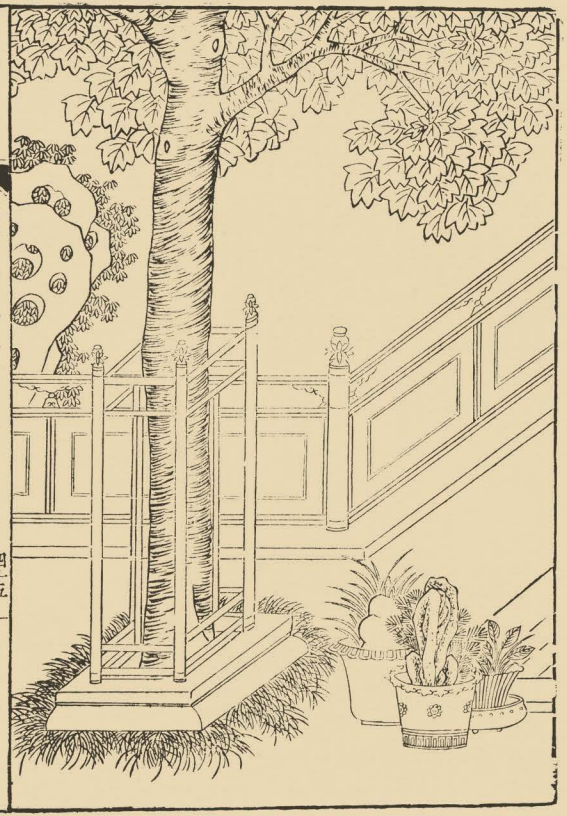
五代周世宗時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妻鄧氏貌陋而剛決善治生嘗諫行逢用法太嚴行逢怒鄧氏因之村墅遂不復歸行逢遣人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僕來納稅行逢見之曰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不先輸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爲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耶行逢欲與之歸不可曰公誅殺太過一旦有變村墅易爲逃匿耳君子謂鄧氏爲知天道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孟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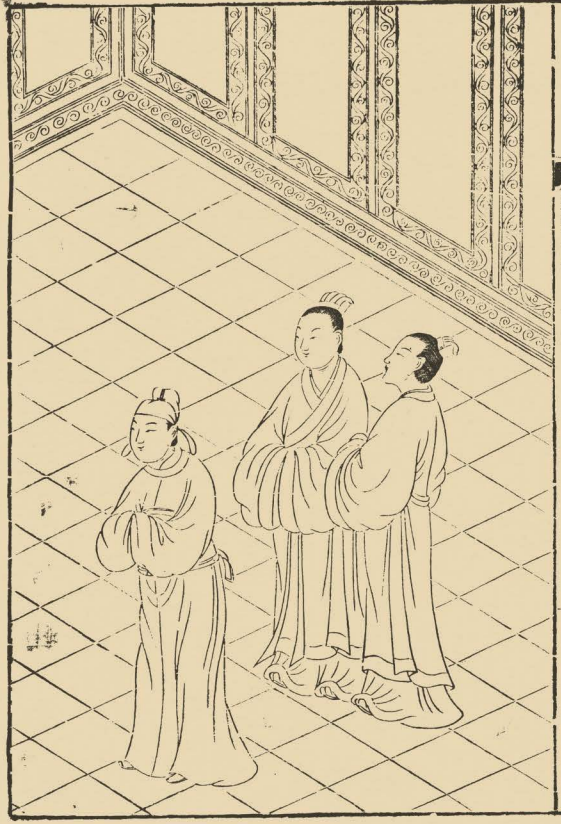
蜀孟昶用王昭遠等主兵柄母李氏謂昶曰吾昔見莊宗跨河與梁軍戰又見爾父在幷州捍契丹定兩川當時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今王昭遠出于厮養伊審微韓保正趙崇韜皆膏粱乳臭素不習兵徒以舊恩置于人上一旦疆場有事安望禦大敵乎以吾觀之惟高彥儔太原舊人終不負汝其餘無足任者昶不能從及昶卒於宋追封楚王謚恭孝昶母不哭舉酒酹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恐死者以汝在耳今汝既死吾何生爲不食數日死藝祖聞而傷之

汪曰蜀自王建肇封盜名而帝不一傳而王衍已含璧於郭崇韜之行營暨崇韜碎首孟知祥始以西川節度進爵蜀王稱帝而治自意劍閣之險泥丸可封而烏知仁贊弗守十四萬雄兵羣解甲於全斌下蜀之日僅一高彥儔以夔州失守自焚乃厮養之元戎膏粱之閫帥咸望風而潰果如李氏所料矣李氏言之而不能必厥子之從則降表之修李家擬復具草而待也夫劉蜀以帝胄開基有卧龍之輔乃嗣主遽就安樂之封況孟蜀非有功德於民而王昭遠猥自方於諸葛君臣泄泄亦得以二世亡嗚呼晚矣



花蘁夫人

蜀費氏之女以才貌事孟昶得幸賜號花蘁夫人幼能屬文尤長於詩嘗作宮詞百首匹休王建令錄其八首云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風景畫船來去碧波中離宮別院繞宮城金版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樹底傍池長有按歌聲春風一面曉粧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內監遥覷見故將紅豆打黃鶯侍女爭揮玉彈弓金丸飛入亂花中一時驚起流鶯散踏破殘花滿地紅翠華香重玉爐添雙鳳樓頭曉日暹扇掩紅鸞金殿悄一聲清蹕捲珠簾太液波清水殿



凉盡船驚起宿鴛鴦翠眉不及池邊柳取次飛花入建章春心滴破花邊漏曉夢敲回禁裡鐘十二楚山何處是御樓曾見兩三峰蕙炷香銷燭影殘御衣薰盡徹更闌歸來困頓眠紅帳一枕西風夢裡寒及宋平蜀以俘見藝祖問其所作夫人奏詩云君王城上竪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箇是男兒孟蜀敗時精兵尚十四萬而王師纔三萬耳

臨邛黃崇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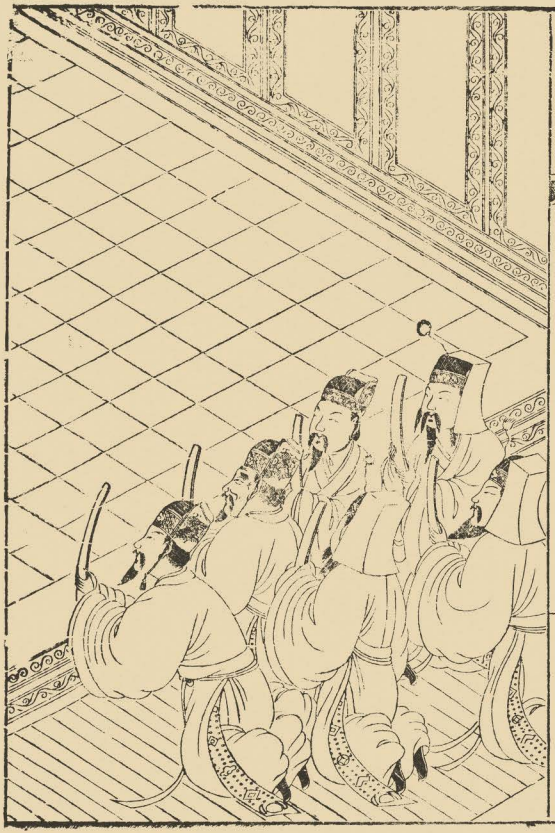
黃崇嘏臨邛人初僞作男子以詩謁蜀相周庠庠甚稱其美薦掄府掾政事明敏吏胥畏服庠愛其才欲妻以女嘏辭以詩云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得詩大驚問之乃知黃使君之女原未從人與老嫗同居此事甚奇說海載之甚悉

王凝妻

王凝妻李氏凝家青齊之間爲虢州司戶叅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幷汙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

列女傳卷九終

B564.6
1835:1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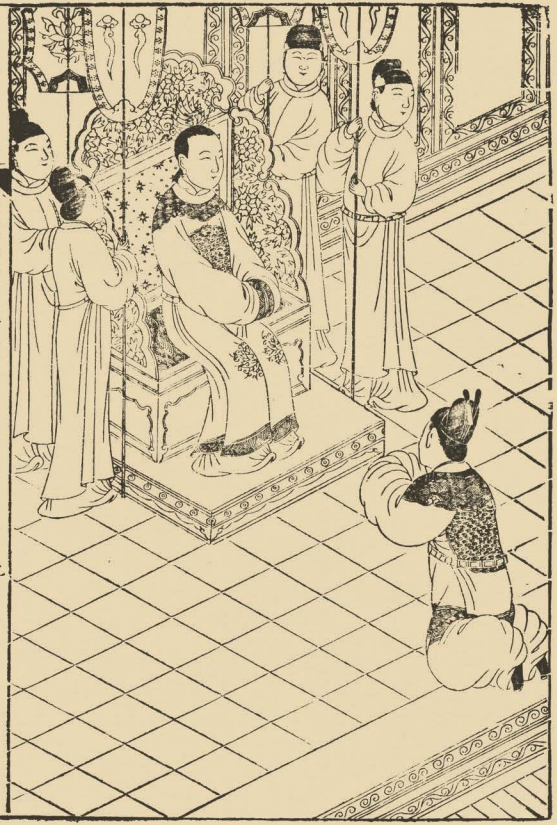
列女傳卷十

一

仇英賈甫繪圖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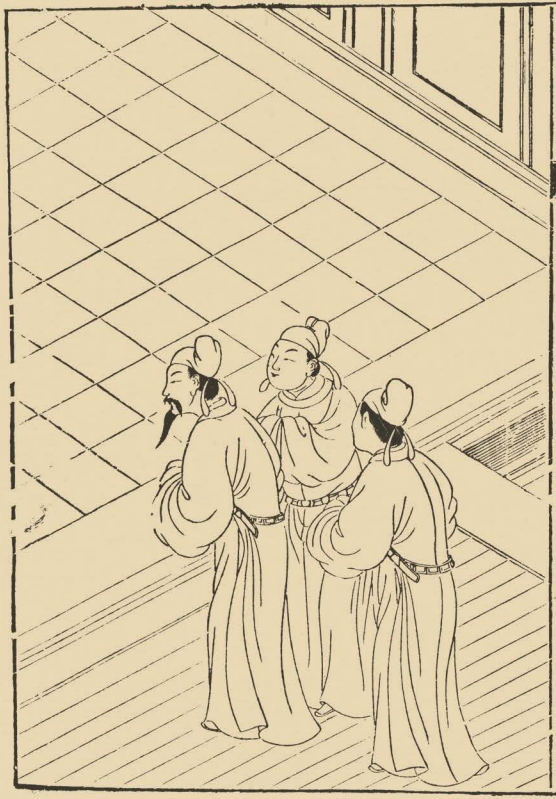
604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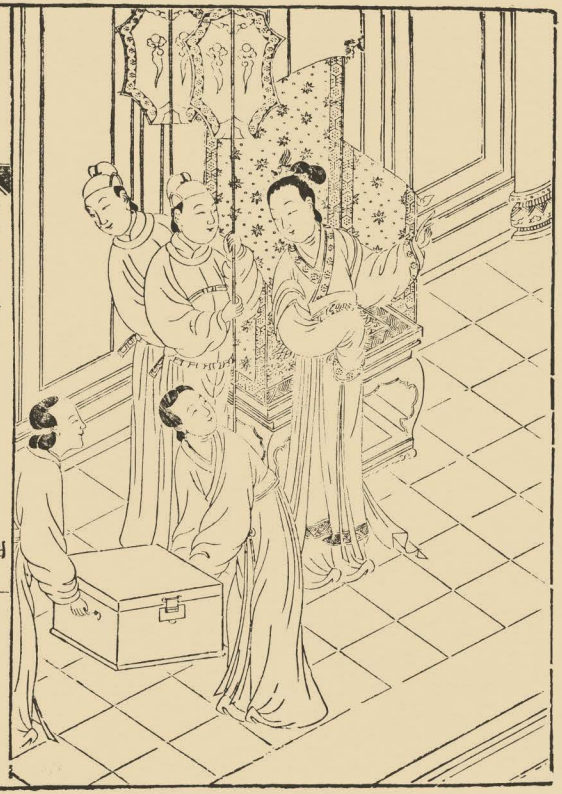


昭憲杜后

昭憲后者安喜杜氏之女宋太祖之母后也后性端莊厥浮侈治家嚴而有法當太祖即帝位尊爲皇太后而太祖拜于殿上羣臣賀焉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享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當疾革召太祖謂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祖考及太后之遺慶也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當傳位于諸弟以次及子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宋史稱

其知社稷之至計云君子謂其見之大而慮之遠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此杜后之謂也





章穆郭后

眞宗章穆郭皇后太原人宣徽南院使守文第二女眞宗在襄邸太宗爲聘之封魯國夫人進封秦國眞宗嗣位立爲皇后謙約惠下性惡奢靡族屬入謁禁中服飾華侈必加戒勗有以家事求言於上者后終不許兄弟出嫁以貧欲祈恩賚但出裝具給之上尤加禮重

慈聖曹后

仁宗慈聖光獻曹皇后眞定人樞密使曹武惠王彬之孫也明道二年詔聘入宮景祐元年册爲皇后性慈儉重稼穡嘗於禁苑種穀親蠶善飛白書慶歷八年閏正月帝將以望夕再張燈后諫止後三日衛卒數人作亂夜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閤擁持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媪殿小女予紿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諭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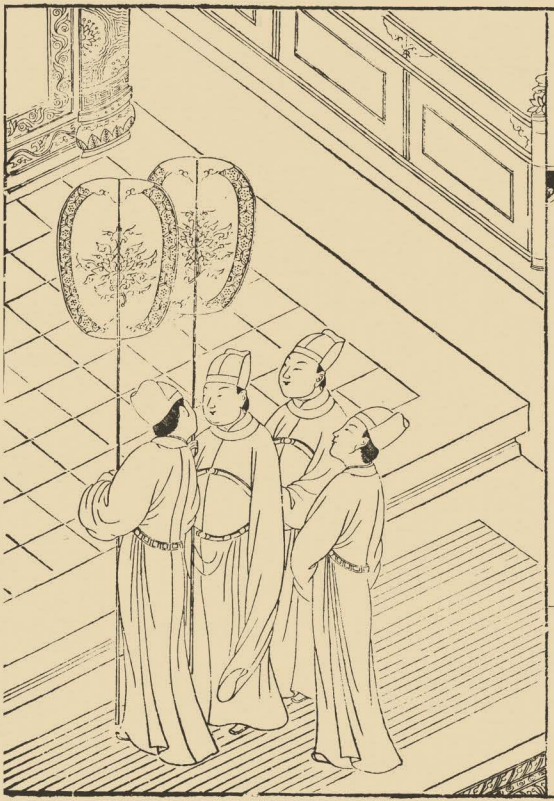
明日行賞用是爲驗故爭盡死力賊卽禽滅閤內妾與
卒亂當誅祈哀幸姬姬言之帝貸其死后具衣冠見請
論如法曰不如是無以肅清禁掖帝命坐后不可立請
移數刻卒誅之張妃怙寵上僭欲假后盖出游帝使自
來請后與之無靳色妃喜還以告帝曰國家文物儀章
上下有秩汝張之而出外廷不汝置妃不懌而輟英宗
方四歲育禁中后拊鞠周盡迨入爲嗣子贊策居多帝
夜暴疾崩后悉斂諸門鑰寘於前召皇子入及明宰臣
韓琦等至奉英宗卽位尊后爲皇太后檢柅曹氏及左
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神宗立尊爲太皇太

后名宮曰慶壽帝致極誠孝所以承迎娛悅無所不盡
后亦慈愛天至或退朝稍晚必自至屏扆候矚問親持
膳飲以食帝外家男子舊母得進謁后春秋高弟侄亦
老帝數言宜使入見輒不許他日侄侍帝帝復爲請乃
許之因偕詣后閤少焉帝先起若令侄得伸親親意后
遽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輒遣出晚得水疾侍醫莫能治
元豐二年崩初王安石當國變亂舊章后乘間語神宗
謂祖宗法度不宜輕改熙寧宗祀前數日帝至后所后
曰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因赦行之今亦當爾
帝曰今無他事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

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帝欲愛惜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悚聽垂欲止復爲安石所持遂不果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慶壽宮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尚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蘇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人以爲必死后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據至於詩其過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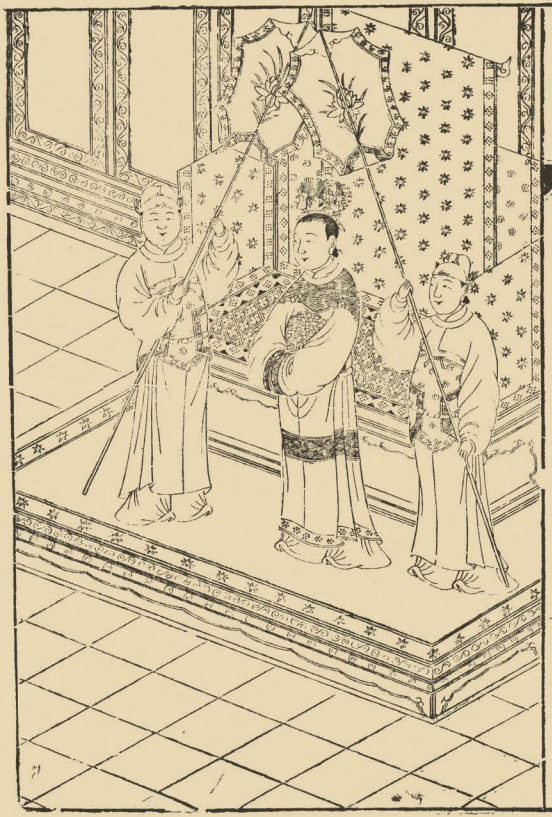
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冤濫致傷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軾由此得免

汪　曰漢鄧太傅唐郭汾陽宋曹樞密皆以仁厚專閫未始貪功妄殺故天藉以仁厚之報子孫通顯三氏皆以孫女爲后且三后皆賢有聲來葉固其祖德之流芳實亦天心之默隲也語宋之君必首仁宗語宋之后必及曹后而天顧俾其艱於嗣說者以爲太宗之咎或其然哉



馮賢妃

馮賢妃東平人曾祖炳知雜御史祖起兵部侍郎妃以良家女九歲入宮及長得侍仁宗生邢魯國二公主封始平郡君帝將登其品秩力辭不拜林美人得幸神宗生二王而歿王尚幼妃保育如已子在禁掖幾六十年始終五朝動循禮度薨年七十七贈賢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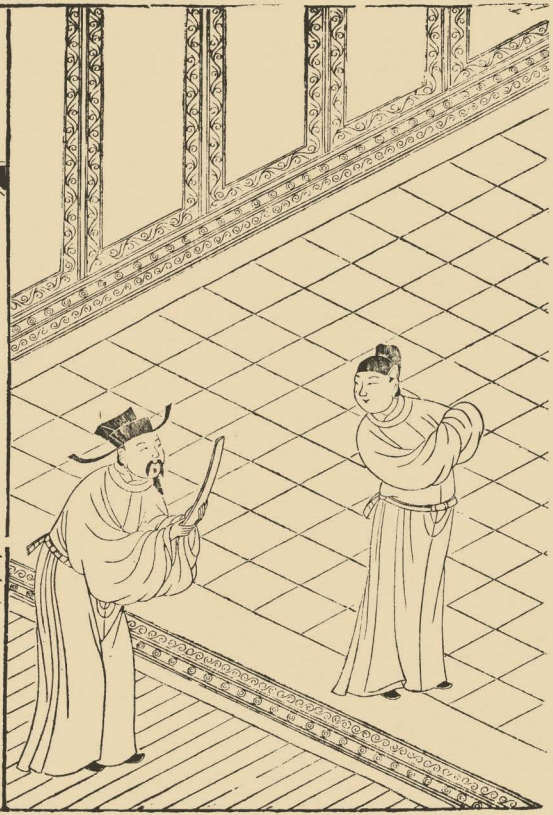
憲肅向后

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后河內人故宰相敏中曾孫也治平三年歸于潁邸封安國夫人神宗即位立爲皇后帝不豫后贊宣仁后定建儲之議哲宗立尊爲皇太后宣仁命葺慶壽故宮以居后后辭曰安有姑居西而婦處東濱上下之分不敢徙遂以慶壽後殿爲隆祐宮居之帝將卜后及諸王納婦后勑向族勿以女實選中族黨有欲援例以恩換閤職及爲選人求京秩者且言有特旨后曰吾族未省用此例何肅以私情撓公法一不與帝倉卒晏駕獨決策迎端王章惇異議不能沮徽宗立

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聽凡紹聖元符以還惇所斥逐賢大夫士稍稍收用之故事有如御正殿避家諱立誕節之類皆不用至聞賓召故老寬徭息兵愛民崇儉之舉則喜見于色纔六月即還政

汪曰元祐九年之政悉出宣仁順治威嚴裨海而內謐如也憲肅之謙厚貞順不減宣仁而明斷弗逮彼其心必謂老身無子而引嫌守分過於遜避外廷建置弗敢與聞遂成紹聖之紛紛而元祐之杯水卒無以撲熄豐之夙焰回視曩時誤用之儉壬其根

據巖廊如故矣吾不以后爲非賢獨惜后無以制厥子俾宣仁九載之勤劬一朝而悉成畫餅也



昭慈孟后

宋昭慈聖獻孟后洛中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也后當建炎間生辰置酒宮中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未有其比者姦臣肆為謗誣雖常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乃召范冲重脩冲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稱朱墨史又為哲宗辯誣錄當欽宗時金人圍汴城陷孟太后以被廢獨未從北去張邦昌尊為元祐皇后后詔迎康王即位會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太后乃從上幸維揚已而詔奉太后如杭

州及維揚爲金人所破帝亦如杭州時苗傅爲扈從統制與正彥以帝爵賞不平作亂帝登樓傅等進曰陛下不當即位將來淵聖皇帝歸未知何以處之請隆祐太后聽政而立皇太子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人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傅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爲天下主奉皇子爲帝太后曰皇帝聖孝無失今强敵在前吾以一婦人于簾前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

傅等不從時尚書朱勝非在側太后顧謂之曰今日正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乎勝非還白帝可爲後圖遂禪位于皇子雱傅等軍乃退呂願浩張浚討正之繼而太后避亂如洪州又如虔州紹興元年崩

汪　曰宣仁歷選世家女而立后慶帝得賢內助已而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斯語也若燭照而龜卜然謂爲女中堯舜信與如神之堯濬哲之舜相彷彿也孟后立而被廢廢而復位既復而又廢眞如塞翁之失馬禍福相倚伏循環而孰測其端蓋天欲留之以輔建炎之治故前

使章惇壞哲宗之名節而后廢後使馮澥希蔡京之風旨而后復廢郝隨狗葦所不足誅然此無損后之賢適為后之福而莫非宣仁之遺也已

朱后

宋欽宗后朱氏武康節度使伯材之女也與徽欽及鄭太后爲金人所虜赴送燕京時發押官澤利與信安知縣飲令后歌后辭不能澤利怒曰四人性命在我掌中安得如是后以徽欽太后之故不得已涕泣勉從之澤利拽后衣曰坐此同飲后怒欲手格之力不及爲澤利所擊頼知縣勸止知縣復持盃謂后曰勸將軍酒后曰我不能我之不死者有太后在也我豈畏死耶願遂殺我欲自投井左右救止後卒于燕年二十嘗作怨歌云幼富貴兮厭綺羅裳長入宮兮得奉君王今委頓兮流

落異鄉嗟造物兮速死爲强其二云昔居天上兮珠宮貝闕今日草莽兮事何可說屈身辱志兮憾誰爲雪速歸泉下兮此愁始絕君子哀朱后所遇之不幸

慈烈吳后

高宗憲聖慈烈吳皇后開封人年十四高宗爲康王被選入宮后頗知書從幸四明衛士謀爲變入問帝所在后紿之以免未幾帝航海有魚躍入御舟后曰此周人白魚之祥也帝大悅封和義郡夫人進封才人后益博習書史又善翰墨由是寵遇日至尋進貴妃顯仁太后亦愛后邢皇后崩顯仁以爲言詔册爲皇后顯仁性嚴肅后身承起居順適其意嘗繪古列女圖置左右爲鑒又取詩序之義扁其堂曰賢志初伯琮以宗子召入宮命張氏育之后時爲才人亦請得育一子於是得伯玖

更名璩中外議頗籍籍張氏卒併育于后后視之無間伯琮性恭儉喜讀書帝與后皆愛之封普安郡王后嘗語帝曰普安眞天日之表也帝意決立爲皇子封建王出璩居紹興高宗內禪手詔后稱太上皇后居德壽宮上皇崩孝宗欲迎還大內后以上皇几筵在德壽宮不忍舍去因命所御殿曰慈福居焉嘗與光宗言及用人后曰宜崇尚舊臣嘉王侍側后勉以讀書辯邪正立綱常爲先孝宗崩光宗疾未平不能執喪羣臣發喪太極殿成服禁中許之后代行祭奠禮尋用趙汝愚請於梓宮前垂簾宣光宗手詔立皇子嘉王爲皇帝翌日冊夫

人韓氏爲皇后撤簾汝愚後以謫死中書舍人汪義端目汝愚爲李林甫欲併逐其黨后聞而非之年八十三崩

成肅謝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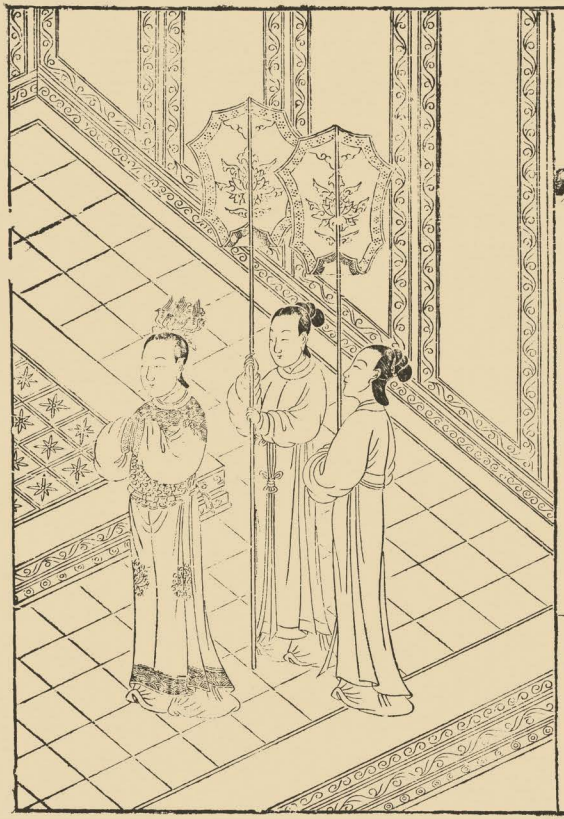
孝宗謝皇后丹陽人初被選入宮憲聖太后以賜普安郡王封咸安郡夫人王卽位踰年進貴妃淳熙三年立爲皇后后性儉慈減膳羊每食必先以進御服澣濯衣有數年不易者弟淵以后貴授武翼郎后嘗戒之曰主上化行恭儉吾亦躬服澣濯爾宜崇謙抑遠驕侈後崩謚成肅

汪　曰嘗觀宋史至孝宗嗣統大快人心者三太宗據其兄之有而私厥子孫令其弗絕詎有還期哉太祖之後沉淪不振幾二百年至于茲始以德芳之

齋傳三帝而後又以德昭之齋傳五帝猶百數十年安然以長劍撐東南半壁之天而少慰開翔之祖一也舉室北轅偷安南渡至于茲而恢復有志雖無隙可乘而邊陲息警易表爲書改臣稱姪一時臣下稍增氣色二也宮闈之間怡愉和悅時朝德壽從幸聚景屢上尊號終喪三年孝道之純千載僅見三也前有仁宗後有孝宗二君實錄讀之令人心慊意滿豐豐忘倦愚亟欲揚壽皇之烈故於壽成不容不略壽成繼夏后而膺冊命躬慈儉爲六宮先固壽皇之化行哉

王昭儀

王清惠宋昭儀也至正丙子伯顏入臨安以王北去王題滿江紅于驛壁抵上都懇請爲女道士號冲華其詞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恩承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裡暈生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鞏敔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沾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君子悲王昭儀有高才而薄於福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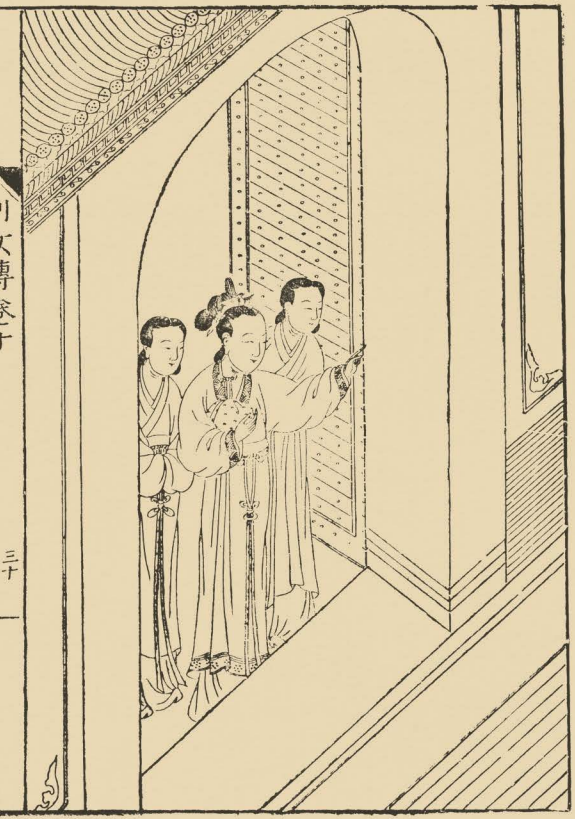


賢穆公主

宋賢穆公主神宗皇帝女也尚錢光玉舊例公主下嫁畫堂中坐舅姑拜於簾外賢穆奏乞行常人禮上與慈聖太后大喜再三稱歎詔從所請上令中使宣諭宰執嘉其賢德次日殿上稱賀君子謂賢穆主貴而能下書云克自抑畏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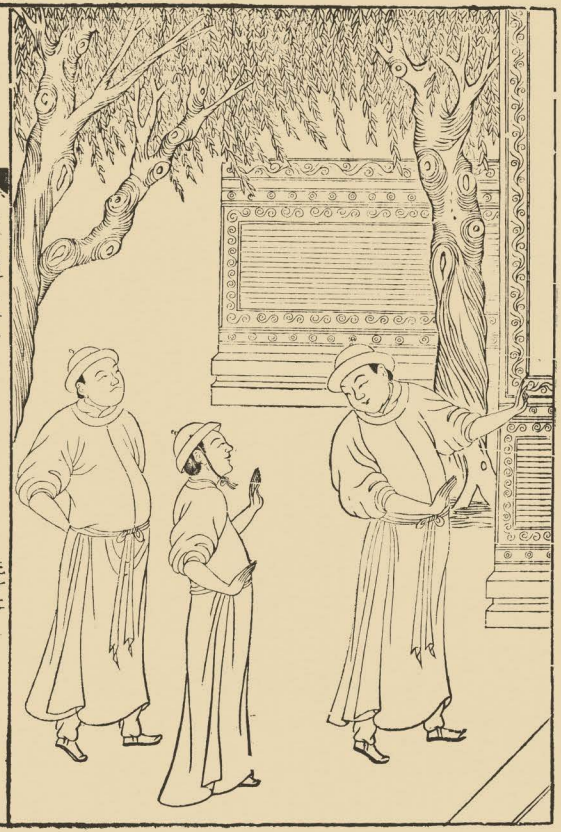
汪　曰宋室后妃多賢故一時公主閑於內教亦多賢德茲不暇枚舉論其表表者如太宗女荊國公主下嫁都尉李遵勗舊制公主將嫁降其父爲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生日主以舅姑禮謁之又如神宗

女信國公主下嫁鄭王潘美之曾孫意事姑甚謹克修婦道茲復於賢穆公主見之夫賢穆本以金枝玉葉釐降編戶即驕縱傲慢誰克制焉而願以帝女行常人禮不引例而安於貴倨宜與荊國信國二主匹休媲美賢德誠足嘉哉益識曹馮高向之化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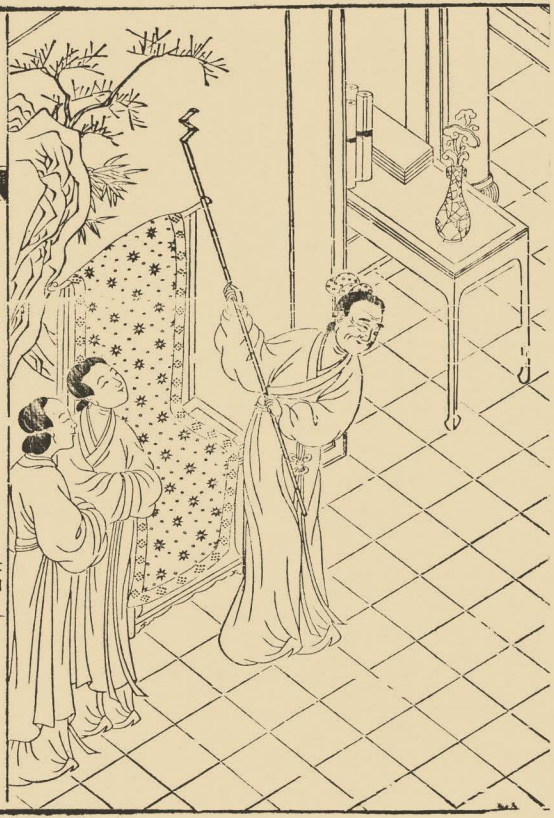
金鄭夫人

金胡沙虎自稱監國都元帥以兵逼金主出宮乘素車至衛邸錮守之尚宮左夫人鄭氏爲內戚掌寶璽胡沙虎欲除拜其党遣黃門入收璽鄭氏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爲黃門白言天時大變主上猶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之反爲逆豎奪璽耶我死可必璽必不可得也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



金葛王妃

金烏林荅氏葛王烏祿之妻也烏祿時爲濟南尹金主恣于淫召烏祿妻烏祿妻謂烏祿曰我不行上必殺王王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召王府臣僕曰爲我禱東嶽使皇天后土明監我心行至良鄉自殺君子嘉其貞烈語云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此之謂也



陳母馮氏

諫議大夫陳省華娶馮氏生三子堯叟堯佐堯咨眞宗時皆登進士第皆累遷至顯貴堯咨善射自號小由基爲荆南太守秩滿歸謁其母母曰爾典名藩有何異政對曰州當孔道過客以兒善射莫不歎服母曰忠孝以輔國爾父之訓也爾不務行仁政以善化民顧專卒伍一夫之伎豈父之訓哉因擊以杖而堯咨金魚墜于地世稱馮氏善敎子有孟母之風焉

劉安世母

宋劉安世母有賢名安世初除諫官未拜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爲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若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于是受命在職正色立朝面折廷諍人目之爲殿上虎

汪　曰劉忠定公嘗就司馬溫公講學溫公教之以不妄語公自茲言行一致表裏相應盖力行七年

而後成焉其面諍廷論批逆鱗是勿欺之犯也其抗疏論列不避權貴是公所爲不負母教者也中立不倚死且甘之矧流竄乎乃史惜其忠直有餘疾惡過甚若願其少貶以從時焉者亦大異乎其母之所望於器之者矣

李好義妻

宋李好義妻馬氏開禧間好義爲興州正將蜀吳曦反好義誓死報國麾衆受甲與昆季及子姪拜訣于家廟囑馬氏曰日出當自爲計死生從此決矣馬氏奮聲曰汝爲朝廷誅賊何以家爲決不辱李家門戶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念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何如衆皆踊躍誅曦而還

汪　曰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舉丘崈崈陛辭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

軍已而挺卒宿以楊輔權安撫使而以李世廣權總其軍乃挺子曦則使之帶御器械又使爲文臣帥又使爲殿前指揮太尉所以抑吳氏之權者得矣韓侂胄陳自强受其賂而許之還蜀復以爲興州都統制而成其異謀曦遂獻階成和鳳四州于金而得封蜀王決意反叛令吳氏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而盡向微李好義結諸忠義士輔安丙以除亂悉復所獻于金等州則曦首未必遽傳于臨安朝廷且增西顧憂矣好義不聞有所封拜嘉定五年始賜忠壯之謚豈當時誰蔽其功乎馬氏以勤王定亂激勸其夫

竝有令譽非倖也宜也

羅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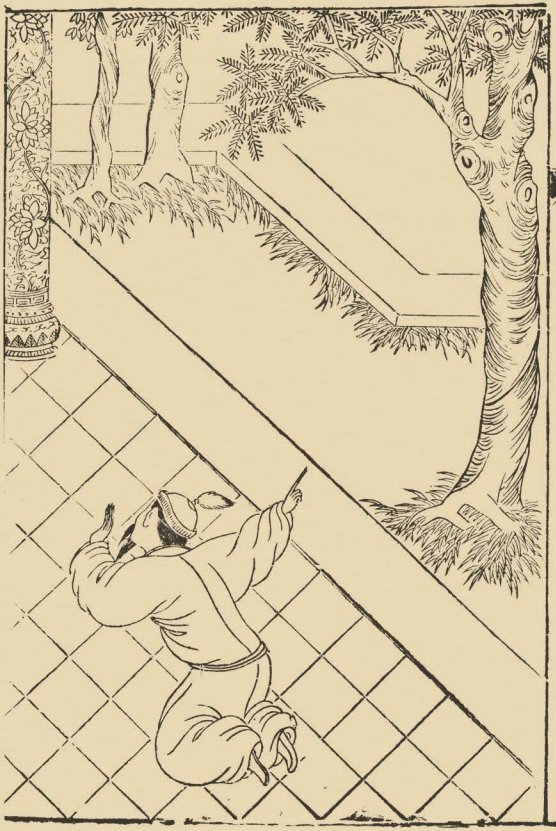
宋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厨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吾矣君子謂羅夫人能推恩論語云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羅夫人可謂能御奴婢矣

汪　曰昔陶靖節令彭澤時遣一力給其子且戒之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夫師不宿飽而責三軍

之用命不可得也況家之奴婢尤宜結以恩義可使捋腹而當事乎羅夫人之待僕從有恩故僕從樂為之用而事靡弗理得靖節之意焉乃東山之愛其母則無異於公父文伯之見也已

陳寅妻

宋陳寅知西河元人攻城寅竭智固守力不能支謂妻杜氏避兵鋒杜氏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耶即飲藥死二子及婦俱死母旁寅斂而焚之乃自伏劍死賓客死者二十八人君子謂陳寅夫婦忠烈之感人也如是孟子云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此之謂也



順義夫人

宋趙鼎發通判池州拜州事元兵攻城都統張林欲降鼎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鼎發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鼎發笑止之元兵薄城鼎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盛服同縊從容堂元將伯顏入城問太守安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息焉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事聞贈鼎發文閣待制謚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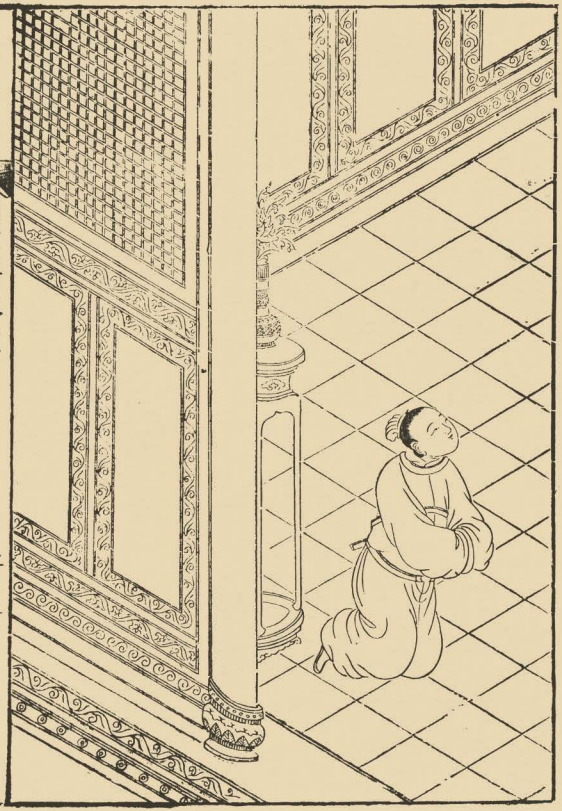
陳文龍母

宋陳文龍以狀元及第後知興化軍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械送杭州不食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憾哉亦死衆嘆曰有是母宜有是兒爲收葬之君子謂陳母能成其子之節而義不獨生以累其子易云繫用徽纆寘于叢棘此之謂也

Z5646
1835
11

仇英實甫繪圖

8040.2



吳賀母

宋吳祥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夫人于屏間聞之怒笞賀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何恐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吾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恐惧謹默君子謂謝氏善於敎子詩云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謝氏其知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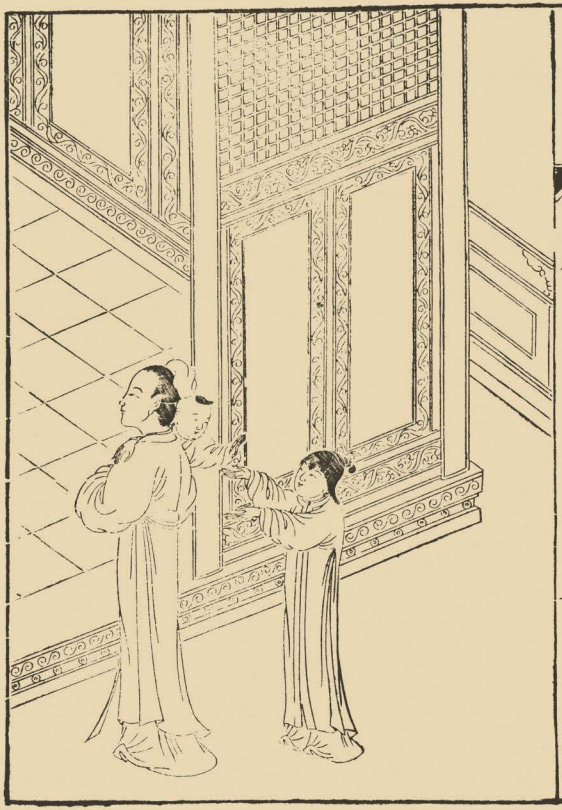
汪　曰昔南容三復白圭夫子謂其有道不廢無道免禍而以兄子妻之謹言之貴於聖門尚矣故詡言盡仁而多言多敗吳母能見及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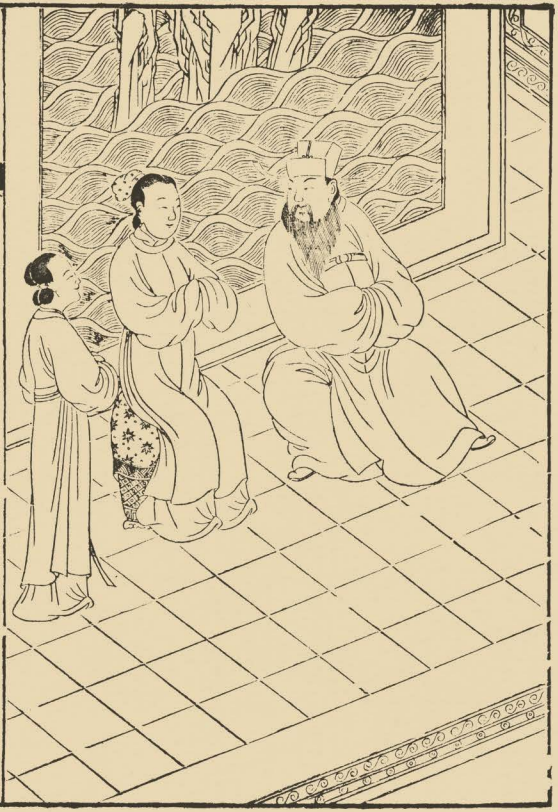
种放母

宋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也父卒獨與母俱隱于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峰結草爲廬以講習爲業從學者衆得束脩以養母其母亦能樂道薄滋味淳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幹表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爲果爲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其母盡取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到處太宗詔賜縑錢不奪其志

汪　曰嘗攷別傳放沉默好學性嗜酒每種秫自釀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淡溪醉侯幅巾短褐

負琴携壺泝長溪坐磐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
咸平初母卒後三年徵對崇政殿詢以民政邊事放
荅云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
對即日授左司諫賜巾服簡帶翌日表辭恩命上令
中書諭意不聽其讓初放從陳摶游摶戒之曰子他
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闕夫名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忌
之故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有物毀之耳後竟如摶
言然則放之避名其母有以成之其林類榮啓期之
流乎母之賢信能安貧樂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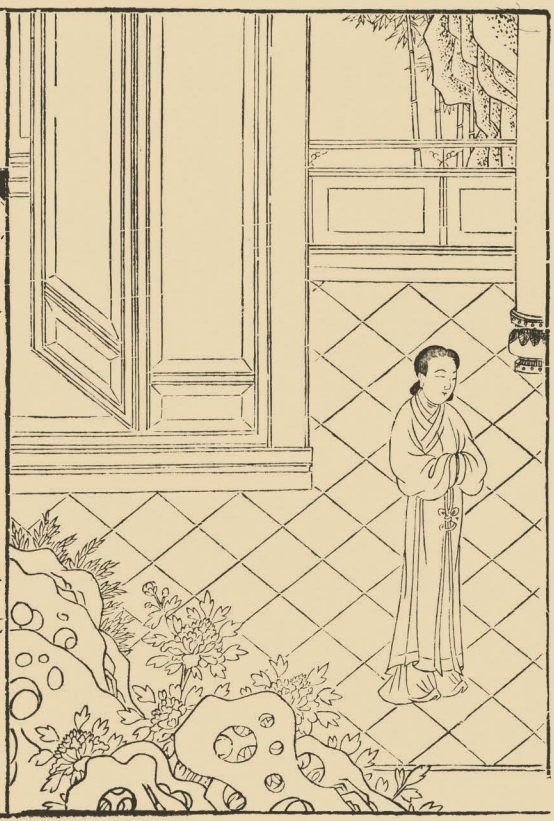


包孝肅媳

宋包孝肅媳者包丞相拯之子婦也拯子纔早亡惟遺一稚兒拯夫婦意兒婦崔氏不能守使左右諷之崔氏遂垢涕泣出堂下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執箒滌之事幸矣兄敢汚家乎生爲包氏婦死爲包氏鬼誓無他也其後稚兒亦卒母呂氏自荆州來欲嫁之謂曰喪夫守子子死誰守崔氏曰昔之留也非以子也舅姑故也今舅姑老矣忍舍去乎呂氏怒曰我寧死此決不獨歸崔氏曰母遠來義不當使獨還然至荆州儻以不義見迫必死于尺組之下願以屍還包氏遂偕去母見女

誓必死卒歸包氏君子謂崔氏不以存亡易心論語云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其崔氏之謂乎

汪　曰婦之殉夫烈易而節難烈婦慷慨於一朝一死足以畢事節婦守志以終身今日可幸無失而未可必於來日今禩可幸無失而未可必於來禩迄乎蓋棺事始定耳崔氏勵志以堅其守不爲母言而移可必其終之無柒矣廬有孝肅而廬始重孝肅有是婦而名愈震然以仁宗爲之君而卒艱於脩以孝肅之爲臣而卒斬其後則一時天意之不可解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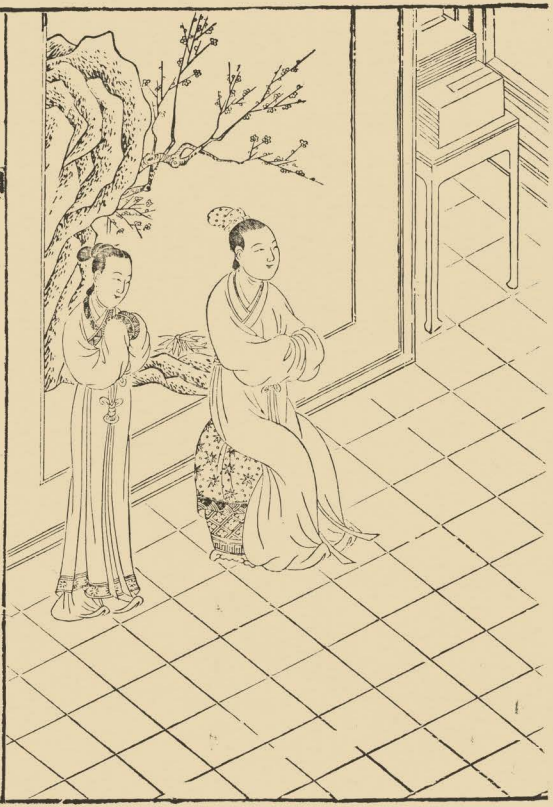


二程母

程母者姓侯氏程大中公珦之妻明道伊川二程夫子之母也母事舅姑內外聞其孝大中公性剛斷處家嚴厲母敬之以禮平居如對大賓然是故大中公多內助禮敬特甚而母益謙順自牧罔或悖焉雖小事未嘗專必稟命而後行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朴婢侍或兒女諸子小有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怒僕妾之過惟恐有傷獨諸子有過小則詰責大則請命於大中公必求其改而後止嘗曰子之所以不肖皆母蔽其過則父不知而無由以正之也故二程夫子于飲

食衣服一無所擇學成大儒續千載不傳之道統而有宋一代名儒多出其門下後世頌程母之教爲不衰也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此程母之教之謂也

汪　曰二程夫子書家傳而戶誦之蓋自五星聚奎而後已肇此日之文明而道學大顯二夫子倡明之力爲多一時學士舉出其門道統之傳意在斯矣侯氏發祥孕秀伯叔齊賢曠世希覯視啓聖之顏氏擇鄰之孟母相後先焉然嘗稽程氏家乘大中公之先實吾新安休寧人云



尹和靖母

尹母者姓陳氏河南和靖處士尹焞之母也母處家整肅雖貧窶不爲戚然焞童幼卽敎之動止語默使合于禮甫長授以經義聞程伊川先生有敎命焞往師事之行矣戒之曰學有本原必求其得耕弗穫菑弗畬弗貴也紹聖初焞應舉發策語不善不對而出告伊川先生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先生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也伊川先生聞之嘆曰賢哉母也焞于是終身不就舉聚徒力學爲士君子所宗仰而母之賢益彰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尹

母之教也

汪　曰尹母之識超矣其天定矣其教子也可謂重道德而輕勢利者矣受業程門則因不失其所親學求本原則功不用於泛濫所以成其子者既非尋常世俗之見乃善養祿養之言且有浮雲富貴之襟懷故焞雖當張浚朱震趙鼎之交薦有說書侍講之命而終以和議爲非固辭不拜程子所云晚得二士焞居一焉而亟賢焞母以風世也爲顧外者警也

劉愚妻

宋劉愚之妻徐氏女也劉愚入太學調江陵府教授移安鄉縣令有惠政不樂仕進遂致仕徐氏甘貧寡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爲賢而若是亟令歸之愚出書以示之則束修所得也乃已君子謂徐氏能以義正其夫禮曰臨財毋苟得此之謂也

汪　曰夫子罕言利而於放利者直以多怨惕之窒利源也故田稷之母規其子之受金于今爲烈而劉愚之妻恐其夫之貨取視古有光安於勤勞不爲苟得必其合義而後受焉婦人而有廉靖之風詎多

得乎彼黷貨之夫亦可愧矣

歐希文妻

宋歐希文妻者廖氏之女也紹興三年盜起建昌至臨江貢士歐希文與妻廖氏共掖其母傅氏走山中爲賊所追執廖欲辱之廖正色叱賊賊知不可屈揮刀斷其耳臂廖猶罵賊曰爾輩叛逆至此我即死爾輩亦不久屠滅語絕而仆鄉人義而葬之號廖節婦墓

戴石屏後妻

宋戴復古號石屏未遇時流寓江右武寧有富家翁愛其才以女妻之居三年忽欲作歸計妻問其故告以曾娶其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釋盡以奩具贈夫仍餞以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牋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捉月盟風不是夢中語後回君重來不相忘處把酒澆奴墳土夫既別後遂赴水而死

莽城莫荃

宋周渭莽城人妻莫荃賢婉也渭將避地零陵爲盜所襲脫身北走不暇與荃別二孩幼荃尚年少父母欲嫁之荃泣曰渭非久困者今違難遠適必能自奮于是親蠶績碓舂以給朝夕二子皆畢婚娶九二十六年復見渭朱鼻爲荃著傳君子謂莫荃賢而有守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小常村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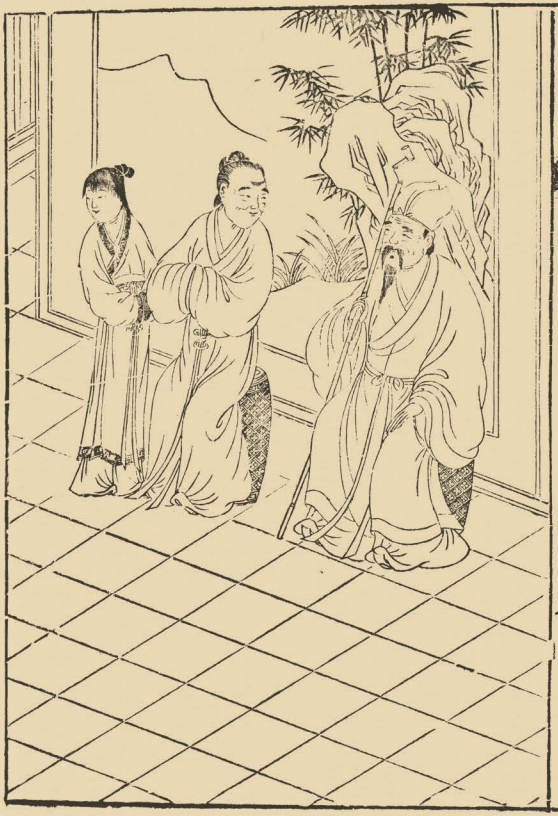
宋建炎四年叛卒楊就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辱之婦誓死不辱汙遂見殺棄屍道旁賊退人收葬之死所枕處其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削去則復見覆以他土其跡愈明君子美其貞烈而哀其蒙難論語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此之謂也

涂端友妻

宋涂端友妻陳氏臨川人紹興九年盜起被驅入黃山寺逼之不從以刃加其頸叱曰我良家子義豈受爾辱賊乃幽之屋壁數日人或齎金帛贖其孥賊引端友妻令歸曰吾何面目登涂氏堂罵不絕口竟死之君子謂陳氏知義全節孟子云舍生而取義者也其此之謂也

汪　曰是歲和議成大赦而臨川之盜猶然羙戈潢池辱及良家子女罪死不赦者也朝廷命一將假以數千之師滅此而後朝食有餘力矣而亦憚於用兵俟其自服不云蔑乎陳氏爲賊所駈甘死弗辱義

不復生有古烈士風焉雖粉骨山門碎身賊手猶生之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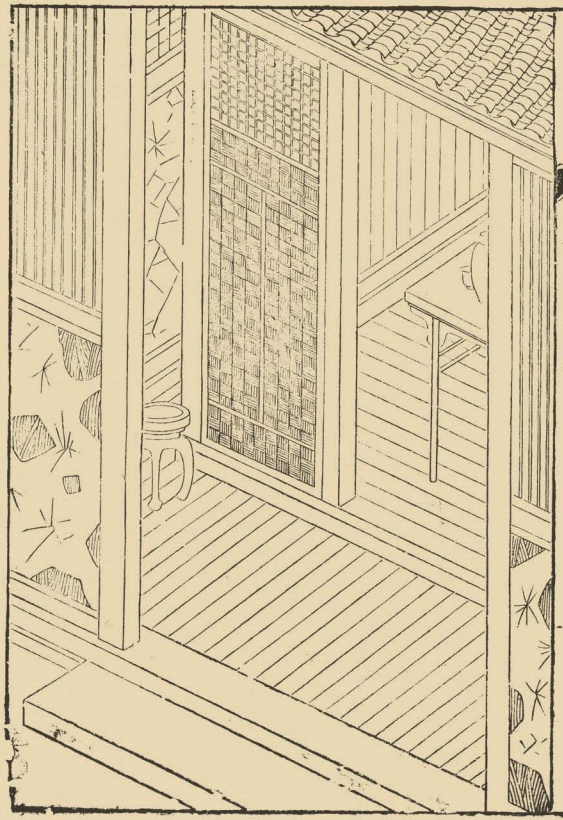
陳堂前

陳堂前漢州雒縣王氏女節操行義爲鄉人所敬但呼曰堂前猶私家尊其母也堂前年十八歸同郡陳安節歲餘夫卒僅有一子舅姑無生事堂前斂泣告曰人之有子在奉親克家爾今已無可奈何婦願幹蠱如子在日舅姑曰若然吾子不亡矣既葬其夫事親治家有法舅姑安之子日新年稍長延名儒訓導既冠入太學年三十卒二孫曰綱曰紱咸篤學有聞初堂前歸陳夫之妹尚幼堂前教育之及笄以厚禮嫁遣舅姑亡妹求分財產堂前盡遺室中所有無靳色不五年妹所得財爲

夫所釐乃歸悔堂前爲買田治屋撫育諸甥無異已子親屬有貧窶不能自存者收養婚嫁至三四十人自後宗族無慮百數里有故家甘氏貧而賣其孥女於酒家堂前出金贖之俾有所歸子孫遵其遺訓五世同居並以孝友儒業著聞乾道九年詔旌表其門閭云

汪　曰嘗觀夫易陽一而陰二故世多婦人陽舉而陰惡故世不多賢婦人陳堂前可語賢婦矣持節而兼持家課孫同於課子承順夫之父母撫育夫之幼妹恩及宗親惠施貧窶陰功家教兩足稱焉其爲鄉人所敬爲明辟所旌有由然也節烈婦不之於時

節烈而以賢稱詎易得哉乃今於陳堂前見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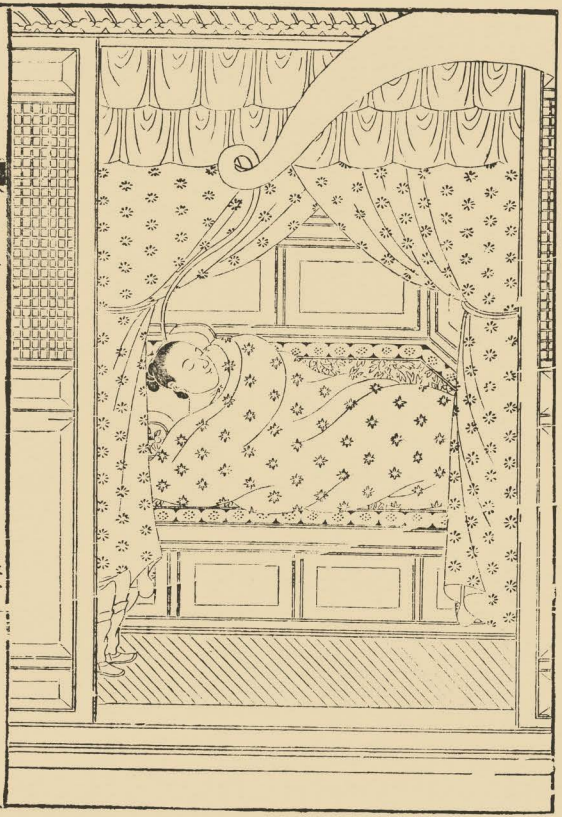


江夏張氏

衆張氏江夏民婦也里中惡少年謝師乞者懷刀過其家逼姦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張大罵曰庸奴我可死不可辱也至以刀斷其喉猶能走擒師乞以告鄰人既死詔封貞白院君表其墳曰烈女之墓賜酒帛令致祭焉君子謂張氏爲能潔身中庸云白刃可蹈也其張氏之謂乎

劉當可母

王氏利州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劉當可之母也紹定三年就養興元元兵破蜀提刑龐援檄當可詣行司議事當可捧檄白母王氏毅然勉之曰汝食君祿豈可辭難當可行元軍屠興元王氏義不辱大罵投江而死其婦杜氏及婢僕五人咸及于難當可聞變奔赴江濱得母喪以歸詔贈和義郡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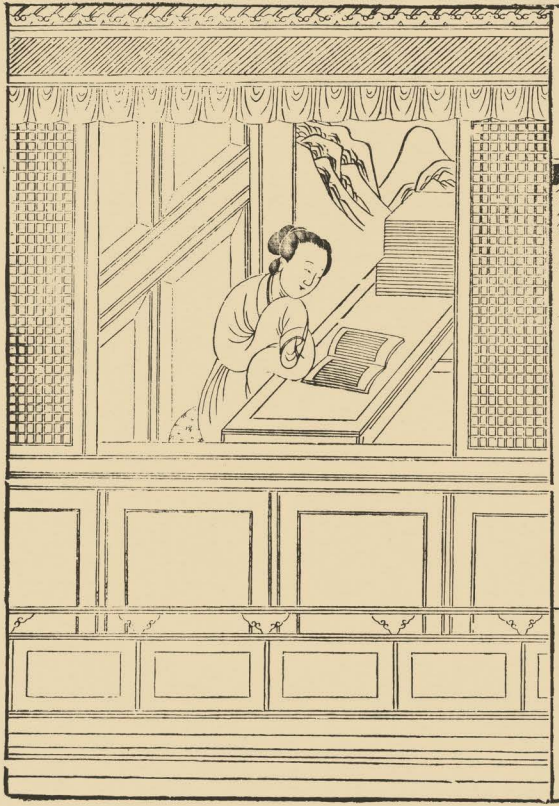


臨川梁氏

王婦梁氏臨川人歸夫家纔數月會元兵至一夕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義不受汙辱若後娶當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戶强使從已婦紿曰夫在伉儷之情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以所得金帛與其夫而歸之幷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戶即之婦拒且罵曰斫頭奴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寧臨之此身寧死不可得也因奮搏之乃被殺有同掠脫歸者道其事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爲君婦明日

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日同云

汪　曰梁氏可謂愛夫之周持節之固者矣甫及于歸而恩深似海一偶不改而盟重于山誓遇賊而死節約續絃而通知言卒復且委曲以脫其夫得以再世姻緣復相歡會異哉此婦視緣慳分淺義隔情睽者蓮楹判焉雖曰天從人願哉不可謂非恩愛之所感召也



會里吳氏

宋吳氏休寧會里程起宗妻也起宗乃正惠公之曾孫通判綱中之子吳嫁程甫再朞舅與夫歿無子擇立夫族子一人爲後族豪利其貲訟之縣欲改立嗣瓜分之縣察其妄不問衆乃迫置吳氏於一室困苦之冀其不能自存吳氏蓬首糲食日誦列女傳自警豪計不行又擊登聞鼓告其舅有亡子欲爲立後以分貲吳氏被逮臨安下安撫使魏克愚按驗獲直洎歸則家貲十喪七八矣舅及夫喪皆未克舉吳氏不勝哀感攄舅行實屬朱信州惟肖狀之盡禮葬焉未幾所擇立嗣子亦死僅

孫相依爲命終不以顛沛易操年八十二而終

汪　曰宋季我新安凡三程丞相休居二焉一出歙槐塘一出汊口一出會里至今竝稱世族郡中固多程茲其最著者矣程起宗以正惠公之後世居會里天奪之速而斬其嗣族人當念名宦之子孫而爲之繼其絕則其祖先昔嘗有光於宗族者今其宗族亦有功於其子孫不稱義舉乎哉何乃利其財產鬻甿百端冀得一甘心焉於如綫未絕之寡婦而徼濟其私可謂不仁不義吳氏訟而得理以克自伸則魏安撫折獄之明足多也喪葬盡禮嗣世不墜吳亦程之忠臣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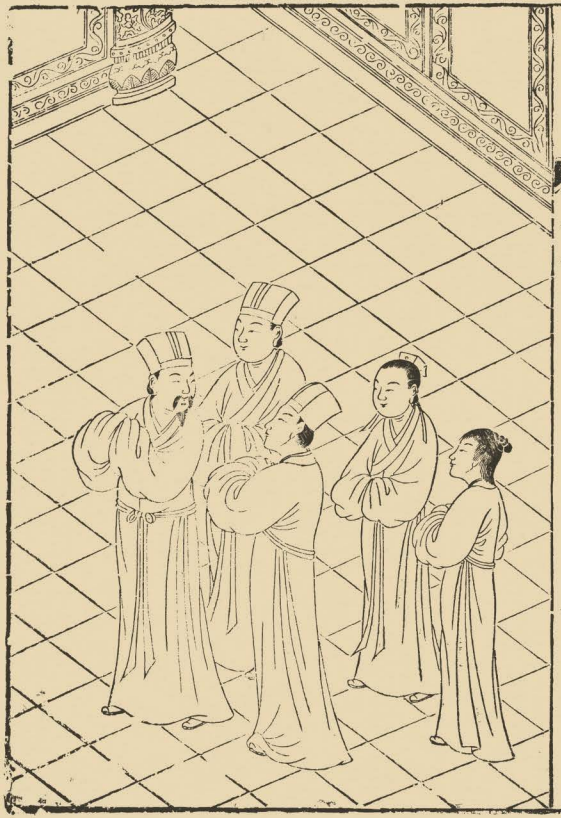
晏恭人

宋曹氏婦晏氏寧化人夫死守幼子不嫁紹定中寇至令佐俱逃將樂縣宰黃埒令土豪王萬全王倫結砦以拒賊晏氏首助兵給粮多殺獲賊賊愈衆諸砦不能禦晏氏乃依黃牛山自爲一砦一日賊遣人索婦女金帛晏氏召田丁諭曰賊意在我汝念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即殺我因解首飾悉與田丁晏氏親自搥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賊復退鄉鄰依之以避難甚衆復與倫萬全共措置分黃牛山爲五砦選少壯爲義丁賊屢攻弗克所活數萬人事聞詔封恭人

韓希孟

宋巴陵女子韓希孟丞相魏公琦五世孫也聰明知書理宗開慶元年北兵渡江希孟時年十八已適賈尚書里瓊爲妻被卒掠將挾以獻主帥希孟知必不免乃以衣帛書五言古詩云妾本良家子性僻守孤梗嫁與尚書兒御署紫蘭省直以才德合不棄宿瘤癭初結合歡帶誓比日月炳鴛鴦會雙飛比目原常並豈期金石約化作桑榆景旄頭勢正猖蛩尤氣先屏不意風馬牛復及此燕郢一方遭劫虜六族死俄頃退鸞落迅風孤鸞吊空影簪墮折白玉瓶沉斷青綆一死空冥冥憂心長

耿耿妾堅志不移改邑不改井我本瑚璉質安肯作溺
血志節匪轉石氣噎如吞飧不作爝火燃願爲死灰冷
貪生念麴蘖乞憐羞虎阱借此清江水羹我全首領皇
天如有知定作血面請願魂化精衛塡海使成嶺遂投
江而死越三日收其屍復得詩于練裙帶中詩曰我質
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
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
流激烈摧心肝君子謂韓希孟辭而有節孟子云威武
不能屈此之謂也



廬陵蕭氏

宋廬陵蕭氏者廬陵居士羅士友妻也居士卒七年其母湻百歲蕭氏時年七十六矣白髮在堂子孫羅列滿前然事百歲姑必執婦禮是年爲姑設百歲會未數月先姑而卒文丞相天祥爲墓誌以記之君子謂蕭氏孝心純爲老而不衰孟子云大孝終身慕父母此之謂也

汪　曰度宗咸湻八年文山以忤似道遂以直學士院致仕墓誌之作或當此時也以文山之忠而紀蕭氏之孝以忠孝美事竝出廬陵之鄉可以信今可以傳後蕭氏以文山重而廬陵益以蕭氏顯丕休哉

夫七十古來且稀而蕭氏享有遐算姑尚在堂欣逢百歲稱觴上壽亦罕見之盛事也朝爲設會夕死可矣

臨海民妻

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婦與其舅姑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皆美欲內之婦號慟欲自殺爲奪挽不得死夜令俘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爲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爲之衰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爲服期即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爲若妻也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嵊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待守者少懈齧指出血書字山石上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

穴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爲石天且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元至治中莊爲肯綏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汪　曰宋初失襄陽我招討公立信自沉陵上中二策使果用之元兵安得邊至於此賈似道詆爲狂言中以危法及事勢窮促乃悔不用公言有招討之命俾就建康募兵應援公受詔即日部然大勢已不可爲徒尋一趙家地爲死所耳元兵浙貞婦被駈遇清風而殞身望崖石而噴血奇矣今猶存豈與義弘所化之碧異乎哉郡守立祠祝莊節足立濁世翩翩赤幟矣

應城孝女

宋應城孝女者劉氏之生女也劉氏生孝女因得廢疾至十歲知其由歎曰母為我而致此疾耶及笄剪髮誓不適人奉母四十餘年孝愛不倦志操無瑕母死不踰月相繼卒年五十六歲鄉人稱其孝焉

圖書館藏

Z
B5646
1835:1
12

一

仇英實甫繪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60402

趙氏女

趙氏貝州人父嘗舉學究王則反聞趙氏有殊色使人切致之欲納爲妻趙日號哭慢罵求死賊愛其色不殺多使人守之趙知不脫乃紿曰必欲妻我宜擇日以禮聘賊從之使歸其家家人惧其自殞得禍于賊益使人守視賊具聘幣盛輿從來迎趙與家人訣曰吾不復歸此矣問其故荅曰豈爲賊汙辱至此而尚有生理乎家人曰汝忍不爲家族計趙曰第無患遂涕泣登輿而去至州解舉簾視之已自縊輿中死矣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寅有趙女詩

蕪湖詹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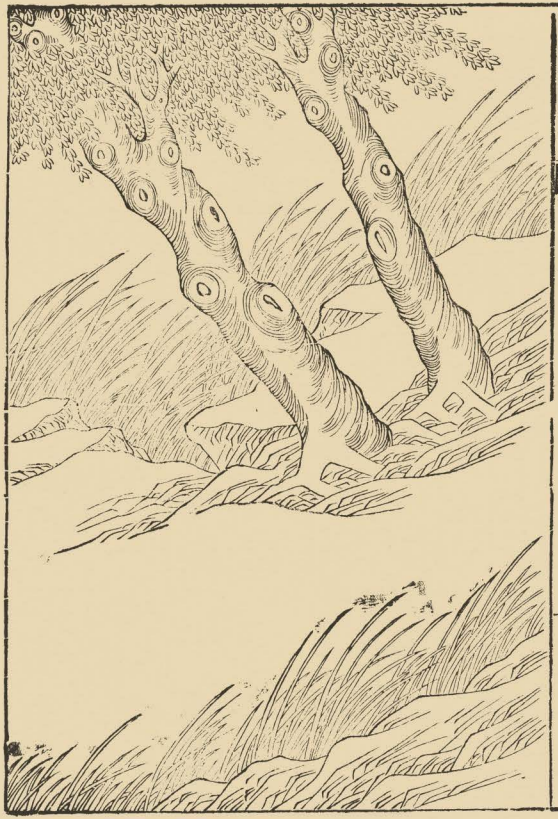
詹氏女蕪湖人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蜂倏破縣女歎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欲殺其父兄女趍而前拜曰妾雖窶陋願執巾帚以事將軍贖父兄命不然父子併命無益也賊釋父兄縛女麾手使亟去無相念我得侍將軍何所憾哉遂隨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身入水死賊相顧駭歎而去

汪　曰高宗時草寇盜名字者何限而兩淮尤多紹興中如淮寇酈瓊既服而叛已而降於劉豫督府衆謀吕祉死之祉妻吳氏即以祉括髮餘帛自經世

稱忠烈與此傳同一時事亂世之民朝弗保暮類若爾哉詹氏女不幸遇盜以身贖其父兄而終不罹於辱可謂孝友兼全節義兩得者也清流遺骨清名永存濁世垢汙得茲少滌矣

徐氏女

徐氏和州閎中女也適同郡張弼建炎三年春金人犯維揚官軍望風奔潰多肆虜掠執徐欲汙之徐瞋目大罵曰朝廷蓄汝輩以備緩急今敵犯行在既不能赴難又乘時爲盜我恨一女子不能引劒斷汝頭以快衆憤肯爲汝辱以苟活耶第速殺我賊恚以刃刺殺之投江中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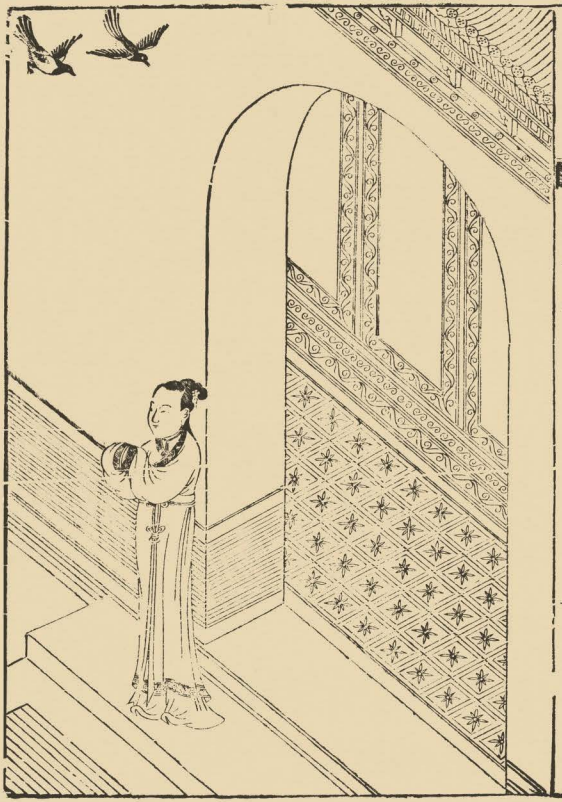


童八娜

宋童八娜鄞人也虎啣其大母女手捜虎尾願以身代虎釋其大母啣女而去林栗以其事聞于朝立祠祀之君子謂童八娜捐身以成孝書云若蹈虎尾童氏履虎尾而爲其所咥聞者傷悼其此之謂也

汪曰林栗者是嘗與紫陽辨太極圖西銘之是非者也此時或知鄞之事或巡明鄞之交已不可識第據此則童之孝固得林而顯哉昔朱泰家貧鬻薪養母一日入山忽遇虎負之而去泰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母無託耳虎遽棄泰於地而去居人疾駈

泰乃匍匐而歸因號虎殘童八娜有楊香之勇而無朱泰之幸心固甘之矣



呂良子

宋呂良子者晉江呂仲洙女也仲洙疾瀕殆良子焚香祝天請以身代時夜中羣鵲遶屋飛噪仰視空中大星如月者三越翌日父瘳女弟細良亦相從拜禱良子却之細良恚曰盍姊能之我不能耶郡守真德秀聞而嘉之表其所居曰懿孝

汪　曰真西山在寧宗時以起居舍人兼宮教因諫皇子不從堅求外補理宗即位又以侍讀求外補正此守郡時也昔庾黔婁以父疾爲憂每歹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不謂呂良子能之良子能而細良亦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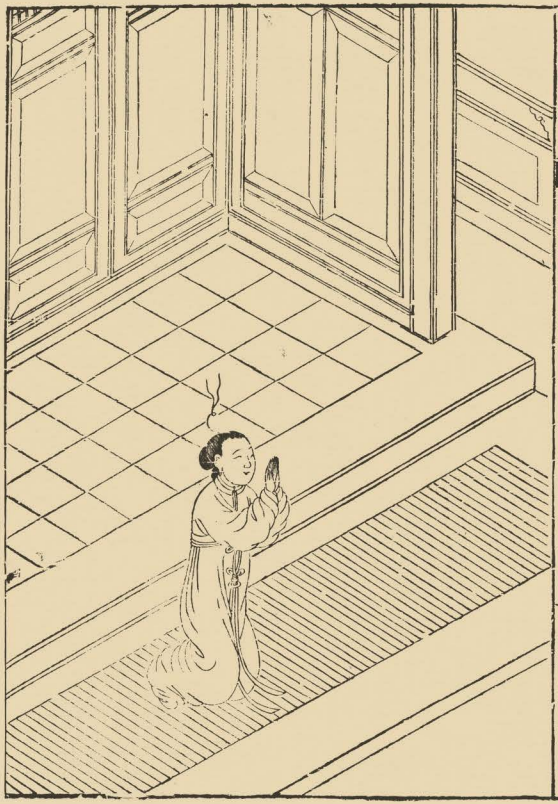
之姊妹盡孝誠格乎天父疾濱殆勿藥而瘳信足嘉
也眞公文章行業卓冠一時厥所表揚榮施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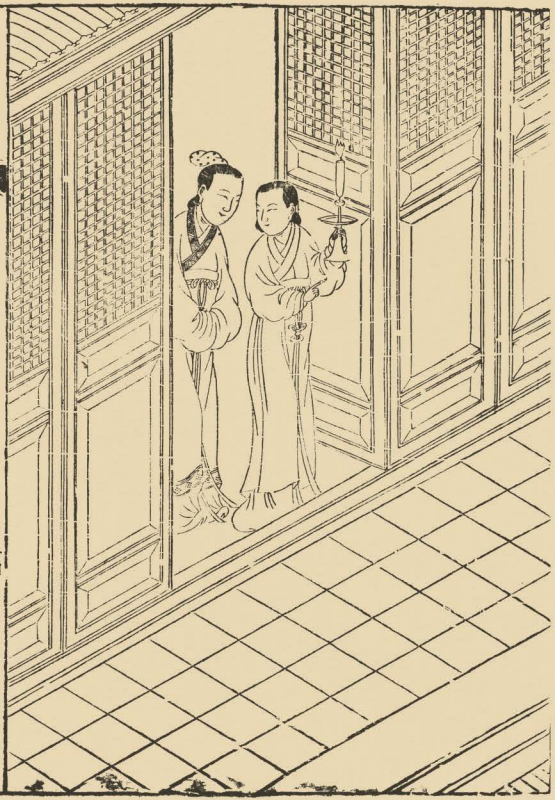
林老女

宋林老女永春人及笄未婚紹定三年寇犯邑老女入山中避之卒然遇寇欲汙之老女不從度不得脫紿曰有金帛埋于家盍同取之甫入門大呼曰吾寧死于家決不辱吾身賊怒殺之越三日面如生君子謂林老女貞而不諒論語云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

汪　曰理宗紹定三年甫一朞而兩致寇夏則晏頭陀竊發乎汀邵冬則李全侵犯乎楊州事多故矣多難而邦不興則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三凶誤之也林老女避盜而遇盜可謂不幸然以遇盜而不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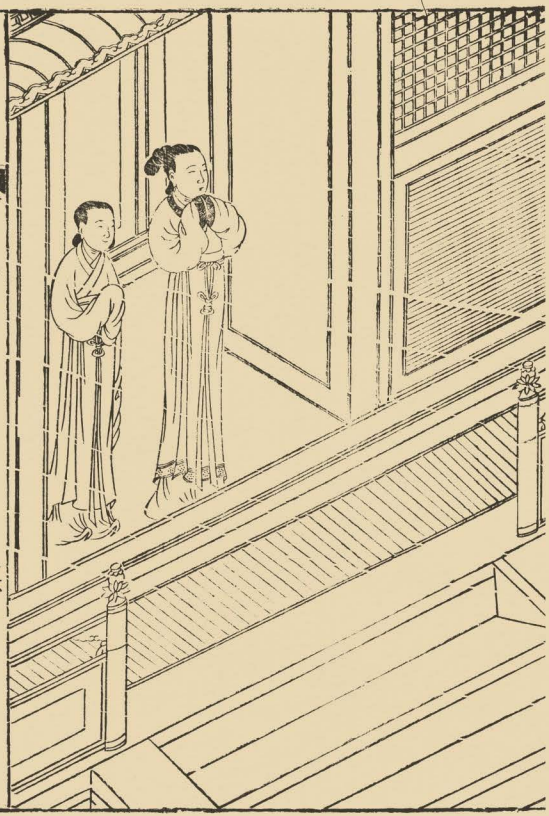
於盜令其名至今存是又不幸中之大可幸者矣向使其不遇盜而不死一線牖貧女誰則識之假而有聞亦必不能榮華至今而芳垂于百世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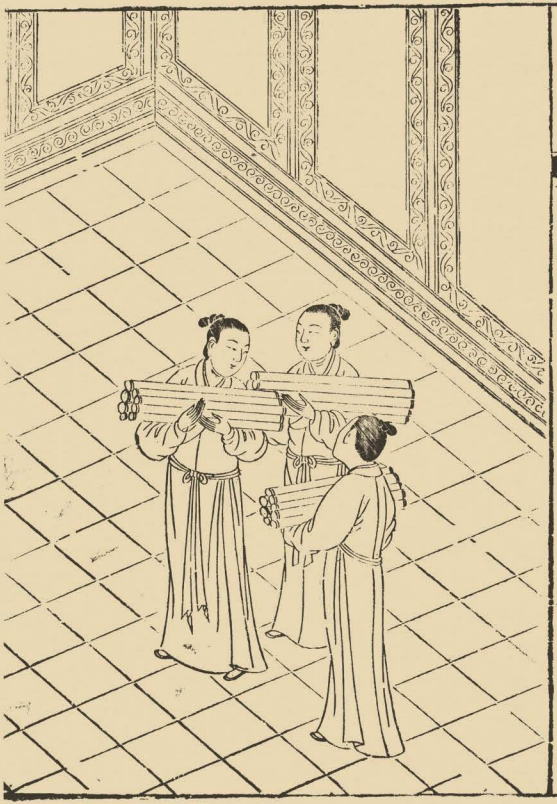
歙葉氏女

宋葉氏女歙縣人親沒鞠於叔母叔父爲衙前吏坐逋官錢五十萬繫獄女以香置頂自灼從昏達旦中夜獄官夢帝命復使審其獄果前吏所負其後叔母有疾晝夜拜叩有光燦然刲股進之遂愈及卒皆制喪三年女自幼不願嫁至是於舍後即山爲庵日事佛誦經忽左右生兩竹旦旦有甘露降竹上太守黃詰爲詩序以爲唐世烈女五人或報父讐或代弟死或廬墓終身或父兄戰死緣邊護喪凜然與烈夫哲士爭不朽名



羅愛卿

宋羅愛卿年十八適趙氏子趙入京求仕卿作詞贈別云恩情不把功名誤離筵又歌金縷白髮慈親紅顏幼婦君去有誰爲主流年幾許兒悶悶愁愁風風雨雨鳳拆鸞分未知何日更相聚蒙君再三分付向堂前侍奉休辭辛苦官誥赭花宮袍製錦要待封妻拜母君須聽取怕日薄西山易生愁阻早促回程綵衣相對舞後因亂爲劉萬戶所虜誓不就辱遂自縊而死



寃妾薔桃

薔桃寃萊公妾也姿色豔麗靈淑能詩公嘗設宴會集諸妓賞綾綺千數薔桃獻詩二絕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犹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窻下幾度拋梭織得成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窻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之曰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尊前聽豔歌及公貶嶺南道經杭州薔桃疾亟謂公曰妾必不起幸葬我于天竺山下公驚哀不已薔桃復曰相公宜自愛亦非久居人世者已而公卒于雷州今薔桃墓在天竺

趙淮妾

宋趙淮妾長沙人也淮事在忠義傳妾逸其姓名德祐中從淮戍銀樹垻俱被執淮遇害棄屍江濱妾繫一軍校帳中乃解金遺左右告之曰趙運使不葬妾誠不能忘情願因公言使掩埋之當終身事相公矣軍校憐其言使數兵取淮屍置江上妾焚其骨置金中自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水死

汪　曰宋與遼兄弟之國也宋助金而戕其弟故不旋踵而兄爲虜宋與金脣齒之邦也宋又助元以削其唇故不瞬目而齒就折水益深而火益熱不

及底不止不及爐不休也臣之姦者不去臣之能者無權臣之懦者悉逃臣之忠者俟死宋事尚可爲乎趙淮之執有死而已妾殉其主主忠而妾烈也二人猶得死宋土名固與水竝清哉

天台嚴蘂

宋嚴蘂字幼芳天台官妓名藝冠絕一時唐太守仲友嘗命賦紅白桃花即調如夢令一闋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或與仲友有隙欲摭其罪指唐與蘂爲濫繫獄月餘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且曰賤妾縱與太守濫罪不至死然妄言以汚士大夫則死不可誣也未幾與唐有隙者改除而岳商卿代之即時出罪判令落籍

嘉州郝娥

宋郝娥嘉州娼家女生十歲母娼苦貧賣于洪雅良家爲義女始笄母奪而歸欲令世娼娥不樂母日逼之娥曰少育良家習織紝組紃之事又輒精巧能給母朝夕欲求此身終爲良可乎母怒且箠且罵洪雅春時爲蠶叢祠娼與邑少年相約因蠶叢祠具酒邀娥與娥俱往娥見少年遽驚走母挽之不得已留坐中殽酒食輒嘔强飲之則嘔噦滿地少年不得侵凌暮歸過鷄鳴渡度他日必不可脫佯渴求飲自投于江以死

宏吉剌后

世祖昭睿順聖皇后名察必宏吉剌氏濟寧忠武王拔陳之女也生裕宗中統初立爲皇后至元十年三月授冊寶上尊號貞懿昭聖順天睿文光應皇后一日四怯薛官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既允方以圖進后至帝前將諫先陽責太保劉秉中曰汝漢人聰明者言則帝聽汝何爲不諫何初到定都時若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俱分業已定奪之可乎帝默然命寢其事后嘗於太府監支緡帛表裏各一帝謂后曰此軍國所需非私家物后何可得支后自是率宮人親執女工拘諸舊弓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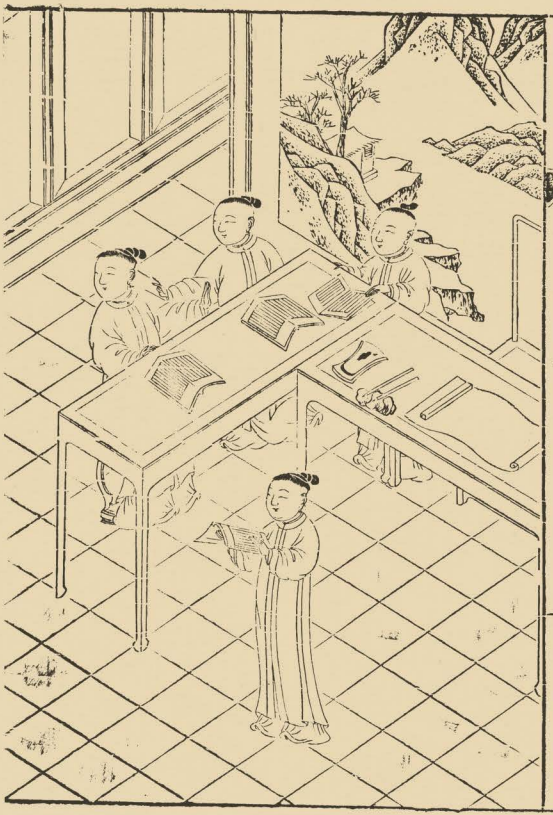
練之緝爲紬以爲衣其韌密比綾綺宣徽院半臑皮置不用后取之合縫爲地毯其勤儉有節而無棄物類如此十三年平宋幼主朝于上都大宴衆皆歡甚惟后不樂帝曰我今平江南自此不用兵甲衆人皆喜爾獨不樂何耶后跪奏曰妾聞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故物各聚置殿廷上召后視之后徧視即去帝遣宦者追問后欲何所取后曰宋人貯蓄以遺其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何忍取一物耶待宋太后全氏甚厚胡帽舊無前簷帝因射日色炫目以語后后始製前簷又製衣前有裳無衽後長倍於前無領袖綴兩　便弓馬時皆效之后性明達國初左右有力十四年二月崩成宗即位追謚焉

姚里氏

元薛闍母姚里氏遼王耶律留哥妻也留哥卒姚里入奏會世祖征西域薛闍從之及還姚里携次子善哥見帝於河西請以薛闍襲爵帝曰薛闍從朕西征不可遣當令善哥襲爵姚里拜泣曰薛闍者留哥前妻所出當立善哥婢子所出若立之是私已而滅天倫帝嘆其賢許以薛闍襲爵

闞文興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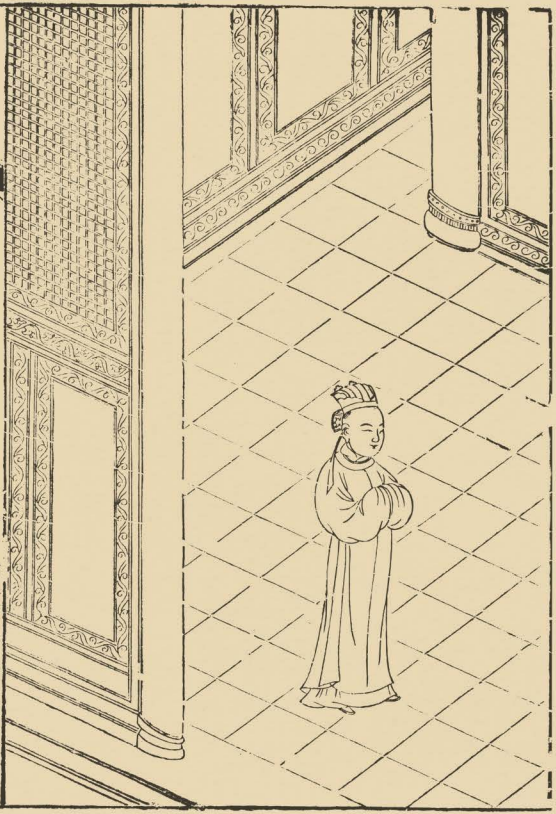
闞文興妻王氏名醜醜建康人也文興從軍漳州爲其萬戶府知事王氏與俱行至元十七年陳吊眼作亂攻漳州文興率兵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乃紿賊曰俟吾葬夫卽汝從也賊許之遂脫得負屍還積薪焚之火旣熾卽自投火中死至順三年事聞贈文興侯爵謚曰英烈王氏曰貞烈夫人有司爲立廟祀之號雙節云



馮淑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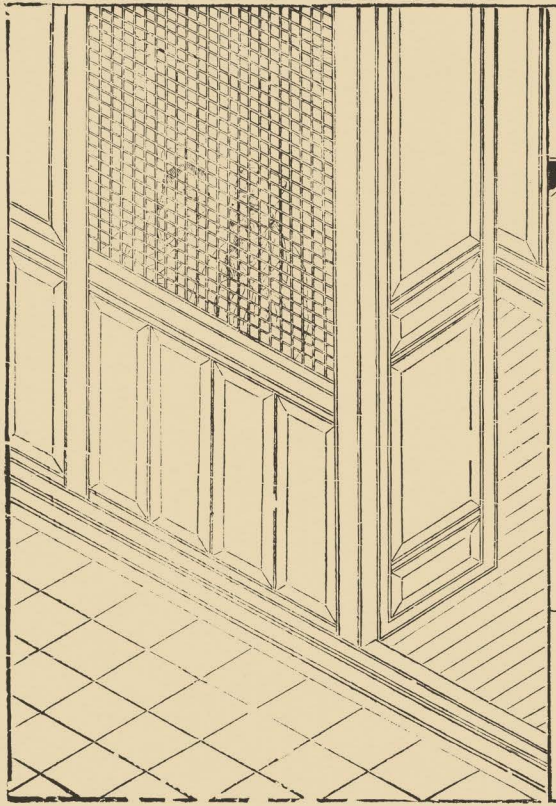
元馮氏淑安字靜君大名宦家女山陰縣尹山東李如忠之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大德五年如忠病篤謂馮曰吾已矣其奈汝何馮氏引刀斷髮自誓不他適如忠歿兩月遺腹生一子名伏李氏及蒙古氏之族在北聞如忠歿于官計多遺財相率來山陰乘馮氏方病取其貲及子任以去馮不與較一室蕭然惟餘如忠及蒙古氏二柩而已朝夕哭泣鄰里不忍聞久之斂衣權厝二柩于戢山下携其子廬墓側時年二十二羸形苦節爲女師以自給父母來視之憐其孤苦欲使更

事人馮氏爪面流血不肯從居二十年始護喪歸葬汶上齊魯之人聞之莫不歎息



趙孟頫母

元趙孟頫生十有一歲父卒其母丘氏賢能勗其子嘗語之曰天下既定聖朝必偃武脩文收四方才士用之汝非多讀書何以自異齊民公聞益爲講貫君子謂丘氏養而能教論語云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此之謂也



李茂德妻

隴西夫人者李茂德之妻邑人張楙之女也初女在襁褓中笑語頴異父奇之及長而難於配時里人結社茂德以童子與焉聯對敏捷父老俱謂其善有笋抽過舊竹梅落剩閑枝之句楙大喜遂以女許之年十七歸茂德生子庸甫六歲而茂德已謝世舅姑憐其少也而令之改適張不可又令左右諷之張曰婦人之道從一而終理無再醮死即可死適人不可貪生失節何顏見我夫於地下也遂題詩於壁上曰挺志青松操持身白玉姿天如憐薄命此去變男兒書罷求自盡家人防之密

即引刀截其髮以誓不他後有司以其貞上聞朝廷旌之錫匾植呂坊庸仕元至正間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推恩贈父同知益州路總管府事隴西郡伯封母隴西郡夫人再調關襄宣慰階中奉大夫而母夫人始卒君子謂張爲貞白而昌其後云易曰其利斷金張氏之謂也

蔣德新

元蔣氏德新歙縣人知縣羅宣明妻也至正壬辰靳黃寇起宣明保障鄉井蔣售奩儀以相之乙未冬寇至宣明謂曰我素貧殺賊名賊必不貸我汝宜相從軍中貞婦曰妾有兄弟在香山砦願往依之君努力自愛丙申春正月城復陷宣明請兵江浙行中書省賊聞宣明妻孥在香山攻之益力寨破以二子驢兒馬兒屬蒼頭詹寄詹勝寶曰事勢至此我誓不受辱一死決矣然不可使羅氏無後汝宜護二兒還主翁也言訖勝寶負驢兒出勝人挾馬兒繼之蔣又繼之遇賊石幢上力拒賊罵

曰死狗奴汝何不殺我賊怒斫其臂墜帷下驢兒見母死哭罵賊賊幷刺殺之勝寶不勝怒執木戟擊傷數寇與勝人皆遇害寇退蔣從姪志從積屍中緣帷下見蔣屍如生旁有衣篋類物率率然動啓視之馬兒在焉亟抱以歸宣明云

汪　曰在昔隋亂我越國公華保障六州歸命眞主誠不忍鋒鏑其民而以爭地爭城毒之也其有德於民有功於唐匪淺鮮矣有元失馭當是時郡邑官吏不死則逃民無所控訴故在羅則自知我歙縣在俞則自知我休寧在春坊公歙又自知我婺源州盖

亦因亂各爲衆所推耳院判公同能脩越國故事保障徽衢處三州屬之於我朝使無南顧憂不費隻矢不煩寸鐵而安受三州之版圖雖弗沾尺土之封我徽民尚賴有諸公在也蔣氏以死全節而厥子以死盡孝詹與勝人又以死致忠此宋太史濂所爲亟稱而深嘉歎之歟宣明有功於鄉宜有後幼子幸存豈非天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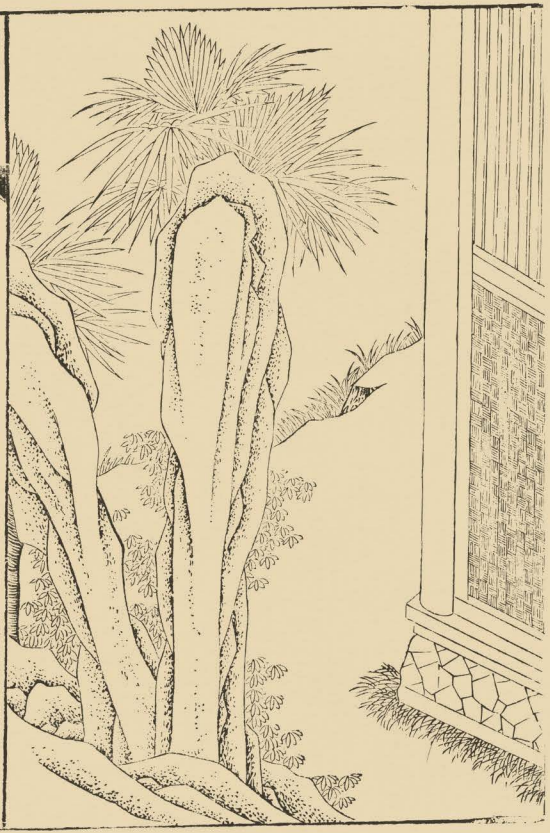
列女傳十二卷終

己5646
1835.1
13

仇英實甫繪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C04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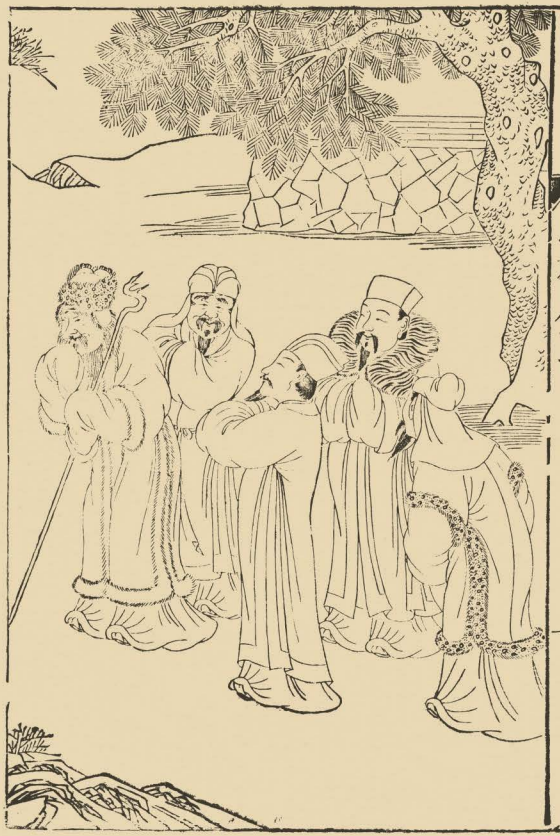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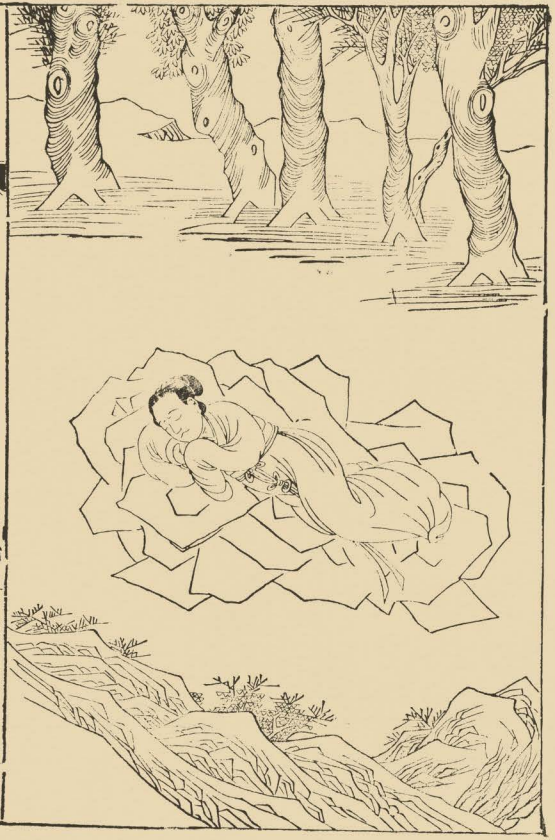
俞新之妻

閻氏紹興俞新之妻也大德四年新之歿閻氏年尚少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閻氏曰一身二夫烈婦所恥妾可無生可無恥乎且姑老子幼妾去當令誰視也即斷髮自誓父知其志篤乃不忍强姑久病風且失明閻氏手滌溷穢不怠時漱口上堂舐其目目爲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備工與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者慘惻鄉里嘉其孝爲之語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

汪　曰諺言子孝弗若婦孝誠謂子有四方之志婦則不離一室之內子雖貨財之所自來婦實饋食

之所從出婦可致飾於子之所不見子難自致於婦之所不知顧子以天合其孝多出於眞誠婦以人合其孝或由於矯假故天合之孝似爲子道之常而人合之孝則婦道之不易得者也聞氏斷髮守節已植笄珥之標且事姑而以孝聞眞誠所動卽滌穢祗目而不辭傭工負土而不避生事死葬婦而兼子之勞茲豈當世之矯假者所能窺其藩哉鄉人之稱卽謂鄉人之能好可也





濟南張氏

節婦張氏濟南鄒平縣人年十八爲里人李五妻居無何夫戍福建之福寧州死於戍時舅姑父母俱老家貧張自度不能歸其夫之喪益自勤苦蚕繰紡績以爲養舅姑父母病凡四刲股救不愈暨死喪葬盡禮既而嘆曰夫死數千里外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無所仰故也今不幸舅姑父母皆死而夫之骨終暴棄遠土妾何以生爲乃卧積冰上誓曰使妾卒能歸夫之骨以葬即幸不凍死卧月餘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賻以錢張大書其事于衣以行由鄒平至福寧凡五千餘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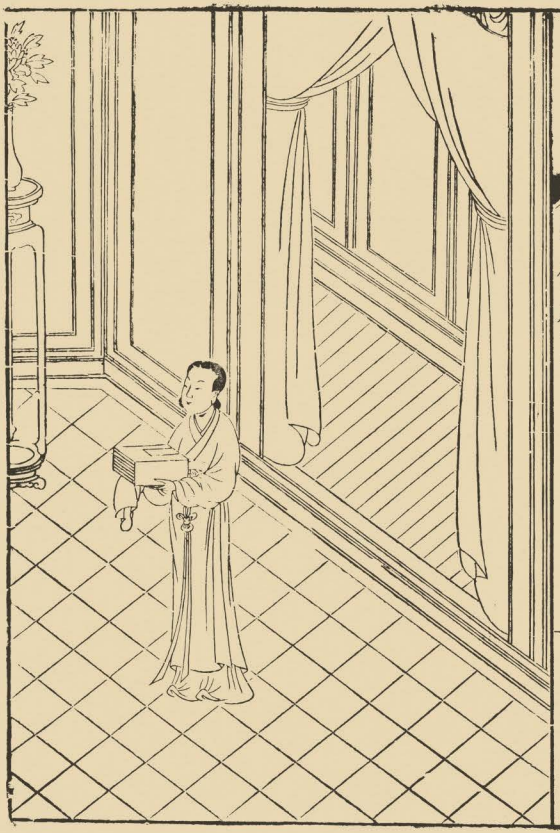
四十日而至得見其猶子問夫所塟處則已忘之矣張哀號欲絕忽其夫降于夢道別及死哀苦狀且指示骨所在張如其言求之果得骨以歸有司上其事至治元年夏四月遂旌表其門復其身

汪　曰鄒魯自孔孟而後教化之入人者深故多君子即女婦亦往往以節義著稱猗歟休哉張氏一戍卒婦且能孝能貞能歸夫骨於五千餘里之外則順孝貞節習而成風是宜人人能矣然聞鄒魯之間婚姻死喪鄰保相助張氏窮苦里人曷不蚤行賙恤俟其卧氷危困始哀矜而贈之盖既助其喪葬於舅

姑而忘其夫之在遠土耳鄒魯助喪之俗誠厚第又聞其間有不若於教者因而爲利負逋而幸其親之終期得助喪之物以償債爲時所嗤即聖賢亦無如之何矣

葉正甫妻

元劉氏洞庭人葉正甫妻也夫久客都下劉氏以衣寄夫幷以詩詩曰情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歲寄郎身上服絲絲經妾手中梭剪聲自覺和腸斷線縷那能抵淚多長短只依先去樣不知肥瘦近如何君子謂劉氏專一而才詩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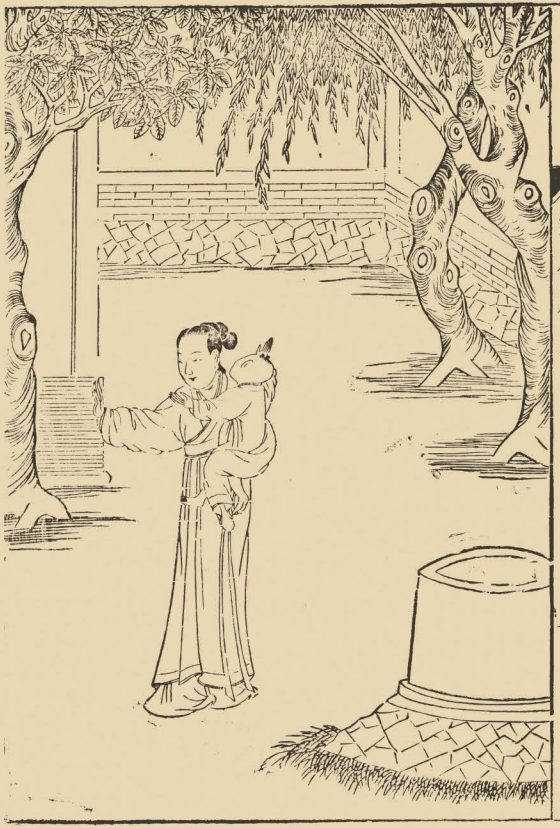


鄭氏允端

元施伯仁妻鄭氏允端嘗題耕牧圖云幽人薄世味畊牧山之陰自抱村野姿嘗懷畝畝心行行南山歌落落梁甫吟掛書牛角上揮鋤馬中金飽飯黃昏後力田春雨深四体勤樹秫三生悟浮沉巢父世所尚德公人所欽伊人去已遠高風邈難尋撫卷空太息俯仰成古今君子謂鄭氏有才而志於恬退論語云隱居以求其志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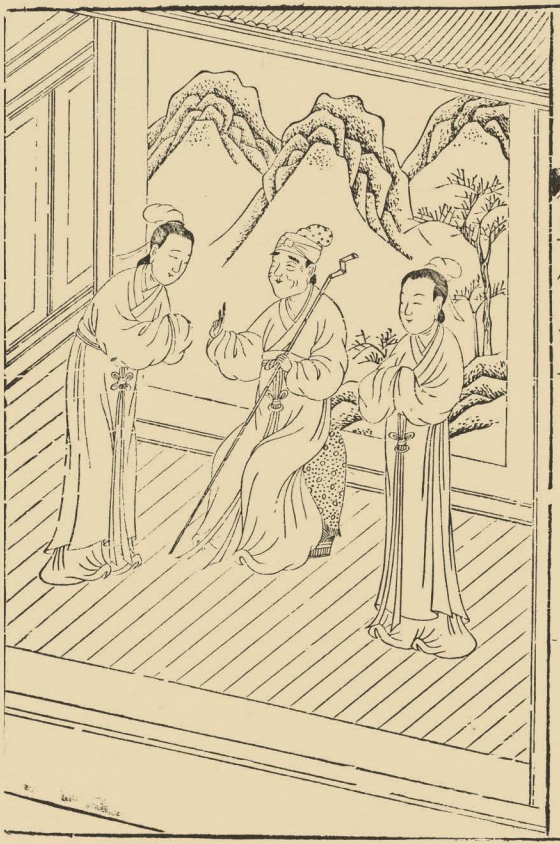
龍泉萬氏

元萬氏處州龍泉人李若問妻也李死萬氏守節誓不再適適有富室求婚父姑欲奪其志萬氏就枕上綉梅詩一首以示意其詩曰洒洒標英別樣奇歲寒心事有誰知妾心正欲同貞白枕上殷勤繡一枝求者遂寢君子嘉萬氏之貞節詩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其萬氏之謂乎



趙彬妻

趙彬妻朱氏名錦哥洛陽人也天歷初西兵掠河南朱氏遇兵五人被執逼與亂朱氏拒曰我良家婦豈從汝賊耶兵怒提曳箠楚之朱氏度不能脫即紿謂之曰汝幸釋我舍後井傍有瘞金當發而遺汝兵信之乃隨其行朱氏得近井即抱三歲女踴身赴井中死



霍氏二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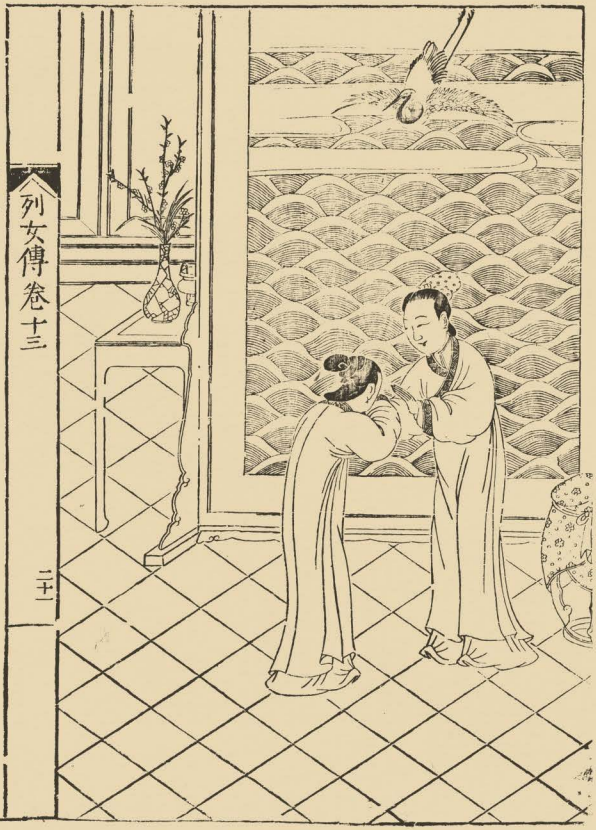
元霍氏二婦尹氏楊氏尹氏夫耀卿沒姑欲嫁之不從楊氏夫顯卿繼沒恐姑欲其嫁即先白姑曰竊聞娣姒猶兄弟也宜相好焉今娣既留妾可獨去乎願與共脩婦道以終事姑姑聽之同居二十餘年以孝稱

俞士淵妻

俞士淵妻童氏嚴州人姑性嚴待之寡恩童氏柔順以事之無少拂其意者至正十三年賊陷威平官軍復之已乃縱兵剽掠至士淵家童氏以身蔽姑衆欲汙之童氏大罵不屈一卒以刀擊其左臂愈不屈又一卒斷其右臂罵猶不絕衆乃皮其面而去明日乃死

惠士玄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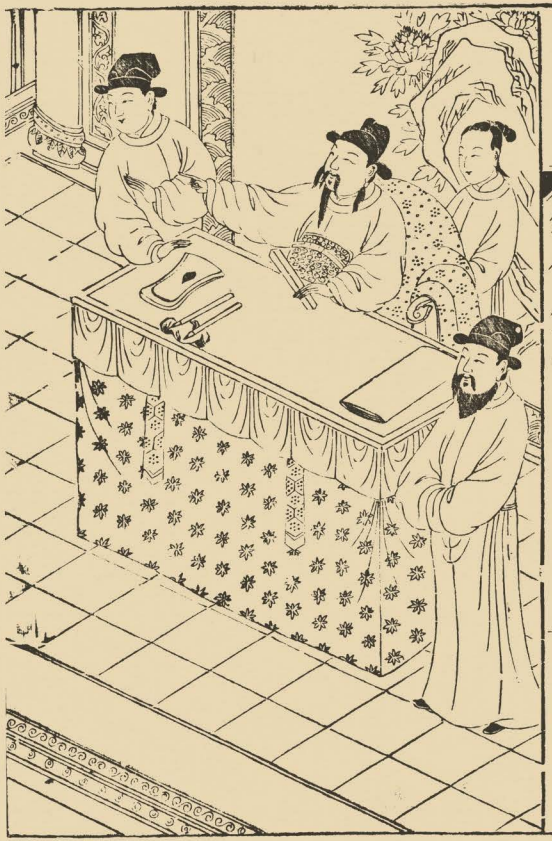
惠士玄妻王氏大都人至正十四年士玄病革王氏曰吾聞病者糞苦則愈乃嘗其糞頗甘王氏色愈憂士玄屬王氏曰我病必不起前妾所生子汝善保護之待此子稍長即從汝自嫁矣王氏泣曰君何爲出此言耶設有不諱妾義當死尚復有他說乎君幸有兄嫂此兒必不失所居數日士玄卒比葬王氏遂居墓側蓬首垢面哀毀逾禮常以妾子置左右飲食寒煖惟恐不至歲餘妾子亦死乃哭曰無復望矣屢引刀自殺家人驚救得免



甯貞節女

元甯氏女初許嫁安丘劉眞兒未嫁而眞兒死甯氏年十六聞訃哭甚哀既而謂父母曰古云烈女不更二夫吾身雖未之醮然媒妁聘幣父母之命皆已定矣今不幸而死其父母老無所依吾豈忍背之掾它人家箕箒耶遂請往夫家侍養舅姑父母初未之許女請益堅許之甯氏至其家哭臨奠祭無違禮執婦道恭織紝以供甘旨如是者凡五十二年卒年六十八鄉里稱焉事聞詔表其門曰貞節

汪　曰女子之貞在不更字然女之貞者多或感



其夫之愛而弗忍改焉耳未同衾枕而持節以終身則不可易得婦之孝者亦多或受其夫之託而弗忍背焉耳未通笄鬢而著代以盡孝則不可槩見寗之於劉字而未醮未成婦禮也而能不變志不易節以明婦順哭踊喪葬即齊体之素者或未能無違禮而寗氏女任之如儀侍養舅姑勤供甘旨貞而兼之乎孝者歟褒旌之命曠典特行固其宜矣

慈義柴氏

元秦閨夫繼室柴氏生一子與前妻子俱幼閨夫死屬柴以二子柴氏鞠之無異至正中賊詞連柴氏長子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往從惡者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鞠之至死不易其言官反疑次子非柴所出訊之他囚始得其情官義之爲之言曰婦執義不忘其夫之命子趨死能成其母之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併二子釋之旌其門

汪　曰列國時齊有義繼母魏有慈芒母輝映一時照耀千古至今讀其傳猶使人泣涕嗚咽感奮不

能已已矧在當世者乎寥寥千世貌焉寂儔乃至元代獲見柴氏之賢按其事據其詞原其意有齊母之義有芒母之慈卽二母復生無能相尚矣次子復以孝成厥志母仁子義雖刻木爲吏亦宜動情釋其罪旌其門不爲過也

程氏妯娌

元歙縣塌田程氏妯娌曰鄭氏呂氏素柔順協一至正十四年十二月官軍再復郡城賊遁郡西巖寺樹柵團衆力守號曰老砦明年正月官軍夜半襲之比曉砦垂破而後軍不至官軍失援遂敗時居民倉皇遁逸不能遠鄭呂匿里之王鎮橋呂姿貌白皙負二歲兒敗卒至擄之呂與兒大哭伏地不前卒欲拽去鄭匍匐救拒不輟卒怒斬之顧呂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呂且哭且罵曰汝爲官軍不能殺賊而擄我又殺我妯娌我寧死豈從汝乎卒佯舉刃呂猶抱其兒復大罵謂賊止殺我無

殺我兒卒怒斬之呂死猶舉手若抱其兒者三卒乃投刃去兒無恙呂名勝弟年三十六鄭名春年四十二

周氏婦

元周氏婦毛氏色美至正十五年隨其夫避亂麻鷺山中為賊所得脅之曰從我多與爾金否則殺汝毛氏曰寧剖我心不願汝金賊以刀磨其身毛氏大罵曰碎尸賊汝碎則臭我碎則香賊怒剜其腸而去

王防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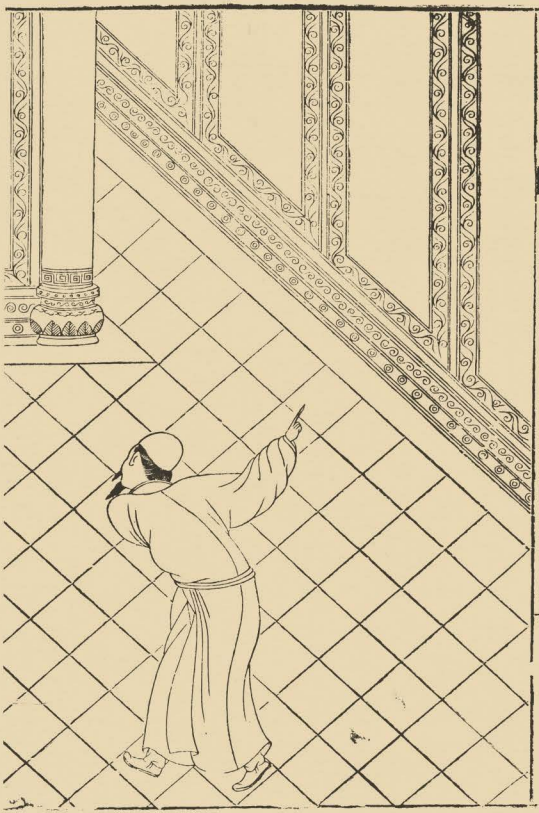
貞婦黃淑建寧進士王防之妻也淑事舅姑以孝謹稱與防對如賓客防尤賴其內助焉後防爲泗州戶曹以疾卒黃挈柩歸未幾母又卒號痛幾絕服除親戚議改適廬陵令黃誓不改節咏竹詩以見志其詩曰勁直忠臣節孤高烈女心四時同一色霜雪不能侵竟憂鬱而死臨終囑其妾以藁置柩中以殉奠君子哀其詩而有取其貞焉孟軻氏曰以順爲正黃淑其得之也

汪　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女猶士也烈女之心猶忠臣也忠臣恥事二君烈女豈事二夫也者

黃淑之配王防也防既賴其內助生也相敬如嚴賓死也相棄如芻狗淑忍乎哉故借竹以咏志卒不改節以全其貞視古烈女人有古今心寧有眞僞行寧有淳澆乎特表之以風時俾與古先媲美

龍游何氏

元何氏衢州龍游縣儒家婦至正間爲亂兵所掠裂帛題詩云妾長朱門十九春豈期今逐虜囚奔殺身無補君王事死節難酬夫壻恩江靜從教沉溺体月明誰與吊歸魂只愁父母難相見願與來生作子孫遂投江而死



黃門五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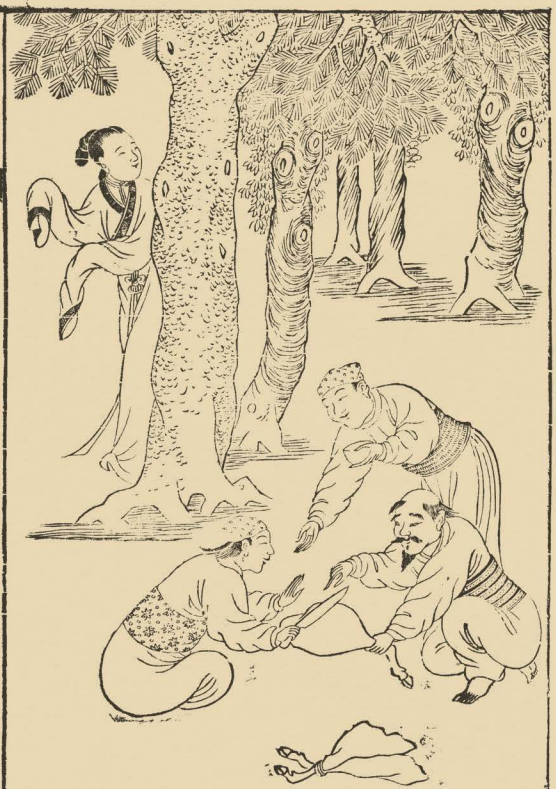
元黃仲起妻朱氏至正十六年張士誠寇杭州朱氏與女居臨安奴倉皇報賊至朱曰我別無求惟一死也俄而賊驅諸婦至其家指朱氏母子曰爲我看守日暮我當至也朱氏聞之俱受辱遂與女俱縊死妾馮氏歎曰我生何爲亦自縊死繼而仲起弟婦蔡氏抱子玄童與乳母皆自縊及暮賊至見諸屍滿室但掠其家財而去

汪　曰張士誠乘亂據吳稱王不以此時施仁義興弔伐之師而竊竊然子女玉帛下與草寇共旦夕之欲其何能爲仲起之家闔門死節士誠獨不內愧

而猶掠其家貲可謂不仁之甚者矣朱蔡而下六人皆以自經弗辱而大經賴以扶也可嘉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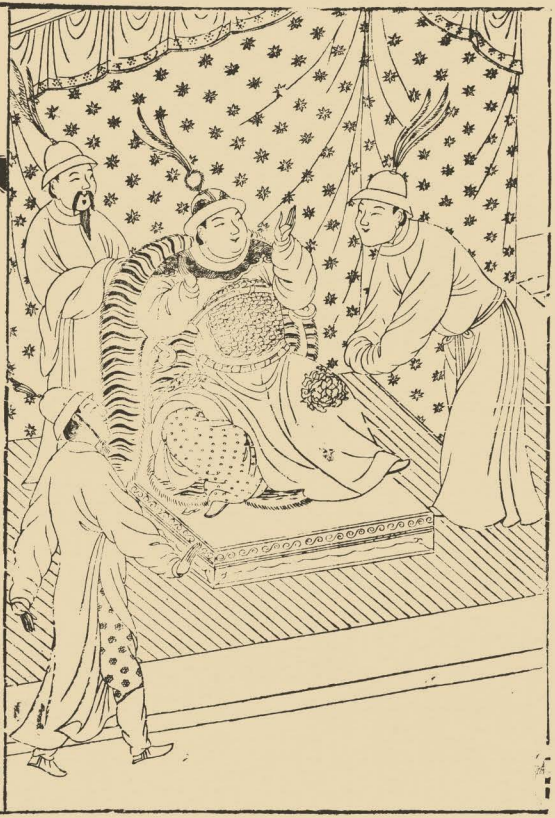
劉翠哥

元李仲義妻劉氏名翠哥至正二十年房山縣大飢平章哈剌不花兵乏食執仲義欲烹之劉氏聞之遽往涕泣伏地告曰所執者吾夫也乞憫之貸其生吾家有醬一甕米一斗五升窖于地中可掘取之以代吾夫兵不從劉氏曰吾夫以辛勤瘦小不可食吾聞婦人肥黑者肉美吾肥且黑願就烹以代夫兵遂釋其夫而烹劉氏聞者皆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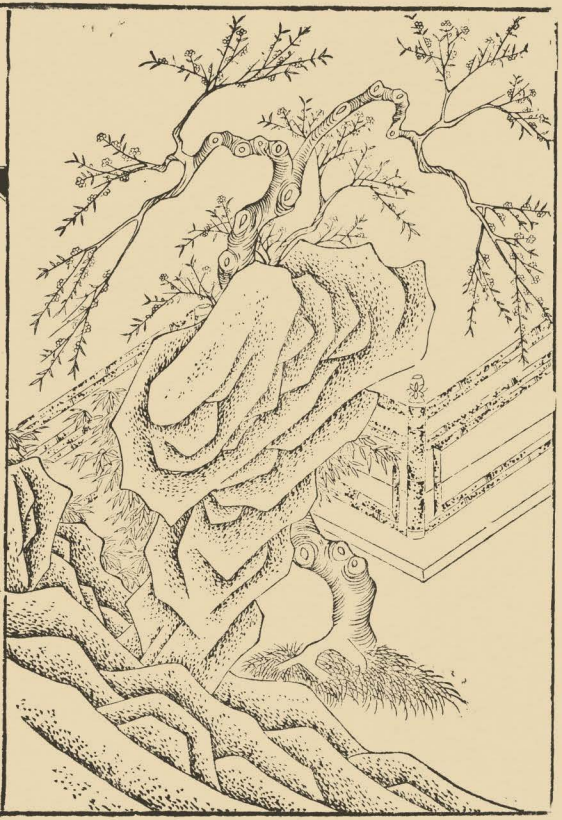
胡妙端

元胡氏妙端嵊縣人適同邑祝氏子遇亂爲苗獠所虜義不受辱乘間齧指血題詩壁上赴水而死時至正二十年庚子三月二十四日也其詩曰弱質空懷漆室憂搜山千騎入深幽旌旗影亂天同慘金鼓聲摧鬼亦愁父母劬勞何日報夫妻恩愛幾時休九泉有路還歸去那箇雲邊是越州君子謂胡妙端爲能全節論語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此之謂也



大同劉宜

元劉氏宜大同人至正二十八年戊申秋與姑華氏俱爲河南軍帥所掠苦被驅迫華謂劉曰汝芳年奈何劉曰有死耳華曰刎無刀縊無索奈何劉曰當激賊怒以就死耳遂相與大罵遇害劉時年二十一嘗賦庭栢詩云羣卉枯落時挺節成孤秀既保歲寒心不在遐年壽盖以自況卒如其言



柳氏女

元柳氏女許嫁王野未成婚而野卒柳哭之甚哀誓不再嫁其兄將奪其志柳氏曰妾與王郎雖未成婚而夫婦之禮已定矣縱凍餓死豈有他志哉後寢疾不肯服藥曰二十六而寡今已踰年半百得死此疾幸矣遂卒

汪　曰禮始諸男女聖人防其欲之蕩也故制禮以節之然而共牢合巹之禮未行猶未成爲夫婦也貞女則以盟之既訂不背其盟故不變其志而守節以終身全貞以待死若柳氏女然其亦禮以義起踰於禮而爲苦節之貞乎世之叛盟棄誓要質之以

鬼神而猶甘於變詐反覆其有靦顏於斯女多矣

陳淑眞

元陳淑眞富州陳壁之女也從父避亂移家隆興淑眞七歲能詞詩鼓琴至正十八年陳友諒寇隆興淑眞見鄰姬倉皇來告乃取琴共牖下彈之曲終泫然流涕曰吾絕絃于斯乎父母惟而問之淑眞曰城陷必遭辱不如早死明日賊至其居臨東湖遂溺焉水淺不死賊抽矢脅之上岸淑眞不從賊射殺之

汪　曰蔡琰失節　而范尉宗私置其傳於列女豈非謂其才敏能賦詩能辨琴而欲以斯自多於時自炫於後也乎愚謂胡笳十八拍之鳴何如陳淑

真牖下絕絃一曲淑真以僞漢犯城不甘自辱期二死以待賊身與東湖竝清而節與嵇矢齊響死猶生也世之女婦設不幸而遇難寧爲淑真毋爲蔡琰

列女傳十三卷終

Z
Z5646
1835.1
14

列女傳卷十四

一

仇英實甫繪圖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0002

國朝太祖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馬氏其先自宋太保默家于宿州閔子鄉新豐里世豪里中父馬公性剛直愛人喜施賙人之急如將不及母鄭氏早卒后幼父素與定遠人郭子興爲刎頸之交遂以后託其家父卒子興育后同巳女后自少貞靜端一孝敬慈惠聰明出人意表尤好詩書既笄嬪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誠敬感乎內外咸譽之值歲大歉后從帝在軍嘗自恐饑懷糗餌脯脩供帝未嘗乏絕造次顛沛恪遵婦道帝每有識記書札輒命后藏之倉卒取視后即於囊中出而進之未嘗

脫誤帝焚香祝天願天命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民后謂帝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顚者扶之危者救之收集人心人心所歸卽天命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天之所惡雖其身亦難保也帝曰爾言深合我意明日胄雨歸語后曰昨聞爾言往來方寸間不能忘有一卒違令忽與婦人俱詰之不能隱吐實云掠得之我告之曰今日用兵所以禁亂若寡人之妻孤人之子適以生亂不卽舍之吾必戮爾此卒感悟遂卽舍之由爾之言也后曰用心如此何憂人心之不歸乎后初未有子撫育帝兄子文正姊

子李文忠及沐英等數人愛如己出後太子諸王生恩無替焉帝帥師渡江后亦率諸將士妻妾繼至太平及居建康時吳漢接境戰無虛日親率妾媵完緝衣鞾助給將士夜分不寐時時左右帝規畫動合事機洪武元年春正月帝卽位冊爲皇后因謂侍臣曰昔漢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保全朕念皇后起布衣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饑餓懷糗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搆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猜朕數爲郭氏所疑朕徑情不恤將

士或以服用爲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輒爲彌縫卒免於患殆又難於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朕復爲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既不忘妾於貧賤願無忘羣臣百姓於艱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賢但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后既正位中宮益自勤勵督宮妾治女工夙興夜寐無時豫怠勸帝親賢務學隨事幾諫講求古訓諭告六宮孜孜不倦一日集女史清江范孺人等問曰自漢唐以來何后最賢家法何代最正

對曰惟趙宋諸后多賢家法最正后於是命女史録其家法賢行每令誦而聽之曰不徒爲吾今日法子孫帝王后妃皆當省覽此可以爲萬世法也或曰宋朝過於仁厚后曰過於仁厚不猶愈於刻薄乎吾子孫苟能以仁厚爲本至於三代不難矣仁厚雖過何害於人之國哉帝嘗謂后曰君者百責所萃一夫不得其所君之責也后即起拜曰妾聞古人有云一夫失所時予之辜一民饑曰我饑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今陛下之言即古人之心也致謹於聖心加惠於窮民天下受其福妾亦與有榮焉又嘗從容告帝曰人主雖有明聖之資不能獨

理天下必擇賢以圖治然世代愈降人無全材陛下於人材固能各隨其短長而用之然尤宜赦小過以全其人帝喜稱善一日聞得元府庫輸其貨寶至京師問帝曰得元府庫何物帝曰寶貨耳后曰元氏有此寶何以不能守而失之蓋貨財非可寶抑帝王自有寶也帝曰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謂以得賢爲寶耳后即拜謝曰誠如聖言妾每見人家產業厚則驕至時命順則逸生家國不同其侈此乃人之常情所當深戒妾與陛下同處窮約今富貴於此恒恐驕縱生於奢侈危亡起於忽微故世傳聲色爲喪國斧斤珠玉爲蕩心酖毒誠哉是

言但得賢才朝夕啓沃共保天下即大寶也顯名萬世即大實也而豈在於物乎帝曰善常侍坐乾清宮語及窮約時事帝曰吾與爾跋涉艱難備嘗辛苦今日化家爲國無心所得上感天地之德祖宗之恩然亦爾內助之功也后曰陛下一念救民之心格于皇天天命眷之祖宗祐之妾何力之有但願陛下不忘於窮約之時而警戒於治安之日妾亦不忘相從於患難而謹飭於朝夕帝凡御膳后躬自省視宮人請曰宮中人衆無煩聖體后曰吾固知宮中有人但婦之事夫不可不謹膳羞上進不可不蠲潔脫有不至汝輩受責吾心豈安吾所

以爲此者一以敬上而不敢忽一以保汝輩免於責也豈謂無人耶宮人聞之莫不感悅后聞女史論西漢竇太后好黃老顧而問曰黃老何如女史荅曰清靜無爲爲本若絕仁棄義民復孝慈是也后曰不然孝慈卽仁義事也詎有絕仁義而爲孝慈哉仁義乃爲治之本乃曰絕之棄之非理也后令誦小學書注意聽之旣而奏曰小學書言易曉事易行於人道無所不備眞聖人之教法而表章之帝曰然吾已令親王駙馬太學生咸講讀之矣后嘗聞元世祖后煮故弓絃事亦命取練之織爲衾裯以惠孤老每製衣裳餘帛緝爲巾褵曰身處富

貴當爲天地惜物暴殄天物古人深戒也織工治絲有荒類棄遺者亦俾緝而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主謂曰生長富貴當知蠶桑之不易此雖荒類棄遺在民間猶爲難得故織以示汝不可不知也平居服澣濯之衣不喜侈麗衾裯雖弊不恐易有言於后曰享天下至貴至富何庸惜此后曰吾聞古之后妃皆以富而能儉貴而能勤見稱於載籍蓋奢侈之心易萌崇高之位難處不可忘者勤儉不可恃者富貴也勤儉之心一移禍福之應響至每念及此自不敢有忽易之心耳宮人有過帝怒之后亦怒命左右執付宮正司議罪帝怒解問后曰爾

不自責罰付之宮正司何也后曰妾聞賞罰惟公足以服人故不以喜而加賞不以怒而加刑喜怒之際而行賞罰必有偏重人議其私付之宮正司則當斟酌其輕重矣治天下者亦豈能人人自賞罰哉有司者論之耳帝曰爾亦怒之何也后曰當陛下怒時遽自罰之非惟宮人得重責陛下亦損中和之氣故妾之怒者所以解陛下之怒也帝喜后以不逮事舅姑爲恨見帝追慕悲傷亦爲之流涕晨夕禕翟從帝拜謁奉先殿每當祭躬治膳羞務盡誠敬接妃嬪以下有恩被寵顧有子者待之加厚語衆王妃公主曰無功受福造物所惡吾與若

屬被金繡美飲食終日無所爲當勤女工以報造物者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諄切懇至嘗曰汝父尊臨萬國身致太平亦由學以聚之爾小子當思繼繼繩繩以不辱所生又曰吾聞女史言鄧禹爲將不妄殺人故其女爲后吾衆世忠厚至吾父雖無禹之功然平生急於義今日爲后非偶然也汝輩異日有人民社稷之寄尤必積累忠厚乃可長世切不可自恃而不務德謂事有偶然也汝切識之諸王或以衣服器皿相尚者后曰唐堯虞舜茅茨土階夏禹文王惡衣卑服汝父儉朴尤惡奢麗日夜憂勤以治天下汝輩無功錦衣玉食

猶欲以服御相加何志氣不同如是乎惟當親師取友講論聖賢之學開明心志自無此氣習也后慈以接下親戚勳舊之家無不得其懽心命婦入朝不以尊貴臨之延接如家人禮遇水旱歲凶進食必問設麥飯野蔬帝因告以賑卹之事后曰妾聞水旱無時無之賑卹之有方不如蓄積之先備卒不幸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將何法以賑之帝深以爲然嘗爲帝言施恩欲溥徧然亦有等差衆庶日給固有艱難百官家在京者其鄉里遠近不同家貧富不異而俸入有限慮或不給艱難必甚遇暑雨祁寒輒形於嗟歎帝感其意每遣存問周給

之近臣及諸奏事官朝罷會食廷中后命中官取其飲食親嘗之滋味涼薄不肯奏帝曰朝廷用天祿以養天下之賢故自奉欲其薄養賢欲其豐今之典大享者不能輯其下人惟奉上者甘肯羣臣飲食皆不得其味豈陛下養賢之意乎上日飲食之事朕不經心將謂羣臣皆得甘肯豈意所司自分厚薄想羣臣欲言又難於啓齒事雖甚微所係亦大皇后今日不言朕豈知其如此亟召光祿卿徐興祖等切責之興祖等皆慚服帝嘗臨太學祀先師孔子還后問曰太學生幾何帝曰數千又問悉有家乎曰亦多有之后曰善理天下者以賢才爲

本今人才衆多深足爲喜但生員廩食於太學而妻子無所仰給彼寧無所累於心乎帝即命月賜糧給其家以爲常嘗謂帝曰事幾得失本君心之邪正天下安危係民情之苦樂又曰法屢更必弊法弊則姦生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生帝皆命女史書之后得疾帝寢食不安以語羣臣羣臣請禱祠山川徧求名醫后聞謂帝曰妾平生無疾今一旦得疾知此自度不能起死生有命禱祠求醫何益之有及疾亟帝問曰爾有身後之屬乎后曰陛下與妾起布衣今日陛下爲億兆主妾爲億兆母尊榮至矣尚何言惟感天地祖宗無忘布衣而已帝

復問之后曰陛下當求賢納諫明政教以致雍熙教育諸子使進德盛業帝曰吾已知之但老身何以爲懷后復曰死生命也願陛下慎終如始使子孫皆賢臣民得所妾雖死如生也遂易年五十一洪武壬戌八月壬戌也帝慟哭終身不復立后帝嘗罷朝內臣女史更進奏事不已帝悽然不懌曰皇后在吾豈有此煩聒哉后在時內政一不以煩帝帝從容甚適故不勝哀悼焉是歲九月庚午葬鍾山孝陵謚曰孝慈皇后永樂元年六月丁巳加上尊號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誠孝張后

誠孝后者姓張氏仁祖昭皇帝之后也后性端莊敏達宮人靡不敬憚之事仁廟極嚴謹宣廟握樞后高拱深宮雖于論列有所獻替而卒未始干預外朝及宣廟賓天主少國疑浮言藉藉有迎立長君之說時有二楊在朝然非后則無以主其是英廟既立凡詔令及朝廷大政必白于后然後行后即令付閣下議每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后乃以所白驗之時王振潛有不律或政出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詰責

之一日御便殿欲誅振加刃振頸以英廟及諸大臣之請而止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罷去故正統初數年天下休息皆后之力君子謂其爲女中堯舜信與維周之時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此之謂也

郢王郭妃

國朝郢王棟洪武二十四年封安陸六年卒妃郭氏武定侯郭英之女王卒無子止有四女踰月妃痛哭曰賢王舍我去我寡婦也無子尚誰恃于是對鏡寫容付宮人又痛哭曰侯吾諸女長與之令識母容也遂自經卒君子美郭妃之烈詩云死則同穴此之謂也

寧王婁妃

寧王妃者姓婁氏寧王宸濠之妃也妃性敏達事至以理度之輒先知其成敗侍宸濠每盡言規諫時武廟喜遊畋宸濠內結中貴人及諸權要一日珠玉錦帛錯陳內庭妃請其用濠實指某人妃跪諫曰賄賂公行非福也願千歲急止之濠不聽竟有異謀養亡命造兵器妃聞之大駭會召燕陽春別院妃手不及杯濠惟問之妃泣曰妾聞有德者王無德者亡又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今千歲覬覦神器實不德矣雖盛師旅利兵戈事何所成妾恐陽春之樂不能常保反遺後悔乞千歲熟思

爲濠不悅爲之罷飲後喪敗鄱陽妃投水死濠就擒檻車北上哭謂守者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亡家國悔恨何及蓋婁妃先知宸濠之必敗君子謂其爲知廢傳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不善必先知之婁妃之謂也

列女傳卷十四
十八

花雲之妻

花雲妻者郜氏之女也郜賦性剛烈識理道每對雲語及王事則曰報國爲忠語及諸將則曰不妄殺爲良識者重之雲以院判守太平僞漢陳友諒攻其城城中乏食士馬俱憊城遂陷雲乃被執罵賊至死不輟郜時一子甫三週聞雲與賊戰勢危郜抱其兒泣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雲就縛悲慟哽咽以求死家人止之不及遂赴水死焉君子謂花雲之妻烈而有義而深明無後之爲大也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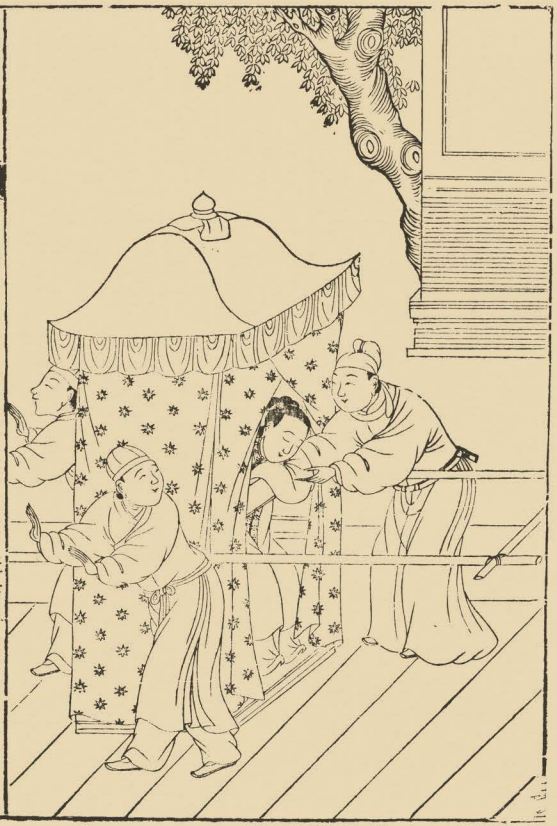
此之謂也

王良妻

國朝王良祥符人歷官刑部侍郎閒建文遜位大慟詔召良良謂妻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抱其子欷歔如廁置子池旁自投池死良殮畢令妾抱幼子匿而自焚君子美王良夫婦之忠烈孔子曰有殺身以成仁此之謂也

儲福妻

國朝建文末燕山衛籍儲福無錫人靖難後不食死母韓氏妻范氏葬之范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夫不令姑聞官有聞其寡者欲委禽焉既而聞其事曰此節孝婦也安忍犯之一日范往澗水邊浣衣見其旁草生若藠蕪席草因取之織席養姑姑年七十餘卒營葬爲廬于墓范年八十餘卒席草遂不生土人義之即其廬爲庵使尼居之名孝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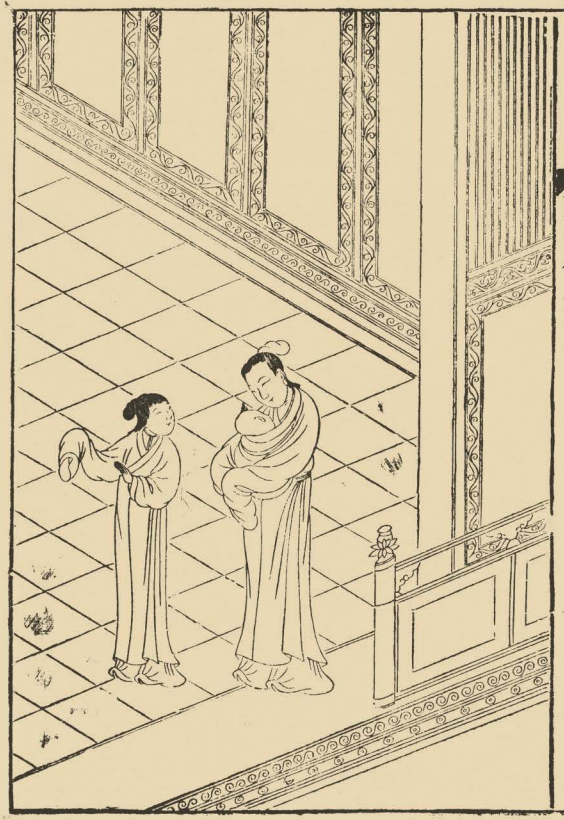


屠羲英妻

國朝寧國屠羲英之妻賦性貞烈幼時許嫁屠羲英羲英未第家甚貧會里豪有事女家見女有色强納聘焉女父辭已字屠氏豪以勢壓之必欲昏乃已父謂豪欲得吾女當先令屠氏無爭豪備禮謁屠因告之故且恃其勢弗能與爭也屠以女家慕富厚而厭貧賤遂受其禮弗與競女意屠必有言而屠竟默默乃以死自誓豪卜日親迎女涕泣弗肯就車父若母强之女令與豪訣妾本屠氏婦未親見屠郎之必棄妾也今日之事道必經屠氏願至屠氏門一面屠郎彼言聽妾改從乃敢侍

巾櫛豪意以勢言可必屠之無他也曲許之女上車令御者至屠氏門則招告及門呼屠與見屠出揭帷視之女已拔簪自刺其喉亟救之血流如注氣絕矣豪以女既死遂棄其屍悉與家人歸屠感其義葬之如妻禮乃審厥象刻木爲女形日夕與對終身不復娶及貴凡赴任必載之以行酒至則云夫人請飲然後自飲食至必云夫人請食乃自食夜則摒之寢所未嘗一日間人或以無後勸之娶不聽女父親往請之謂壻之爲吾女可云篤矣無後之謂何奈何執義而甘置身於不孝之大且大夫之妻三於禮匪過即吾女在寧弗達禮而有

所妬也女如有知必以無後爲慼使終爲若敖氏鬼女蓋不安於地下矣屠以妻父言勉置一妾未幾而娠幸生男屠即選乳母養焉竟不復近此妾厚而遣之君子謂屠爲義夫而其妻爲烈女詩云彼記之子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忠愍淑人

國朝汪淑人出芝黃程氏謚忠愍贈光祿卿汪一中妻也一中任江西按察司副使淑人從會閩廣流賊入江西吉安告急忠愍勒兵禦賊戰死之計聞淑人輒投井中求死保母從之井奉淑人出井中泣諫曰主不幸死長郎君遠在太學諸幼方襁褓其誰歸主喪必欲相從何汲汲也淑人乃強起治喪事日進米不盡一合匍匐奉夫喪歸至之日遂不食長子子婦奉饘粥長跽請曰祖母在春秋高何忍見倍母縱棄子若婦謂諸孤何淑人徐曰孺子長矣且適也上事祖母下拊庶孽孺子任

之即毋不幸以疾病終孺子惡能以此留毋且而父死國而毋死家臣道妻道等耳卒不食越五日死有司上其事詔贈淑人立祠城東從忠愍春秋竝祀

汪　曰忠愍公雅言丈夫負七尺軀直以徇國家報知遇耳及公出整江西兵備值流賊之亂蓋當嘉靖辛酉年時巡檢劉茂力戰死公帥將吏祭之曰爾職抱關猶然死疆事吾待罪方面不滅賊吾何獨生至是公果死難不忘平生之言曩周節愍死華林賊公後節愍五十年同地同官同以閏五月廿六日死節愍有子忠愍有妻其徇難相從又同也奇哉

王裕妻

九江周氏之女副使王裕之妻也裕由進士歷任廣西憲副以酒醉餘致死指揮官罪擬絞周爲上書代死其書曰臣夫叨由進士擢任廣西按察司副使分巡嶺南道因在途酒醉官軍迎接太遲不合將本衛指揮用拳脚踢致死鎮守廣西都督朱效將夫衆提到官審出眞情問擬殺死軍職絞罪加繚見發廣西按察司司獄奏請取決臣思夫之所犯情眞罪當別無異詞但念夫父王寓夫母裘氏別無子女所生臣夫幼勞乳哺歡愛無加夫年十二初進儒學年十六僥倖食粮十七歲鄉試

中式即第黃甲觀政刑部一十九歲欽差浙江監察御史奏准省囬娶臣爲妻帶臣赴京臨行時父母叮嚀懇切謂父母養其身朋友長其志不可受賍以玷名節深戒暴怒以免禍危　至欽差直隸清理軍伍到任三年改陞斯職緣今夫父見年七十四歲夫母七十二歲衰老在堂眼見壯子顯被刑戮哀痛悲號必至傾喪臣雖遠終守制然亦無後爲大不孝矣臣思已之父母生男五人生女六人臣居女之末小古云出嫁從夫情願代受極刑救夫還鄉庶得保父母餘年上哀其情詞愴楚赦裕之罪俾其歸養君子謂周孝而義詩云喪亂既平

既安且寧此之謂也

汪　曰王監司可謂不自愛者矣父母止一子一子而才且以青年驟歷華貫鄉人鮮不謂榮乃以祖宗餘蔭父母遺體而屑越若茲酬酒殺人觸法扞罔死不足惜其謂二親何幸有能婦冐死上書得完首領夫九重嚴邃匪若春秋戰國之列侯可抵掌而譚也罪大情眞匪若御用服器之非辜可審實而白也此其情其事類晉弓工之妻而所値之勢有難焉者即同類而共稱之爲差勝矣

李妙緣

妙緣者李日亮之女林圯之妻也圯初授蕪湖令才絀謫丞榆林驛以慢親王罪擬死臨決妙緣詣闕上書願以身代書曰朝廷者根本也刑賞者法度也朝廷尊正法度嚴明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且君有難臣不救之不忠父有難子不救之不孝夫有難妻不救之不義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若三綱不正縱區區生於闇浮眞犬馬之不如也臣禮部侍郎李日亮之女嫁林圯爲妻有九年矣夫之祖林弼任副都御史因諫太宗皇帝遷都幽燕忤旨爲民後陞吏部尚書

夫之父
貴州御史又因諫忤旨爲民得全首領以終天年臣之
夫幼讀詩書守持法理除授蕪湖縣知縣爲因考察降
榆林驛驛丞舊年四月迎接親王缺少夫馬刑得死罪
夫之母乃東閣周敬之女也今以足疾目昏寸步不能
移履念夫年三十有二尚未有子妾年二十有八雖死
何如伏乞將妾斬首懸街號令天下放夫回籍養親上
可以延姑之殘喘下可以衍夫之蟻嗣臣死九泉不任
感戴朝廷可其奏又令法司鞫其教唆代寫之弊及至
御街前得其親書遂免圯罪仍復蕪湖令之職又詔所

管分每月給米十石以資妙緣之用君子謂妙緣文而
義可與與難詩云言旋言歸復我邦家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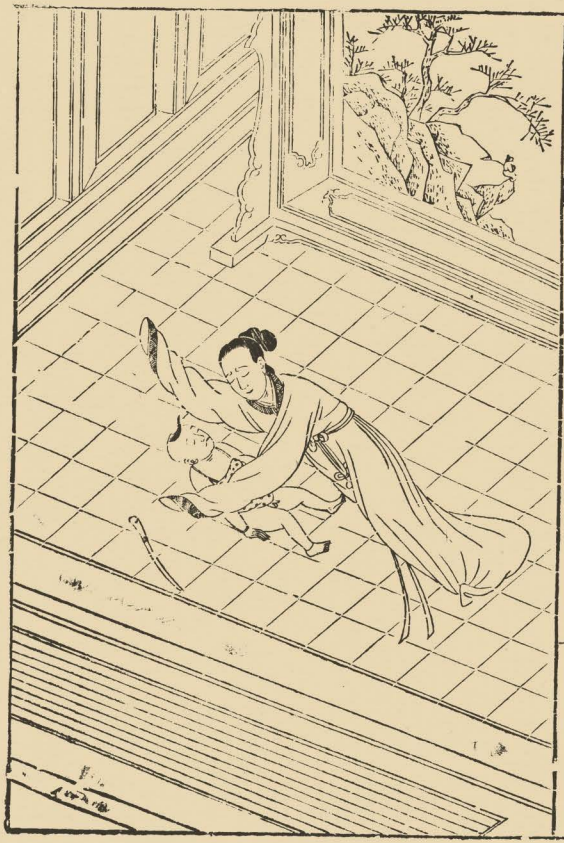
汪　曰林蕪湖以世家子受室少宗學有淵源獨
以才短被譴彼豈敢以卑戕慢親王而抵罪之不顧
哉所遇之不幸也李妙緣上疏救夫不避斧鉞卒蒙
聖恩赦夫之罪復夫之職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
無忝於其父有助於其夫女流若茲宜亦不可多得
也已

李妙惠

李妙惠者士人盧穿妻也盧下禮闈第隱讀西山寺中絕音耗成化間有同名者死京中鄉人誤傳盧死父母信之憐惠貧寡欲奪其志於是江西塩商謝啓聘之惠自縊者再爲防守者密不得死既受聘强之歸謝至則操節求死啓不能犯置母旁安馴之母亦揚州人惠恃爪葛懇請爲尼母佯許之意其久可成禮時啓舟先發歸母偕惠後舟過金山寺下因禮酺惠題壁云一自當年拆鳳凰至今魚鴈兩茫茫蓋棺不作橫金婦入地還從折桂郎彭澤曉烟歸宿夢瀟湘夜雨斷愁腸新詩謾

寫金山寺高掛雲帆過豫章後署曰揚州盧客妻李氏題盧後登第承命往江西從脩憲廟實錄至家則盧室矣頃遊金山見其詩徑抵豫章得徐方伯差臺隸歌其詩於各塩船下遂知其在謝接致公館歡會如初謝商亟嘆曰貞婦也乃置之君子謂李爲貞而有守

汪　曰李妙惠之復合亦甚奇矣彼其隱忍不即死者誠心知盧之未亡也故題詩金山署名於末以爲後會之地卒之天緣有在復作之合得爲夫婦如初否則以彼潔操貞標當逼嫁時詎弗能剖心以表情刎頸以見志而必委曲以求自全其有大弗獲已焉者矣



龐節婦

龐氏者龐人之女也國初陳友諒部屬鄧平章陷江西見龐有殊色遂併其嬰兒掠去龐度不得歸乘間乃先殺其嬰兒嚙指血題一律於壁上其詩云涇渭難分濁與清此身不幸厄紅巾孤兒豈忍更他姓烈婦寧甘事二人白刃自揮心似鐵黃泉欲到骨如銀荒村日落猿啼處過客聞之亦慘神書罷自刎而死友諒聞之哀其死而高其節立廟於城之東北隅大書節婦以旌表之君子謂龐之節烈有休光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此之謂也

汪　曰僞漢都九江僭稱帝故自設平章其不識天命也逞螳斧以當車卒以貫顱受死乃其陷江西也猶能旌表蘭氏之節則信懿德之好人情之所同也蘭氏題詩明志伏劒潔身可謂不汚矣寧爲玉碎不作苪全其烈烈而死距今已二百餘年凜凜猶有生氣死亦何憾哉

列女傳十四卷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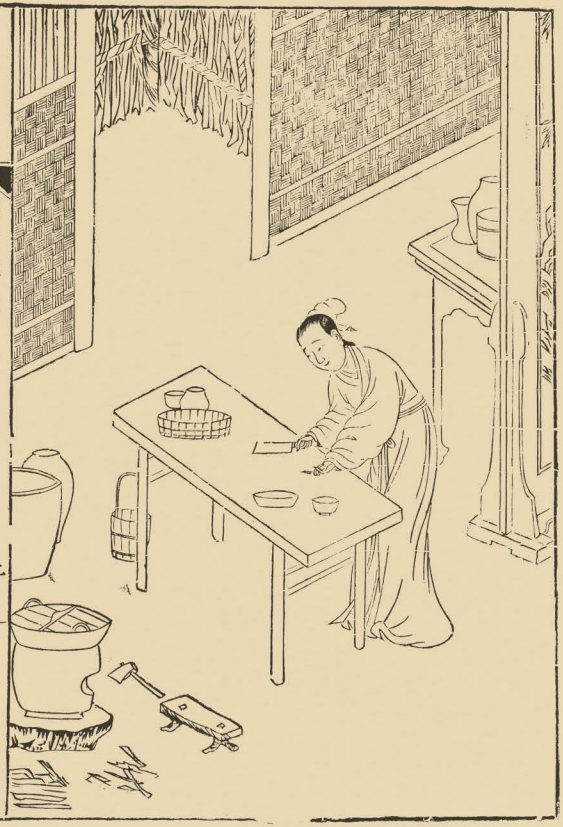
Z564.6
1835.1
15

列女傳卷十五　一

仇英實甫繪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

604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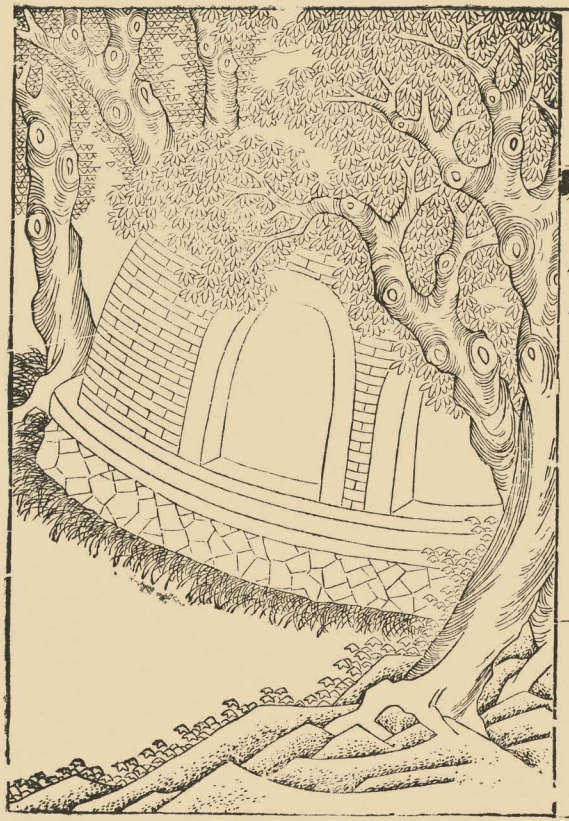
韓太初妻

韓太初妻劉氏眞定新樂縣人太初仕元爲顯官洪武七年家徙和州劉氏奉養姑甯至南宮縣姑仆地傷其腰劉氏籲天刺臂血和湯以進遂愈至瓜洲姑復病再進再愈至和州鬻蔬以供養無遺禮又二年姑患風疾不能起時盛暑劉氏晝夜驅蠅蚊不怠蛆生枕席齧其蛆蛆不復生姑病隨愈後除夕姑忽病危齧劉氏小指意與之永訣劉氏不悟明旦斬指滴血和粥以進姑病旬復愈逾越月而卒劉氏遵遺命殯之淺土俟歸葬舊塋五年而弗果哀號常如袒括之日事聞朝廷召至京

厚賜之官送甯氏喪歸葬新樂旌門復其役

山陰潘氏

山陰徐允讓妻潘氏元至正己亥春允讓從父安避兵山谷間遇官兵至所安頸流血允讓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兵即舍安而殺允讓將辱潘潘紿曰我夫既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從汝無憾也兵信之聽潘聚薪焚其夫因自投烈焰而死國初事上聞禮部議曰允讓能捐軀以全父生潘氏隕命以全婦道孝節竝著實人所難詔旌表爲孝節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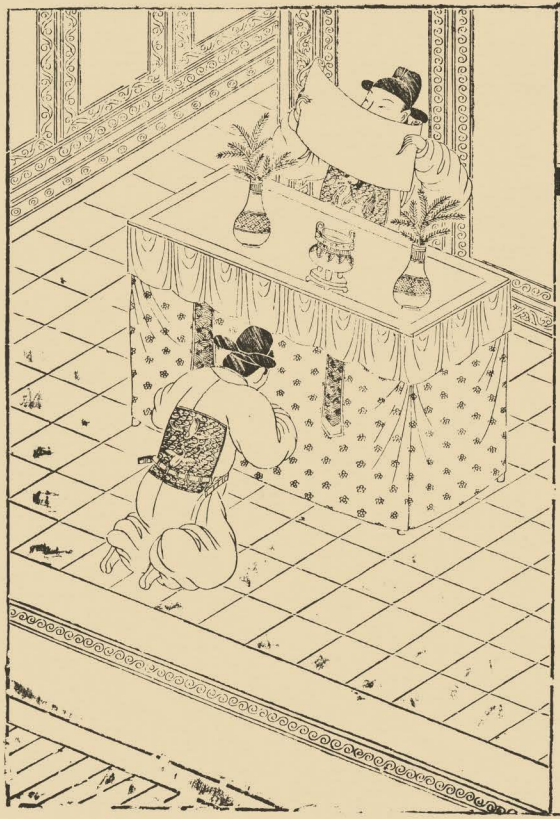


胡亨華妻

國朝婺源胡亨華妻方氏名細章同邑方浩之女也嫁未幾亨華卒方氏頓絕而蘇者三衣衾棺槨悉以奩具爲之卜葬于齊源囑工爲虛壙于右以待自歸去脂粉不爲容飾孝事其姑一日告于夫墓曰吾事畢矣遂歸家自經而卒戶部主事汪敬以詩哀之云生不半年同枕席死期一塚共丘山君子謂方氏爲貞烈詩云死則同穴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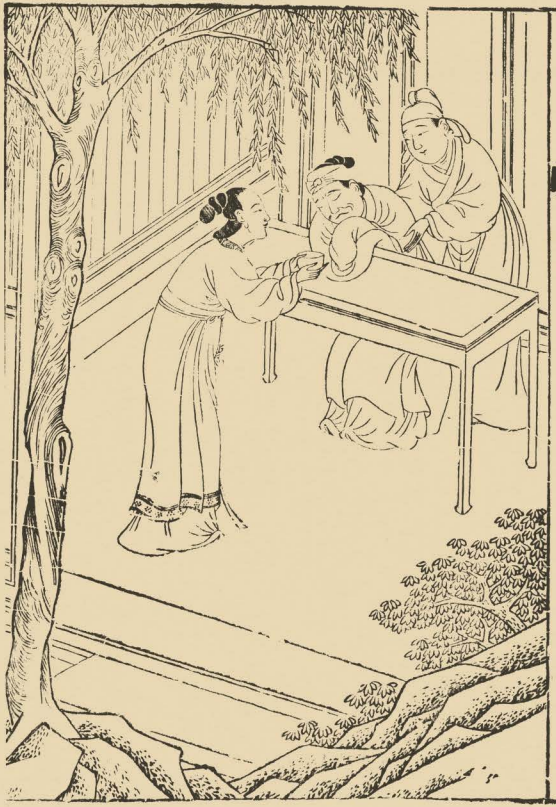
汪　曰蚺城爲紫陽桑梓忠孝節義不乏于時而有傳有不傳則其所遭者異也茲復如前之以好名

為諱則不傳者固終於不傳其曾傳者亦淪於烏有之鄉不復可記識矣方氏之事視古烈女亦何愧焉而寥寥斯世未有能識之者則其所遭之不幸而弗得人以表章之也乃信孤節獨行非附青雲之士固弗能聲施後世也已



高氏五節

國朝光州固始高氏有五節婦高希鳳妻劉氏希鳳在遼東爲亂軍所掠而不伏虜怒斷其腕而死劉氏亦被虜行十餘里罵不絕口爲所殺希鳳仲弟藥師奴妻李氏早寡因亂携子姪往避難高麗國初同子姪來歸居應天府守夫墓誓不再適希鳳季弟伯顏不花爲納哈出所殺其妻郭氏自縊于馬櫪希鳳從子高塔失丁爲父讐陷而死其妻金氏與姑邢氏俱自縊于一室一門義不受辱事聞詔旌表之



栾城甄氏

栾城李大妻甄氏孝於舅姑夫與其弟異居姑一日出往次子家甄氏隨侍不忍去姑命之還甫三日甄氏忽心動舉身流汗少頃果有來告其姑病篤者甄氏沿道拜禱往至姑側侍疾數日而愈後姑年九十一以疾卒合葬于舅墓甄氏廬于墓側三年旦夕悲慟不輟里人稱為孝婦洪武中詔旌表其門

汪　曰人子慕親自少而長且不能無遷於異物矧婦之於姑能望其有終身慕乎甄孝婦不忍舍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姑疾而心動又與母嚙指而子

心動者無以異也沿塗拜禱又與稽顙北辰求以身代者無以異也合葬廬墓不減孝子之誠亦可謂生事盡慕死事盡思者矣古以終身慕爲大孝愚於甄氏婦亦云

張友妻

國朝歙張友妻洪氏之女也友久患陰潰洪氏竭力調養不以爲穢以口舐之友卒既葬洪預結塋誓同穴辛勤養姑姑憐其早寡無子欲奪其志洪不聽後邑富者求爲配族人與姑陰納聘至期逼嫁洪佯語曰嫁不辭當與夫別乃具酒饌造夫墓慟哭而歸詣姑從容告別入室閉門自縊死士大夫咸傷悼作詩歌挽之姑亦繼亡家爲故墟君子謂洪氏志不可奪禮云一與之醮終身不改此之謂也

汪　曰木有連理鳥有比翼植飛之物無情猶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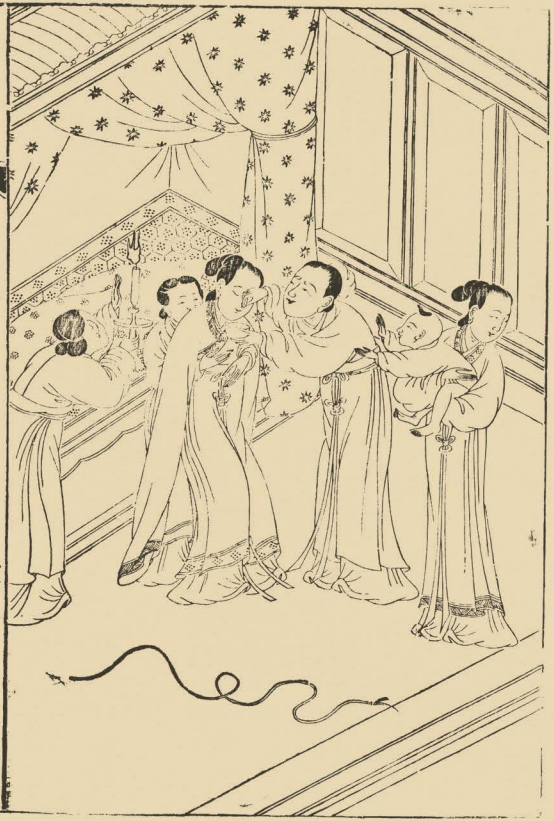
有情矧人乎生同衾而死同穴匹婦之志有必不可奪者不可奪而欲奪之此所以成其節烈也又所以顯其節烈也若洪氏之事是已郡中節烈婦眞可連車載焉欲歷歷表之剞劂且告勞矣特章一二俾不盡屬湮滅之鄉云

興寧江氏

國朝建寧興寧縣徐鎤妻江氏事舅姑甚謹天順間從夫遊宦遇劫夫被執江抱幼子漢方三歲越墻走二賊追之江紿曰吾有金瘞卧房汝不速取爲他人有二賊捨江而去江疾抱漢踰垣將漢寄鄰家登樓矯語夫曰房內西畔屋柱下金存否賊聞之競索金遂與其夫得脫任滿歸鄉里勉夫促裝之京遭舅故子幼脫釵釧爲衣衾棺槨之類夫服闋復偕江氏至都下改除上海縣簿卒于京江携男漢濱洪扶柩歸葬舅墓側一日屬其衆子曰吾事畢矣汝等善相保護遂自經墓旁時人哀

之

汪　曰天下事有經有權權也者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膠固而不通執泥而不變則不得謂之權故道在於誠實欺詐非道也而欺詐以免盜不害爲能權道在於死節苟活非道也而苟活以撫孤不害爲能權如必以死爲貞矯激輕生之婦將奔走焉其於中道詎得無剌繆哉碩權非聖人不能用可與立者尚未可與權也又何望於婦人女子是宜江氏於此偶合於遇盜之日而卒倚着於自經之時盖夫雖死有子可從則道在於守夫之子可以無死而死安所稱權然而不害爲女婦之懿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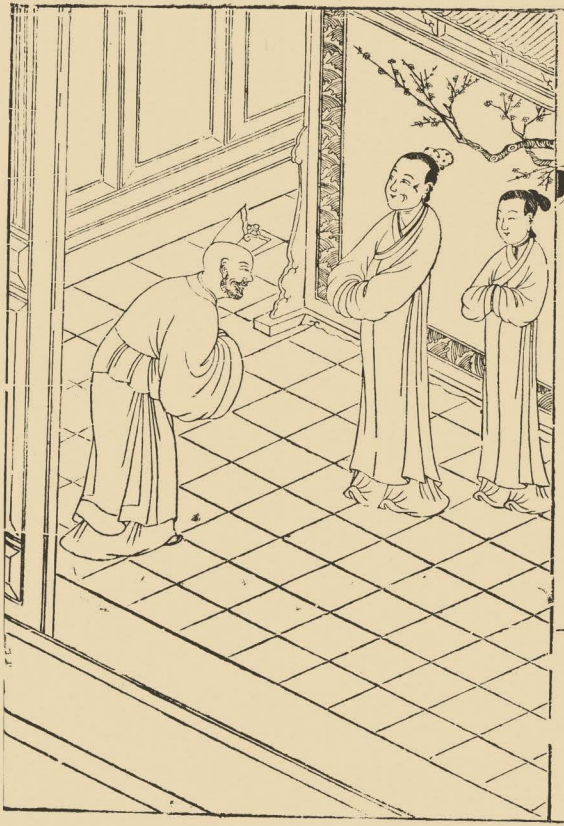
方氏細容

國朝方氏細容歙呈坎羅中正之妻也年十七歸中正時曾王姑暨王姑尚在堂老病不能舉止方氏供糜粥給藥餌靡敢怠迨二姑相繼以天年終則傾奩橐佐喪事以紓姑急姑故孱弱弗任勞二叔呱呱戀襁褓方氏悉孩之代姑撫育如已出居無何中正客死湖陰訃聞方氏勺水不入口慟絕者屢誓以櫬歸必相從地下越七日家人奉柩歸窆封樹之方氏仰天飲恨曰吾事畢矣容向舅姑寢所拜稽辭謝遂以是夕引繩自經適爲女娘所覺急救之家人悉起取水灌之既絕而甦舅姑

前泣謂方氏曰兒無祿誤新婦幸有藐孤願新婦勉稚未亡人存兒如綫之脉新婦必欲捐生從兒吾白頭者旦暮塡溝無所憾聡茲黃口孑焉誰恃而能獨生我二人何復戡此憂請先新婦死因命家人嚴守婦方氏求死不得弗獲已遂一意養舅姑强食哺子顧家日就窘方氏朝刺繡夜績麻以給二人甘肯及歿喪葬盡禮毫無怨咨當道上其事表爲節孝婦君子謂方氏能不爲矯激之行有合乎女道之中傳云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此之謂也

汪　曰婦身殉夫有可以死之道有可以無死之

道故道在於死則求生爲害仁而道在於無死則敢死爲傷勇此惟知道之君子能決擇焉乃方氏見及斯矣方氏產名門歸望族內教所漸宜非一日故能審處婦道之中彼誠知一死則責塞而名隨且死易立孤難也然而重傷舅姑之心終缺舅姑之養則所尤重又不在於徒死矣夫丘故隱忍圖存以煦煦之荆布當數十年之荼蓼涇徃事君艱苦萬狀甘心於其所難可不謂賢矣哉郡中固多節孝婦茲其傑然者矣特蒐列之俾得與古幽媛孤嫠並垂不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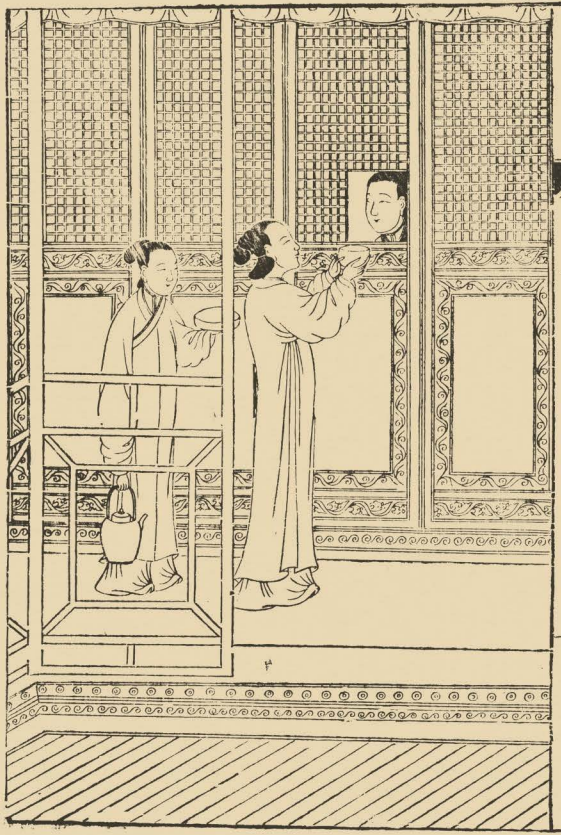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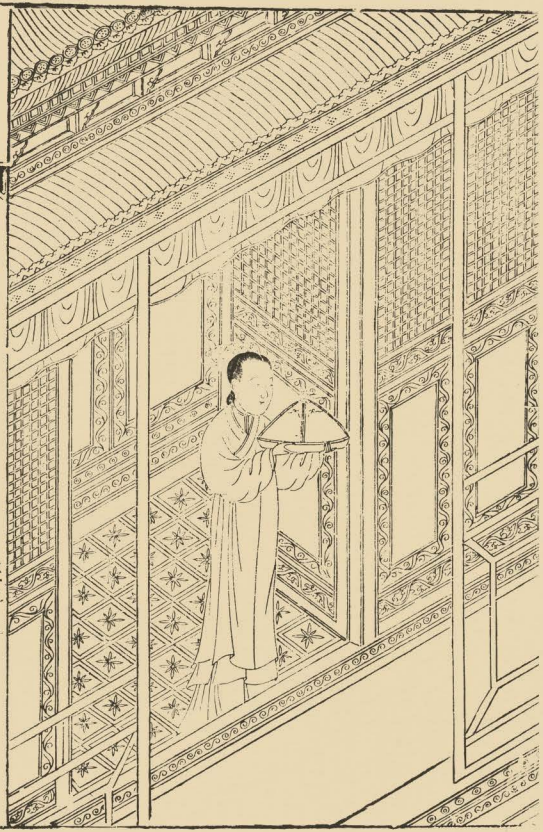
姚少師姊

少師姊者太子少師姚廣孝之姊也性端嚴不喜音樂褻劇人有過輒面責之不少貸焉廣孝初爲僧姊嘗戒之曰汝既爲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心之好殺也及廣孝預靖難王師威武奮揚渡江後諸大臣不免誅夷之慘姊聞之嘆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後廣孝進爵太子少師承命往賑蘇湖等郡遂還吳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孝乃易僧服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即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拜許多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

好人言畢遂還戶內不復再見君子謂姚少師姊之賢而正不役志於富貴焉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此之謂也

汪　曰昔聶政之姊以死顯弟之名梁公之姊以身諷弟之失今姚廣孝之姊亦能直言以正其弟之非三氏姊皆有聲於時有聞於後姚與狄志行略符猶賢於聶且見其浮雲不義之富貴前與癡姨同也至世宗時追上文皇祖號而罷斥姚廣孝從祀使祀大興隆寺殊快人心則知廣孝當日之事其不滿於人心者即其不愜夫姊意者也





解大紳女

解大紳之女翰林周是脩之子婦也建文之難周是脩與楊士奇解縉約同死節已而士奇縉背約獨周是脩死之其子以父死事編戍縉因欲離昏女弗從自幽一室中塞其窻戶止留一隙竇可通食飲日獨危坐不事妝飾洪熙元年盡釋建文忠臣之家屬是脩之子乃得放還女始出完聚君子謂解氏女能全節義孟子云父不得而子此之謂也

汪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二君之事在縉則可二夫之更在其女則不可此賢不肖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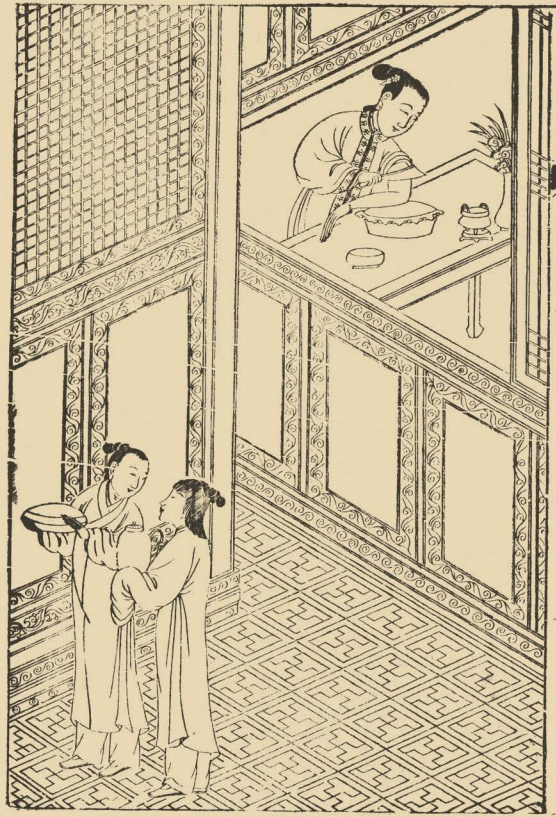
較也謝才昌稱焉周翰林縱過於忠一死可塞妻孥遠戍豈其罪也縉不知爲救而欲絕昏或亦無顏承斯姻眷耳身既負約復欲其女之渝盟所謂不能行於妻子者令得以父而奪諸其子性善之言爲無驗矣惟其不然此解氏之名宜與裴氏淑英共敝天壤也

解禎亮妻

禎亮妻者狀元胡廣之女解縉之子解禎亮之妻也永樂初縉廣侍燕於文淵閣文皇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今縉既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俯首曰臣妻有娠然未卜男女文皇曰定生女勿疑矣越數月廣妻果生女遂訂盟既而縉遭讒死舉家戍邊女未及歸而禎亮已戍行矣逾數年父母欲令女改適女厲聲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背主遺父何用生爲遂竊入室以刀截耳及家人覺之而往救已血被兩頰異議遂寢逮仁廟時禎亮舉家召還女乃歸解氏

事姑徐氏猶極孝謹云君子謂禎亮之妻得從一而終之義詩云我心匪石不可展也此之謂也

汪　曰縉廣學同業仕同官而同一心術同一節行又同有是貞女也奇矣哉漢王良負盛名而茲時復有王良能死節漢胡廣號中庸而茲時復有胡廣如合契又大奇矣哉縉之不齒於士論也視廣尤甚既自有愧於其女益復有愧於子婦死者如有知也其何顏而享斯蘋藻也



節孝范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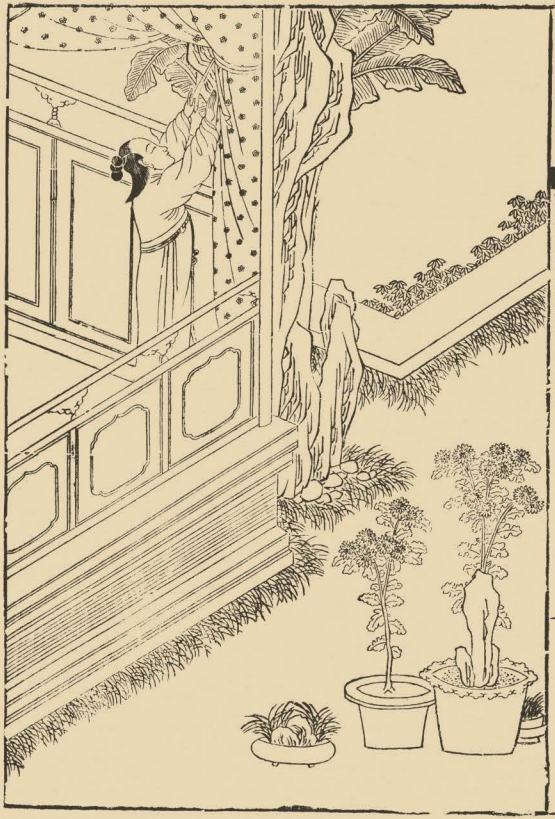
汪　曰婦之於夫能死非難善處死爲難故孝不滅性節不苦貞乃爲契乎大中之致藉必斷脰決腹一瞑以爲快此奇說之行即皎皎有聞而以槩諸中庸無當也余嘉范氏婦睹節孝之行事可術焉

節孝范氏蕪湖人年十八歸海陽汪世衡世衡字仕齊號倚南慷慨慕義人也賈湖陰食客門下百餘人范居中贊畫曲折靡弗中機宜仕齊甚任之然善諭諷守正不阿每仕齊督過諸從事輒從中察當否可言諫者以徵辭諷罷之否則潛以愉色施易之仕齊以斯益重焉

仕齊室程氏未有所出旋納左氏姬舉二子
已又就湖陰納范生二女左氏蚤逝范視二子若已出
二子亦陶仁浸義恂恂無間言不自知爲左出也仕齊
病湖陰范日夜侍湯藥不交睫者三月病益劇仕齊張
目視范脫有不諱是無柰若何范跪而嗚咽謂婦從夫
戢也妾何難以巾櫛侍夜臺第願徼天之靈輸妾年以
裨主遂齋戒晨夕焚香籲天與其速奪主也無寧速奪
妾乃潛刲股以進病果痊仕齊爰擇宗兄之子廷謚後
范居閱五月無恙也既而歸省復如湖陰則病大作范
迭更醫不効擗踊絕粒蒲伏牀前請歸一謁程蚤得相

從地下仕齊戒勿行曰若今非可以死若獨弗念曩所
爲立後意乎且吾業由湖陰起即歸骨海陽魂魄猶時
之湖陰也若第爲位哭歲時朔望弗忘尸祝則若無子
而有子吾雖歸猶未歸願適矣必欲相從吾視且弗可
含也范感其言而止君子謂范於是乎知所處
國馬氏曰仕齊公生平勇於爲義急人之阨濟人之窮
揜骼瘞胔建梁造路善行未易縷指王衛輝狀之爲詳
其得正而斃也近屬有惜公者謂公仁心愿質千里頌
義而曾弗躋中壽天之報施善人顧若爾耶公瞿然曰
不佞無善可稱抑患善未至也人生五十已弗言殀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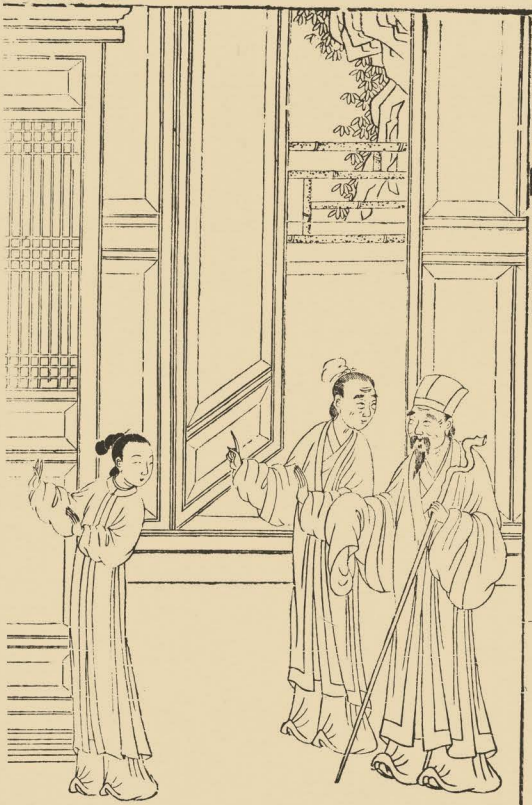
且不當得而得此於分修矣天之眷命懋矣願諸君益勵於善慎毋鑑不佞而自沮也味其言其於心行善淫天人禍福之際見之審矣愚用是謂公之喜讀書習典故夫人能也瞷都會徵貴賤夫人能也部署有方籌畫中度夫人能也至惇倫樂義惟修德爲兢兢孝恭一節始終無間父諒其誠兄服其義子烝其化茲其人豈庸庸碌碌富都那豎能延跂而詣其外藩焉者是宜范氏於斯親炙頗化請代於前受遺於後以順爲正而以中爲歸節孝兩足嘉焉不激不隨范於是乎加人一等矣



王素娥

國朝王素娥號蘗屏山陰王眞翁女也生有淑德長能詩文尤曲盡女工年十七歸胡節節以吏曹死北畿素娥誓不他適年四十一卒嘗有黃昏詩云堦下蛩吟又暮秋倚欄獨立恨悠悠幾多心事三年淚忍向更深枕上流君子謂素娥能全其節易云安節亨此之謂也

汪　曰蘗有清苦之味人以清苦自持則謂其有氷蘗聲顧不堪此苦者則嚼棄之不暇而苟甘此苦者則慕悅之不勝亦人之志趣何如耳王素娥以蘗自號識其清苦之是甘矣信其淑德之固有矣其嫺



於詩文也無足多也其精於女紅也無足多也至其守玆清苦不慕華腴視彼目招心挑之婦望富厚而奔者不以莛楹判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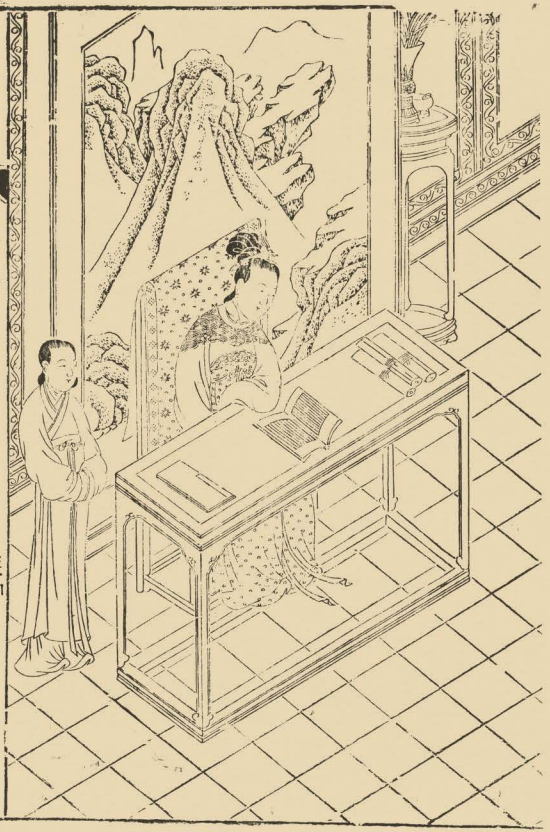
程鐵之妻

休寧富溪程鐵之妻竹林汪氏之女也年十七歸鐵事翁姑至孝姑嘗病幾殆鐵惶懼焚香祝天求以身代汪曰汝惡能代母惟婦可以代姑耳是夜刲股作糜以進病尋愈鄉閭亟稱其孝鐵嘗閱卷嘆曰賢哉婦也汪問此何書鐵曰此吾門所紀節婦行蹟也汪曰婦人執節常事耳奚足爲異隣有孀婦改適者鐵歸語汪曰某今以爲某人婦矣汪曰婦人不幸遭此有子者當忍死以撫孤無子者當速死以捐從而甘于改嫁禽獸行也鐵曰是殆有難能耳居逾二年鐵商遊松江溺水死汪聞

訃慟絕而甦者數四既而嗚咽泣謝翁姑曰夫既不幸妾何能獨生今當踵入冥路求與俱矣舉家驚懼嚴守之汪乃詐言夫襯未至吾猶未即死也防之少懈即自經而死遠近嗟惜之君子謂程妻貞而固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汪　曰春風噓桃李乃松栢不爲歲寒改柯何者其貞堅素定也我顯祖唐越國公起于績之登源而梁程忠壯公實留歙之篁墩故郡中有十姓九汪之諺程亦不亞汪焉汪程之衆幾半吾郡故傳所紀錄二氏爲多程鎡之妻吾宗女也從一不二其志先定

故視執節爲常事以改適爲獸行則當其平居情見乎詞其所病乎人者必弗蹈於已矣卒以夫亡與亡慷慨赴死不忘平生之言乃信昔所談許非尚言之實允蹈之者也



鄒賽貞

國朝鄒賽貞者濮未軒公之配費鷲湖之岳母也號士齋封孺人少聰慧博覽子史以令咀其菁華隨事摹寫和平莊重見者莫不奇之春日述懷詩云遲遲日影上簾鈎百種新愁掛念頭午睡易驚鄉夢遠春輝難報寸心柔蕓窻燈火常當夕鵬鷺風雲未遇秋身病消容尤可恨菱花照處自堪羞京邸九日懷未軒詩云十年清苦伴青氈喬擢無緣別思牽楓葉蕭蕭添曉醉菊花朵朵鬬寒妍秋江未見歸張翰孤館誰憐老鄭虔欲寄白衣克酒使遠傳逸興到籬邊君子美鄒賽貞之才詩云

益不懷歸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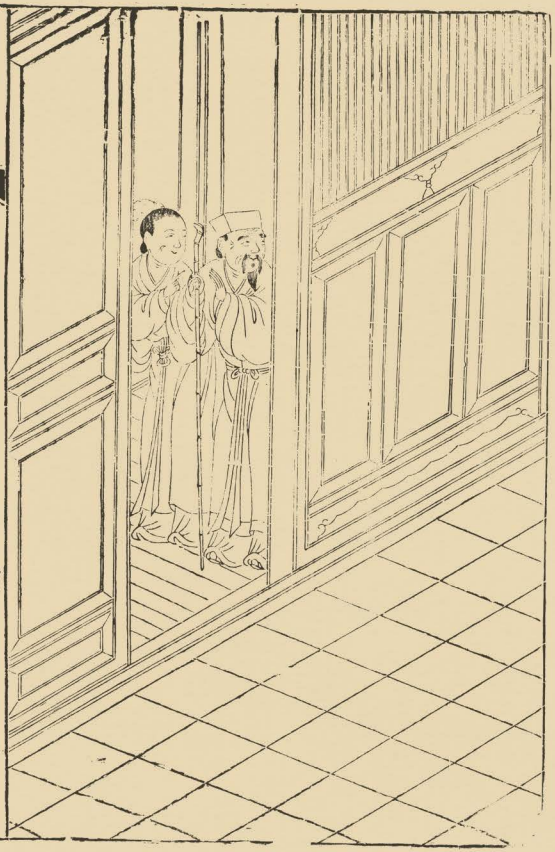
汪　曰唐世女婦類能詩今則以筆墨匪閨閫事知書者且不槩見矧詩賦乎此雖以女德之所不載習尚致然亦其資性殊也鄒審貞獨能是是足稱於世而列於辨通之林矣天生俊英愚婦固難捧心效顰而企其涯涘也

韓文炳妻

國朝黟縣韓文炳妻汪氏年二十二而寡事姑孝嘗割股以療其疾弘治間奏聞旌表君子謂韓氏婦能以青年勵節而其孝尤足多焉可以風矣易云介如石此之謂也

台州潘氏

國朝浙江台州潘氏山東督學潘留鶴之女貢士裘西川之妻也善吟咏君子謂其有幽閑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當不在謝希孟之下哭夫云不幸我夫殞帝州扶棺千里豈勝愁只知誦讀頻勞力誰料功名未到頭父母恩深安得報夫妻情重幾時休西川面目何由見腸斷西風血淚流君子謂潘氏以高才而值奇數孟子云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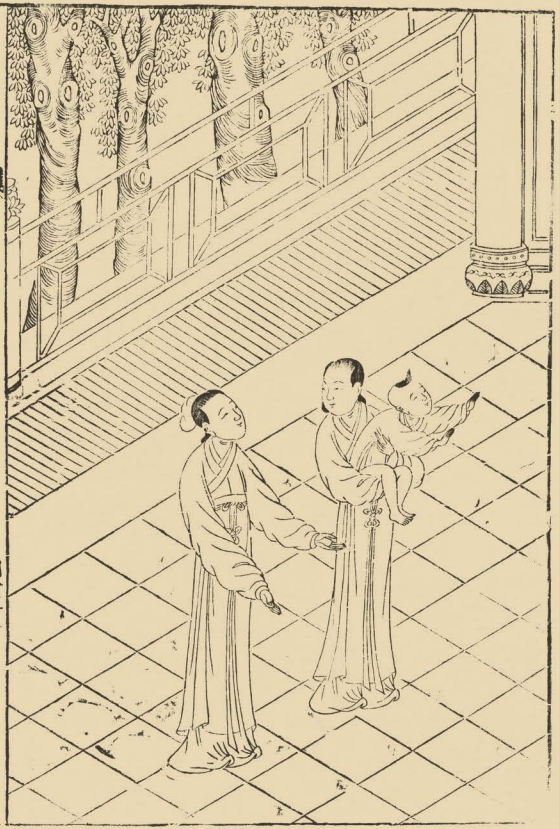


葉節婦

國朝葉節婦海陽李功甫敏女也幼閑父教兼通史籍年十七歸葉長君滄葉好儒李佐以儒術踰年葉寢疾李躬藥爇脩累月不交睫疾轉劇李時已妊葉謂李命之脩短天也若將何以事我李拊膺悲號婦人之職從一而終願相從地下以事君則叩天自誓葉曰不然吾二人在堂承懽之托辱在於汝且幸有遺腹若男也則撫諸孤以奉禋祀吾猶有不亡者存雖不相從地下吾寧矣

程文矩妻

漢中程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爲安衆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受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



俞氏雙節

上海任仕中妻俞氏字淑安年二十一而寡女甫二歲一男生五月姑先夫卒舅仕遠方家貧無依親戚咸勸之再適俞氏斷髮自誓復強之俞氏欲自剄衆懼而止紡織績紝教子女至于長女適俞邦用邦用亦早卒所親憐其貧勸之再適女曰我再嫁俞氏祭祀誰奉之且辱吾母寧餓死不改節乃歸與母同居守志有司上其事詔旌所居曰雙節之門

汪　曰天下惟節義易以感人然而節義所在毋不得而與諸子亦不得而奪諸其子孟於俞淑安之

母子見之淑安以矯節自持期以自定已爾非期其女之顧化也然而女卒化焉不辱其身即不愧其母女之節緣母而有感母之節因女而益光非是母無以有是女非是女無以繼是母雙節之旌固知不以加於匪人也

草市孫氏

國朝草市孫氏歙松明山汪永錫之妻也永錫家故貧傭人賣餅為業娶孫氏頗甚莊居數年永錫病瘵及病革蒲伏攄床語孫曰吾病久賴子以迄于今願天授嘉耦以荅子勞吾不能報子矣孫痛哭曰君即不諱竊計必大事畢而後從君嗟乎君言貳妾矣九原不察寧詎能明其不貳耶妾寧蚤決以信君心無問後事永錫執孫手曰子言及此我無他腸子姑待我永錫兄永祥無賴人也宣言曰彼何能死即病者死必嫁之孫遂飲藥先永錫十日死盖嘉靖己丑冬十月上旬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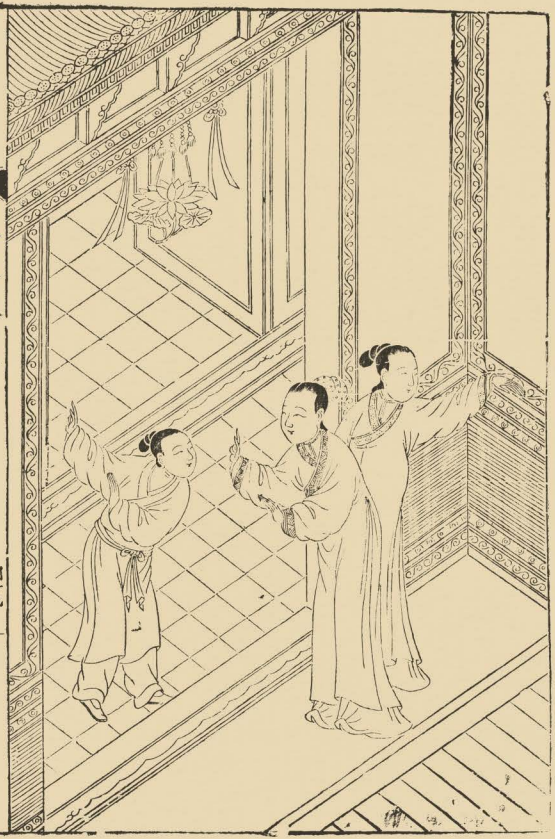
汪曰永錫與南明公同里閈南明公稔知其婦行慨弗得人以表之而惧其終於湮沒無聞也故著七烈傳首稱載之以靳垂不朽此非以私其鄉人蓋亦節足紀焉夫富則相守貧則相離人情乎孫氏不厭永錫之貧躬扶永錫之瘵一言自決先夫隕身寧有所感奮矯強而然實其天性之貞純也貧而彰其名於後南明公之力爲多

董湄妻

國朝海寧董湄妻虞氏少慧知書頗善吟咏年十六歸董甫兩月而湄卒痛絕欲死以夙家衆防之遂不得死父母惜其年少勸女再適女不應吟菊竹二詩以見意其菊詩云移得春苗愛護周柴桑無主爲誰秋寒芳甘抱枯枝萎羞墜西風逐水流井上竹詩云一片貞心古井泉清寒徹骨自堪憐相看歲暮青青色歷盡氷霜戴一天乃刻木爲夫像晨昏事之年五十餘卒人皆稱爲節婦

汪　曰古有刻木爲親像者史簠艷譚之婦之事

夫猶子之事親也夫沒而刻木爲夫像則自海寧虞氏始虞氏知書能詩其於殉夫之義講之熟矣夫死而不即死者以防守之嚴而不得死也彼肯以芳香潔質清勁貞標逐水隨波而改節之不顧哉故以其志節之堅託之菊竹之咏菊竹竝歷氷霜操守愈厲而以斯自況足占其晚節馨香歲寒清徹盒四十年如一日也詎獨諷誦二詩得其詞藻之工已乎夜明空青世所共寶有不美其才高其節者非情也



鄭瓛妻

國朝鄭瓛歙長齡橋人妻汪氏汪自信行徙居長齡橋而汪天貴女歸鄭瓛居數月瓛客死廬州女聞而慟絕者三誓必死會姑病女飲泣事姑姑亡女求自盡家人日夕護之不得間嘉靖癸丑正月六日家人悉出觀燈女夙已紉縫衣自經死年二十耳君子謂鄭氏婦爲貞烈孟子云舍生而取義者也其鄭氏婦之謂乎

汪　曰太函氏謂長齡之死乃在笄年奇節也夫既無幸義不獨生設有子可依是宜無死而子未生矣有姑當事亦宜無死而姑既亡矣苟活復奚待焉

生也不偕死必履信燕爾新昏奄忽同盡寧甘溝瀆名義賴以扶也懿厥哲婦心口相違夫肉未寒倏已更嚮覩茲不有靦顏乎哉

張宋畢妻

張宋畢之妻邑人甄氏之女也甄配張三載其夫卒生一子甫五歲亦卒獨遺姑在孑無一親甄事之稱孝竟孀守絕外念或有以難病之者甄作歌以自矢焉歌曰泉流不歸山雨落不上天妾心死不回金石無全堅白日經中街飄忽沉西海妾心日不如長夜曈曈光不改明月懸清輝三五二八圓又缺妾心月不如一圓耿耿無虧時妾心一寸鉄不與紅爐滅妾心萬鈞石不觸洪濤裂妾髮可剪妾頭可截妾心之白不可涅憶妾二十春結髮事良人焉知三載皇天傾羅幃帳幕生素塵懷

中五歲兒水上浮漚淪白髮蕭蕭垂老親綵衣零落空悲辛吾聞陳孝婦夫死養姑心愈固朱幢入奏丹書來黃金北斗高萬戶又聞杞梁妻一哭梁山傾精神變天地黃土非無情君不見章臺女傾城華去年嫁東隣今年歸西家顏色皎皎如桃花桃花貪結子紅顏不惜汚泥沙回首天漢上雙鳳縹縹凌紫霞蓬萊仰面空咨嗟書罷大泣益勵其守而事奉其姑朝夕惟勤終身不愧其所歌云君子謂甕氏達於辭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汪曰近有豔婦甚宜其夫情愛狎暱繾綣綢繆

若膠漆之不可別然無何而其夫病矣是婦具槖饘供湯藥不頃刻離也日夕嗚咽若將夫亡與亡然無何而其夫死矣是婦擗踊哭泣喪葬盡禮哀毀之不勝若將畢大事而即相從地下然俄而一陰陽家憫其哭之慘也乘間與語謂碩人富於年未有子獨守無爲某所有少年失偶形貌昳麗實與碩人兩相當碩人盍捨此而就彼何眷眷而受此孤悒爲然是婦初弗應已徐言曰是善爲我謀第言之弗早妾心已有所屬先是付月帖於人矣問誰之爲則所延療其夫疾者也盖醫者診其夫脉謂其疾之不治是婦識

其夫之弗起已懷貳心乃知其哀痛迫切之情期以飾人之耳目者悉屬矯假而非眞也以斯較張宋畢之妻天壤絕矣愚重慨焉特舉以形張氏婦之貞烈

謝湯之妻

國朝歙謝湯病狂人也娶潛口汪柳浩女湯狂發囚首跣足遇人輒哆口笑或捽而罵之女安湯舉一子矣其後湯病狂愈甚湯父珩幽湯別室中女犬以爲憂伺湯衣食唯謹珩稍解乃寬湯會倭寇薄郡中走寧國鄉人爭入黃山避寇過湯門湯踉蹌從衆人行旋出境迷失道候人捕湯詣太平縣以爲倭也掠殺之無何子又死珩察婦必死則遣季女與之同卧起毋令自裁女佯以其私告季女曰夫死子死我柰何復以死盜之季女以爲然防稍懈會門外水大至幾及河梁女鑰戶出門詣

季女觀水出門則投季女鑰投水死時嘉靖丙辰正月十七日也

汪　曰達人以生爲寄以死爲歸故生順則死安理當死而求生雖生猶死耳謝湯之婦自湛以殉狂夫蔡人之妻弗得專美於前矣其視死如歸而以得死爲安乎死雖無以裨益夫亡無以順承勇志亦求自盡其心已爾壯夫殲節匪附青雲之士難望聲施後世倘斯婦也不遇太函鮮不以河梁爲溝瀆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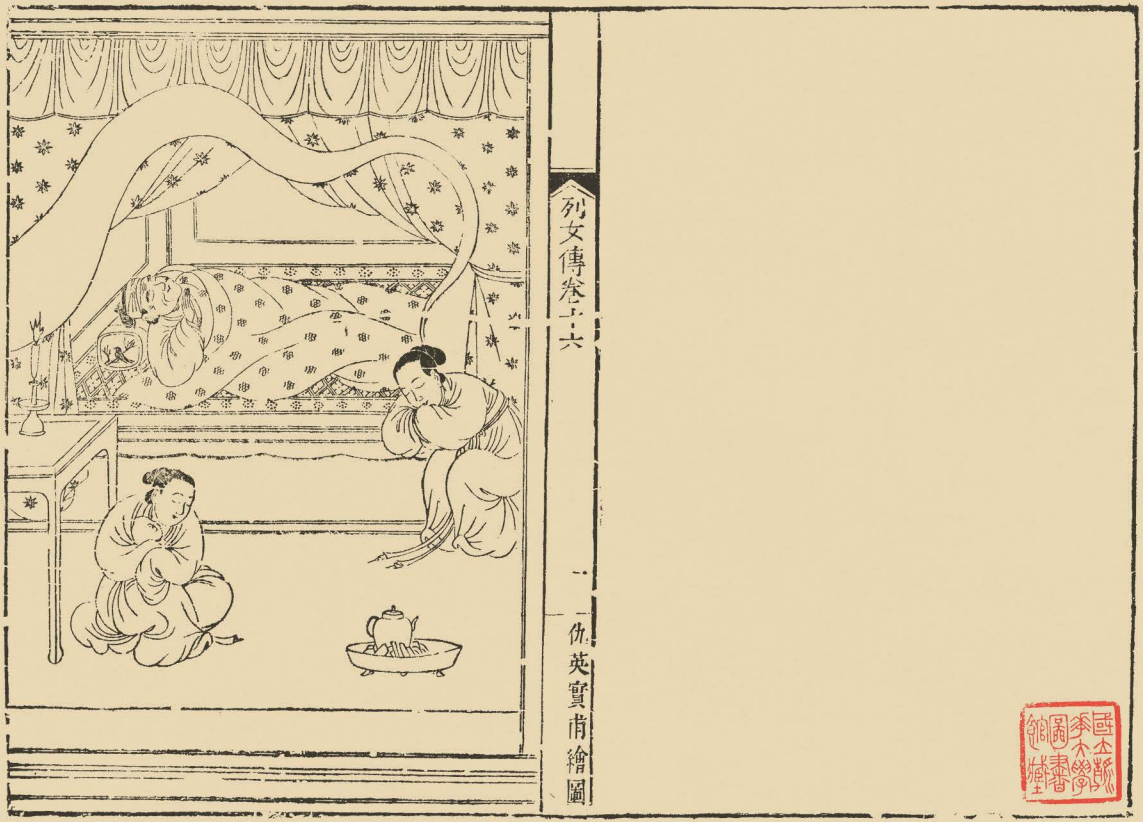
東城棄女

棄女者姓萬氏名棄劉復立之妻鍾山公之幼女也生而秀朗通女孝經及女史列傳諸篇年甫十三歸復立舅姑咸稱其少而知禮逾四年而復立忽遘疾云逝棄時年十六未有脩嗣且里族原非仁俗或有異議者棄聞之泣曰我生自名家我父明經庠序嘗聞夫死不嫁二夫又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但堂上二姑無託不即死耳有子無子吾命也何計耶遂以共姜自矢竭孝事二姑暇則理諸經懺足不出戶家人雖五尺童子不及面焉一日鍾山公受書太學歸哀女之孀

居欲令其返母而思以温愉之女竟不行雖女婢促之數輩益堅拒焉其慎篤類如此君子難之詩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棄女之謂也

汪　曰萬氏可謂天性之貞純者矣年十三而嫁宜無得於諳練之素也而以知禮稱年十六而寡非有得於觀感之深也而以持節顯信哉不愧古之烈女而爲今之共姜矣即其操履豈與女史列傳向所誦習者迥相殊哉君子愛人以德何以姑息而愛其更酰也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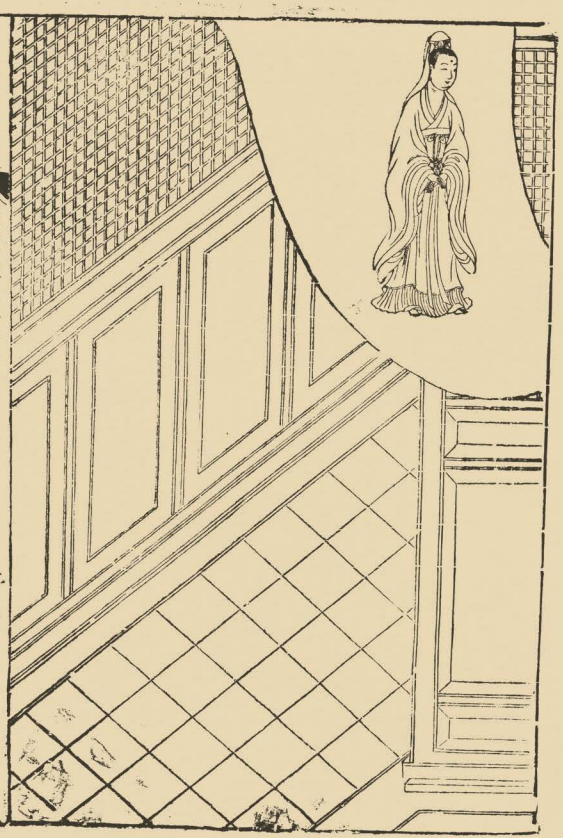


列女傳卷十六

一

仇英實甫繪圖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羅懋明母

羅柏舟者胡侍御之女羅雙湖之妻懋明之母也幼貞淑凝靜侍御每奇之爲擇雙湖配焉母歸湖僅八年湖病卒遺姑六十有奇明甫三歲父母慮其年少而難於守有議焉母仰天曰夫婦之義刻骨不可忘再醮之羞溯海不可洗吾之所以不即死者以堂上白髮無所仰面膝下黃口無所乳哺也侍御聽之爲改容母竟儉約辟績足不出門戶者終身如一日也姑嘗病絕喘獨心腕中微熱母不忍斂越二日夜三鼓盡恍惚間夢一金衣美貌語之曰汝姑無恙矣適閻帝遣歸之後十五年

當去驚覺忙視姑臭有微息亟取湯潤之過其堂上見燈霧濛濛儼如夢中景狀蓋夢中與語者即其素所信事金身觀世音也姑竟愈課明以易補邑庠隆慶初事聞有司南昌縣侯嚴錫扁曰栢舟高節里閈號曰迎湖羅栢舟蓋借其地而言也君子謂明母貞而賢詩云敎訓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汪　曰古有栢舟之詩誓不二適乃今於羅母而復見之羅母之事姑以孝持身以節課子以慈雖若婦道之常而實不當求甚高難行於此之外焉者蓋彼以侍御之女講貫有素故克脩帷薄仰事俯育婦

道如是而止彼亦止乎其所可止詎必過爲皎皎之行以求有述乃爲愉快乎哉邑大夫能旌表以風也識政之所先矣

沙溪鮑氏

國朝歙沙溪鮑氏汪應宿妻也應宿貧服下賈家苦不給鮑事舅姑無所失卽身東餓鮑安之嘉靖甲子應宿負疾還鮑爲之延醫不遺餘力應宿自度不起私告母曰婦從兒十年勞苦極矣兒卽死幸擇可者醮之鮑聞而深自傷乃徧謁宗人爲應宿乞喪具有頃鮑語應宿曰君嚮與君母言妾聞之矣妾知從君以死不知其他君母嚴他日惧不得死所君之喪具旣具妾可無卻顧憂妾請先君其待君地下盒先自飲藥危坐正寢而終乙丑七月二日也越三日應宿死

汪曰鮑氏之寒可云極矣夫服下賈自給爲艱暑雨祁寒身不免於東餒而爲夫盡禮以事舅姑十年之間備嘗辛苦尚有望於將來也無何而夫貧疾疾且不治則又徧謁豪門爲夫而乞喪具具備而竟先夫以死盖自有家而後歡娛之日甚淺而窘困之日甚多是夫之得此婦何其幸而婦之遇此夫何其苦也不去貧賤不憚死亡是有君子風烈即以等於中古貞烈之班能無忝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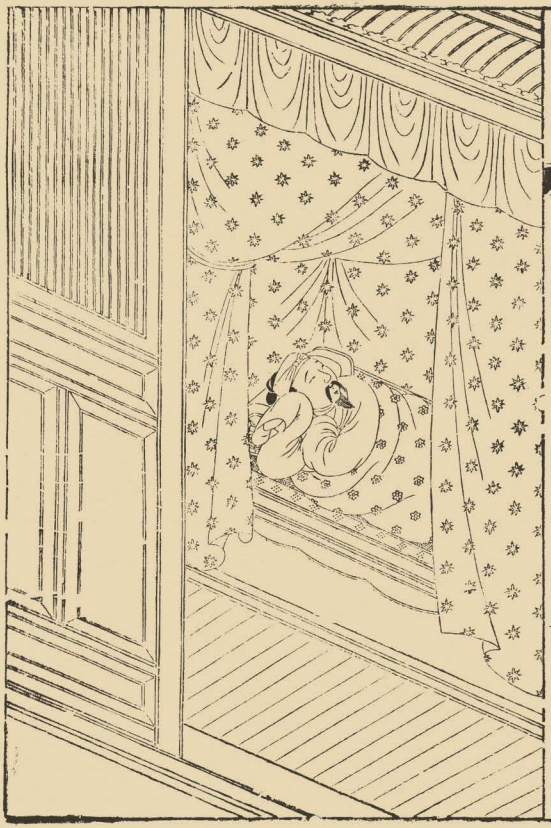
陳宙姐

陳宙姐長樂陳岳伯孫女也幼涉書史許聘里中黃長史孫男一卿嘉靖末倭寇至宙姐從母匿岩穴中恒佩刀衣中以需死計母大詫與隆慶初年寇平歸於黃一卿一卿夙負奇抱有聲膠序陳沾沾自喜有聞鷄斷績之風居逾六年卿冒痢疾陳籲天請代痢劇卿度不起與訣曰余夭無子爾歸依寡母爾志余知匪他祇自愛以終未亡耳陳含淚應曰幸為君婦死生以之君倘不測直殺身相從寧能有靦旋反遂擢髮結於卿髮納指於卿口令齧為信約六日遲我地下卿卒治匠事嚴陳

求再具一棺俟死家恐其哀毀儉弗與知陳覺至柩所以首觸棺自是哀慟絕粒屢經救免旦日盡出所御服飾分贈親屬幷治喪具復揖其翁曰舅婦禮隔母敢致詞姑以女視婦俾子婦得祔塋側歲時不爲若敖氏鬼足矣犬馬之報須待來生言訖仆絕舉家相顧慘裂僉以云爲諒喪閱不爾後及二日忽大息曰雞鳴矣正余夫屬纊辰也整容而逝顏色如生計卿卒凡六日家人意其復甦不忍棺之越日乃克殮形殊不改觀者如堵邑侯蔣公廉其實請於當道扁其門曰貞烈時憲副林公山說直少許可獨榮是舉戒迎扁者謂徐徐行使孀

婺堅其向往亦以愧世之事二夫者詩曰宜其家人又曰舍命不渝風人之旨似咏陳氏也夫

汪　曰陳宙妲之貞烈可謂希世罕覩者矣觀其言考其行直令人胆裂心摧泣涕如雨矧及見之其悲慘又宜何如者結髮爲質嚙指爲信六日之約卒如其期此雖其情之堅實其性之烈也夫即其幼也傳刃以備倭則其貞烈得於性生名節之成已兆於斯日矣



汪應玄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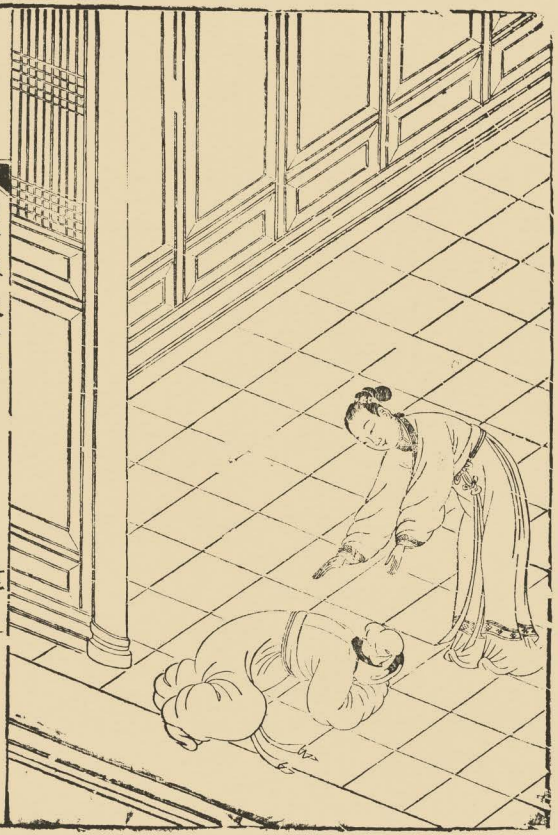
國朝歙李氏生斗閣梁年十九歸潛口汪應玄爲繼室應玄病瘵三歲李奉湯藥謹事之病殆應玄謂李曰若年少我死其柰若何李應曰君故有息子足以奉烝嘗君在與在君亡與亡無二心也應玄伏枕頓首曰幸甚李於是歸辭父母母治具飲食之李特飯一盂終不舉箸既而告母狀母爭之彊李拂衣就輿不反頃歸則脫簪珥授二子婦部署中外財產召二子悉分之無何應玄死斂畢李哭之盡哀尋閉戶自經覺者啓戶入賴不死父至泣曰汪部家故饒若依子婦白首稱未亡人宜

無不可何死爲李祥應曰諾日暮遣守衛人出就食祝女奴曰第鑰戶我困甚幸得少休食頃縊卧內死年二十二

汪曰李氏以青年死節奄棄富饒聞且見者靡弗悼惜乃厥夫於其欲死也則曰幸甚厥子厥婦於其欲死也不聞諫止所泣留而彊爭之者獨其生父若母耳豈當時所處之勢亦有不容於不死者故蚤見而蚤自裁期一死之爲安乎此志既決即千斯萬斯黃盈白溢弗能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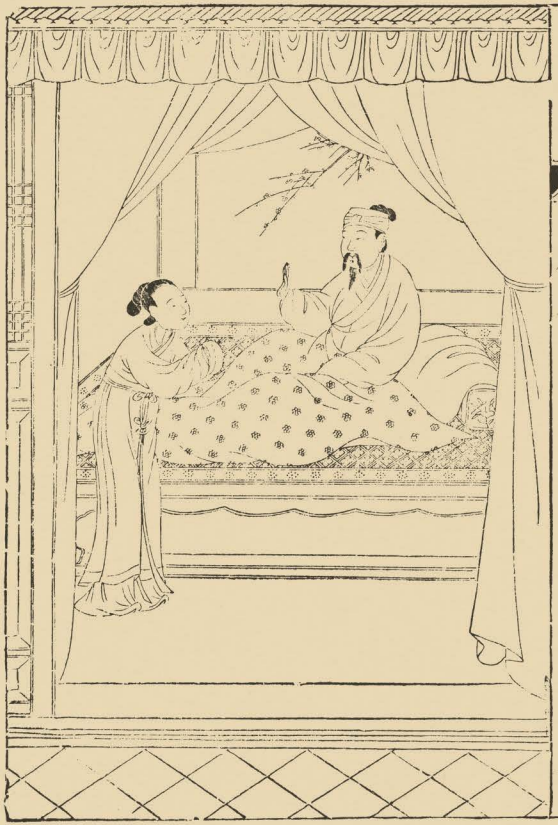
步善慶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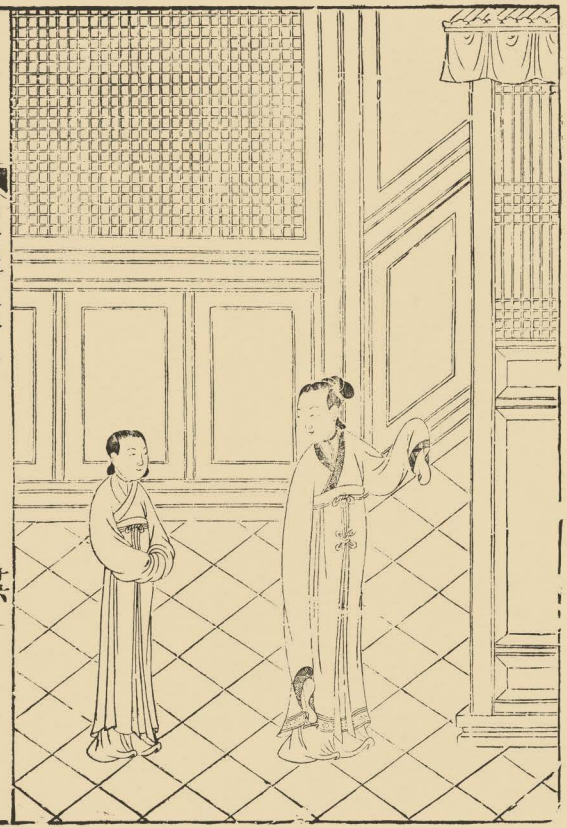
步善慶爲陳氏贅婿未幾病卒其妻哀痛三年如一日服除拜其父母兄嫂曰吾夫家無可依乞養我以終身其父曰汝年少當爲汝求配婦不答卽自經而死



王貞女

國朝貞女王氏名英父七寶母程氏休寧人也以嘉靖辛丑十一月十七日舉貞女女生而端靜勤女紅抗志自將不與羣女埒榆村程傳芳有次子思從蹇脩聘焉嘉靖丁巳屆親迎期而傳芳攜其二子賈于外屬妻王氏寢疾願得逆女歸一覿也具言于女父母許之女歸時年十有七耳明年傳芳負橐歸王氏惟詢仲兒當後至再越歲而賈有自淛中來者思客死矣舉家哭女絕而復甦者再天乎不天而何以生也則有地下從耳傳芳偕其妻王氏頓足曰天禍吾家兒死矣有如女復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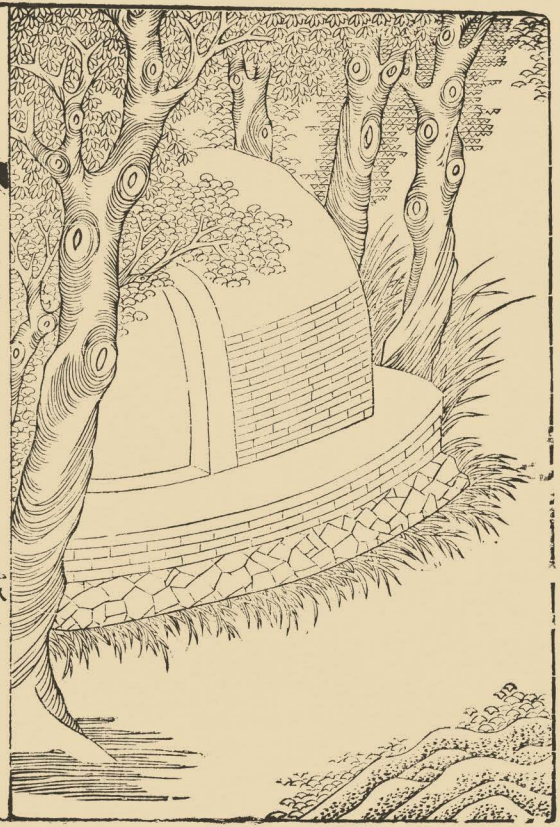


費愚妾

燕山中護衛指揮使費愚妾朱氏愚久患風疾不愈一日醉語其妻妾曰我死誰與俱往朱氏遽應曰妾願往及愚卒朱氏即日自經死事聞上嘉其節義命賜誥視正妻降等贈之

許顒二妾

眞定高邑許顒二妾陳氏牛氏顒卒陳氏牛氏俱自經旌爲雙節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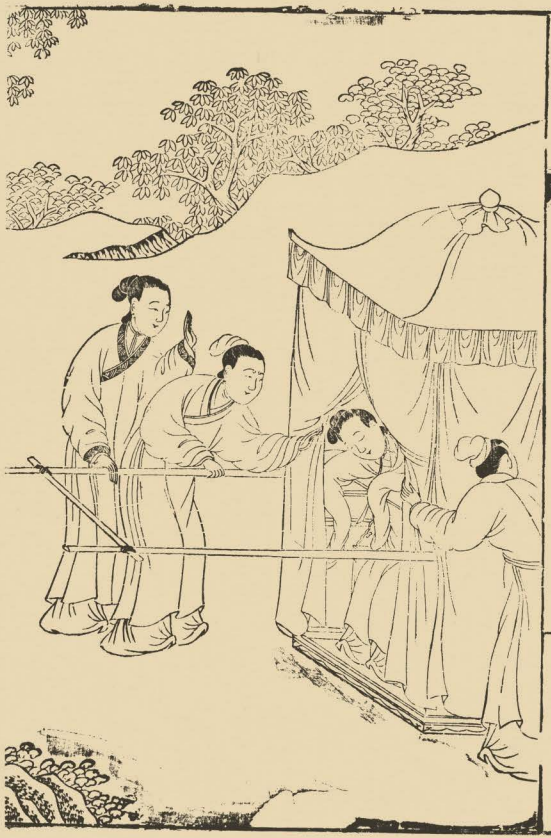


方貞女

國朝方貞女徽之祁門人休寧李宗敏聘之敏業舉子未娶而卒時女年十六哀慟不已欲奔弔守所志父母不可解之日嗟而止旣無名家子爲而匹耶天地許大日月甚長徒槁死于荒野無人知之地無益也何自苦迺爾女失聲泣數行下曰言有愧出吾口者至此則不容不言吾固未夫面而業已許李則生爲李氏妻死爲李氏鬼矣因絕粒水漿不入者數日父母知其志不可回以嘉禮送之李門李門老幼數百人靡不驚歎徘徊而迎于道者履相接也旣至詣柩再拜伏地痛哭幾絕

日夕悲號蓬首垢面惟期于自盡舅姑及妯娌族人咸泣而慰之女少甦從容言曰夫我天也無天與死等耳義不踏第二條路顧老親在堂煢煢焉依未亡人何敢就死重傷地下心自是衣縞素謝膏沐攻苦食淡克供婦道以祗事舅姑手製杏壇五倫二圖納之家廟以代死者報宗德也族人展圖凜乎有生氣蓋孝思所感焉深扃簡出罕覿其顏面孤零慘戚左右維谷如枯禪蓐尼人爲弗堪貞女處之宴如也而朝夕紝織克儉克勤里中女咸師事之稱之曰士女士女云

汪　曰女之烈者一死已可塞責女之貞者終身難於堅持故貞比烈尤罕覿焉若方貞女其志其行兩足嘉也以爲女師其弗愧矣我聞在昔婺之江湾貞女江氏字雲莊葉某未嫁而其夫卒貞女奔弔遂守柩不歸時躬女工以自給爲諸女師女有既嫁而歸寧者過候起居貞女輒不復見里中大夫以上聞朝廷優賜旌表事與斯符當與斯傳竝留不朽特附見焉



方烈女

國朝歙縣方氏北山方渭女也生二歲渭從母黨許聘稠墅汪鳳時後十五年鳳時死女輒斷髮絕粒必從鳳時父母諭女百端不聽鳳時母遣家媪勞女女語媪曰母多言我生死則汪氏婦也若歸告我姑旦日亟臨視我我其猶可須臾無死從姑以歸不來吾不夕矣旦日姑至諭女如父母言女拜且泣曰大義勝恩姑毋父母以也願姑迎婦使得臨夫墓執夫喪卽奉姑以終天年我死不後姑察其不可奪也遣車迎之比至墓姑寨帷視車中業已經死遂合葬

汪　曰汪方世爲昏媾其定厥祥也緣舊誼而締新盟也閟公宮而待期結褵有日矣詎謂昊天不弔殤子適爲淑女裡乎歸墓之舉已爲同穴之謀甘荼毒其如飴而此心無二洵九死其不回也寧以衆口之申申而少變乎哉婦禮未成奄忽同盡辭青陽而即長捐親戚而殉少履信踐貞婧節無兩矣

熊烈女

國朝烈女熊氏女麻城人邑庠生幼學之女也年五歲許適邑人劉康十一歲聞舅訃持喪三年隆慶壬申冬將婚會　衣　萬曆癸酉春康病甚女聞之慟默計股可藥病剜股上片肉欲遺康幼弟誤棄之女復重剜寸許遺康食之疾稍愈延月餘復作女知不起泣劉視藥竟不從康死計聞伏地哭幾絕頓少甦歎曰吾事定矣是日即不飲食求死母勸解之女曰我前月方疹若以疹死亦能頓恤我耶衆皆勸之曰汝未成婦無死之義有勸以改聘者女曰吾已割股食劉又何

服三年而出適女之服父母止於朞何者義勝恩也故女爲夫死即臨之以父母之命而終無以得其曲從誠重義耳祭足之妻獨謂人皆夫也父一而已是何其言之悖禮傷義若此乎熊氏女雖字劉未成婦禮似可無死而彼義不獨生盟堅金石不欲蔑若弁髦也讀斯傳殊令人悽愴悲慘感奮無任況親見之者乎夫人寄生區宇亦顧其名何如耳名苟無稱則壽人僅同夫殤子名苟無斁則朝菌且勝於大椿然則女雖亡有不亡者存令名訴留千載弗磨也已